

劉子威襟俎序

柱史劉子威先生出所輯一書  
示余題曰襟俎大概以天地文  
武彙分為四而燕語吳郡考附  
焉讀其書多耳目不經奇偉絕  
特之事間或揣理必無涉事偶



有者余因喟然嘆曰甚矣道之  
無窮而子威先生宏覽博雅之  
非人所及也乃子威自序曰此  
書以示始學者若余所該涉則  
不可勝述味其言跡於謙又跡  
於自詫其包彙之廣而皆不然

夫道無窮知有窮以有窮窮無  
窮而後知有窮者之果不能窮  
無窮也要於所蓄有多寡即所  
見之大小因之蓋昔錢鏐西游  
遇姜子牙於道知其將往仕周  
摩其頂曰爾年尚童盍且歸焉

而早仕為夫子牙年八十老矣  
錢鏐且童之而戎其求仕之早  
蓋鏐方以八百歲為春秋則其  
童八十之子牙而早其仕也非  
鏐不能有此見也唯賈亦然負  
擔之夫得一金以為至富陽翟

大賈累十萬為家不至竊羸秦  
之鹿盜著述之名不止彼夫天  
下之利不盡於十萬已也蓋愈  
貧則愈富愈富則愈見為不  
乏人之貪嗜於學也亦猶是也  
余觀傳載所記若中壘流覽茂先

博聞邊笥善篋之類代不數人  
至我明二百餘年號稱博洽者  
唯蜀楊用修吳王元美最著與  
子威先生而三稱鼎足焉先生  
所著詩文凡若干卷所輯他書  
凡若干種至不可勝讀即今襟

俎一書僅五寸許而中所采述  
不知其幾百家驟而觀之辭入  
石季倫室中覩十尺紅珊瑚便  
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其藏為  
耶而先生且歛然曰吾以示始  
學者吾所該涉不可勝述噫此

非謙也非自詫其包彙之廣也  
總之以他人觀子威則子威為  
極博以無窮之道觀子威即子  
威所博極於道為僅僅夫識商  
羊察蘋實辨肅慎之矢防風之  
骨稱博者無如孔子而莊生笑

之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與夫  
莊生非狂言也以道窮孔子則  
孔子窮今天下而無莊生則已  
假令有如莊生者安知不笑先  
生為醯雞與先生之自叙意固  
若斯爾抑余聞之古柱下史掌

藏書故老聃稱博大真人然則  
若子威者謂之柱下史可也  
楚桃源江盈科題

劉子威雜俎

冢孫雋孺校編

卷之一

玄覽篇上

卷之二

玄覽篇下

稽度篇

地真篇上

卷之三

地真篇下

兵謀篇一

卷之四

兵謀篇二

卷之五

兵謀篇三

藻覽篇上

卷之六

藻覽篇下

卷之七

原化篇

問水篇

詞令篇一上

卷之八

詞令篇一下

卷之九

詞令篇二

卷之十

詞令篇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  
附  
目錄

燕語

吳郡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子威雜俎卷之

長洲劉鳳子威著

玄覽篇上

冢孫儁孺重校

天官之書禁私習者恐其妄言禍福耳然天象以定時成歲若堯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士可不審求之乎夫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宿是爲星火房心爲大火舉中星以見餘自斗至壁北方之宿是爲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是爲星昴

自井至軫南方之宿是爲星鳥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之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以殷仲春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以正仲夏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春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以殷仲秋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以正仲冬鳥轉而東又轉而北此一歲之候

也若十二分野星辰次度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氐五度至尾九度爲火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本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虛九度爲玄枵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婁訾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胃

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辰在曹趙之分野  
屬冀州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沉辰  
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東井十六度至柳八  
度為鶉首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柳九度  
至張十六度為鶉火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  
輔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辰在巳楚之  
分野屬荊州又按星有五客星瑞星妖星流  
星無名之星經星凡七五星運於天而無常  
處瑞妖客星不常見而有時出無名之星星

經所不載若流星則星之流行者也若有變  
則占如其本衡惟經星常見於天雖有近日  
而隱遠日而見然皆不移其故處而其別有  
三垣二十八舍內外官雜坐之星據圖視之  
則其大較如輪居中如轂者紫微垣也散於  
外如輻者二十八舍也天縱廣皆三百六十  
五度北極為天樞與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  
度半強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  
少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天漢又絡於二道

之間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餘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冬至日在黃道斗宿夏至日在黃道井宿去北極六十七度餘在赤道內二十四度春秋二分日在黃道之奎軫去兩極各九十一度稍強乃黃赤道相交之所也歲久漸差其二道躔度不齊者斜正廣狹勢使然也紫微垣正處天中遍入於列舍天市垣西離於氐東入於斗太微垣起翊之初盡軫之末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外布於列宿之間赤

道內者爲中官外者爲外官天漢起東南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始經龜魚傳說天江糠星天籥斜行上連箕斗天弁河鼓左右旗上倒分一派西映天市之吳越宗人宗星而止其天勢上絡天津車府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天船天陵漸下而東南行又歷卷舌五車天漢天關司怪水府拂諸王入東井過四瀆闕丘天狗弧矢天社天稷在七星南而沒諸言星者皆宗巫咸不申甘德而司馬遷班固

所記已多不同張衡靈憲則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一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書既亡星官名數世不復傳吳太史令陳卓備列甘石巫咸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座為星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石申紫微垣一十三座六十四星列舍并附官三十五座一百八十二星中宮四十八座二百八十六星外官三十六座二百七十七星皆赤甘德紫微垣二十一座一

百二星中宮七十九座一百九十八星外官四十座二百一十一星皆黑巫咸紫微垣四座一十八星中宮九座三十一星外官二十座九十五星皆黃其名同者十有八兩三公一在紫微垣開陽之下一在太微垣執法之上皆三星兩土司空一在翊四星一在奎一星兩太子一在太微垣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皆一星兩從官一在太微垣一在房二星兩天田一在角二星一在牛九星兩積水一

在昴一在井皆一星兩御女一在張軒轅之  
下一星一在紫微垣四星兩杵一在箕一在  
危皆三星韓楚周秦鄭晉趙衛齊燕皆天市  
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者也其餘所不著者皆  
爲無名之星自晉而下至於宋皆用之皇祐  
所有不同者並從皇祐爲定紫微垣三十八  
座一百八十四星太微垣一十四座五十八  
星天市垣一十四座五十九星列舍並附官  
三十五座一百八十二星外官一百八十二

座九百八十一星而去極不同爲變亦異或  
象百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妃后或主  
太子或主夷狄其占有光明澤潤明大微小  
明暗不見移徙動搖芒角小大存亡喜怒疏  
拆就聚月掩月蝕蝕月五星客星彗星孛星  
流星中守乘陵干犯合掩出入之異凡五星  
經星之變著於本篇餘占各在其星之下

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中大帝之座第  
二庶子第三第一號太子四爲后妃五天樞

左右星四曰四輔天乙太乙當其前左右二  
樞天南門營衛凡一十五上宰少尉少宰上  
輔少輔皆列居後門東大贊輔其東一少丞  
陰德門裏尚書以次位五女史柱史各居一  
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在陰德傍勾陳尾指  
北極六星在六甲前天星在勾陳裏五帝內  
座在後門華蓋并杠十六星畧象其形蓋上  
九星名曰傳舍垣外左右六珠右名內營左  
天樞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天棊五星天牀

六星在左樞內厨兩星在右樞文昌六星在  
斗上其下曰三師太尊三公天牢凡六星太  
陽四勢側一星曰宰相杓下玄戈一星于裏  
天理四星暗輔星近開陽而淡北斗之星七  
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曰璇璣第四權  
第五衡六七為開陽搖光搖光左天搶船三  
星

上垣天庭太微宮在翊軫之北繫中宮垣十星  
東垣左執法及上次相與次上將也西垣右

執法及上次將與次 上相也右執法北四星內屏也屏見五星五帝座也帝座北一星太子東一星幸臣西一星從官左執法北一星謁者謁者東三星爲三公又東北三星爲九卿上五星爲內五諸侯又上十五星爲郎位其西北常陳七東北郎將一虎賁一在西垣上將之北

下垣名天市西離於氐東入於斗居房心東北宋韓楚梁南海燕東海徐及車肆市樓爲外

官餘金中宮垣二十二星東垣十一星即宋及南海燕及東海徐及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也西垣十一星即韓及楚梁之巴蜀秦州鄭晉河間河中也車肆二在垣南門內東六星曰市樓天市中一星即帝座也帝座西南宦者四星東南有二侯星南二星宗正宗正東四星宗人也宗人東北二星曰宗星帛度二星在宗星北屠肆二星在帛度北車肆北四星曰斛上五星斗也列肆二在斛星之西



垣北九星名貫索貫索之橫七公天紀似七  
公而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依織女之傍  
東方七宿

角兩星間當赤道二星曰平道西一星曰進賢  
色烏角北二星曰天田北三星右相提也又  
北三星曰周鼎角南二星曰天門又南二星  
平星也陽門二在平星東平星南二十九星  
即庫樓也六大星彎曲爲庫西南四星方斜  
爲樓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聚如鼎形中

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亢四星如彎弓狀上四星名亢池東有左相提  
三三相聚池北有大角一東三星曰帝度北  
三星梗河也又北一星玄戈也亢南七星曰  
拆威頓頑二在陽門裏

氏四星似斗側量米東北近天市西垣一星曰  
天乳天市上橫列七星七公也氏南三星曰  
車陣又南有騎官二十七中一星爲騎陣將  
軍騎官南三曰車騎天輻二在騎官之東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星在鈎鉗上鈎鉗  
二星位其傍房北有西咸四罰有三星直建  
上天市上有貫索九房西一星曰日從官兩  
星在日之下其南十二星三三而聚者積卒  
也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坐四星東咸也罰二在東  
咸之上上則天市垣下則積卒也

尾九星如鈎蒼龍尾神宮一附上四星畔出入  
黃道者天江也市上有天紀九上有女牀三

尾東有傳說一又東有魚星一尾下有龜星  
五

箕四星形似一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  
星是糠皮天鑰八在箕宿上天市北有天棊  
垣之三星箕舌箕東一星農丈人

北方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度餘二十四分南  
斗六星似北斗上有建星六又上九星天弁  
也弁東有石旗九市上有織女三東西四星  
曰漸堂又東五星曰輦道奚仲四在輦道東

建東一星曰天鷄建南二星曰狗又東南四星曰狗國六淵十在狗國之南魁南十四星  
鱉也

牛六星在河岸頭頭上有兩角腹下欠一脚東  
二星為羅堰天桴四在牛宿之上北三星河  
鼓也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也河  
鼓上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漸臺四星如  
口形輦道東共連五丁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光從越國  
向東東西兩周次二秦郢州南下雙鴈門代  
國向西為晉趙魏各一在晉北楚一星魏西  
楚城南畔為燕燕西一羣與齊鄰齊北兩邑  
平原君鄭乃在越下五箇琉璃珠女上星敗爪  
上為匏瓜兩星各五天津九箇彈子形兩星  
入牛河中橫奚仲四在天津上仲側七箇扶  
筐星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上二星為司危又上二星  
為司非危東南二星為司祿下二星為司命

司非上五星爲人人北七星爲車府虛危之  
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圍圓十三  
星敗曰四星城下橫曰西三箇琉璃明

危三星不直舊先知上五星號人星人伴三四  
斜曰形人上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鈎九黃晶  
鈎下五琉璃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  
星斜虛梁天錢十星梁下黃墓傍兩星能蓋  
屋墳上二星曰土公吏蓋屋又南二星曰泣  
十二星卽壘壁軍也壘壁南有羽林軍四十

五三三而聚天網一在天泉南羽林西有北  
落師門一

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  
軍糧之府及營上功事水星也其地涇渭肅  
秦甘州春夏爲木秋冬爲水星明國昌小不  
明而暗主祠祀鬼神不享若搖動兵起也日  
蝕室中王者自將出征不庭月蝕室中歲饑  
民困離宮六星兩兩而居天子之別宮隱藏  
休息之所故主后妃爲宮掖永巷金守犯之

環繞成鉤已左右逆行往來於離宮以時占  
之后妃廢黜或后崩及后黨被誅宮人作過  
事未守之在離在東有喜在北有憂在西主  
米貴火守之將軍凶若守環繞成鉤已主上  
失宮棄位大臣有陰謀主旱米貴十倍兵起  
大臣爲逆守經二十日至九十日臣子弑逆  
君父王者惡之土守之主營造宮室興土功  
將軍益封水守之天下水災侯王失國不出  
三十日至客守之若有兵出則客兵出主人

得也彗出室中天下亂國易政彗孛犯之前  
兵起者弱亦不可戰戰必敗月暈圍室壁主  
有陰謀如不成而婦人多死小兒疾病騰蛇  
二十二星在室北枕河天蛇也主水出若星  
暗國不安向南北主旱饑客守之水災首入  
室一度去北辰五十二度天海十星在壁西  
南五星及犯守之主海水湧沸溺居人火守  
之大旱雲雨四星在雷電東主生雨澤以成  
萬物雷電六星在壁西南主興雷電霹靂五

星在雲雨北主天威行怒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在北荒落天之藩落師衆也門軍也長安北城門曰北落門有星守之虜必兵起入塞星明大軍安小暗天下有兵五星犯守之兵起水犯之同金犯之尤甚木土犯之吉火入之兵弱不可用國讒毀入危九度去北辰一百三十度天網一星在北落師門西南主武帳爲大紀綱張繩野宿所用入魁九星在北落師門東南主武捕擒之官五星

犯之兵起金火爲災尤甚斧鉞三星入魁西北主刺刈亂行誅犯妄奸詐之事星暗吉動移兵起明大凶羽林軍四五星在室壁南一曰大軍騎又主翊衛之官天子飛騎也壁壘陣十二星在羽林軍北西入室五度主北辰一百二十三度

壁二星主文章圖書事土星也其地武蘭涼州并州衛分春夏爲金秋冬爲水一名衛星明則王道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或大小

不同王者好尚武經士不用日蝕壁中天子  
有事封鄙月蝕壁中大臣有憂守文者亡動  
則土功或國不用賢士木守之經術得用朝  
廷興盛賢人輔佐火守之大臣謀君歲旱不  
熟賢士不顯內外相讒枉曲勝直兵起土久  
守之賢士用王道與君壽考天下豐火入之  
君子不用賢相死不死流放土逆行入之萬  
物不成若守經九十日以上大兵必起百姓  
有立王者金守之兵起道不通主者有濫刑

罰大臣有憂水守之水災道路不通客守之  
多風雨及水災臣下殘賊又主邊國有政事  
內請月暈圍壁其分國亂彗孛行犯之兵起  
火災大廟門天下有兼并者壁星明王道興  
君子在位暗小王道衰小人用人民困土公  
二星在壁南主管造及官室起工之官天廡  
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廡官今之飛龍之傳  
令置驛逐漏驚驟謂其行急與晷漏競馳  
壁 北辰八十五度

西方之宿五十一星八十二度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凡一十六星奎下外屏七  
星色烏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  
河中六星閣道形附路一星在道傷王良之  
星五近上一星策司空之南五星鐵鎖

婁三星不均近一頭左更右更各五星夾婁足  
一曰左右夾主山林數澤之事左知牧郎之  
官右知六畜之官天倉六星在婁南主五穀  
所藏也大而黃歲大熟相近粟積多相遠粟

散歲饑倉中小星多食潢少天下人饑五  
星犯之兵起米貴天下人相食日蝕婁中郊  
祀不享小臣不忠大臣受誅月蝕婁中國有  
憂喪木守之天子有德音有曲赦父守則牛  
馬多死苑囿空米貴火守之六十日主國有  
兵三年不止奸臣作亂火守之天下聚兵人  
多死亡道路不通國君出奔土守之人多疾  
疫大臣亂政不安其位金守之有白衣會兵  
起有赦更立王侯水守之水災萬物不成王



者則刑罰酷矣客守之社稷不安天下分裂  
有火災人饑米貴疾病多 南星入婁四度  
去北極一百十二度

胃三星天之厨藏倉廩五穀府也一日天糧金  
星也其地膠東鄆州趙分春夏為木秋冬為  
金星明倉廩實天下和平星暗大小失位倉  
廩虛米貴星亡有兵日蝕胃中郊祀有咎土  
地減削月蝕胃中郊祀有咎皇后有憂大臣  
受誅木守之人饑疾疫二十日以上開倉大

賦轉運不出八十日之期火守之人疾疫米  
大貴發倉廩賑濟火父守之進退環繞成錢  
已凌犯經上天下倉廩空虛大兵起流血千  
里金守之及出入胃中君子有憂人饑天下  
有亂兵起水守之水災有兵起倉廩空米貴  
客守之五穀不登月暈胃中天下有兵戰不  
勝彗孛行犯之其國界分兵起不出一年  
去北辰七十二度

昴宿七星為一聚天河西月西各一星河下五

黃天陰名陰下六鳥菟葉管管南十六天苑  
形河中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舌  
四星在舌旁昴近東黃道一星為日天苑南  
十三星為天因

畢八星形似瓜附耳一星畢邊光天街兩星畢  
背旁天節耳下八鳥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  
下四是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  
五車口正東東南之星各三星三柱也車中  
五星天潢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

邊參旗九箇參車三旗下直建面九游游下  
天圓十三星色烏九游天圓參脚邊

觜三星在參中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  
收歛萬物白虎頭也居參前故為頭土星也  
其地雋姚等州又為燕魏春夏為水秋冬為  
土星暗則不可出軍征伐明則軍儲豐盈將  
得勢日蝕觜中臣下弒逆月蝕觜中臣下枉  
死月暈圍觜參中太子薨木守之人饑守經  
三十日持兵在道五穀傷苗米大貴父守之

人饑甚丁壯卒死者多火守之萬物不成天下大亂水守之東方吉經三十日有賜壽者上守之其分野亡地金守之天下大水災大兵起土及客守之臣下有謀主色黑入之米貴彗孛行犯中國兵起民流移人疾苦不過一年 去北辰八十四度

參總有三星白獸之體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左肩主左將軍西北右肩主右將軍東南左足主後將軍西南右足主偏將軍黃帝占

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

### 南方七宿

井星橫列河中井邊一星名鉞兩河各三南北正天鐔三星井上頭在井北五諸侯兩主大器盛食給分綏窮鐔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積薪在其東畔鉞下四星名水府

新登 卷之一  
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瀆南二  
星闕丘闕丘西十三星軍市也中有一星野  
鷄也軍市東有狼星一狼東南九星弧矢也  
狼南一大星老人也狼東七星為天狗弧矢  
南六星曰天社弧矢西稍下二星曰孫孫西  
二星曰子又文人屬參

鬼四星方似木櫃天目也視察奸謀朱雀目亦  
為天曆東北主積兵馬東南主積布帛西南  
主積錢粟西北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為

積尸天尸也主死喪祠祀一曰鉄鑽王謀斬  
事也水能變害其星如粉絮一名天口一名  
天質也土星也其地潞梁等州春夏為木秋  
冬為土鬼宿星明大五穀成不明則百姓離  
散積尸一星不欲明如明則兵起大臣誅人  
多疾疫死兼鬼物為害日月蝕鬼中大臣不  
安天下憂水入守犯天尸主國有大喪火守  
天尸及環繞成鉤巳人多死大臣被誅火入  
鬼中從西方來災輕土守天尸皇后有憂大

臣謀君戮死國亦有喪不去主有火旱大疫  
厲人多死棺木貴金入守天尸將軍有戰憂  
兵起國有大喪大臣謀叛水入之災客守入  
天尸居南丁壯多死居北婦女多死居西老  
人多死居東幼弱多死火入守質重臣叛逆  
執法官被誅五緯及客守鬼南則布帛涌貴  
西則之鐵涌貴北則米粟貴東則鹽馬貴相  
近則之以七寸為占八寸為非彗星行犯兵  
亂橫行死者甚衆天下國家不安寧也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晏享大  
醕五星守其上近垣二星上台也中台即張  
下台即翊柳下六星為外厨厨東南一星為  
天紀

星宿七星為冠主衣裳之綉又主急兵盜賊之  
類水星也其地伊洛等州去北辰九十七度  
春夏為火秋冬為水星明則天下安國家昌  
暗則賢良不起天下空虛日蝕七星中虧太  
陽王者不安其宮月蝕七星中皇后有憂冀

州大旱火守之春夏為虧陽若入月十月經  
七日以上人多死又主火災人饑兵起天下  
亂金守之有兵亡國必有死喪土守之天下  
理其邦國有福火守不去五穀必傷木守之  
天下和平火守不去則五穀傷水守之水災  
大臣有災客守之水災火守之有同姓必傷  
主彗孛行犯之邦國有叛臣作亂兵起軒轅  
十七星在七星為貴寵軒轅黃帝之神黃龍  
之體后妃之主職事者也一曰東凌一曰權

星星南大者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  
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  
次妃之屬也眾女御也左角一星為小人右  
角一星為后宗族欲其色黃小而明若星流  
移人流亡若兩角張宮掖為亂后宗敗弱火  
大星為雷雨之神也日月五星環繞守之為  
女主有禍彗孛客入守之天下大亂占同太  
微法火星入張一度去北辰七十一度耀四  
星在軒轅尾西主候烽火備警急邊塞之事

酒旗三星在七星軒轅右角南酒官之旗也  
主晏享飲食守旗五星天下大酺有慶賞賜  
爵宗室長垣四星在少微西北主裂界城邑  
火守之胡人入中國金守之九卿誅天相三  
星在七星南丞相之象

張六星為天府珍寶之藏宗廟所用及服御之  
物中四星主輔翊帝臣水星也其地蒲懷等  
周分去北辰九十七度半春夏為水秋冬為  
火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

五禮得天下忠良不明則天子少子孫朱雀  
之脅主宴賜賓客天子厨膳也日蝕張中天  
子失禮月蝕張中主大水魚行人道中水守  
之三十日以上至百日國土大豐陰陽和君  
臣同心天下太平火守之若又侵犯國界有  
亂兵起其分主米貴有兵憂土守之必有災  
變不傷五穀則必人民災木與土合守之政  
散人流水火為災金守之臣逆君亂天道易  
正國亂兵起水守之道不通婦人多死客守

之天下饑國易主人流散米大貴日月暈圍  
張水災彗孛行犯之有兵革起人多死天廟  
十四星在張南天子之祖廟主祭祀四時之  
享客守之祀官有憂少微四星在張北太微  
垣西北主大夫之位一名處士一名天子儲  
副或曰博士一曰主衛掖門南一星處士也  
第二議士也第三博士也第四大夫也明而  
大黃色則賢士舉王命興輔弼昌盛月五星  
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出南入張十度去北

辰七十二度東甌五星在張翊南蠻夷星也  
主東粵穿胃永嘉零陵廣州之南也靈臺三  
星在明堂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  
預知吉凶明堂三星在太微西翊東乃天子  
布政之宮也

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也主倡優八佾以衛天  
宮又主遠夷負海之賔近太微五帝座故以  
八音和樂土星也其地荆鄂等州去北辰九  
十五度春夏為金秋冬為火星光明大有次



列則帝聖臣賢禮樂興四夷賓天下平星暗則大小失度禮樂不和臣離民徙天下兵舉矣星動則蠻夷使來日蝕翼中大臣見誅正言者亡不出年內月蝕翼中皇后失寵衰木守之王道大興木入之留又文臣斥逐貴人流亡五穀傷守東則魚鹽貴守西金玉貴守南六畜貴守北五穀傷損五星逆行入環繞成鉤國絕嗣火守之王老勢弱且下不用命又守人兵聚人多死土守之王道明昌六

合同風守之三年天下大豐金守之兵起米貴水守宮禁有憂人饑流亡去鄉去國亡勢客守之有大災權臣難制彗孛行犯之有兵起若芒角有降伏期一年月暈圍翼人馬馳驅之事貴人多死

軫四星為冢宰之官四輔也一以為天車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死喪水星也其地永衡郴潭朗等州去北辰九十八度春夏為金秋冬為水軫星明則車駕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星  
二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為同姓右轄為異姓轄星近軫則上下和七寸為近遠則君臣相謀一尺為長長河一星在軫宿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又曰軫就聚兵大起日蝕軫中主大臣憂月蝕軫中皇后不安八十日應木守之國有喪又疾病火守之有軍行將憂守十日已上車騎盡出行火入軫中天下盡從軍役芒角者人無家匿也壯從軍老少役火逆行入軫

名曰經天其分野則兵敗人死滿野土守六十日五穀傷兵革起金守之兵大起金入逆行守之亦曰經天其國所積尸如丘山水守之五穀傷天下饑客守之兵大起五星入犯或守之天下兵起道不通彗孛行犯之王侯有死變廢者蓋軫為喪車輻輳象月暈圍軫星三座主戎車滿野國無停兵旣無繫馬也青丘七星在軫西主蠻夷之國也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非其處則道不

通常設虎尾或旗或管候土司空四星在軍  
門南守界域一曰司徒主土功五星犯土司  
空主天下徭役煩男女失職也器府三十二  
星在軫南太常樂器之府也星明則禮樂興  
八音克諧陰陽調和君臣順叙星暗則樂音  
不調星失常不正則滯聲亂義君臣相疑星  
亡則樂崩太常尤集樂者也入軫十四度去  
北辰一百度

天目天耳訣曰每七星從上第三為天目下第

三為天耳犯守經之為歷變掩為凌星相擊  
為闢日月蝕星為蝕七寸光芒相及曰犯居  
其宿曰守謂二十八宿一又云凡五星經之  
為歷突相擊為闢七寸光芒相及曰犯居其  
宿曰守月掩星星光不見為蝕星星見月中  
為星蝕月日亦如之謂五星也太微謂衡軒  
轅為權月五星守犯古依太微法

集靈經云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  
天所謂周天者以星持日也言日至冬至之

日右行日一度日入牽牛一度到夏至之日  
已入東井一度到來年冬至復入牽牛一度  
終而復始故日星持日也

紫炁從宋乾德甲子年起角宿歲一移陰陽進  
退盈縮也有奇積爲閏數也

羅喉起從女宿三年約行兩宮後甲子起巨蟹  
逆行土宿起虛宿歲一移後甲子起室宿

火宋前丙辰年減生年一十起未二十五至卯  
三十五至亥零年供脚下數二年移一宮陽

從脚下起

五星五使也隨日月順行東行日順西行日逆  
熒惑火星赤 心大星主兵亂盜賊疾病喪亂

飢荒

太白金星白 狼星主兵

辰水星黑 奎火星

歲本星青 參左肩

鎮土星黃 參右肩

桓譚新論云平陵閔子陽論天高下與四旁遠

近觀之日初昇與正中時輪之大小不同晉  
束皙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觀則天體存於  
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

今之論天地日月五星者惟南峯楊先生手鏡  
爲博予所採惟宋定軒趙苓之書若楊先生  
已載者多不敢復出然不能外有所得也

若古之言天者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  
一曰蓋天一曰昕天一曰安天  
一曰三辰者日月星辰也

諸家言天者若白虎通釋名說文惟楊泉物理  
論尤明云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地有形而天  
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  
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若然則所謂三十三  
天者妄哉又云天穴流行凡渾脰經十二萬  
年然止四禪而止此又何也康成注考靈曜  
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  
衡以度其象

天傍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

月右行而天牽之以西譬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以左迴焉又倚蓋云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

渾儀駁議云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也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也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使一人抱火行於平地相去十里火光滅也遠使然耳海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是謂日不從地下轉矣然易曰日入地中

明夷是又何也此理終不可喻又昕天論云若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有兩地之說下地則別上地之根也而天行兩地之間也此亦未爲究竟之論天地果何所依附乎天地之外復是何物故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天有六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卽曜冕寶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

白招巨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又按皇氏云天有六歲祭有八冬至園丘一  
也夏至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  
也九日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爲祈祭不入數  
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

徐整長曆云熒惑之精上合爲日張揖廣雅予  
有其書曰日者耀靈一名朱明一名樂君一  
名大明亦名陽鳥又若河圖叶光篇范子計  
然春秋內事皇甫謐紀年曆聞有人藏其書

予蓋未見

周髀云日光外照經八十一萬里尚書考靈曜  
則云日光照六萬六千里又云日有九道萬  
世不失九道謀河圖帝覽嬉亦云日在九道  
黃青赤白黑各二日春從青道夏赤秋白冬  
黑援神契則云日中則光溢又考靈曜正月  
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又按志云  
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  
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曰夏至至於東井

北極近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長  
春秋分日至於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故日進  
爲暑退爲寒又考靈曜云仲春日出於卯日  
入於酉仲夏日出於寅日入於戌仲冬日出  
於辰日入於申望氣經云日上有黃氣君喜  
下有黃氣民永福當在日上又冠又有兩珥  
尤吉又按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暉日  
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在  
未曰映日晚曰旡日將落日薄暮日西落光

反落於東謂之反景在下曰倒景又淮南云  
日冬至而八尺之景日中而修丈三尺夏至  
修徑尺五寸又按河南陽城縣是爲土中夏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按易通卦驗云月闕也滿則缺也又周髀云月  
光生於日之所照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又元命苞云受明精在內故水內景帝覽嬉  
則云月者金之精白虎通云月三日成魄八  
日成光之八漸虧至朔旦受符將復行也宋



儒云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  
中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也地碍日之光月  
中之影即山河地影也釋名云晦灰也火死  
曰灰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也弦半  
月之名一傍曲一傍直者張弓弦也望月滿  
之名日月遙相望也又漢志云日月相推  
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  
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  
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禮云三五而盈三

### 五而闕者

月亦行九道者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黑道二出黃道北立  
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  
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爲一月  
二十九日未及七度三十日過七度月不可  
分故乍大乍小閏月者何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不足十二度故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月暈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若月有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復暈者天下有喜軍國占候云又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復生此說甚奇

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大星徑百里中星徑五十里小星徑三十里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史記則云星者金之散氣星衆國古蒼龍白虎朱雀靈龜狼虬魚

驚罔有不具在野象官在人象事五星運於天而無常謂之緯星惟經星常見於天皆不離其故處

太乙天帝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飢饉疾疫又紫微大帝之坐主命主度迅雷風祲怪雷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

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北極爲天文之正中而自唐以

來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宋之中年更造渾儀太史局令丁師仁言臨安地勢向南於北辰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呂燾言渾天無量行移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而參合移之他往必差成遂從之後十餘年邵諤鑄儀則果用臨安高下爲之以清臺儀較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焉若列星諸宿去極之

度數與赤道之遠近則清臺一遵皇祐所測無所更易

太微有五帝座而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有內座也有天皇而又有五帝者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紫宮天皇天帝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太微五帝也

大角一星晉隋志離之衆星中謂之天王座其

說不白太史公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故曰攝提格雖於衆星中頗表而出之亦未爲得故凡曰天王座天王帝廷曰直斗柄皆未爲恪

諸星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若杠附華蓋二十八星爲一座衡附庫樓二十九星爲一座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

河不附軫鈞鍵鈴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爲官故也天龜玄枵別名也姬訾亦曰豕韋鶉尾亦曰鳥帑氏謂之天根室謂之定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味諸家言星各有所異或其相去各在三五度間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因未訂其是非至南斗六星卽斗牛之斗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其張宿十度分野反在南方則其理尤不可究竟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幽幽冥冥茫茫昧

昧幕幕閔閔鴻濛瀕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  
沌生經地營天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  
形萬物乃成

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者徧得元神之道故與  
元氣一時生混沌又曰南溟之山金堂玉室  
上無元氣寔茲神化又曰麗山氏分布元氣  
各生次序產茲元化帝系譜曰天地初起卽  
生天皇始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元氣之始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

詩紀曆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

孝經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  
八百三十三里二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  
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  
九千五里

史漢惠帝三年天開北廣十餘丈

又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里隅去地五萬里  
太玄經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  
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

營鬼也人奧思慮真精也

皇覽冢墓記曰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影天體如車有益日月懸著何有可上哉

伏侯古今注曰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黃白氣長十餘丈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

夏官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日中有跋烏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名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郭璞曰羲和能生十日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又曰日浴湯源谷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藏於烏又曰明星山日月所出又曰蘇門山日月所出又曰湯谷十日所浴此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上

枝又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之地  
細柳西方之野

漢安二十五年劉豹上言於蜀先主曰漢初興  
五星聚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  
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以致  
中興頃者災惑復追歲星見胃昴爲天維經  
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於是先主卽位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  
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前曰河圖將來告帝

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  
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  
河圖將來告帝符龍御土乃已金泥玉檢封  
盛書五老飛爲流泉上入昴

論語讖曰平星主法合誠圖曰主建廷平平天  
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

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觀採風謠二人  
當到益州投候館吏李邵問曰二君發  
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耶問何以知之邵指

星云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越爲范蠡齊爲鴟夷言其變化無常也

史曰黃帝時景星見形如半月可以夜作

謝敷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星名處士星戴逵名者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人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孫休永安元年有諸子群嬉中有黑服光芒

燭燭外兒問之曰我熒惑也將示爾三公歸於司馬言畢而聳身而躍仰視之若曳一疋練有頃而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吳平歸司馬焉

元和八年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台吉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

天文錄曰五星反羽其下之國不可久處反羽



者光芒上大下小狀如反羽也

昴天之耳也主西方故爾雅曰西陸昴也

鬼中白爲實質爲積屍柳爲鳥味主草木

張素爲厨主觴客軫爲車主風咸池王魚鳥

五星皆從太白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

從天下

兔卽辰星也過太白間可搃劍小戰兔居太白

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

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

婦人吉凶之應隨其爲告

喜氣上黃下赤奴氣上赤憂氣上下黑土功

氣黃白徙氣白凡氣初出時若雲

非雲若霧非霧若霧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

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

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

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犯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

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

守晉義熙九年二月景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留秦有兵三月壬申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從歲也東井秦分劉裕定關中遂移晉祚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而漢興趙宋之興五星聚奎

日食必於晦朔餘日爲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日食日變月食史必詳載

春秋魯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於北斗何北斗有中也穀梁傳云孛之爲言猶第也其曰入北斗有環域也

魯哀公二十七年彗星見於秦其後遂滅六國包舉宇內開阡陌廢井田掃除先王之典籍彗之爲禍烈矣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秦後遂併六國攘夷狄死人如麻

漢京房李尋翼奉明於占候而房與郭璞皆不能自免其身若尋所上䟽其言五星爲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節度是可不深察之哉凡日月食星變通考載之詳矣

漢魏鮮集臘羽正月旦決八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爲成也小雨趨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若爲勝多勝少又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

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舖爲黍下舖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自漢之爲天數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蚕

春秋說題辭曰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運也

宋書曰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芳香四滿又五采雲在松上如車蓋

漢武內傳曰帝登尋真之臺齋戒到七月七日夜忽見天西南如白雲起直來趣宮須臾間去中簫鼓之聲復半食頃西王母至乘紫雲之輦臨發雲氣轉鬱盡爲香風

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宣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裨竈在齊甘公德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瑞星景星者德星其狀無常當出於有道之國又晉志云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德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孔演圖曰天子見賢則景星效於天又孝經內事曰天子行孝德則景

星見

瑞應圖云景星者天之精先後月出於西方月或不見景星常見以益夜作或曰有三星俱青赤黃三色黃星在中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又王者德至幽機則景星見李淳風天說云景星生於晦朔或出於西天門之上或出月一二三日或出月二十七八九日狀如星而中空如魚星而不見或青赤白三氣聚如星半月狀出而不行必於四時旺

相日見

晉志云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李淳風云周伯大而色白如太白光熒如月照地明或有芒角煌煌然不行或如水星而赤色者光潤或黃如橘皆出而不行

又天文志云瑞星五行之冲和氣也五行順樂旺喜合之所生也周伯王蓬芮皆古者高世不仕之人王其姓蓬芮其名周伯其姓字也其精爲星帝命之爲瑞星

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

格澤星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客石氏星經云格澤狀如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李淳風格澤形如楯竿潤澤而明有大容者外國之貢使來歸者也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蒼彗及天棊天槍國皇熒惑爲赤彗及照明天欒蚩尤之旗填星散爲黃彗及旬始五殘大賁太白散爲白彗及

天狗天杵天殘辰星散爲黑彗乃枉矢天奮祀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石氏彗孛占云彗星本類星末彗小者數寸長竟天彗有五色各依其方彗星木精所生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惡氣所出有所傷害甚於彗也

武密古今通占鏡云凡彗有行有止行者事小止者禍大各在其邦以所直國分占之

天文錄云彗體無光附日而光故夕見東指晨

見則指在日之南北皆隨日光而見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見則爲災又中興天文志云彗孛長三星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彗星光芒長如掃帚長星也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二十丈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旄曰旆赤秋云蚩尤之旗其色黃上白下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

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疾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走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日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異狀各占不同今取古書及荊州

占所載云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  
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流星  
有光其色黃白者從天墜有兵如炬燿火下  
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水  
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  
星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之精  
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之流星暉  
照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  
將軍從星之所之凡星如甕者爲發謀起事

大如挑者爲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  
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失地流  
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  
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  
如缶若甕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  
此謂降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甕後  
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街  
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此謂自相齧食有飛星  
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



者爲雲流下名曰十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  
飛星大如雀若墮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大餘  
丈而委曲者名曰天刮一曰天飾將軍均封  
疆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  
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  
頃田或曰有毛傍有短彗下有狗形見則四  
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

### 覆軍流血千里

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  
西北襟帶之候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  
亦地可以爲東南西北之限也

宋天文志云說者不知歲差之法以堯典較之  
月令建於今日不啻差一次其說不可得遂  
以爲歲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爲中皆  
失之遠矣又開禧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較  
之堯時已幾退四十餘度自漢太初至是已

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纏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本日行一度定紀元曆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抄而躔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千年後將所差半周天審如是寒暑將易位乎宋皇祐初日官周洙以新儀測候與唐一行尤異紹聖間清臺以亦道度數差復命考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少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也若夫黃道橫絡

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占步家亦隨各曆之纏度焉

晉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升平五年八月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自後天鳴者數有之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有甘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仍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三十餘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

裡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一二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水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元劉孝孫

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蜜會皆古人所未得者也

中興天文志云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氏謂三代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姪降而羸世道趨末星軌道常亦失其初與故星紀之逆順亦可以懍然懼矣

五星之行率循黃道惟金火二星流行不測土水歲星爲變稀則凡黃道所經軌則不占惟陵犯留守則有凶畧如熒惑每入太微出端門星家謂受制而出實則黃道所經也而月與五星相遇亦多涉黃道之徑邪界列宿各有尺數如房宿又有上中下三道焉此其所以易於陵犯是以清臺每言五星行次黃道所經諸星占家多不驗凡以此故要之天人之際可畏有兆於此有感於彼其出沒顯晦

飛流升降遲疾羸縮進退會散動移轉徙非  
邈無與人事故精祲之交明君謹之能遇災  
而加懼見祥而滋敬思其咎謝不敢怠寧王  
事之當然也太史公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  
其次修教其次脩禳畏天者擇焉

星之雜變晝見與日並出名嫁女星與日爭光  
武且弱文且疆又云星奪日光天下有立王  
二曰恒星不見三曰星闕天下大亂四曰星  
搖人衆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

災害之萌也又曰衆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  
填星墜海水溢黃星騁海水躍又曰黃星墜  
海水傾亦曰彗星墜而渤海決星隕如雨天  
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盟主又曰星  
辰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  
紀廢下將畔去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國  
有兵凶則星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爲  
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鐵天下有水則  
星墜爲土國主有兵則星墜爲草木兵起國

主亡則星墜爲沙星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爲龍淮南子云周雲之龍從奈操彭薄而爲雨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濯魚雲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

北斗者不欲雲留之留之有黑氣覆之天大雨地圖曰望石氣如浮雲其珠玉之精也

岐伯經曰岐伯乘絳雲之車駕十二白鹿游於蓬萊之上

關令尹喜內傳曰當喜在胎之始母夢絳霄流遶其身有長人謂曰汝咽之旣覺口盈味旣生雙光若日飛流蒲堂良久不知所在

大戴禮曰夏小正月七日漢案尸安戶直南北也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

謝端年十七未婚後感天漢中白水素女潛爲其炊以備飲食端後怪而潛候之得見言曰天哀汝孤貧恭順使我相爲守舍久之女欲

去留不可

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乘槎七晝夜布至一所見織女又見一丈夫牽牛河次飲之驚問何由至此此人卽問爲何所荅曰君可詣蜀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牽牛卽此人到河也

抱朴云天河從西北極分爲兩頭至於南極其一經南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河者天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

又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曰此織支支機石也始皇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一元夫人謂西王母曰阿瓊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臺

十洲記曰崑崙之山上有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流光論衡曰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都曰欲飲食

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不飢

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西風謂之泰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風與火爲屯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暄四氣爲通正謂之景風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

### 廣莫風至

恩及金石則涼風出王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其音角故應

管輅過清河時大旱輅言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其雨應至矣果如言

袁宏爲東郡守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謹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宋明帝猜慮肥體生風夏月常着小皮衣拜左



右二人爲司風令俟風起方面輒先啓聞  
宗慤炳兄子也少時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前秦錄曰術士蓋欽符堅召至長安因讌會以  
其惑衆將誅之酒酣將執欽欽化爲旋風飛  
去

前涼錄曰永嘉五年抱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  
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  
張掖郡大樹經宿還立

趙錄曰石勒時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雷聲良  
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  
作車遣之歸去玉門四萬里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奔厲  
天之怒風也風者天之使

山海經曰法獄之山有獸其名曰山獬其行如  
風見則天下大風又曰大荒之中有山曰鞠  
陵于天有人名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又曰  
符陽之山多怪風

風伯謂之飛廉狼山縣山下有石床傍生野薤

人徃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其分齊隨偃而剪不得過越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

司風鳥夏禹所作

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鳥或云此鳥遇千

里風乃動

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統之是風也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又曰雨水從雲下也雨

者輔也言輔時而生養

說文曰零徐雨也霽小雨裁落也霽霖雨也溟

小雨也溟時雨也滑雨下也

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霰霖久雨謂之霖霖而謂之霖

易稽覽圖曰降陰爲雨降陰陰雨潤而不破塊易飛候曰凡候雨以翔弦望雲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曰雷雨有黑雲如覆舡於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牛羸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出

三日大雨有黑雲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  
雨有雲如浮舡皆爲雨北斗獨有雲不出五  
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微  
有蒼黑雲細如杵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  
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九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  
若之應

尚書說曰淮雨暴雨之名也又曰五岳皆觸石  
而雲不崇朝而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喜雨時  
至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徃役衆賦歛  
重故也

百里嵩高爲徐州刺史境旱嵩出巡處甘雨輒澍  
東海祝其合鄉三縣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  
姓獨不遇降迴赴雨隨車而下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  
雲臺自卦以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

雨時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良下爲山坎  
上爲水山雲爲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  
興

晉以王雅爲大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  
許因冒雨拜樊英隱於壺山有暴風從西南  
起謂學者成都方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  
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  
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又藥巴尚書大朝  
會得酒不飲西南喫之詔問巴巴曰臣本縣

成都大火臣以酒爲雨救之帝驚驛問咸云  
是時雨從北來猶有酒氣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  
甚懼武王曰予在天下誰敢干予者風波立  
霽

羅浮山有神龜淵淵有神龜龜鼻貫銅環若有  
人穢此淵卽注雨

孔子將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齊有一足之鳥集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異之

使聘魯訪之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趣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雨水爲災果大霖雨水溢泛傷害人民命惟齊有備不敗景公言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赤松子神農雨師也神農時天下欲雨則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始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

黑蜺神虬潛泉而居將雨則躍

昔伯牙子游於泰山之陰逢暴雨止於巖下抱琴而鼓之爲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

雨師謂之屏翳晴曰啓雨水曰潦雨雲曰滄雲亦曰油雲

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巽先雨後風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  
我是東海神女嫁與西海神童今日灌臺當  
道廢我行我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君之德也  
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  
邑外而過

六韜文王問散宜生十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  
龜不兆數著交加而折將行之日雨輜車至  
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卦四不祥  
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

之日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師曠占曰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  
月色赤黃者其雨少月色青者其雨多常以  
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群羊卽有雨至矣冬  
戊巳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  
木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巳日日入時欲  
雨上有冠雲大者卽雨小者少雨

天文集要曰辰日守心有水災一日大雨不可  
當

斗者不欲雲覆之黑雲覆之大雨

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日上有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雨赤者丙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丙雨黃者戊巳日雨六甲日四方雲合者卽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卽電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沛流潦

又曰武王伐紂過遂則斬岸過水則折舟示人無反志也至於有戎之遂大風折旆散宜生

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旂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旂其日有鬪蝕有倍鏑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

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  
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  
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  
有天棊有天欒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  
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  
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  
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  
帶有鬼投其陣有菟生雉雉亦生鵠有螟集  
其國其音匆匆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

疑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  
國有行飛鳥有生角雄鷄五足有豕生而彌  
鷄卵多蝦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  
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灾必亟

雨師爲玄冥羽山其上多雨將陽之山多怪雨  
遁甲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注云雲  
師如蚕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蚕長七八  
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肉其可熟而食  
雨者天地之施也



大將將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謂天泣其將大  
凶其卒敗亡又曰軍始營風雨從後來沾衣  
冠大吉

神異經曰西海上有人焉乘白馬朱鬣玄衣從  
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伯使者  
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

栗動聲儀曰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

諒輔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禱山川連  
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和調陰陽至今令天地否  
隔萬物焦枯咎盡在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  
中不雨欲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聚艾茅以  
自環構火將身自焚未及中時天氣晦合須  
臾澍雨

又戴封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  
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嘆服遷中  
山相

周暢性慈仁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藏

洛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汝南周獲善占天文爲郡門下掾鮑昱爲汝南  
太守時郡境大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  
急罷三郡督郵明府自當北出到四十亭雨  
可以至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  
閭

蜀本記曰秦王誅蜀侯惲後遷葬咸陽天雨三  
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應  
東晉太康中郡大旱苗稼敗替乃命邑人躬共

請雨三日中雨水三尺衆人以其有術數精  
誠於神明百姓歡喜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  
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萌我稷以生何  
以疇之報東先生

高閭燕志曰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  
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  
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

前涼錄曰張植爲西城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  
率騎救張冲六月至於涉涉無水士卒渴甚

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請雨俄而雲起  
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祭天而去

前秦錄曰沙公西域沙門也有秘術每旱符堅  
常使呪龍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

吳主嘗與葛仙公坐於榭上望見道間人民請  
雨土人累時不得仙公曰雨可得耳卽書符  
着社廟中日午大雨水尺餘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  
林剪其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

雨急至洽於四海

湘東新平縣有一穴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壅  
水扎此穴穴淹則立大雨

荊州記曰湘東有雨毋山山上有祠壇每祈禱  
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又曰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間壅塞之  
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應隨方所  
其應若符刻

抱朴子云使者其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

祝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長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出一龍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遁甲開山圖曰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卽祀池請雨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卽雨

霽雨止也霎雨霄也霽雨上雲罷貌

長沙耆舊傳曰文度爲郡功曹時霖雨廢人業太守憂悒占度補戶曹度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翌旦度具白祈夢於太守曰昔禹夢青綉文衣男子稱蒼水使者禹知水脉當若掾所夢將其此也明日果大霽

扶南日南傳曰金陳國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

少有晴日惟六月不雨常晴歲歲如此

雪綏也水下遇寒凝綏綏然下也

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蹇則當夏雨雪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當夏雨雪

王恭衣鶴氅雪中行時人謂之神仙中人

晉朝雜事曰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

崔鴻北涼錄曰酒泉南有銅馳出大雨雪沮渠

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與西突厥首領烏質勒  
言議貢更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  
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穆天子傳曰日中大雪北風雨雪有凍死人天

子作黃竹詩三章以哀我徂黃竹負閔寒

又曰雨雪天子獵於鉞山之西河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

陸機誅平地大雪時人以爲寃

周靈王起昆明之臺召諸方士有一人乘飛遊

之輦上席酣醉天赤旱地裂一人先吹能爲  
霜雪王乃請焉於是引氣一吸則雲起雪飛  
又曰廣延之國去燕七萬里在扶桑東其地寒  
盛夏之日冰厚至尺常雨青雪霜雪之色皆  
如紺碧

沙州記曰自龍洞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肅  
肅常有風寒七月雨便是雪遙望四山皓然  
皆白

孟子曰滕文公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

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  
渦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  
君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於帳三日而後葬  
今太子亦宜曰先王欲少留以撫社稷故使  
雪盛弛期而更爲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金匱王曰武王伐紂居洛邑甲子平旦不知何  
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  
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失不先門方修法服  
尚父使人持一器粥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

內方對天子故進熱粥却寒粥皆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問武王曰客子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勾芒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蓐收河伯雨師請使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相視而嘆

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

曾子曰陰之專氣爲霰霰霩也

露慮也覆慮物也光武時甘露降十五里

皇甫謐幼時有甘露降其柳樹謐每以食之謂蜜也

甘露者仁澤也其凝脂其美如飴

宋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

洞冥記曰勒畢國人飲丹露爲漿丹露者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其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於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吉雲五色雲可得

與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  
琉璃器以授帝帝遍賜群臣得露以嘗者老  
者少疾病皆愈

崑崙山有甘露色如丹着水石則皎然霜雪寶  
器盛之如飴人君聖德則下

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  
揭雩之露其色紫

露者陰液也釋爲露凝爲霜視山川多露無霜  
其下有美玉

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若明而  
潤則甘露降不然則否

雷者如轉物有所碾雷之餘聲也

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

春秋元命苞曰軒轅星主雷雨之神論語識曰  
雷震百里聲相附 注云雷動百里故因以  
制國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齊永明八年六月十日晡時雷有黃光照地狀  
如金色占曰人君有德或謂之榮光



韓詩外傳曰東海口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  
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沉訢去朝服拔劍而  
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擊之十  
日十夜眇其左目

周永和路逢小屋有女子留宿一更後有喚阿  
香女應諾官喚汝推雷車女遂辭周云有官  
事須去俄而大雷既明周日異其處返尋惟  
見一新塚外有馬跡

神異經曰東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

音卽雷也天以此爲喜怒之威

孟奧北征記曰凌雲臺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  
名避雷室荆爲記朝陽縣樊英母畏雷爲母  
立石室以避之悉以文石爲階砌至今猶存  
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  
和也

雷天之鼓也黃帝以雷精

河圖曰土虎晨鳴雷聲也

六韜曰武王伐紂勢盛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

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乘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

山海經曰崦次之山有鳧名橐蜚服之不畏雷電

又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

師曠占曰春雨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

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

雷水氣也

雷不益醬令人腹中雷鳴

世說曹爽將誅夢一虎啣雷公若二升椀放着中庭

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酈炎曰以其數知之夫

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一其數三十

二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雷

王充曰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

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聲乃心中

惻怛亦復如之故後人忌焉以爲常也

霹靂析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

疾雷爲霆蜺

王言下不從則金不從革而多霹靂霹靂者金氣其音商故應霹靂

諸葛誕以意逞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又夏侯玄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玄神色無變讀書如前

玄中記曰玉門之西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入歲歲出石礮數千輸廟中名曰霹靂礮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礮日減至秋而盡

扶風楊道和於田中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左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狀如六畜似獼猴

吳興人章荀五月中於田耕以飲蘿置菰裏晚於菰中伺之見一大蛇偷其食荀卿以鏗擊之蛇便走去荀乘舡逐之至一坂有穴蛇便入穴便聞號哭云人斫傷某甲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湏臾雲雨冥合震雷傷荀荀於是跳梁大罵云天公我貧窘展力耕墾蛇來

偷食我斂罪在蛇反來霹靂我是無知雷公  
若來今當以鉦研汝腹破頰更雲雨輒開乃  
更霹靂向穴中諸蛇死者數十

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卧忽暴雨雷震其枕四  
解傍人莫不恠懾而放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劉子威雜俎卷之二

玄覽篇下

長洲劉鳳子威著  
家孫儁孺重校

半石之山有草名曰嘉榮服之不畏霆

琴操曰楚梁臯子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

張夙置罟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雲電雷

電奄冥天火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前白

虎吟其後乃援琴而歌歎作霹靂引

釋名曰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

電陰陽激耀也從丙申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母曰附寶有嶠氏之女也見天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孕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而不投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西王母曰東方朔爲泰山僊官泰山使至方丈助三天司命朔但務山水游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

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

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說文靄早霜皚雪雪之白者

駟見而靄霜靄霜而冬裘具駟房星也

員嶠之山石環丘有冰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蠶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代海人獻以爲黼黻

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下有寶

電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感砲也

占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出入也時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穀雷不發而震電之災誰能禦之

霰者陽脇陰也雹者陰脇陽也

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

考異郵曰陰陽專精凝合成雹雹之言合也

漢含滋曰專以精并氣凝爲雹

景帝二年天雨雹大者五寸深二尺

成帝二年楚國雨雹如芥飛鳥皆死

宣帝四年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盡死

武帝元封三年雹大如馬頭

後漢有青蛇見於御坐軒前有大風雨雹霹靂拔樹張興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升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竇武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嘿

新刻  
嘿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  
武蕃忠貞未被明宥青之來皆爲此也宜急  
爲改葬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  
而恩禮不接朝臣不言遠近失望宜伸大義  
顧復之報天子深納輿言

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三月其妻在家有子怪  
欲殺之妻言常行仰天視而電入口吞之而  
生子號檀石槐遂爲鮮卑大人

郭氏玄中記曰東方有柴都焉齊國有山山有  
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電從井中出  
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  
號爲柴都

涼州異物志曰有一大人生於北邊在丁零北  
千五百里偃卧於野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  
身塞川長萬餘里頓脚之間乃是大谷近之  
有災銅電擊之也唯可遙看不可到下則雷  
電流銅鉄之丸爲電以擊殺人

風角占曰微動羽有電霜



石遵襲位於鄴暴風雨震電雹如斗其大武殿  
及兩廂端門光艷照天金石皆消爲火月餘  
乃滅

虹攻也純陽攻陰氣故也陰陽不和婚姻錯亂  
淫風流行男女相奔則此氣盛霓霓齧也其體  
絕見於非時此災氣傷害物有所食齧

河圖稽耀鉤曰鎮星散爲虹霓霓主內淫又霓  
者氣也起在日側其色青赤白黃

喋竦蟬也雹爲潔貳

璿光如蜺貫月感女樞是生顯頊

日傍白者爲虹日傍青赤者爲蜺霓

虹蟬竦也陰陽交接之氣着於形色者也雄曰  
虹雌曰蜺常依陰雲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  
天陰亦不見霓常依蒙濁見日旁白而直曰  
白虹凡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季春  
見至孟冬乃藏

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  
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

漢靈帝光和年有黑氣墮溫殿占者以虹霓對  
虹著於天而降於庭以臣聞之則天所降虹  
者也

劉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廩入府心  
甚惡之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雷車駕雲虹

太古二王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  
西方是故虹霓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  
也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而  
拜告備於天乃有赤氣如虹自上而下化爲  
王璜上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廣陵巴丘民陳濟者作州史其婦姓秦獨在家  
忽疾病恍惚發狂後漸差常有一丈夫長大  
儀貌端正着絳碧袍綵色炫耀常相期於一  
山澗寢處不覺有人道感接忽忽如眠耳如  
是積年秦每往期會不復畏難比隣人觀其  
所至輒有虹見秦云至水側丈夫盛瓶引水

雜考 卷之二  
共飲爾後遂有娠生兒如人多肉不覺有手足濟尋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着甕中因見此丈夫以金甕與之令覆兒濟時醉眠在牖下人與秦語聲至悽陳亦不疑也又丈夫語秦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卽以絳囊與之令可時出與乳子時風雨晦冥隣人見虹下其庭秦常能辨佳食肴饌豐美有異於常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從此遂踈

古者有夫妻元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爲美人虹

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吸饗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便竭吐含蒲器於是灾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大虹竟天握登見之意感生舜於姚墟

李特生長子蕩次子雄特妻羅氏妊雄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

黃帝占軍訣曰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  
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  
勝謹守其缺賊乃從其地破走

氣積氣也飶然有聲而無形也

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視祲之官春分望氣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休氣四塞

氣之積者爲精人之精者爲賢滄身以積精爲  
道

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始皇東遊望氣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出於  
是始皇東遊以壓之攻金陵爲秣陵塹之以  
絕其氣

漢武巡狩過河間見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云  
下有奇女求之得拳夫人後生昭帝

宣帝幼時遭巫蠱事襁褓繫郡邸獄至後二年  
武帝因望氣者云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

內者令國穰夜至郡邸獄丙吉閉門拒使者  
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

高祖在沛隱芒碭山輒不欲令呂后知常在深  
澤后亦常知其處高祖問曰何以知之后曰  
君所居處上有紫氣

和帝永和十二年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  
北指匱十日是月西域蒙奇踈勒二國歸義  
郎顛上書曰去年閏月白氣從天苑入玉井西  
將有叛戾之患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

### 災異

永興二年光祿勳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鈎  
玦

范增曰吾望沛公其氣衝天或似龍或似蛇或  
似虎或似雲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

晉武帝咸寧元年洛陽太祖廟中有青氣占者  
以爲東莞後當有天下後改封瑯琊江東之  
應也

朝宮井上旦有五色氣孫堅令浚之得漢傳國

爾

孫堅葬富春城東塚有光上燭天下及數百里  
皆曰非凡氣也孫氏其興乎

魯勝以歲日望氣乃長嘆知將來多故便稱疾  
去官張華敬之欲用之遣二子喻意竟不動  
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  
木則折名曰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登陟之道棗心爲飛車存念則五蛇六龍而乘  
之上升三十里名爲太清其氣甚剛勝人也

師言鶩飛漸高直舒兩翅而自進漸乘剛氣  
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  
多癘木氣多偃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  
多搏暑氣多妖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  
狂廣氣多仁陵氣多貧輕土多力重土多遲  
清水音小濁水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  
皆應其類也

食氣者神明而壽

洛書曰有氣象人青衣無首在日西天子之氣象也

北夷之氣象群羊南夷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

遁甲開山圖曰巨靈者偏得元氣之道故以元氣一時生混沌

自老子生周青氣凌遲俗儒道士無所通驗

漢作靈臺以四五月登而觀黃氣爲疾病赤兵黑水

宜都郡望州山山根有湧泉成溪注丹水天陰欲雨輒有赤氣故名丹丘

陳留虞延夜生母見其氣如一疋絹徑上天以問人人曰吉氣於氣通仕至司徒

霧冒也氣蒙冒覆地物也昏暗之時則爲妖災明王聖主則爲祥瑞

漢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上七日天大霧漢使人還往胡不覺遂得免平城之難

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下潦上霧毒氣

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河南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於華陰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劉雄鳴每出雲霧中識道不迷惑時人因謂爲雲霧

樂廣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令諸子造之曰此人之水鏡也每見瑩然若開霧睹青天

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不可冒行

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

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血流始得

圖書今河圖也

樂巴爲尚書郎一旦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後問其故乃是巴還成都與親別也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人有謝廩者行田歸路中忽遇雲霧之中有一人乘龜而行廩知神人拜請求隨去父曰汝無仙骨不得去也

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嵩高山記曰有獵師在山見浮屠奇妙異常有



金像比來尋求白霧忽起不知寺處

王子年曰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如霧亦曰金霧

東海人王公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呂光幸天淵池時天清朗忽然起霧有五色雲在光上

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至城下

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自本徹末者以此角大霧重雲之後置庭中終不沾濡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

潛潭巴曰大霧三十日群滑起上下相蒙上少下多故群滑起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望氣經曰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又曰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熱

漢武帝葬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

如大霧

黃帝玄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泰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

霾晦也如物塵晦之色也

漢昭帝元鳳三年天雨黃土晝夜昏霾暄大陰沉也陰而風爲暄

五行者五氣於其方各施行者

神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如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墨對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五行官是爲五官實列受氏封爲上公祀爲貴臣社稷五祀是爲奉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官也曰少皞氏有叔曰仲曰修曰該曰熙實能理金木水火土使仲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此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  
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夏已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五行者帝之形氣也

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更號取法五行更王終  
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故其生爲明王死配五  
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顓頊  
配水黃帝配土

遁甲開山圖解曰五龍爰皇后君也兄弟四人  
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羽龍水  
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  
方今五行之神也

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不失期也

四時和爲玉燭

繁露曰四時天之四選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  
冬太陰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經君  
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

妖占曰海燕自來泉燕隨之穀不登君失春政則蒼燕見於邑民多流亡失夏政則赤燕見於邑失秋政則白燕見於邑失冬政則黑燕見於邑

秦官曰閏月太史詔王居門中

閏月無中氣斗斜於二辰之間

是月也不舉百事以非中氣也

歲越也越故限也年進也進而前也殷曰祀已也新氣生故氣已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周

### 曰年

白虎通曰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數者載成萬物終始也五帝言載三王言年

大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闒茂在亥

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寤四月爲余五月爲皇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

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後志曰凡六氣相傷謂之沴

考靈曜曰天地開闢元曆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壁懸五星若編珠青龍甲子攝提格莖青龍歲也歲在寅日攝提格莖猶生也

元命包曰歲之爲言遂也

太陰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太陰治夏則欲行  
布施鮮明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太陰治  
冬則欲猛毅堅強三歲而改節六歲而一衰  
十二歲而一荒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飢苦草先  
生亭歷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  
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溜溜草先生蓬也歲  
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歲在甲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  
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春之言蠢也萬物蠢然而生

正月少陽建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爲言  
率也所以率氣也太者泰也簇者湊也言萬  
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  
二月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甲衆類分  
也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  
建卯位之初

上丁釋奠於國學上戊釋奠於太廟

又曰二月中氣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

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

媒氏掌萬民之判仲春之月會男女是時奔者不禁無故而不用者罰之

仲春詔后事率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帥以爲祭服六宮之夫人主種稜之種而獻之於王仲春羅氏獻鳥鳩以養國老

司炬以木鐸修火禁

籥章掌仲春書擊鼓歌豳詩以逆暑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三月參則伏不見春有白雀雲

春當退貪殘進柔良卹幼孤賑不足求隱士則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取榆柳之火

春佩蒼璧乘蒼馬以出遊發令於外行仁政順

天之常以安國也

祭大宗之禮寒暑有往來之期應退而不退祭禳却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致求令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夏則送暑而迎寒

東岳所以謂之岱者代謝之義春陽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相生代之道故岱爲名也

天子諸侯宮寢之制若春氣三月之中居正寢退息之時常居東北之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夏之三月則居東南之寢秋之

三月則居西南之寢冬之三月則居西北之寢此三時后土王之月亦各居中寢以從時氣

孝惠帝會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日古者有春嘗果今方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也

正月爲端月明庶風居東方明庶明衆物盡出也二月律夾鍾者言萬物陰陽相夾測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萬物茂也其於十



母爲甲乙甲者萬物劄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翼翼也南至於民言萬物皆至也

孟春之日群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聲以聞於天子

宣帝時魏相奏請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辭舉夏倪陽主秋貢禹主冬之類宣帝從之

元和二年春正月詔云令人有產子者復無算三歲懷妊者賜月養穀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又丙午詔曰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

鄭弘爲臨淮太守春行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後爲太尉第五倫爲太守見鄭弘奇之署爲督郵

郭曆西平人也少明於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聞太守趙凝使曆占之

曆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將至  
涼祚必終凝乃申條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  
壁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廐內鮮卑懼  
而夜遁凝以告曆曆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  
復振

元命苞曰春者神明推奇精華結紐

荊州歲時記曰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  
戶換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正月未日夜蘆苣火以照井廁中百鬼走

春日發生發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風曰暘風  
暄風柔風惠風景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  
曰良時嘉時辰曰芳辰嘉辰節曰芳節佳節  
龍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木曰華木華樹芳  
林芳樹林曰茂林鳥曰陽鳥時鳥陽禽候禽  
時禽好禽

春不東征秋不西伐月食斑師所以省戰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夏爲朱明夏爲昊天又爲長羸

析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至刊陽木而火之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所任何以謂  
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  
南方夏也

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  
護養萬物故以爲稱

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刑爲名刑大暑故謂  
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  
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交上從地下而

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  
故極故暑爲中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  
徵其聲清以急

春秋繁露曰夏樂氣故養也斗指午爲夏

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毋勿留  
云五月子者長及戶齊時不利其父子文曰  
人生受命於天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  
戶誰能至戶者嬰曰子休矣

漢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景正中時  
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

魏收初習武不成改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逐  
樹陰諷讀累年床爲之銳遂稱辭令也

梁何遠爲武昌太守俗汲江水甚遠患水濕每  
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卽以水還之其  
他事率多比類

汲桑六月盛夏甚垂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  
不得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奴爲將軍

何可蓋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持人頭

魚豈公夏濫於泗滯里革斷其吾而弃之曰古  
者大寒降土蟄發水官於是乎講辰留取名  
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之國人助宣氣也  
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患之乃置之瓮投於  
江內翁見瓮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因取長養  
之以爲子遂七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  
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以已爲死人也世以  
爲深譏焉

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寶曰吾思  
鄉轉深矣

政失於夏熒惑逆行夏政不失則降時雨

郭思文學琴於師襄當暑而叩羽絃以召黃鍾

霜霰交下

季孫相魯五月掘長溝於路私秩飯之孔子覆

其飲曰魯有民汝輒愛之何也

抱朴子曰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夏輒入源泉底  
一日許乃出能閉氣胎息故耳

或問不熱之道荅曰或以立夏服六壬六癸之  
湯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暑不能侵  
也

四月成天地凶門日不可入山建創四月十一  
日地破不可開山動土

立夏之日日中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

五月俗稱惡月俗多齋放生

岐伯曰夏三月此爲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  
夜卧早起毋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成秀使

氣得泄若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也  
逆之則傷心秋爲瘡瘡冬至重病

南中夏月秋夕惡風彼人謂之颶壞屋折樹不足喻也或二三年一發或二年兩三風亦繫廉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投蒼錄曰嶺南方盛夏率一日十餘陽十餘霽雖大雨傾注卽赫日已復驟雨大凡嶺表之炎熱甚於北土宜以時熱多又蒸鬱此爲甚

惡自三月至九月皆蒸熱

四月爲乾是月萬物已成天地化生勿大汗當風而暴露星宿皆成惡疾勿食大蒜勿含生雞勿食鷄肉勿食蛇鱔是月肝藏以病神氣不行火氣漸臨水氣漸衰攝腎助氣調和胃氣無失其時是月八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

潮者陰陽氣所激五月無潮陰氣微也八月最大則陰盛也

陸機要覽曰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於中岳與左元放共遊子訓所坐不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三雨人呼二月三時雨亦爲留客雨漢中送王仲都時夏大暑使酷日坐又環以十爐火口不言熱而身不汗出

陽燧取火於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摩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

季月丁卯天子北斗升於嵩山之上以望四野曰嵩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畏雪天子乃取孳木之實持歸種之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有遺金顧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鎌冥目拂手而言曰何子之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曰子皮相之士又安與語姓名也

仲夏雨濯枝溼川此節當有大雨名濯枝仲夏長風扇暑註云此節東南常有風至俗名

黃雀長風

荊州記曰橘州在郡南四里對山津常暑如不及至夏懷山襄川諸州皆沒惟橘州獨在俗忌五月暴床薦席

東方朔母田氏寡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曰無夫而孕人得弃我乃移向代部之東方里五月生朔仍以所居爲姓

孟夏招搖指巳盛德在火

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氣濕火勝故冬

氣燥八尺之表影修尺有五寸影修則陰氣勝影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夏治以衡二者所以平萬物也

季夏之月漁師伐蛟升龜雨蝸蟻鳴

穀雨後十五日斗指辰東南惟爲夏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灾陽不克也故當爲水



春秋感精符曰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考異郵曰夏至水躍

躍而去

夏而麥熟天子祈天宗其粢盛以麥麥者穀之  
始

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  
再小也

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秋者緇也緇迫萬物使得時成也

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  
中

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  
之初律中南呂

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成  
位之初律中無射

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成位  
之中

尚書考靈曜曰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合子符

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

春秋元命包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吾鳥啄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已生臯陶橐扶始問之如堯言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住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蠹書於羽陵

歲時記曰八月十日四民並以朱點小兒頭名

爲天灸以厭災也

政失於秋太白出於無常

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火火常以秋起而秋滅

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帝王化紀云帝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也漢魏捕賊掾也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屬爲嘉名焉

夏小正曰八日丹鳥羞白鳥羞進也白鳥蚊蚋

黃雀常以八月入海化爲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值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秋至以矩矩之爲言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匱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旣得仇敵乃克

大衍分星圖曰八月酉日日月會於壽星

春秋考異郵曰搖光散爲鷹立秋之日鷹鷂擊立秋之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隸兵習戰

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貍劉如淳曰立秋貍  
臠

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秋分而人君釋鍾鼓之懸

冬爲上天又冬爲玄英冬爲安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玄璜禮北方冬見曰遇殷以季冬爲正月

大雪魚負冰鄭玄曰魚水上近冰也

詩含神露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十月中氣日在尾小雪爲十月中氣昏危中曉  
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十一月之節日在箕大雪爲十一月之節昏營

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初律中黃鍾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大雪爲十二月之節昏

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佐之中

公孫鳳隱昌黎之九城冬月草布寢處山林彈

琴吟詠陶然自得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

殷怪問母言其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  
聲不絕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  
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孝子王虛之庭中果樹隆冬二實又每夜所居  
白光如燭墓左樹柵再實時以爲孝感所致  
任昉子西華冬月着葛屨練裙

穆天子季冬甲戌遊飲於留祁射於麗虎讀書  
於物丘獻酒於天子天子奏廣樂天子遺其  
靈鼓乃化爲黃蛇

十月朝黃祖飲於艨衝舟上會談黎臙彌衡年  
少在坐黎臙至先自飽食畢將弄戲擲其輕  
慢如此

丁次都冬食葵人問冬何有葵云從南越買來  
王仲都元帝時常以隆冬單衣載駟馬車於上  
林昆明池環水而馳御者狐裘猶寒振欲死  
而都無變色背上蒸氣休休然

羊稚舒冬月釀  
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  
而味好

晉武帝卽位時年十三四冬天晝日不着複衣  
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曰體宜  
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武  
帝曰夜靜故也謝公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崔寔曰前爲五原太守俗不知緝績冬月積草  
伏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  
賣儲峙使人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  
機乃紡以教民織

皇甫謐曰吾家貧晝則斲於作勞夜則甘於疲

寐以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惟季冬  
末纔得上旬學爾

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表日中視其晷如度  
者則歲美

冬至陰雲寒迎日者來歲大美

歲正月爲大射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  
鳴受賀及贄公侯壁中二千石羔千六百石  
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  
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空奉羨大司農奉

飲奉食舉樂百官奏

安飲作樂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旦旦雪江夏王義恭以  
衣承雪作六出花以爲瑞帝大悅

梁天監四十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  
極殿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綉纓於是別加  
昭明太子冠金博山冠以太子美姿容善舉  
止故也

正朔三何夫天有三微之月三微者何言陽氣  
始施而未上也

十一月陽氣始養黃泉之下故周以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萌芽而白故殷爲地正色尚白正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色黑人得加力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

沛公避項氏追逃於井中有雙鳩集其上羽曰井中有人鳩不集遂下道沛公得免後漢世元旦放鳩蓋謂此也

列子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謂將以放生示有恩也則漢之放鳩

似非於井上

崔氏月令過臘一日是謂小歲拜賀君親送上椒酒從小者起

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薰鍊形注曰五辛所以發五臟氣

正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又曰乃有鷄五薰鍊盧耽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歲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常赴元會至晚不及預朝化爲白鵠至閣前廻翔欲下威儀以帚

擲之得一隻履躑乃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外書若靈臺秘苑其所載諸星甚詳蓋亦本諸天官諸書非妄也

宋景祐間御製遁甲符應經云遁甲之書出於河圖黃帝之世命風后創立始立陰陽二遁共一千八十局迨周分約七十二局留侯佐漢議一十八局推曆授時超神接氣布門耀德觀兵取驗以明勝負

其云九星所直宮曰天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地以應九州蓋托之龜圖也曰八門法者天有八風以直八卦地有八方以應八節推八節以主卦爲初直冬至一宮坎立春八宮艮春分三宮震立夏四宮巽夏至九宮離立秋二宮坤秋分七宮兌立冬六宮乾

伏吟者子來加子爲伏吟

反吟者子來加午爲反吟

遁甲擇日者有寶義制和日吉伐日凶寶日爲



上吉謂干生支也義日爲次吉謂支生干也  
制日爲中平謂干克支也和日爲次吉支干  
同類也

伐日爲下克其上支克干也

天遁者生門與六丙月奇合地下六丁爲天遁  
此得月精之蔽

地遁者開門與六乙日奇合臨地下六巳爲地  
遁此時得日精之蔽

人遁者休門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中爲人遁

此時得星精之蔽也

太白入熒惑者庚爲太白丙爲熒惑若庚加丙  
時對敵宜防賊來

熒惑入太白若丙加庚此時聞賊必當退避

青龍迴首者六甲加六丙也凡陰陽二遁遇此  
時可以造舉百事若更合奇門利出門最爲  
吉也

飛鳥跌穴者六丙加六甲也凡遇此時利百事  
出門營造舉動皆吉

天乙伏宮格者六庚加直符是也此時戰鬪主客皆不利

天乙飛宮格者直符加六庚是也此時主客皆不利

天乙伏干格六庚爲太白加日干是也此時主客鬪傷不利

飛干格今日之干加六庚是也此時鬪戰主客兩傷

歲干格六庚加今歲之干是也此時凶

月干日干格者六庚加今月今日是也此時凶  
時干格六庚加時干亦名伏吟格此時不宜舉  
事用兵凶

大格者六庚加六癸大格謂天上六庚臨地下六癸

刑格者六庚加六巳謂天上六庚加地下六巳  
時勃者六丙所加皆名爲勃勃者亂也謂天上  
六丙臨年月日時之干直符類同六庚所加  
之義凡舉百事用兵遇勃主綱紀紊亂凶

出行呼六甲神名五行相制三元經曰若有所  
用百事者皆向六甲所在之方呼其神名各  
行六十步左轉入太陰中甲戌首神名徐何  
甲申首神名蓋甲午首神名靈光甲辰首神  
名章甲寅首神爲監兵

出入呼其下十二干神名

甲爲天福其神王文卿

乙爲天德其神龍文卿

丙爲天威其神唐仲卿

丁爲王女其神季由往

戊爲天武其神司馬羊

巳爲明堂其神紀遊卿

庚爲天刑其神鄒元陽

辛爲天庭其神高子張

壬爲天牢其神王祿卿

癸爲天獄其神受子光

之三避五者天道不遠三五復返之三避五恢  
然獨處天爲生氣故之三也五爲害氣故避

五也三爲威五爲武盛於三衰於五疋馬隻  
輪無有反顧

孤虛法

甲子旬

孤在戌亥  
虛在己辰

甲戌旬

孤在申酉  
虛在寅卯

甲申旬

孤在午未  
虛在子丑

甲午旬

孤在巳辰  
虛在戌亥

甲辰旬

孤在寅卯  
虛在申酉

甲寅旬

孤在子丑  
虛在午未

十干吉凶

時加六甲一開一闔上下交接

時加六乙往來恍惚與神俱出

時加六丙萬兵萬往

時加六丁出幽入冥至老不刑

時加六戊乘龍萬里莫敢呵止

時加六巳如神所使不知六巳出被凶咎

時加六庚抱木而行強有出者必見鬪爭

時加六辛行遇死人強有出者罪罰纏身

時加六壬爲吏所禁強入出者飛搗將臨

時加六癸衆人莫視六癸出門見死此時

三勝宮

第一勝天乙宮

第二勝九天宮

第三勝生門宮

五不可擊者已上三宮加以九地宮直使官皆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雄盛矣

五不遇時謂剛柔日相尅而損其明時下之干尅今日之干是此時縱有奇門不可行

此符應經傳自宋歷今多用之亦兵家上樞要義與孫子兵法相符其中立術精密凡諸神煞先述其事實次條分類別叅考詳切明備

使人知所觀覽又易於檢尋也永樂間臺官王巽爲作後序故予詳述之

昔我

成祖實知天象其出師皆占星所指旄頭失光乃進兵決勝又如

洪熙告近侍曰夜來星辰有變禍其作乎蓋皆明於占候自能覽觀也

稽度篇

九宮貴神壇

東南曰招搖 正東曰軒轅 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乙 中央曰天符 正北曰太乙  
西南曰攝提 正西曰咸池 西北曰青龍  
又黃帝九宮經

一宮其神太乙 星天蓬 卦坎行水方白  
二宮其神攝提 星天内 卦坤行上方黑  
三宮其神軒轅 星天衝 卦震行水方碧  
四宮其神招搖 星天輔 卦巽行木方綠  
五宮其神天符 星天禽 卦行土方黃

六宮其神青龍 星天心 卦乾行金方白  
七宮其神咸池 星天柱 卦兌行金方赤  
八宮其神太陰 星天任 卦艮行土方白  
九宮其神天乙 星天英 卦離行火方紫  
開元十三年冬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置水  
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於天  
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  
地平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  
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曆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  
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

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  
伏案飛候參察衆政

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何休云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  
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  
滅翼者斗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

滅斗者參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

滅參者虛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

滅虛者房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

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太史陳卓列廿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  
錄井著占贊總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  
十三星井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  
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

隋有周墳 元魏晁崇

楊子雲難蓋天八事

郅萌 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

葛洪又釋之

晉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

喜族祖聳又立穹天論

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

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

帝命驗曰堯考德領期立象

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

占冬至日在建星建星者即今斗星也

熹平中梁國宗整上九道術

馮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

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

咸寧中李修夏顯上乾度曆 改太初曆

四分曆

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臆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



驗

劉洪作七曜術

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  
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  
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  
爲紀甲寅窮

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爲部首十九歲七閏月  
爲一章

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月行遲也未當

中而中日行疾也

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  
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用乙卯武帝太初  
曆用丁丑

昔者滎河獻錄温洛呈圖六文摘範三光宛備  
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  
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  
有昆吾其後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  
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

能言天文察微變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  
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况郎雅光並  
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  
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  
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  
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  
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  
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  
占冥司三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

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  
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  
名者二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  
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  
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  
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  
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  
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  
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

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  
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  
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  
宋氏渾天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  
陳及祖孝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度  
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  
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  
以墳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  
太史觀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官人四十

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  
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天儀見元  
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  
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  
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  
規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  
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  
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  
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

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卽周髀是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隕三光隱映

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髀

渾天儀

案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

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璇  
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  
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  
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  
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所言璇璣  
者謂渾天儀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卽位羲  
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  
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  
言卽以為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

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為渾天  
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正者為衡  
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  
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義  
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  
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  
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  
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巨於已解者無  
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

新刻  
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以二  
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五分而莫知何代所  
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閔爲漢孝武帝於地中  
轉運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  
和帝時太史掾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  
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  
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五年  
詔左中郎將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  
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

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  
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  
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  
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蕃以古製局小以  
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  
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  
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 古法三尺六寸  
五分四分之三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  
四分分之一渾天儀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

有半汝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  
去七寸二分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  
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  
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  
半疆又南北考之未見亦一百八十二度半  
疆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  
八十二度半疆也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  
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  
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

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能八  
十二度半疆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  
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爲正圓也  
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  
機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兩儀之情又周旋  
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  
虛又古之遺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  
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寢伏其下者是也梁  
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

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為孔以象南北樞植鍵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匝分為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匝分為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捷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為一內有

孔圓徑二寸許有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外揆測唯所欲為之者也檢其鑄題是偽漢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



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成以爲卽張衡所造其儀畧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沈約著宋史亦云然公失之遠矣復魏道武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以爲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銘曰於皇聖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聲烈遐布爰

造茲器考正宿度貽治後葉永垂典故其製並以銅鐵唯製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雙規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大同卽今太史候臺所用也

### 渾天象

渾天象者其製有機而無衡梁末祕府有以木爲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徧體布二十八宿二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

別爲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  
軸頭入地注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  
地上注於北植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昏明  
中星既其應度分至氣節亦驗不差而已不  
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  
吳太史令陳苗云先賢制木爲儀名曰渾天  
即此之謂耶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涉  
則張衡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  
莫辨儀象之異亦爲乖錯矣宋文帝以元嘉

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  
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爲之五分爲一度徑  
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  
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  
布列二十八宿北三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  
道上爲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  
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爲渾儀  
則內闕衡管以爲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  
兩法別爲一體就器用而求猶渾象之流內

外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又吳時有葛衡明  
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于天中  
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則樂之  
之所倣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  
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  
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青白黃等三色珠為  
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  
地在其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  
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 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此  
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  
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  
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  
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  
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  
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

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以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案自開皇已後天下一統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爲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落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於張衡又尋述作亦

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察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乖餘何可驗况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廻守故其爲疎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

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听  
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  
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  
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  
暉燭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  
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  
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  
成數而為立說邕以負罪朔齋書奏不許邕  
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

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  
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  
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  
之巨惑稽往愆之羣疑豁若雲開朗如霧散  
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又  
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  
陸續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  
目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  
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意斷

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  
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令說渾  
以道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  
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土并  
解算術土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  
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  
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  
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萌顯聖効象除疑  
請勿以人廢言不用 大業三年勅諸郡測

影而焯尋卒事遂寢廢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  
道之發歛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  
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  
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  
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  
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  
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

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  
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  
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  
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  
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  
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  
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  
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  
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

之章同不言之部部中六旬謂之紀歲  
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  
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  
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  
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  
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  
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  
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  
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

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  
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  
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兢兢又先  
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  
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  
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  
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  
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

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  
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  
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  
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  
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  
酒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  
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  
而敗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  
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



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  
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  
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  
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  
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  
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  
而往羣息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  
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

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  
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  
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  
漢曆

貞篇上

昔天地開闢之初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濬川自是禹疏九州若爰初黃帝方制天下  
立爲萬國顓帝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

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日月  
所照莫不祇屬逮後武王之興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則并合者多矣

又按塗山之會尚云萬國四百年間遙相兼并  
至於殷能存者尚三千餘國暨周初亦云千  
八百國又相并爲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  
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吞滅不可詳而見  
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其後標爲十  
二又及其後惟有七國而先聖賢之後失地

流亡篡竊國土者又多非其舊矣

秦制天下爲四十郡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  
帶皆臨大海

漢興以秦地廣遠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  
宇彌廣改雍曰梁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  
號南撫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州部刺史  
而不常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  
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四十道三十  
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

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其極盛也然竊怪我吳爲秦伯所逃尚云蠻夷之國則何也

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象治譙宛治昌邑徐治剡青治臨淄涼治隴并治晉陽冀治鄯幽治薊揚治歷陽益治維荆治漢壽交治廣信今蒼梧郡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仁國千一百

地而政移於宋矣

宋武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營陽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凡二十有二州楊治建業南徐治京口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南豫治歷陽豫治汝南江治潯陽青治臨淄冀治歷城司治義陽荆治南郡郢治江夏湘治臨湘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

寧治建寧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鄆郡  
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六十有九初文  
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剋魏碭滑  
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其後又分軍北  
伐西軍剋弘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克  
而平碭礮守之尋皆敗退於是後魏主太武  
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衣步退攻盱眙不拔  
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  
州及豫州西悉陷沒則長淮爲北境僑徐兗

於淮南而青冀二州寄治蠡榆其後十年餘  
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彭城歷  
城東陽皆爲宋藩扞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  
少青州治朐山冀治渦口豫治壽春北兗治  
淮陰北徐治鍾離又置巴東治巴其餘州郡  
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  
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  
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  
敗於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二年齊亡

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  
城漣口朐鉏爲重鎮

梁氏州郡多沿復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佚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四年卽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六戰於淮南淮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剋壽春大通初大舉

北伐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暨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大抵雍州下槎戍夏口白龍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

陳氏北於梁代土地愈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有州四十有二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太建中頻年北伐諸將

累健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畧河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及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荆門安蜀城公安蜀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

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慕容

氏喪敗遣將南掠地至於滑臺許昌彭城元帝大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統萬神農中宋師來伐碣礮滑臺武牢戍將皆不守泰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多有敗沒獻文大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

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兼得淮西之地莊  
帝梁軍洛陽數旬敗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  
外畧三四年分爲東西魏矣皆權臣擅命自  
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  
可詳記今按舊史云管州百有十一郡五百  
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自太武以後漸  
更強盛東征西伐剋定中原屬宋明以後乃  
於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  
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

不常所守也

魏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  
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軍又乘  
勝襲陷洛陽明帝西師又至於河陰時拒守  
河陽城西師敗歸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  
不剋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於是河南自洛  
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悉入西魏文宣之  
世命將掠地南至於江矣武成河清中築戍  
於軹關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後至武平中

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周師攻拔河陰大  
城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  
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  
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縣三  
百六十有五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  
十三四年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  
三焉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  
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栢崖軹關河陽南則  
武牢洛陽北荆門宜城防女南郡魯城置兵

以防周寇及東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亡害  
未遑制置也

周文帝西魏大統東魏師至蒲津文帝東征剋  
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東師又至沙苑後文  
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築城於玉璧文帝  
又自却山先勝後敗得梁雍州廢帝初剋平  
漢中又遣軍平蜀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  
江陵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  
於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



陽之界屬於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  
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乘勝  
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其東南之境盡  
於長沙通計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  
二百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邵郡齊  
子領通洛防黃櫨三城宜陽郡陝州土棧三  
荆三鴉鎮置兵以備東軍

隋文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遂廢諸郡以州治  
民自九載即定江表仍以戶口滋多折置州

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又征林邑更置三  
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爲郡乃置司隸  
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土谷渾更置四部  
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  
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  
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  
此矣

唐武德初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其邊鎮及襟  
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

府爲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  
貞觀初併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爲十道  
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  
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  
道八曰江西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既  
北珍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  
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  
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爲新羅 耽靺所侵失  
之又開四鎮卽西境拓數千里于闐疎勒龜

茲焉耆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  
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爲權重不便尋罷之  
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察非法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  
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中黔  
中嶺南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畧使使式遏四  
夷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  
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倉則百九  
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其地大畧如前漢

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天寶初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數中

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伐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

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昺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八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

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  
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  
十州為楚自浙東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  
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  
而荆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  
八州而軍不在焉

宋祖受禪凡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  
十一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  
年荆南高繼沖來朝得州府三縣一十七戶

一十四萬二千二百是年平湖南得州一十  
五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二百四十  
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  
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百  
六十三八年平河南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  
百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太宗太平興  
國二年八月盡罷天下節鎮所領支郡三年  
陳洪進獻其地得州二縣十四戶一十五萬

一千九百七十八是年錢淑亦獻其所管得  
州一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  
八十四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  
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七是年李繼捧來朝  
得州四縣八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  
後又增三路一曰京東路領府二州十五軍  
四監二二曰京西路府一州十六軍二三曰  
河北路府三州二十三軍十二四曰河東路  
州二十軍六監二五曰陝西路府三州二十

五軍四監三六曰淮南路州十八軍三監二  
七曰江南東路府一州七軍二八曰江南西  
路州六軍四九曰荆湖南路州七監一十曰  
荆湖北路府一州十軍二一曰南浙路州  
十四軍一十二曰福建路州六軍二十三曰  
益州路州十五軍一十四曰梓州路州十一  
軍二十五曰利州路府一州十六曰夔州  
路州九軍二監一十七曰廣南東路州十六  
十八曰廣南西路州二十一軍二天下凡十

八路州府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於海西際巴棘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治平四年府州軍監增置五縣損者五十三熙寧始闢國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治謝景澄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屠安疆等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乞遼而當

時王安石議曰吾將欲之寧姑予之迨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又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迄元符二年冬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寨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土蕃故壤穆舒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遼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

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騫  
乎元符封域之外迄於重和既立靖夏制戎  
制羗三城雖夏人浸衰而吾力亦弊西事粗  
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益梓夔黔廣西  
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  
所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不可勝記最後建  
燕山雲中兩路再閱三歲而禍變遽作矣宣  
和二年始遣趙良嗣使金約夾攻契丹取燕  
雲舊地四年五月童貫帥師與遼人戰失利

退保維州九月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州  
涿州降乃謀襲燕遼人禦之師潰于盧溝金  
使來議割燕山地始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  
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  
丹故女直不肖割蓋王黼踈繆如此至是趙  
良嗣馬擴見阿骨打於奉聖州金以今歲出  
兵爲言且曰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  
二十四縣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謂  
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十七州者幽涿檀薊

營平灤蔚雲應新媯儒武寰也良嗣與辨論  
數四卒不從十二月金人入燕五年春遣趙  
良嗣報聘并求三州之地阿骨打曰平灤等  
州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矣燕京用我兵力  
攻下其租稅當歸我乃議以銀絹充之而再  
求平灤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  
四月金人來歸燕京且索米二十萬石王黼  
遂許以遼人歲幣四十萬之數每歲更添燕  
山等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我又索平營二

州則曰海上元約只及石晉之地又索雲中  
一路則曰雲中又爲我有中國安得有之亦  
無如之何始欲得燕山姑掩喪敗之醜燕山  
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平州之東乃榆關  
之東金人之來路北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  
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  
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平灤營三州自  
後唐爲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  
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阿保機



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  
逮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路而與平  
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  
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  
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  
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  
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幹離不至自平  
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地不明地理之誤  
也及童貫蔡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

戶為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捐金幣數百萬所  
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環易阿骨打曰  
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五月遼  
張穀據平州來降十一月金人陷平州初金  
人納夏羗之請割拓拔故地雲中二千里遺  
之止以朔武二州歸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  
武地界譚稹禦之不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  
穀出怨言又以借糧許而不時給乃以兵攻  
應蔚遂守臣又陷飛狐靈丘兩縣七年十二

月遂大舉入寇靖康元年正月犯京師遣使欲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乃退師冬再入寇京師失守二年春三官北狩五月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黃潛善等復主和議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乃令刑部不得贍赦文下河北兩路六月上幸揚州虜分三道入寇攻陷山東陝西河南二年五月虜退三年春入寇陷淮泗揚州等州上如杭州三月虜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又分道

寇江陷杭越等州上自明州航海五月虜退十月張浚及虜戰於富平不利虜以劉豫僭位於大名府偽號齊以舊河為界紹興元年張浚退屯閬州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七年虜廢劉豫九年歸我陝西河南故地十年虜分四道入寇劉琦敗之於順昌是秋岳飛兵至朱仙鎮距京師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穎昌懷寧鄭蔡諸州皆復陷虜十二

年再定和議割唐鄧二州歸虜以淮中流爲  
界又割商州秦州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  
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原方山原以大  
散關爲界內得興趙原爲控拒之所十四年  
鄭剛中請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  
洋巴劍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興階成  
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三十一年  
虜亮渝盟入寇旣而亮爲其下所殺三十二  
年吳璘復大散關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

劉子威雜俎卷之三

地員篇下

古冀州春秋時可考者二十二國

晉 衛 邢 魏 霍 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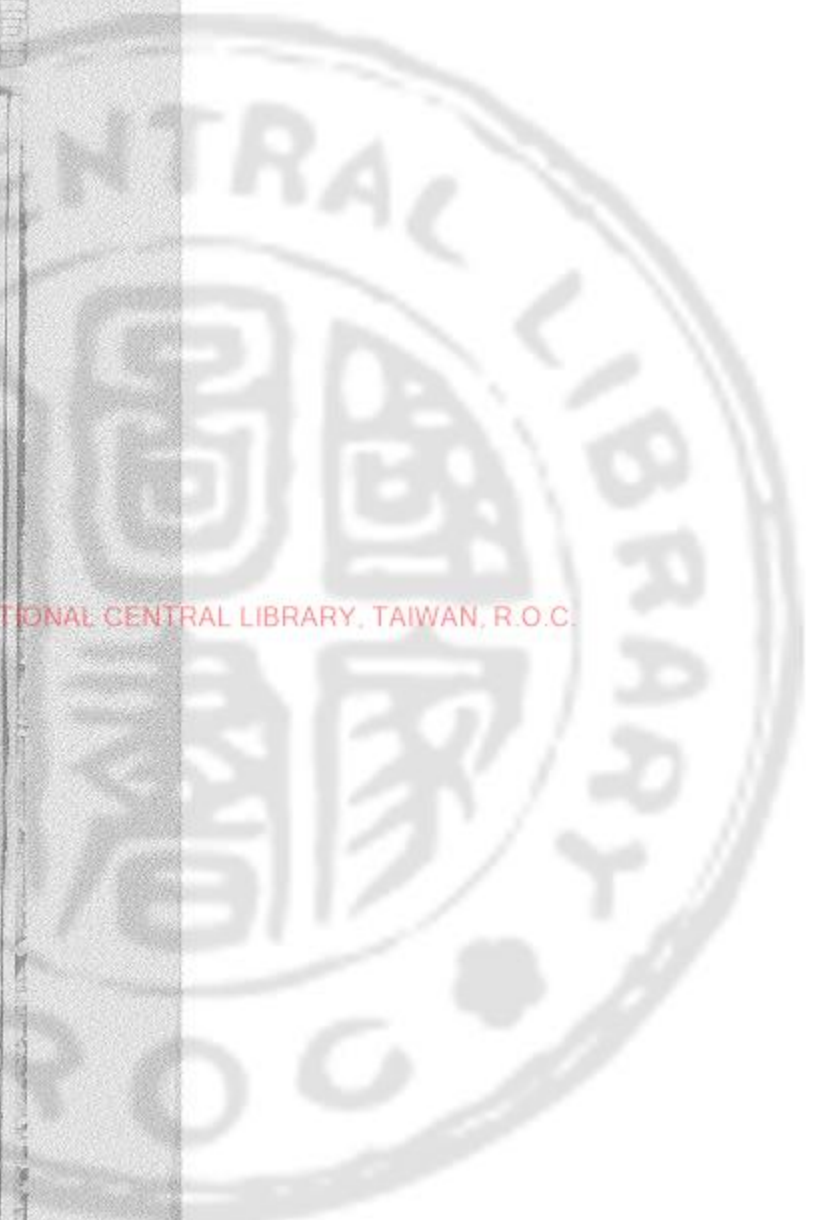
比燕 邾 楊 冀 鄒 尹

鼓 肥 蔡 陽 共 鮮虞

赤狄 無終 山戎 潞

真定府春秋時鮮虞國之地戰國時屬趙秦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鉅鹿郡漢高祖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郡亦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國晉復爲常山郡

相州殷王河亶甲居相卽其地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爲邯鄲地兩漢爲魏郡魏武皇建都於此晉亦爲魏郡後趙石虎前燕慕容雋並都之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魏靜帝初遷都于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都焉改爲清都郡

置尹後周置相州及魏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魏郡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訟

六治安陽安陽鄴湯陰永定臨漳林慮

邢州古祖乙遷于邢卽此地亦邢國也春秋時衛滅邢魯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

國卽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

定州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爲中山國後爲魏所并後又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置中山郡景帝改爲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北嶽常山在焉後魏爲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爲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改爲高陽郡唐爲定

州或爲博陵郡

懷州禹貢覃懷之地太行山在焉周爲畿內及衛邠雍三國春秋時又屬晉左傳襄王賜文公陽樊隰原攢茆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又云武王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其田有隕懷是也戰國時爲魏衛二國之境秦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保之胡亥廢角爲庶人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王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漢高帝初爲殷國尋更名河內

郡後漢因之晉爲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廢而懷州如故

衛州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也其後衛爲翟人所滅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復屬於晉戰國時屬衛秦并天下爲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爲河內魏二郡地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爲汲郡東郡置義州後周爲衛州又分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

帝初州廢復爲汲河內二郡地

磁州本相州洺州之地唐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水成安置貞觀元年州廢還其縣相州永泰元年復以相州之滏陽洺州之邯鄲武安置天祐三年以磁茲聲一更名惠州屬河北道後唐復名磁州宋爲滏陽郡防禦建炎後陷於金

深州戰國時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爲涿州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爲博陵郡

晉為博陵國後魏為郡北齊同隋廢郡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唐後置深州或為饒陽郡屬河北道領縣四周以博野屬定州以冀州武強來屬宋雍熙四年廢陸澤淳化初以真定府東鹿來屬至道初以樂壽隸瀛州為陽郡防禦後陷於金瀛州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漢為河間國晉因之後魏為河間郡隋初廢郡置瀛州煬帝初州廢復為河

間郡唐因之屬河北道領縣六晉高祖以賂契丹周世宗復取之以大城屬霸州宋至道三年以高陽隸順軍以新州樂壽來屬為瀛海軍節度使舊名開南慶曆八年始制高陽關路安撫使統瀛莫雄具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一十州大觀二年陞為河間府建炎初陷於金  
雄州本唐涿州瓦橋關在易水之東當九河之末其地控扼幽薊晉陷契丹周克復建為州



置歸義縣以易州容城來屬自周世宗以來  
西河之地置三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  
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府定州相倚  
角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易陽爲易陽郡防禦  
屬河北道後沒于金

霸州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置益津關晉陷契  
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以莫州之文安瀛州  
之大城來屬古上谷郡地瀕海皆斥鹵沮洳  
東北近三百里野無所掠非入寇之徑何承

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設險  
阻真地利也講習水戰之具大爲要害宋政  
和間爲永清防禦屬河北道靖康間陷於金  
莫州其地本屬瀛州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鄭  
州開元十三年改爲莫州其後或爲文安郡  
屬河北道領縣六晉初陷契丹周世宗復取  
之以文安屬霸州後又廢宋太平興國間以  
清遠置保州政和間爲文安郡防禦其地外  
捍海道如易水之在鄭滹沱之在任安文安

所謂九十九淀不可具名舊屯萬人以護塘泊且多立城寨以守之靖康初陷於金

祁州本唐定州地分建祁州宋端拱初以鎮州鼓城來屬景德初移治於定州蒲陰以無極隸定州為蒲陰郡團練屬河北道陷於金

冀州古冀兗二州之域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地漢高祖置為信都國景帝改為廣川國宣帝復為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兼置冀州

晉亦然後魏為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唐為冀州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咸亨三年復舊或為信都郡屬河北道領縣九晉以堂陽屬真定府周以武強隸深州以堂陽還屬宋淳化初以阜城屬永靜軍宣和間為安武軍節度建炎二年陷於金

趙州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邯鄲鉅鹿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

新刻 卷三  
晉為趙國亦置冀州後魏為趙郡明帝兼置  
殷州為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樂州煬帝改為  
趙州尋復為趙郡唐為趙州或為趙郡屬河  
北道領縣九後以元氏樂城二縣隸真定府  
宋為慶源軍節度宣和初陞為慶源府後陷  
於金

保州本唐莫州清遠縣其地漢為樂鄉漢高祖  
封樂毅後樂巨叔于此宋初置保塞軍太平  
興國間建為州屬河北道政和間名清苑郡

自州之西皆無塘水惟廣植林木以限胡騎  
後陷於金

安肅軍本唐易州遂城縣地後唐置宥戎鎮周  
為梁門口寨宋太平興國六年建為靜戎軍  
析易州遂城縣三鄉置靜戎縣隸焉景德元  
年并縣改屬河北道國初以梁門遂城二縣  
為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自  
童貫蔡攸既得燕山謂安肅保信在內地皆  
廢為縣移軍營廢樓櫓宣和末始詔復為軍

而金寇已大入遂陷金

廣信軍本唐易州遂城縣宋太平興國六年以其地建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後陷于金

永定軍本唐定州博野縣宋雍熙間建為寧邊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宣和七年廢為博野縣後陷于金

乾寧軍本唐幽州盧臺軍之地石晉陷虜周平三關置永安縣屬滄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

軍改縣曰乾寧隸焉屬河北道大觀二年升為清州賜郡名曰乾寧後陷于金

順安軍本唐瀛州高陽縣地宋太平興國七年因故唐興縣置唐興寨淳化中建為軍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陽來屬屬河北路後陷于金信安軍本霸州游口寨太平興國六年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有鴈頭口黎陽渦喜馳口鹿角周河口田家狼城口七寨屬河北道後陷于金

保定軍本涿州新鎮太平興國六年建平戎軍

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後陷于金

承天軍本鎮州娘子關建隆元年爲軍仍隸鎮州河北道後陷于金

并州古之并州蓋舜分冀州爲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爲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祁川曰虜池嘔夷浸曰涑易秦并天下爲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

此爲并州後漢並因之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至晉亦置并州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爲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以東地盡入石勒及符堅姚興赫連勃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爲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坼不可詳也今之并州古唐國也昔帝堯爲唐侯所封之國及夏禹所都之地亦高辛

氏子實況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叔虞子燮改爲晉侯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晉大鹵太原大夏夏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爲晉國後爲趙邑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魏改爲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後魏爲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爲太原郡唐爲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

爲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爲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爲北京屬河東道又爲河東節度領縣十三後唐爲西京又爲北京周太祖卽位劉旻據河東稱帝都其地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緊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屬平定軍交城屬大遼監七年移治唐明鎮寶元二年以大通監交城縣隸州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畧按撫使大觀

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闕伯於商丘主參今應天是也遷實沉於大夏主商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取河東在戊寅三年重午日實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

矣靖康元年五月李綱為宣撫使督諸軍救太原晉之地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郡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崐所築其中又有三城一曰大明城董安于所築又一城靜帝置晉陽宮於此隋更名新城又一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

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亦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

新編 卷之三十一  
上黨者言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漢魏晉後魏不改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唐爲潞州或爲上黨郡後以爲大都督府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領縣十梁改正義軍後唐改安義軍俄復爲昭義軍宋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軍二年以銅鞮武鄉二縣屬威勝軍後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絳州威勝軍屯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建中靖國初爲隆德府後陷于金

晉州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魏秦爲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郡晉因之劉淵稱漢僭位建都於此後魏爲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爲晉州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爲重鎮隋初改平陽爲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郡唐爲晉州或爲平陽郡屬河東道領縣九梁爲定昌軍節度後唐改建雄軍宋太平興國六年廢沁洲以和川來屬爲建雄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爲平陽府



後陷于金

代州古唐國之地春秋時晉有之及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爲太原鴈門之境漢魏晉因之後魏置梁城繁峙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時爲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鴈門郡唐爲代州或爲鴈門郡屬河東道領縣五宋景德二年省唐林縣以郡爲鴈門郡防禦其地三面臨邊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最號要害與

忻州相應接置十三砦守之後陷于金

絳州春秋時爲晉國卽故絳與新田之都也戰國時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西魏後周以爲重鎮未幾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廢州復置絳郡唐爲絳州或爲絳郡屬河東道領縣七後唐以河中府稷山來屬宋爲絳郡防禦

河中府唐虞所都蒲坂地春秋時地屬魏晉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畢萬之後十代至文  
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爲河東郡歷兩  
漢不改魏晉亦然後魏以爲河東郡兼置雍  
及屬秦州後周改爲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  
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唐初爲蒲  
州開元九年置中都改爲河中府尋罷如舊  
乾元元年復爲府爲河中節度屬河東道領

縣八後漢以聞喜安邑解三縣屬解州宋改  
護國軍節度大中祥符四年以寶鼎爲慶成  
軍又以府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事  
屬陝西路建炎元年沒于金

解州五代漢以河中府解縣置州又以安邑聞  
喜二縣來屬宋爲防禦屬陝西永興軍路其  
地卽夏桀鳴條之野有漁鹽之利建炎以來  
州民邵興力戰終不能守遂沒于金

慶成軍本河中府寶鼎縣大中祥符四年建爲

軍隸河中府七年直屬京師領縣一

慈州春秋時晉之屈邑禹貢壺口之山在焉戰國時爲魏地秦及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南汾州爲西汾州後周改爲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後復爲汾州煬帝初州廢置文成郡唐爲慈州或爲文成郡屬河東道領縣五周廢作城呂香二縣宋爲團練州熙寧五年廢州以吉鄉隸隰州卽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成

爲鎮隸焉又以鄉寧隸晉州襄陵縣元祐元年復吉鄉軍爲慈州後陷于金

隰州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漢爲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爲沁州後周置沁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改爲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唐爲隰州或爲大寧郡屬河東道領縣六宋爲團練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卽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成縣爲鎮隸焉

元祐元年復慈州十年以州之上平永寧西關俯逼西界以州爲次邊沒于金

忻州戰國時屬趙秦爲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徙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後改新興郡爲忻州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以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唐復分置忻州以忻川水爲名或爲定襄郡屬河東路領縣二宋爲團練後沒于金

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二漢屬太原河西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爲西河郡兼置汾州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唐爲汾州或爲西河郡屬河東道領縣五宋因之後沒于金

澤州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趙於長平坑卒四十萬卽此地也秦爲上黨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魏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

郡北齊亦爲建州及置平陽高都二郡後周  
併二郡爲高平郡隋初郡廢置澤州煬帝初  
州廢置長平郡唐爲澤州或爲高平郡屬河  
東道領縣六宋因之禹貢底柱折城至於王  
屋太行皆在州境是全有太行之險固後沒  
于金

遼州春秋時屬晉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爲上  
黨郡二漢因之晉爲樂平郡後魏爲遼陽郡  
隨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分并州地置遼州

八年改爲箕州先天元年改爲儀州或爲樂  
平郡屬河東道領縣四梁改爲遼州宋因之  
熙寧七年二月州廢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  
入遼山縣隸平定郡省榆社縣爲鎮入威勝  
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州縣並復後沒于

金

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  
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領  
樓煩玄池天池三縣治樓煩屬河東道宋咸

平五年以州卑隘多水潦移治靜樂軍之靜  
樂縣遂廢軍又廢天池玄池二縣入靜樂樓  
煩改隸嵐州熙寧三年廢憲州以靜樂隸嵐  
州十年復其州仍領靜樂政和五年賜郡名  
汾源靖康末太原義士張橫有衆二千往來  
嵐憲間紹興五年九月敗金人于憲州後卒  
陷于金

嵐州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爲胡地有樓煩  
王居焉趙惠文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北

屬燕秦二漢爲太原郡地晉末陷于劉淵及  
魏末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唐爲  
嵐州或爲樓煩郡屬東道領縣四宋太平興  
國五年以嵐谷隸岢嵐軍咸平二年以靜樂  
隸靜樂軍五年以憲州樓煩來屬故郡城魏  
置岢嵐鎮又置軍爲突厥之要衝後陷于金  
石州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爲秦魏二國之境  
秦爲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庭卽  
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淵起事於此後石勒

置永石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爲離石郡兼  
置西汾州後周改西汾爲石州隋初郡廢而  
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石郡唐爲石州或  
爲昌化郡屬河東道領縣五宋因之元豐五  
年置葭蘆吳堡二寨隸州舊帶嵐石隰三州  
都巡檢使是年置葭蘆吳堡寨緣邊都巡檢  
使遂令三州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元符二年  
陞葭蘆寨爲晉寧軍以州之臨泉縣隸焉大  
觀三年復詔以定胡隸晉寧軍武經邊防云

嵐石隰三州西北至黃河置城戍關度河外  
入麟州路捍夏國界嘗合三州爲一路又石  
州爲治所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領蕃捉生一  
千六百二人紹興九年太行忠義人王忠值  
取石州等十二郡次年復陷于金

威勝軍本唐沁州之地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  
屬趙秦二漢爲上黨郡地魏晉亦同魏後屬  
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帝廢爲沁源縣屬上  
黨郡唐復爲沁州或爲陽城郡屬河東路領

縣三宋太平興國二年於潞州銅鞮縣界亂  
柳石圍中建爲軍以銅鞮武鄉二縣來屬六  
年廢沁州以沁源縣隸焉寶元二年以大通  
監綿上縣來隸屬河東路後沒于金

平定軍宋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寨建爲  
軍四年以并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屬河東  
路後沒于金

寧化軍本嵐州地劉崇置固軍太平興國四年  
徙軍城稍南改爲寧化縣五年置軍屬河東

路後沒于金

岢嵐軍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爲  
軍景德中築長城于草城川口以爲控扼其  
草城川峨婆谷洪谷朝谷四路皆契丹界後  
陷于金

火山軍本嵐州地劉崇置雄勇鎮宋太平興國  
七年建爲軍徙治鎮西三十里有雄勇偏頭  
董家橫谷桔桿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保德軍宋淳化四年析憲州地置定羌軍景德



元年改屬河東道

大通監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并州交城縣鐵冶建爲監六年廢沁州以綿上縣來屬屬河東路舊交城綿上二縣天聖元年改交城監寶元二年復是年以監及交城縣隸太原府綿上縣隸威勝軍後沒于金

永利監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徙鹽務于平晉縣本鹵縣也咸平四年建爲監屬河東路寶元二年以隸太原府後沒于金

營州殷時爲孤竹國地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爲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爲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唐復爲營州或爲柳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

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  
城置平盧軍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  
元二年爲軍城西有五守捉城屬河北道唐  
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  
其地旣滅梁復陷契丹迄晉漢周及宋皆不  
能取宋宣和末契丹沒于金

平州殷時孤竹國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也  
戰國時屬燕秦爲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境  
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同隋初置平州

煬帝初州廢置北平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唐  
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取之後復陷  
契丹契丹改平州爲遼興府以榮灤二州隸  
之號爲平川路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  
宣和末契丹將亡其將張鼓以郡來降隨沒  
于金

檀州春秋及戰國並爲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  
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改安州爲玄州  
隋徙玄州於漁陽尋復於今郡置檀州煬帝

初改置安樂郡唐爲檀州或爲密雲郡屬河北道後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時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金人以州來歸七年金入寇首取其地

薊州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縣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爲漁陽郡屬河北道後晉沒于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宣和間與金合兵攻破

契丹五年金人以州地來歸七年復沒于金幽州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爲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昔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卽此殷復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獫狁川曰河泐寔曰菑時其利漁塩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

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爲幽州其後  
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後改燕  
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晉亦置  
幽州晉亂陷于石勒慕容雋符堅後入于魏  
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古涿鹿也卽  
燕國之都焉謂之渤海之間亦一都會也爲  
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  
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後漢爲涿廣陽  
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爲燕范陽二國兼

置幽州慕容雋常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  
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  
煬帝初併置涿郡唐爲幽州或爲范陽郡又  
爲大都督府後唐爲盧龍節度石晉初沒于  
契丹至宋僅得永清縣置霸州得盧臺軍地  
置乾寧軍餘悉爲契丹所有契丹改爲燕山  
府建爲燕京以轄檀順景薊涿易六郡號爲  
燕京路宣和間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以其  
地來歸七年金入寇郭藥師以燕山叛降之

遂沒于金

涿州本幽州地唐大曆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屬河北道石晉初沒於契丹漢周俱不能取至宋僅得歸義一縣以置雍州又得新鎮地以置保定軍餘悉沒契丹至宣和間與金人夾攻契丹契丹將郭藥師以州來降七年金入寇陷于金順州在范陽郡城唐天寶初置尋又改爲順義歸化二郡屬河北道石晉初沒于契丹宋宣

和時與金夾攻契丹五年金以州地來歸七年金入寇復取其地

媯州春秋戰國並爲燕秦爲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寧郡後魏孝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隋屬涿郡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爲媯州其後或爲媯川郡屬河北道石晉沒于契丹契丹改爲可汗州宋宣和末金滅遼取其地

蔚州周禮并州曰嘔夷浸曰涑易戰國初屬趙

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御夷  
二鎮東魏置北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  
谷郡唐初沒突厥武德六年置州并置靈丘  
飛狐二縣僑治陽曲七年僑治繁峙八年僑  
治秀容故北恒州城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  
地還治靈丘開元初徙治安邊至德二載更  
爲安邊郡石晉時陷于契丹宋宣和五年契  
丹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金攻翊殺之復  
取其地

朔州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爲定襄  
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  
亂又置新興郡晉懷帝時劉崐表以鮮卑猗  
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卽其地也其後  
爲拓跋魏建都於今郡北兼置懷朔鎮及遷  
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葛榮之亂  
又廢北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  
府廢置代郡尋屬馬邑郡唐初爲朔州或爲  
馬邑郡建中中節度使馬燧徙治馬邑後復

雜類 卷之三  
故治後唐爲振武軍石晉初沒於契丹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韓正以州來降尋爲金人所逐而取其地

雲州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卽此置代尹隋初屬馬邑郡唐貞元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于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後爲天同軍節度屬河東道石晉時沒契丹契丹號

爲西京宣和末金滅契丹取其地

易州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二漢屬涿郡晉爲范陽國後魏亦爲上谷郡隋初還昌黎郡後兼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宋惟得遂城置安肅唐信二軍得蒲城南境以益保州餘地悉以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契丹將高鳳以郡來降宣和末沒于金

應州唐末置後唐天成七年升彰國軍節度石

晉時沒于契丹宋宣和五年應州守將蘇京以州來降京尋為女真所逐

新州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勝軍節度屬河東道石晉時沒于契丹改為奉聖州其地在雲中府之東領縣四

儒州唐末置石晉時沒于契丹

武州唐末置屬河東道後唐改為毅州石晉時沒于契丹契丹改為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宣和五年來歸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為女

### 真所取

單于大都督府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二府以磧為界

古兗州春秋時可考者十國

衛 齊 頊 句 宿 南 燕 胙

遂 邾 芳 任

秦時為郡五

漢時為郡國八縣一百三十五



晉時爲郡國十二縣八十三

隋時爲郡七縣七十一

唐時爲州十二縣七十九

宋時爲州十四縣七十四

古青州春秋時可考者五國

齊 莒 萊 牟 譚

秦時爲郡三

漢時爲郡國十二縣一百八十六

晉時爲郡國十一縣六十九

隋時爲郡四縣三十六

唐時爲州八縣三十四

宋時爲州七縣三十

古徐州春秋時可考者十四國

魯 薛 邾 滕 徐 鄆

邾 紀 邠 蕭 宋 牟

潁 偃 陽

秦時爲郡三

漢時爲郡國八縣一百單六

晉時爲郡國四縣三十五

隋時爲郡四縣三十三

唐時爲州六縣三十七

宋時爲州八縣二十七

古楊州春秋時可考者十二國

吳 越 楚 舒 黃 弦

蓼 巢 蔣 六 相 鍾離

秦時爲郡五

漢時爲郡國七縣九十七

晉時爲郡國二十二縣二百单五

隋時爲郡二十七縣一百二十二

唐時爲州四十一縣二百单九

宋時爲州五十九縣二百单九

壽州戰國時楚地秦兵擊楚楚考烈王東徙都

壽春命曰郢卽此地也

古荊州春秋時可攷者十三國

楚 夔 邳 黃 鄖 申

麇 羅 巴 穀 州 權

郡

秦時為郡四

漢時為郡國六縣七十九

晉時為郡國十五縣一百十三

隋時為郡二十縣一百零八

唐時為州三十四縣一百三十七

宋時為州三十四縣一百二十八

江陵府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

古豫州春秋時可攷者四十國

周 鄭 宋 陳 曹 許

蔡 虞 虢 祭 劉 單

杞 蘇 甘 管 芮 郟

滑 頓 胡 沈 鄧 唐

隋 潁 戴 江 項 厲

應 息 葛 焦 道 柏

夷 房 亳 楚

秦時為郡五

漢時為郡國八縣一百八十六

晉時爲郡國十四縣一百三十七

隋時爲郡十七縣一百四十八

唐時爲州十八縣一百二十五

宋時爲州二十二縣一百二十七

古梁州春秋時可攻者五國

楚 麋 庸 巴 蜀

秦時爲郡五

漢時爲郡國九縣一百二十八

晉時爲郡國二十五縣一百五十六

隋時爲郡二十四縣二百一十六

唐時爲州六十二縣二百九十二

宋時爲州五十八縣二百二十一

宋中興四朝志大散關隸梁泉縣在鳳翔寶雞縣之南爲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和尚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能百里仙人關興之東境拒利州纒七驛自利抵劍關百里而羸倘棄和尚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

過半虜旣得和尚原或自梁洋經米倉山入  
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或直攻  
仙人關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  
處震動矣紹興間虜攻仙人關而不能留者  
以糧不濟耳

### 唐之藩鎮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本隸安祿山郭子儀平東  
都來降俄復叛後再降於僕固懷恩由懷恩  
不以兵威遷之藩鎮之禍遂迄唐悅承嗣第

子緒承嗣第六子季緒少子懷諫季安子軍  
中廢之而立弘正弘正承嗣從子軍中脅立  
之乃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入朝移鎮成德  
軍亂遇害布弘正子史憲誠怵與布叛不從  
自殺

史憲誠本吳人後進納地欲分相衛請置帥軍  
中攻殺之何進滔靈武人軍中旣殺憲誠推  
爲留後進滔乃斬作亂者數人請命詔受節  
度使進滔子重順重順子全皞以平龐勛功

進同平章事後衆叛而殺之

韓君雄魏州全皞死軍中推爲留後子簡襲時  
黃巢亂帝在蜀簡北略邢洛東攻鄆兵敗死  
樂彥禎魏人簡平魏人立之後軍亂見殺

羅弘信魏州人軍中既殺彥禎將推趙文珣總  
留後彥禎子弘訓求救於朱全忠衆懼殺文  
珣推弘信爲主子紹威襲爲劉仁恭所攻求  
救於朱全忠遂事全忠與之謀盡殺牙兵自  
此勢弱爲全忠所取

右魏博七州傳五世

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來降後復叛事史思明  
思明死乃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惟岳寶  
臣子軍中乞爲留後不許趣護喪京師以張  
孝忠代之惟岳拒命其將王武俊殺惟岳以  
降

王武俊既殺惟岳請降詔受恒冀觀察使而其  
兵將楊政義以深定二州來降武俊怨不得  
節度又失二州乃反僭號趙王興元初乃黜

偽號請命士真武俊長子承宗士真子憲宗  
卽位欲折藩鎮承宗乃上德棣二州詔以薛  
昌朝爲爲保信軍節度使承宗拒命囚昌宗  
帝怒削官籍遣兵討之久無功而淄青盧龍  
數請赦承宗乃罷兵以故地與之卒軍中推  
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請命於朝詔以  
爲義成軍節度使庭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  
爲武俊養子承元旣以成德軍請命詔以田  
弘正爲節度庭湊以軍作亂害弘正又取冀

州穆宗怒詔弘正子布以魏博兵討之會軍  
變赦之元逵庭湊次子嗣紹鼎元逵子紹懿  
元逵次子景崇紹鼎子鎔景崇子附於朱全  
忠全忠旣篡封鎔趙王全忠謀取河北乃復  
附克用後爲其將張文禮所殺李存勗討而  
誅之

右冀鎮據六州傳二姓

李懷仙柳城胡史朝義以爲幽州節度使朝義  
敗懷仙使其將李抱忠奉其首來降勅授幽

州盧龍節度使爲其下朱希彩朱泚及弟滔所殺

朱希彩幽州昌平人既與泚滔殺懷仙自稱留後代宗赦之使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縉至鎮度希彩不可制勞軍卽還乃授希彩爲使七年爲其下所殺

泚希彩同宗軍衆既殺希彩推爲留後卽拜節度使後入朝留京師滔泚弟泚既入朝遂攝留後泚不歸遂爲節度討李惟岳取深州德

宗賜以德棣二州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滔失深州不平乃與王武俊等同叛泚僭號武俊等乃率兵攻泚既誅之滔兵復敗未幾卒

劉怵幽州昌平人朱滔死軍中推怵總軍事濟怵子爲其子總所毒死總既毒其父領軍政會吳元濟李師道平總恐乃用譚忠謀上疏願奉朝請旣髡髮爲浮屠詔張弘靖領其軍總入朝至定州卒



朱克融滔族從劉總入朝久不得調詣宰相求  
自試不聽無聊怨忿張弘靖赴鎮從還幽州  
軍變囚弘靖推克融領留後軍亂殺克融子  
延嗣領留後後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  
家

李載義既殺克融子延立敬宗授載義節度使  
後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入朝爲山南節度  
使

楊志誠載義牙將既逐載義授節度使後爲其  
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詔以爲副大  
使會昌初爲偏將陳元泰所殺元泰邀節鉞  
未報次將張絳殺之

張仲武范陽人爲雄武軍使遣其屬入朝請擊  
回紇自效會張絳殺陳行泰求節鉞李德裕  
請用仲武乃以爲留後絳果爲軍所逐以破  
回紇等功進爲節度使子直方嗣爲留後直  
方舉動多不法畏變起乃奔京師爲金吾將  
軍爲黃巢所殺

張允伸范陽人直方出奔衆推爲留後遷節度使

張公素范陽人允伸死表其子簡會爲留後公素以兵來會軍士附之簡會乃出奔詔授公素爲節度使後爲李茂勳所逐奔京師

李茂勳本回紇阿布思之裔來降賜姓誣納降軍使陳貢言反襲殺之因引兵入府茂勳逃衆推主州務以聞卽授節度使子可舉嗣爲節度使爲其將李全忠所攻自燔死

李全忠攻可舉殺之爲留後拜節度使子匡威嗣爲弟匡籌所逐詔爲節度後爲李克用所攻挈族奔京師次景城爲盧彥威所殺克用遂取幽州以劉仁恭爲帥

劉仁恭涿州人後叛克用克用擊之不利遂附於全忠以兵取滄景德三州後爲子守光所囚李存勗討守光取幽州誅仁恭守光盧龍據九州傳八姓

李正己從侯希逸入青州後逐希逸出之自爲

節度使建中初田悅背叛卒子納嗣卒子師古嗣卒弟師道嗣爲副大使時方討淮蔡師道陰使人殺宰相焚河陰漕院爲蔡聲援蔡平請獻三州旣復拒命詔討之爲其將劉悟所殺

淄青據十二州一姓四傳

程日華定州安善人奉使至滄州會軍變殺刺史迫日華領州事時朱滔王武俊等叛招日華不從遣使自歸德宗喜授滄州刺史置橫

海軍授節度使子懷直嗣卒子權嗣後淮西平請入朝詔華州太守鄭權之代

李全畧本王武俊裨將隨入朝後鄭權遷以烏重胤代重胤遷以杜叔良代叔良討王庭湊敗乃命全畧爲節度使卒子同捷嗣朝廷不許命討之同捷拒命兵敗伏誅

滄景據四州傳二姓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襲取之德宗以爲宋亳穎節度使後爲假子樂

士朝所鳩死子士寧嗣朝廷命吳湊代軍中不受乃命士寧後爲大將李萬榮所逐代爲節度以兵屬鄧惟恭惟恭乃執萬榮父子送京師以董晉代爲節度使

宣武據四州傳二姓

吳少誠幽州潞人李希烈僭亂爲陳仙奇所毒夷其妻子函首獻朝詔以仙奇爲節度使少誠殺仙奇德宗因授少誠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後拒命圍許州削奪官爵討之師不

利乃赦其罪

少陽本滄海清池人與少誠友善少誠死少陽殺其後元慶自稱留後詔拜節度使卒元濟少陽子少陽死求世襲不許詔諸路兵討之李愬入蔡城擒元濟斬於京師

彰義據三州一姓三世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節度使悟事李師古爲將師道拒命以悟將拒守復疑悟悟乃還兵取鄆殺師道傳首京師拜義成節度使卒子從

諫領留後稹從諫從子從諫卒擅領留後帝  
詔稹護喪還鎮稹拒命詔討之兵敗爲大將  
郭誼等殺之以降

澤潞據五州一姓三世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本姓宋隸鄭畋破黃巢有  
功遷至武定軍節度會鳳翔節度李昌符與  
天成都頭楊守爭立以兵相攻僖宗遣茂貞  
擊殺昌符遂以茂貞代昭宗時擅以兵攻興  
元節度使楊守亮取其地詔徙茂貞山南節

度以徐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帝討之兵敗  
茂貞遂犯京師脇上誅杜尚能等乃還又與  
韓建王行瑜等舉兵犯京師李克用討之乃  
退昭宗爲宦官所廢既返正宰相崔胤欲借  
朱全忠兵誅宦官中尉韓全誨等劫帝幸鳳  
翔全忠圍之逾年茂貞與和帝乃出茂貞初  
有興元邠寧鄜坊有地二十州其後興元入  
蜀邠寧鄜坊入梁秦鳳階又入於蜀當梁末  
所有七州而已從儼茂貞子嗣

鳳翔據二十州二傳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有跋扈思敬者爲夏州將以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以弟思謙代唐末天下大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初思謙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拜節度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軍中迎立

之不知其於思謙親疎也去梁正朔拜節度使卒子彝超自爲留後唐明宗徙彝超延州刺史以安從進爲夏州節度使彝超拒命討之不克乃授節度使卒弟彝興嗣卒宋追封夏王子克獻立襲靜難節度使卒子繼筠立踰年卒弟繼棒立太平興國之年來朝以銀夏綬有靜五州地來歸其弟繼遷居銀州率衆爲寇奔入蕃族以繼棒爲靜難節度賜姓名趙保忠令招繼遷保忠言繼遷歸欵以爲

銀州刺史賜名趙保吉後二人合叛寇靈州  
詔討之保吉并保忠之衆遁還闕詔隳夏氏  
居民悉遷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  
爲李繼遷遣使入貢後復入寇窺靈州詔李  
繼隆以五路兵攻之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  
太宗崩遣使脩貢求領蕃仕真宗更賜名拜  
定難軍節度使後復入寇陷靈州爲蕃部射  
死子德明入貢上表待罪拜靜難節度卒子  
元昊嗣景祐初入寇後攻角廝囉陷瓜河肅

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寶元元年僭號改元詔  
削奪官爵遣兵討之慶曆四年乃遣使稱臣  
稱爲夏國主歲賜銀絹錦綵共二十五萬仍  
聽市易卒子諒祚立治平三年入寇明年种  
諤取綏州城之諒祚卒子秉常立元豐四年  
遣李憲等五路兵攻之取四寨城永樂夏人  
陷之秉常卒子軋順立元祐時來請所侵地  
并送還永樂陷沒人口詔還其米脂安強浮  
屠葭蘆四寨紹興後章惇爲相遣師伐之夏

人亦歲寇邊初夏人持橫山諸族帳強勁故用以抗中國种諤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策神宗不克行童貫舊從憲得其髣髴故獻議進築遂領六路邊事將諸州兵六七年遂築諸壘建立堡寨復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納款自此少衰矣會金滅遼乾順以事遼之禮事金金人以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賂之未幾復奪其地建炎時遣使入夏始

用猷國禮張浚吳玠遣使約攻金攻金卒無成說紹興九年李顯忠自夏來歸是年軋順卒子天祈立嘉定間金遷汴有西都長安之意宿重兵於鞏州夏畏之遣使來議夾攻四川宣闢從之遣董紹等攻鞏州不利

### 靈夏據五州

楊行密廬州合肥人逐廬州刺史據其城就拜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行密擊之取楊州復取吉潤徐和等州唐拜行密



淮南節度使遣兵攻取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卒子渥爲徐溫張顥等所弑弟隆演嗣卒弟溥立僭卽皇帝位後讓位徐知誥淮南傳四世四十六年

王建許州舞陽人隸鹿晏弘僖宗在蜀以兵隨駕扈從有功遷壁州刺史以兵攻閬利梓等州逐四川節度二年殺昭度而代之及攻成都殺陳敬暄田令孜乃以建爲四川節度使復攻東川取之并有兩川山南之地封蜀王

梁篡唐乃僭號皇帝卒子衍嗣唐莊宗旣滅梁乃遣兵伐蜀取之衍降見殺

前蜀二世三十五年

孟知祥邢州龍圖人莊宗旣滅王衍乃以知祥爲劍南節度副大使明宗立知祥陰有據蜀志殺監軍李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俱反唐師討之不利知祥遂攻東川殺董璋取其地乃遣使入朝明宗崩知祥僭稱皇帝復取山南之地卒子昶嗣時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

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景又取鳳州  
盡得王衍故地周世宗時伐蜀取秦成階鳳  
宋軋德三年遣師伐蜀取之景降封秦國卒  
後蜀二世四十一年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後徙關中商嶺南遂家  
馬父謙爲廣州牙將黃巢寇廣表謙爲封州  
刺史賀江鎮道使以禦梧桂謙卒表隱代之  
會節度使劉崇龜死盧瑊等作亂隱以封州  
兵討殺瑊迎嗣薛王知柔徐彥著代知柔表

隱節度副大使彥著卒軍中推隱爲留後梁  
初進太師封南平王弟龔嗣以兵取潮韶及  
容管僭號皇帝卒子玠嗣後爲弟晟所弑晟  
旣弑玠遂自立值馬氏政亂乃出兵攻楚克  
佳宜嚴蒙梧五州及柳州卒子鉉嗣立宋開  
寶四年遣師伐南漢取之鉉降封恩赦侯  
南漢五世六十七年

馬殷許州鄆陵人爲孫儒裨將儒敗死殷與其  
下推劉建峯爲主轉攻豫章虔吉入湖南取

系列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潭州建峯自稱留後僖宗因授之建峯爲其  
下所殺軍司馬張吉率衆推殷爲主拜潭州  
刺史殷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又取  
桂州拜武安軍節度使又取嶺南昭賀梧蒙  
龔富等州禮叙辰州皆附於殷拜天冊上將  
軍唐滅梁殷入貢仍封爵卒子希聲立授武  
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卒弟希範立卒弟希廣  
立爲其兄希萼所攻兵敗死希萼旣殺希廣  
自立附於李景爲其將徐成等執希萼立其

弟希崇彭師曷等復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  
李景希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將兵入楚  
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湖南馬氏五世五十七年

錢鏐杭州臨安人始爲董昌裨將擊黃巢有功  
爲都將擊劉漢宏破越州昌徙居越而鏐爲  
杭州刺史擊取蘇常潤等州進鎮海節度使  
昌僭逆鏐討平之盡有兩浙之地拜中書令  
越王卒子濬立卒子伍立破李景兵取福州

卒弟俶立太平興國二年俶入覲盡獻其地  
兩浙四世八十四年

王潮光州固始人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以潮  
爲軍校緒爲秦宗權所攻率衆南奔自南康  
入汀陷漳浦緒性忌多殺潮與其前鋒將執  
緒殺之推潮爲主授泉州刺史攻福州克之  
授福建觀察使卒弟審知立授威武軍節度  
使卒子延翰立後爲其弟延凜延鈞所殺延  
鈞共殺延翰更名鱗自立後僭號爲皇帝爲

其子繼鵬所弑繼鵬更名昺遣使朝貢於晉  
後爲王延羲所殺延曦審知少子嗣立更名  
曦後爲其臣連重遇所殺延政審知子初爲  
建州刺史曦淫虐延政數諫之怒攻延政兵  
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明年曦遇弑連  
重遇立朱文進盡殺王氏子孫稱晉年號重  
遇復殺文進南唐李景間閩亂發兵攻之遂  
取閩遷延政之族於金陵

福建六世五十五年

高季興陝州破石人初爲汴州人李讓家僮朱  
溫鎮宣武事溫梁開平初拜荆南節度使均  
王時阻兵自守均王優容之梁亡唐莊宗時  
取夔萬歸峽等州臣於吳卒弟保勗立卒兄  
子繼冲立太祖時詔慕容延釗討湖南張文  
表假道荆南入其弟繼冲懼以地內附舉族  
入朝

南平五世凡五十七年  
粵我

聖祖肇起功高五帝烈邁三王其威武實奮於  
鄱陽湖一戰遂平荆吳以有天下若其疆界  
之廣視前代則有加惟交南不庭初命尚書  
黃福大將張輔徂征已平爲郡縣後召二公  
回交趾餘孽復猖肆命二公復征則皆陷沒  
遂議棄之彼復歸欵後嘉靖間亦嘗議征之  
命毛伯溫爲將發湖襄廣右諸路兵伐之彼  
懼而來請命

肅宗方務玄修不欲窮兵故復赦之至今與磳

洞諸蠻夷盤錯梗命若東畧則遼碣諸族雖奉我正朔亦羈縻之而已若北邊則元之上都大寧開平皆已入我版圖已復棄之西鄙則置列哈密三衛已亦復使之自爲守乃時爲人所奪居取其印去我逐之乃復還其地大約不能爲大患則已

四夷之服屬我者琉球最爲恭順每立王必來請封我命使往涉海甚艱殆逾萬里三使各有錄云去其國水勢若瀉而下故稍安返則

似逆流而上故多虞又云其下者殆落際與故舟人緊持柁與風水力爭乃免惟日本最爲巨害國初以其狙詐善作逆拒絕之不與通其地蓋在中國之東南自其國西南去八九日則至小琉球正南去海四日至大琉球正東去海一日至女人國東北去海一日至毛人國正北去海二日至月氏國此其國之四界也巨海之中莫測其廣大若西番則可知者二十國皆頗効順不敢稱兵內向其

曰占城者卽所謂王舍城也自閩長樂縣五  
虎門開洋西南行順風十日可至其國南達  
真臘西接交趾之後爪哇者古之闍婆國也  
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於此海灘上有小池  
甘淡可飲相傳元朝命將史弼高興伐之經  
月阻風不得登岸軍士渴二將仰天自誓乃  
以槍札地泉隨涌至今呼爲聖水番船多聚  
此賣金寶石諸番貨舊港國卽三佛齊國也  
受爪哇節制地土肥美一季種穀三季收稻

水多地少暹羅國自占城西行七晝夜可至  
其國地過千里外山險巖內地卑濕土瘠氣  
候不齊崇信釋教僧尼極多滿刺加國自占  
城向西南行八日可到舊名五嶼受暹羅節  
制永樂七年遣使宣詔旨特恩賜其地主銀  
印立國封王遂與諸番爲敵啞魯國小邦也  
自滿刺加船行四晝夜可到其國王及國人  
皆回回蘇門打刺國卽古瀕文達那國也其  
國乃西洋總路其國方亂永樂十三年太監

正使到彼爲之定亂位始正以此感恩至深  
常貢方物其國朝熱如夏暮寒若秋惟旱稻  
一年二熟那孤兒小邦也在蘇門打刺西其  
人皆於面刺三尖青花爲號故其王又呼爲  
花面王南淳里國自蘇門打刺依山行順風  
三晝夜可至其國那沒嚟洋凡西洋來船多  
收此其山約二十丈許有樹生海淺水中名  
爲珊瑚大者高二三尺四方多珍之錫蘭國  
自南淳里帽山風行三日見翠藍山三四座

惟一山最高大此處人皆巢居穴處相傳佛  
於此澡浴人竊佛衣藏之佛呪願故人寸布  
着身卽爛故人皆赤體小葛蘭國自錫蘭國  
西北行六晝夜可到其國邊海東大山西大  
海南北地狹柯枝國自小葛蘭國船沿山向  
西北行一晝夜可到以銀爲錢大如海螺厭  
向古里國此西洋大國也船自柯枝國西北  
行三日可到永樂五年遣正使乘大艚寶船  
賫勅諭賜其王誥命銀印遂立王爲記謂中



國相去十餘萬里民物熙皞土產頗多番舶  
市易者衆溜山國自蘇門打刺船過小帽山  
投西南十日可到其國倚山聚居四面皆海  
西去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闕有八大溜  
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散緩無力舟  
至而沉故行者皆不敢近古弱水三千卽此  
處也人皆巢居穴居其傑幹國王臣庶皆回  
回人祖法兒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十晝  
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王及國人皆奉回回

教阿丹國自古里船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  
到王與國人皆奉回回教性强梗有馬步銳  
兵七八千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李太監賫  
勅諭至彼其王卽諭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  
賣此國買到猫精一塊重二錢許并大顆珍  
珠各色鴉鶻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爲  
珠者五櫃自餘不可勝紀凡國人打造金銀  
入細生活絕勝天下市肆熟食綵帛書籍諸  
色物件榜葛刺國自蘇門打刺船取兒山并

翠藍島投西北行二十日先到浙地港入港  
五百里到鎖納港又登岸西南行三十五站  
始至其國地廣人稠風俗良善忽魯謨斯國  
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  
各處番舶并陸路諸番皆到此市易風俗溫  
厚遇一家遭難致貧衆皆助之所以無貧苦  
之家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  
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出四種物一面出紅  
鹽其堅如石以鐵鑿取之有三四百斤爲塊

下濕漚播末用之一面出紅土其色如銀硃  
一面出白土其色若石灰一面出黃土其色  
如姜黃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青黃鴉鶻  
刺石祖把碧祖母綠貓精金剛鑽大顆珍珠  
若龍眼重一錢二三分者珊瑚樹并枝梗大  
塊金珀并諸珍奇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雅  
縞失似貓而大身玳瑁斑兩耳尖黑性純不  
惡若獅豹等猛獸見之皆伏於地乃百獸之  
王也天方國卽默加國也自古里船望西南

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央沓又自央沓西行一日到王城彼人云西方聖人始於此處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回回教門再行半日到天堂禮拜寺番名堂愷阿白其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兩傍以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後一百單一左一百三十二右一百三十五堂制如此皆以五色湊爲方面頂平內以沉香木爲梁黃金爲承溜墻壁皆用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上

用皂紵絲爲罩畜一黑獅子守堂門堂近有司儀聖人之墓其墳冢用綠撒不花寶石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濶五尺四圍墻垣皆以甘黃土砌高五六尺餘氣候皆如炎夏並無雨電霜雪夜露甚重夜置碗露中及旦可得水三分凡草皆露滋養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番名沒底納城中馬哈麻聖人陵寢在焉至今墓上發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井番名何必糝糝味清甘下番人往往取水

置船中遇風颶作以水灑之風浪頓息宣德  
五年朝命徧諭西海諸蕃往回一年買到奇  
貨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等物并畫天堂圖  
回京

文皇帝御奉天門受榜葛刺麒麟之獻其狀龍  
首鳳頸麕身肉角牛尾馬蹄色黃赤面龜文  
其高丈有五尺云自小葛蘭至天方國柯枝  
凡兩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論曰天堂之諺  
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天方國所有乃知

諺語爲不虛耶

大寧都司產瑪瑙宣府有片石關琥珀乃哈烈  
所出其地東至肅州萬一千里

景泰初西域貢一貓問之貓有何異乃以鐵籠  
兩重納於空屋內明日視之有鼠數十伏死  
籠外乃猫王也

又有五色玉片皆西域地也

南山之首曰鵠山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  
多金玉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

又東曰堂庭之山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又東曰狻翼之山其中多怪獸又東曰柅陽之山陽多赤金陰多白金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曰亶爰之山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南流注於卽翼之澤

南次之首曰柜山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曰瞿父之山多金玉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曰成山閼水出焉中多黃金曰會

稽之山其上多金玉曰夷山曰僕勾之山其上多金玉曰洵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曰虜勺之山滂水出焉曰鹿吳之山曰丹穴之山曰發爽之山沅水出焉又東至於旄山之尾又東至於非山之首曰雞山黑水出焉曰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曰侖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鳳凰鸕鷀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西曰松果之山

又西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  
曰小華之山曰符禺之山曰石脆之山曰英  
山其陽多赤金禹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曰  
竹山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曰浮山曰踰次  
之山時山南山曰大時之山陰多銀陽多白  
玉涔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曰番冢之山漢水  
出焉東南流注于沔囂水出焉北流注于湯  
水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其臭如薜蘿  
名曰杜衡西南曰臯塗之山薺水出焉西流

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  
水多銀黃金曰黃山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  
水其中多玉又曰翠山曰騏山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其下多玉西曰泰冒之  
山其陽多金浴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多  
藻玉又西曰數歷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  
銀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  
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龍首之山多黃金鹿臺  
之山多白玉小次大次之山多白玉皇人中

皇西皇之山多金玉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西北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泐水又西北不周之山又西北卷山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鍾山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西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曰軒轅之山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長留之山其神白帝

少昊居之章莪之山多瑤碧陰山濁洛之水出焉南流注于蕃澤符惕之山怪雨風雲之所出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泐山神蓐收居之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曰勞山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曰罷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曰上申之山曰諸次之山次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曰孟山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

于生水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  
多白金白玉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  
于河英鞮之山浣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  
澤中曲之山多玉邽山有獸如牛蝟毛名曰  
窮奇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烏鼠同穴之  
山多白玉白虎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濫  
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漢水西南曰崦嵫之山  
比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又北求如之山下多下  
帶山上多玉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

河涿光之山囂水出焉丹熏之山邊春之山  
葛臚之山單張之山小咸大咸之山敦薨之  
山敦薨之水出焉少咸之山有獸狀如牛而  
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北嶽之山有獸名  
曰諸懷諸懷之水出焉北鮮之山鮮水出焉  
北次二經之首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少陽之  
山縣雄之山其上皆多玉烏多白鶴晉水出  
焉爾是之山狂山狂水出焉白沙山諸餘之  
山諸餘之水出焉孰頭之山其上多金玉旄



水出焉鉤吾之山北囂之山皆多玉有鳥人  
面名曰鸞鵠宵飛晝伏梁渠之山多金玉修  
水出焉姑灌之山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上有  
金玉龍侯之山馬成之山多金玉咸山天池  
之山賁聞之山王屋之山發九之山景山平  
山京山蟲尾山彭毗山小侯之山軒轅之山  
謁戾山沮洳山神困山發鳩山少山錫山繡  
山維龍之山空桑之水出焉泰戲

之山液女之水出焉童戎山高是山倫山倫  
水出焉碣石山繩水出焉鴈門山罍于毋逢  
之山雞號之山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東山經之首曰檉蠡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  
又南曰藟山枸狀山多金玉勃兹之山番條  
姑兒高氏之山材山中多堪葺之魚獨山泰  
山竹山罍于江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又南曹夕之山葛  
山餘莪山有獸名曰狝狝杜父山耿山盧其

之山又南姑射之山碧山緱氏山姑逢山鳧  
麗山磈山

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殫山上多金  
玉岐山中父之山孟子之山歧踵之山有水  
廣員四十里皆涌名曰深澤中有螭龜踰隅  
之山無阜之山南望幼海東望樽木

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有獸名曰鴝狙又  
南旄山東始之山女蒸之山欽山子洞之山  
剡山多金玉有獸名曰合窳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又東  
歷兒山渠豬山金星之山霍山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山又西發視之  
山鮮山昆吾之山葦山葦水出焉

中次三經蕢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多黃金美玉  
又東青要之山畛水出焉騶山宜蘇之山瀟  
瀟之水出焉

中次四經磬山之首曰鹿蹄之山西曰扶豬之  
山箕尾之山柄山白邊之山熊耳山牡山謹

舉之山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牀之山東曰縣斷之  
山條谷之山超山成侯山歷山良餘之山蠱  
尾之山升山黃酸之水出焉陽虛之山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也平逢之山西曰鹿山  
婁涿之山穀山密山傅山橐山常蒸之山夸  
父之山陽華之山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東曰鼓鐘之  
山堵山大磬之山半石之山合水出于其陰

少室之山泰室之山講山涇戲之山少陘之  
山器難之水出焉北流注于後水敏山大騮  
之山

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多金玉東曰驕山  
女几之山綸山光山岐山多金玉美山大堯  
之山龍山衡山若山玉山仁舉之山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岷山江水出  
焉崂山岵山高梁之山蛇山高山多金隅陽  
之山勾欄之山風雨之山多白金賈超之山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多金玉西虎尾之山繁纘之山丙山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豐山秩簡之山依軻之山葺山鯢山鯢水出焉姬山章山求山丑陽之山奧山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東南曰雲山龜山丙山風伯之山夫夫之山暴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柴桑之山榮余之山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

五十六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爲國用

兵謀篇一

善乎司馬法之言云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

之爲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殺人安人  
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  
戰雖戰可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旣平  
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故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  
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  
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此節制之師也若夫  
夏賞而不伐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

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罰不遷列大捷不  
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天下  
苟不伐善則亡等矣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將心心也衆  
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  
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也鬪勇也  
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有天有財有善  
稱衆因地因敵合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  
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

枝柱訕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嘯  
虞懼事悔是謂毀拆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  
兩是謂戰權凡戰聞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  
惡疑作兵義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  
無忘其衆凡陣行惟踈戰惟密兵惟雜人教  
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  
人服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  
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  
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耻死是謂四守凡  
戰之道旣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  
以辭因懼爲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  
之是謂戰法凡戰政不行則事專不服法不  
相信則不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  
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凡戰之道  
位欲嚴政欲果力欲窵氣欲閑心欲一凡戰  
之道等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

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近者勿視則不散執戮禁顧諒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謂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

戰故戰相為輕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車馬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疑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惟權戰也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人

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  
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  
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凡民以仁心  
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鬪以信專以利勸以功  
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  
久信也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僂勞  
避其閑窵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  
衆進上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

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敵若衆則相衆而受  
累戰若寡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  
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凡戰衆寡以觀其  
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  
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襲其疑加其卒致  
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  
懾凡從奔忽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  
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選良次兵是謂  
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



政也此司馬法其周末之書兵之權輿乎若  
乃孫武之書則始計曰兵國之大事死生存  
亡不可不察也作戰曰用兵之法馳車千駟  
革車百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日  
計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取用於國因糧  
於敵故軍可益也謀攻曰全國爲上破國次  
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百  
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軍形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戰  
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  
可知而不可爲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兵勢曰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  
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竒正是  
也虛實曰凡先處敵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  
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不趨趨其所不意軍爭曰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九變曰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軍行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

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軍也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平陸軍也地形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無出也隘形者我先居

之必盈之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此六者地之道也九地曰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往彼可來曰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

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火攻曰火攻有五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畢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

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用間曰凡興師十萬  
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  
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百金不知  
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令將也非主之佐  
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  
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鄉間者  
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  
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重於間事莫密  
於間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  
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吾所欲令吾間  
先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  
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五間主必知

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此  
孫子十三篇之大畧也其書本八十二篇魏  
武刪而註之用兵之道無有出於此矣又若  
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不好軍旅之事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今君四時使斬  
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鑠以象犀爲長  
短戟革車掩戶縵輪籠轂不識安用此也若  
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  
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文侯遂

立起爲大將守河西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  
勝六十四闢土拓地又曰昔之圖家者必先  
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  
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陳不  
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夫道者所  
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  
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凡制國治軍  
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  
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凡軍之所起者

有五一爭名二爭利三積惡四內亂五因飢  
其名又有五一義兵二強兵三剛兵四暴兵  
五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  
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  
衆曰逆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  
儀安集良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  
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

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  
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  
聚爲一卒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  
可以屠城矣又對武侯曰君能使賢者居上  
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  
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  
則戰已勝矣武侯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  
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  
國之兵四守憂此柰何起曰夫安國家之道

雜錄  
先戒爲寶今君以戒禍其遠矣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擊齊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擊秦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接機其將可取擊楚襲奪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擊燕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擊三晉

者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疾風大寒早與寤遷剖水濟水不憚艱難二盛夏炎熱晏典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

驚師徒無助入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  
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  
避之者六此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敵人  
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  
十必使無措用兵必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  
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  
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  
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

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選銳銜  
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先明四輕二重一信  
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  
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  
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兵何以為勝以  
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  
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  
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  
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



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接  
之所往天下莫當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  
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旣  
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凡兵戰之場止屍之  
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  
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  
之災生於狐疑用兵之道教戒爲先一人學  
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教成

千人千人教成萬人萬人教成三軍以近待  
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坐而起行而  
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  
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  
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  
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  
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無當  
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

山之端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勝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備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有而不煩受命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

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  
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  
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  
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  
乃可爲將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耳  
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  
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  
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凡戰  
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

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  
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  
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  
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  
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  
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  
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  
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  
而襲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

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  
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  
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凡戰  
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  
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進金之止一吹  
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  
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若敵衆我寡  
避之於易邀之於扼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  
扼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隘路雖有大衆莫不  
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問曰有  
師甚衆旣武且勇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  
又多難爲長守則如之何對曰此非車騎之  
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  
爲五軍各軍一衛夫五軍五衛敵人必惑莫  
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  
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  
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

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  
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  
強之道也問曰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  
彼衆我寡爲之柰何對曰遇之丘陵林谷深  
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  
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  
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左右高山地甚  
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此謂谷  
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

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  
見其兵敵以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  
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  
休此谷戰之法也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  
輪沒轆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  
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  
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  
若絕水半渡而薄之又天久連雨馬陷車止  
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柰何曰凡用車者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  
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又寇  
暴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何曰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  
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  
其兵可覆凡攻敵圍城城邑旣破各入其官  
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  
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  
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嚴明之事

臣不能悉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  
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  
此人主之所恃也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  
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  
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  
行無功坐後行餽席以次減無重器饗畢而  
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  
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其父母著  
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

士聞之不得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  
武侯謂起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曰人有短  
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  
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  
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十人追之莫不梟  
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  
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衆而爲一死賊  
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以兼車五百乘騎  
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起

令諸騎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從若車不得車  
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  
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此吳起之書可謂  
善用兵矣而卒以殺其身故云善戰者服上  
刑具是之謂平夫古者務農講武未始偏廢  
然專務以勝人爲事天道忌盈惡滿其得免  
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likely a library stamp or inventory record. The text 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s oriented vertically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劉子威雜俎卷之四

兵謀篇二

長洲劉鳳子威著

又若尉繚子者梁惠王時人問黃帝刑德可以百勝云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家士一謀者也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

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楚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窵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兵勝於朝廷不暴用而

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可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盲目以三悖率人者難矣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

以左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凡兵制  
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  
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陣則千人盡  
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  
矣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  
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  
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  
甚焉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  
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

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夫將不能禁此四者  
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以少誅衆以弱  
誅強試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  
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莫當  
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  
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桓公也有提  
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吳起也有提三萬  
之衆而天下莫當者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  
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

不明乎禁令開塞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  
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吾用天下之  
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  
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  
使民揚眉爭事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凡兵有  
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刑未加兵未接  
而所以奪敵者五一廟勝之論二受命之論  
三踰垠之論四深溝高壘之論五舉陣加刑  
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

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勵士之道  
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  
之所營不可不顯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  
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  
踵此本戰之道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  
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罰不厚  
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  
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王國富民霸國  
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舉賢任能

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  
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  
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  
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  
而不老不弊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  
心疑者背夫將帥者心群下者支節也其心  
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  
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  
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  
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  
畏其民也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  
權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  
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鬪  
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而曲勝  
之也曲勝言非合也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

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威而勝者有法故也故五人而伍十而什百而卒千而率萬而將已周已極朝死則暮代暮死則朝代權戰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

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凡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四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千丈之城則萬

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厚而堅士民備薪食  
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  
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必有必守  
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  
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  
者暮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  
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守俾而泣下此  
人之常情也必彼其豪傑雄俊堅利勁強并  
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

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無絕其糧道  
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  
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  
矣此守權之謂也威在於不變惡在於因時  
善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  
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  
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  
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  
私不祥在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

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凡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桴臨難

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谷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二萬之衆一戰而定天下非武議安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



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師渡盟津右麾  
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靡  
惡來身先戟斧陣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  
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  
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  
凶觀星辰風雨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  
難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  
不得已而用之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之冥之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

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舉賢  
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勅令不下筮而獲  
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吳起於秦戰舍  
不平隴畝櫟檉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  
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  
責禮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  
援袍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  
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  
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

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今世諺曰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

令計民之具也均井田節賦歛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之要也審開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凡治人者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耕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畜夫

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氣  
液金氣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  
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  
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  
而宜設之制也古者土無肥堯人無勤惰古  
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  
斷機而柰何不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  
也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  
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

犯禁而拘以刑治鳥有以爲人上也所謂天  
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  
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  
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  
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欲生於無度邪生於  
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  
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  
成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  
人者戰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

先勝於此則勝於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  
矣往來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  
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  
有之安所信之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  
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  
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  
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  
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  
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

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  
可不戰而服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  
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死家殘去其籍發  
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  
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  
死家殘男女公於公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  
敵軍中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五十人爲屬百  
人爲閭皆相保也伍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  
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屬閭有于令犯

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屬間有誅  
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相保也有干  
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  
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  
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  
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  
者哉五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  
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  
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

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  
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  
枉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  
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  
通行吏之無節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  
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得伍而不  
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不得長  
者視之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不得將坐離

將遁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  
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  
之長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  
將大將軍無不得誅經卒者爲三分焉左軍  
蒼旗卒載蒼羽右軍白旗卒載白羽中軍黃  
旗卒載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  
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鼓行交闔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  
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

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金鼓鈐旗四者  
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  
則退鈐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  
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  
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  
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  
次者有誅喧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鈐旗而動  
者有誅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

而制其命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也將軍受命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日出國門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誅高言者誅不從令者誅軍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狂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後行左右行如之凡

伍臨陣有一人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令凡什保長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如之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冒前書其章曰某甲其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地禁謂禁止行道以止外姦也三全車謂甲首相

附三五相問以結其聯也四塞關謂分地以  
險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分限謂左右相禁  
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止也六號別謂前  
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  
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全曲謂曲  
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金鼓謂興有功致有  
德也十陣車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  
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  
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

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二利  
能強之主卑能導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挽  
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兵有五致爲將  
忘家踰限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  
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救將  
萬人被刃橫行天下地大而城小者則先收  
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  
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  
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



其弊則足以施天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振之此必勝之術也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各

相去三五里間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兵戍邊一年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之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弃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弃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

者皆斬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  
什伍相連及戰鬪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  
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  
是兵之三勝也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  
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  
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  
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  
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此尉繚子  
之大畧也六韜者傳爲太公之書殆未必然

其文韜曰文王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  
漁文王勞而問之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  
之緝綢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  
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  
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曼曼縣  
縣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  
之德誘乎同天地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  
之利者則失天下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

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  
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薨  
桷椽楹不斲茅茨遍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  
掩形糲梁之飲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  
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  
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  
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  
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其自奉  
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百姓戴

其君如日月視其上如父母君臣之禮爲上  
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  
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大禮乃成  
主德何如曰勿妄而詐勿逆而詎許之則失  
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  
不可測也神明之德靜正其極以天下之目  
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  
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  
不蔽矣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滅人君有六守三寶一仁二  
義三忠四信五勇六謀是謂六守謹擇六守  
者何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  
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  
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  
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  
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  
之而不窮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  
失其威三寶者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

一其向則穀足工一其向則器足商一其向  
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掘壑而  
附丘無捨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  
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  
之期執斧不伐敵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  
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天生四時地長萬物  
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  
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  
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

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  
仁聖昌至道其然也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一  
臣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  
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  
教者傷王之化三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  
明者傷王之權四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  
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臣有輕  
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  
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一無智畧

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  
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  
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朴其身  
躬惡其衣服語無欲以求名言無爲以求利  
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奇其冠帶偉其衣  
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  
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讒佞苟  
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  
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主王者謹勿使

六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  
禁七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  
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  
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  
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  
陽以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  
民非吾相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  
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君以世  
俗所譽者爲賢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

少黨者退則群邪比周以蔽賢忠臣死於無  
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  
不免於危亡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  
得舉賢之道也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  
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  
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今商王知  
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  
於慮正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外亂而內整示

新刻  
卷之四  
三十一  
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  
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若無聲敵  
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曰敵知我情爲  
之柰何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  
利復疾擊其不意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  
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  
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疎又見其親乃  
知其情全勝不關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

微哉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  
之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  
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  
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  
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  
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  
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鷺鳥將擊卑飛斂  
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今商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大

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  
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道獨聞獨見夫  
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  
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  
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  
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聖  
人務靜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  
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

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  
嗚呼神哉凡文伐有十二節一因其所喜以  
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  
去之二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  
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陰賂左右得情  
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輔其淫樂以廣  
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面  
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嚴其忠臣而薄其  
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



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  
謀六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  
鮮不亡七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  
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畜積空虛八賂以  
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  
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  
九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  
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倫十  
示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

已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  
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  
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  
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  
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  
之十二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  
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  
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  
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大蓋天下然後能

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  
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  
蓋天下然得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六運  
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  
天下政武王問立功有三疑太公曰因之慎  
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大強  
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  
衆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  
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

娛之以樂旣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  
而納之莫覺其意凡舉兵師以命爲將命在  
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  
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耳目七十二人以  
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  
畢矣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  
群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  
論行能用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  
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

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  
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  
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舍備蓄積通糧  
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  
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  
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繆號令闇忽往來  
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備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

賓客論議談語消息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  
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  
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  
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  
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  
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  
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  
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  
瘡以瘳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

食財用出入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  
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  
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  
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  
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  
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佞者有剛  
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  
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  
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

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  
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  
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兵不兩勝  
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必有破軍殺  
將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柰何夫  
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  
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  
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  
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

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者有怵怵而反  
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  
者有肅肅而反異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慈者  
有勢虛形劣而出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  
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  
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知之  
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詞以觀  
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能八  
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立將之法奈何曰凡  
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  
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  
既受命乃命太史上齋三日以授斧鉞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  
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為  
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

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詞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士衆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

罰審禁止而令行故將有三勝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

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將知  
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主與將有  
陰符凡八等有  
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  
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  
敵報達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  
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  
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  
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  
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

智莫之能識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  
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  
不通奈何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  
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  
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  
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  
此謂陰書攻伐之道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  
兩陳之間竒正發於無窮之源故事至不語  
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

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

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橫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蒼鬱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竒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



擊百也竒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  
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  
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竒  
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  
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  
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  
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  
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置制臣下也處高敞

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  
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  
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  
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竒不通治亂不可以  
語變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  
決乎曰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  
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  
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五行之道天地自  
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

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

者聲色之符也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防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

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凡  
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  
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  
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  
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  
復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  
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  
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  
攻而止戰攻守禦之備盡在於人事耒耜者

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  
鋤耨之具其矛戟也蓑蓐登筮其甲冑干櫓  
也鏹鋪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  
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絰其旌旌也  
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鋟草棘其戰車騎也  
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  
備也冬食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  
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  
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

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

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太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白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編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編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

兵法謂之霆擊方首鐵楮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太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楮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

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鍬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曾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

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入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缺螳螂矩內負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曰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

日月星辰斗柄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一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軍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奈何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奈何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

阻又固我欲必出奈何曰必出之道器械爲  
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  
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啣枚夜出  
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  
士強弩爲伏兵居后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  
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  
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  
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  
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

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曰  
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  
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  
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奈何曰大  
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  
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鬪與天潢以濟吾車勇  
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  
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  
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

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  
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  
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引兵深入遇  
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  
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  
又無水草之資奈何凡出師將衆慮不先設  
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  
爲王者之兵也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  
圍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  
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  
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  
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  
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輓轡鉏鋤濟大水  
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  
軍用備主將何憂與敵相拒我可以往彼可  
以來陣皆堅固莫敢先舉奈何曰分兵三處  
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



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  
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  
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敵人知我情  
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奈何令  
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  
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  
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則敵人不  
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  
疾戰敵人必敗與敵兩陣相望衆寡強弱  
相等

吾欲令敵人恐懼心傷行陣不固欲走數  
顧鼓譟而乘之奈何如此者發我兵去寇  
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  
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起其軍  
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持敵人必敗地勢  
不可以伏又無以越前後敵知我慮先施  
其備爲之奈何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  
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  
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陣必  
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

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我兵乃起陷其兩  
旁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引兵深入  
而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  
隘塞不守懈怠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奈  
何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  
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  
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敵人若來  
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  
士隨而擊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

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擊我前後薄我壘奈何  
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  
擊其前後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  
人必敗敵人絕我糧道越我前後戰則不可  
守則不可奈何凡深入人之境必察地之形  
勢務求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  
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  
則我軍堅固曰我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  
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戰則不勝守則不

固奈何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百里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我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奈何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水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日外陰為約誓招與密謀夜

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奈何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乏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旌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

和服曰深入遇深草蒺穢周吾軍前後左右  
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敵因天燥疾風之  
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奈何若此  
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前後見火起即  
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  
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  
又燔吾前後則敵人不能害我曰敵燔吾左  
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  
起奈何若此者為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

其法無勝亦無負曰何以知敵壘之虛曰  
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  
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  
士卒則知其來去聽其鼓鐸無聲望其壘上  
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  
人也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欲守則固戰  
則勝奈何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便兵所處弓  
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  
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而使敵人知吾之

情是為林戰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便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據其部是謂林戰之紀敵人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欲守固戰勝奈何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其將可虜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

我地或止而收牛馬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奈何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敵人以我為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

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其將必走深入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強我寡弱敵吾前後左右三軍震動奈何如此者謂之震寇可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後左右或擊其表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曰敵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明三軍擾亂無鬪志無守心奈何曰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

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卒遇敵人甚衆且武車騎繞我左右三軍震走不可止奈何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伏我材士強弩或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擾亂吾走者自止敵衆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奈何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

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曰引兵深入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三軍恐懼欲守固戰勝奈何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旣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陽備陰處陰備陽處左備右處右備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

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法令已定已行竒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陣三軍疾戰其將可擒曰與敵相拒敵衆富我貧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居斥鹵之地四方無邑又無草木無所掠取牛馬無芻牧奈何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軍敗而走奈何曰

求途之道金玉為寶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軍大恐奈何如此者分為衝陳使兵所處須其必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其將可走凡用兵必置衝陳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

者也凡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險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曰我若無此為之奈何曰妄張詐誘以熒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道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曰與敵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



奈何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軍以濟者亟廣吾道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奈何凡用兵三軍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

先定戰地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曰凡用兵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如何而可擊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

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  
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  
擊心怖可擊練士之道軍中有大勇敢死樂  
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  
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音表長  
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  
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  
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  
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

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  
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  
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  
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賢昏人虜欲掩迹  
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  
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  
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  
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曰合  
三軍欲令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凡領三軍必

有金鼓之節所以擊齊士衆也將必光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教成合之十人以至百千萬人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曰以車與步兵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

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旋各復故處選車士走

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力能殼八石弩射便  
習者選騎士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殼  
射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  
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戰車步貴  
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竒道車之  
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  
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  
地圯下漸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地左險右

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蔽犯歷深  
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  
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  
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  
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八勝者敵之前後  
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  
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  
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  
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

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  
懼即陷之又騎有十勝九敗步兵車騎戰令  
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  
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壘推而前後  
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  
軍疾戰而必解此武王太公論兵者

黃帝以師兵爲營衛謂環繞軍兵以自衛若轅  
門即其遺像

周六軍六鄉七遂

周八次八舍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  
舍之衆寡註次舍若今部置諸廬者舍其所  
居寺

穆天子傳王勒七萃之士曰高奔戎

周虎賁旅賁即宿衛之士也

齊技擊魏武卒秦銳士漢材官騎士

漢有選募士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  
應募其罪徙曰謫民曰惡少曰正命

漢調兵有四縣有更卒邊有繇戍中都有衛士

都尉有材官車騎樓船

漢南北軍呂后以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為相國居南軍紀通矯納周勃北軍因入南軍天漢中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守正丞建斯之

漢羽材巖郎建章營騎六郡良家

漢七校八校五校北軍五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

尉主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射生校尉掌待詔射生士虎賁掌輕車

漢衛八屯又城門八屯

漢郎衛衛士 南北宮衛士 臨饗衛士

漢中尉兵 緹騎 步兵 步士 緣邊步兵

戶將 蟲達以五十人從上起碭至霸上

騎將 郎將 騎都尉 車騎都尉

驍騎都尉 銳衛 職志 執盾 執矛

城將 廐將 重將 弩將 車司馬

門尉 武騎 塞路 衛將軍 戊巳校尉

護羗校尉

漢黎陽營 漁陽營 度遼營 雍營

虎牙營 緣邊兵 禁兵 兵簿

天籍伍符

魏五兵 中外騎 別兵都兵也

晉六軍 四軍 二衛 三奇五督 五校

晉北府兵 君子營 元戎禁營

唐十六衛 隋十二衛

唐五衛 三衛 仗內五衛

唐十率府 左右率 司禦率 清道率

監門率 內率府 晉五率

唐府兵 符契 折衝府 十二軍

唐關內置府 十道置府

唐南北衛兵 北衛六軍 羽林軍 龍武軍

神武軍 元從禁軍 北衙七營

左右屯營 百騎 千騎 萬騎 飛騎

唐左右十軍 寶應軍 左右神策軍

神威軍 內外八鎮兵 天策府

唐左右英武軍 威遠營

唐節度使兵 方鎮 天兵

唐獮騎 屯從宿衛 神武軍 天兵軍

澤潞步兵 昭義步兵

山河子弟者東都山谷曠深人皆趨悍善鬪號

曰山棚

唐雄邊子弟 七軍六軍

五代三衙將帥 已上皆詳見玉海

宋乾道二年定十三戰功李寶密州定西唐島

劉錡揚州皂角林王琪張振等建康采石邵

宏淵真州胥浦橋吳玘李道光化軍茨湖張

子蓋解圍泗州趙遵蔡州王宣確山八處

李壁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云張俊明州金虜追

襲乘輿將犯明州隱士劉相勸俊迎戰遂留

抗虜賊至今統制劉寶與之戰兵少却楊沂

中田師中趙密與戰又不勝知州劉洪道率

州兵射其傷大破之俊清野閉關自守虜由



高壽攻西門俊守備甚設與洪道坐城樓上  
遣楊沂中等出精兵擊之虜奔北

吳玠和尚原建炎四年王師潰于富平吳玠收  
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據險  
列柵以守賊至敗之紹興元年烏魯折合分  
兩道入寇玠駐和尚原與弟璘勵以忠義爲  
備益力折合先至陳於原北諸將列陣待之  
折合大敗沒立攻箭箬關玠擊退之兀朮欲  
窺蜀造浮橋渡渭來玠與戰三十餘陣兀朮遁

吳玠饒風嶺金州失守玠自沙池率麾下以黃  
柑犒大酋撒離喝大驚因不敢追二月虜至  
關下賊敗衄虜之戰饒風勁卒幾十萬而我  
以三萬人退之

韓世忠大儀紹興四年兀朮入寇以宣撫使駐  
鎮江令魏良臣使虜至惟楊置酒送別庚牌  
脊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屯守江轍炊  
爨班師良臣去世忠曰今日視吾鞭所向北  
行至大儀勒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令聞

吾鼓則起擊良臣至虜問動靜以所見對兀  
术喜直趨江口至大儀伏兵四發虜軍亂世  
忠麾勁兵蹂之虜奔潰擒其驍將軍勢大振  
世忠窮追於淮虜復奔潰

劉錡順昌紹興十年以騎帥劉錡副守東都奉  
旨分屯順昌仲夏入順昌兀术已入東京矣  
虜困城錡設伏以待夜半却虜營虜拔塞退  
走

張子蓋解圍海州紹興三十一年逆亮犯淮詔  
除張子蓋鎮江都統三十二年虜圍海州急  
子蓋渡江至楚州先趨連水擇便道以進五  
月至石狹堰賊再陣於海州子蓋馳馬先之  
諸將踊躍而進大敗之復率精銳追擊獲鎧  
仗萬計還定海州

李寶海道紹興三十一年逆亮欲泛海襲浙江  
上曰李寶循海道來歸必能辦事令督護平  
江海船寶請徙守江陰從之虜已圍海州寶  
麾兵奮擊虜引去招納降附聲振山東乙丑

至膠西虜已泊舟唐島翌日過山薄虜虜驚  
迫失措命熾火箭環射之箭之所至煙焰隨  
發延燒數百俘漢軍三千餘

邵宏淵胥浦橋紹興三十一年以宏淵為步軍  
都統制逆亮入犯宏淵願獨當一面亮以軍  
趨六合欲斷劉錡軍後宏淵急引兵至虜堦  
不敢進諸將乞退係胥浦橋宏淵從之自將  
銳士應戰所向皆克既而劉錡班師虜進乃  
知宏淵殿遂不敢逼

虞允文采石辛巳逆亮敗盟十月下詔親征遣  
樞臣葉義問督視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十  
一月亮軍駐和州之鷄籠山必欲由采石而  
渡允文趣李顯忠代王德用文繼趨采石虜  
瞰江築高臺摩衆渡江諸將未有統督惟張  
振王琪奮然任責允文益勉琪等列軍為陣  
麾戈船為五虜與官軍步戰時後出陣盪擊  
戈船并進虜舟皆沉沒水為之渾會淮西潰  
軍有從光州至者即授以旗鼓虜以為援兵

至引餘舟遁亮愈忿乃回揚州於是諸酋弑亮

李道光化次湖紹興三十一年逆亮寇淮發張進董江領銳卒萬人獨當欠湖與之對壘無日不戰十二月劉鞬毀光化屋作船楫以渡江道督厲將士下水塵擊盡奪船楫虜遁遂克光化復遣兵邀擊河洛震動

劉錡皂角林辛巳劉錡為鎮江都統浙西等路制置使錡誓以死報國九月亮入寇除京畿

等招討使十月虜將高景山以兵擣瓜洲錡遣裨將設伏於皂角林與虜戰破之斬景山王宣汲靖確山辛巳十二月王師克蔡州次年二月金人圍之統制王宣以左右軍應援至確山宣據山而陣將佐皆未戰宣屢目汲靖靖驍勇善用大刀至是挺出口虜騎雖盛擊之當破宣與騎二百率眾馳入虜陣虜皆披靡不敢迎靖持鐵鞭擊賊諸軍鼓勇爭進乙丑虜大敗遁走宣整眾而還確山之功靖第

紹興六年楊沂中敗偽齊於藕塘不預十三戰  
之次以所捷非金虜故也

夫岳武穆功冠諸將其盪平克捷之功非止一  
次今畧不載其尚餘秦氏之烈乎寃哉

宋捧日奉宸隊 紹興宿衛親兵 建隆兵樣

建隆飛山營 乾德驍雄雄武軍開寶歸聖歸

化軍太平興國皇城司 淳化金吾四營咸  
平保毅軍廣捷兵祥符虎翼軍神衛水軍慶

曆萬勝軍康定鄉兵熙寧保甲崇寧三衛建  
炎十軍諸軍團結

漢藝文志太乙兵法一卷太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李法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李者法官之  
號總主征伐刑獄故稱其書為李法

兵陰陽家黃帝十六篇

黃帝兵法 兵歷 黃帝握奇文 風后握機

黃帝刑德 兵法訣 出軍訣

周軍法 九法 文王征伐法 武王兵書

太公兵法 太公兵鈴法 陰謀

劉尚七術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范蠡二篇

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管子兵法

漢五十三家兵書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

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共五十三家七百

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漢金錄方畧圖

諸葛亮將苑 兵要

魏武帝新書 魏兵書要畧

晉兵林 梁玉韜

唐二十三家兵家六十部三百十九卷始黃帝

問玄女法終於李淳風垂鏡失姓十四家不

著錄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李荃注孫子

以下終於張道古兵論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裴行儉爲營陣部伍爲四十六訣

唐人軍鏡三卷李靖撰以天子六軍故名起政

理終剋敵

唐玉帳經 唐闔外春秋

唐太白陰經 天寶軍防錄 定遠安邊策

唐統軍靈轄秘策 武紀

唐禦戎新錄 唐西南備邊錄

唐王亮兵書十八卷杜希全新集兵書要訣三

卷張道古兵論一卷 唐裴子新令

太平興國軍誠

至道邊防形勢圖 景德禦寇圖錄

景德虎鈴經 祥符兵要 祥符軍儀

天聖將帥要畧 景祐神武秘畧

唐定備邊要覽 風角集占 兵說

慶曆三朝經武要畧 慶曆兵錄

嘉祐秘閣兵書 熙寧經武要畧

李垂兵制書 紹興玉壘忠書

隆興武經龜鑑 乾道籌邊圖志

寶祐七朝經武要畧 曾三英南北籌邊

黃帝丘井法 風后握奇圖

周武王鈞陳壘 太公畫地法 周四衝陣

鄭魚麗陣 晉五陳 吳方陳 周振旅陳

漢上林習戰陳 漢六十四卦陣

魏園陣 晉却月陣

唐六花軍 唐四獸陣 五行陣

乾德陣圖 太平興國陣圖

雍熙平戎萬全圖 至道崇政殿教陣圖

咸平御軍陣圖 咸平鞭箭陣圖

祥符北面榆柳圖 天熙飛山雄武營習戰陣

皇祐之箭手陣圖 熙寧議隊法 結隊圖

元豐五陣法 建炎五車隊

隆興車陣圖

尹耕曰我國初之經畧邊鎮也以宣大偏頭為極邊故宣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謂重之也以鴈門寧武平刑為內邊故但設守禦所守備官視彼為少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為之也而乃移徧頭之兵將於寧武斯不為全算矣於戲京東之外鎮營薊遼



陽也京西之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  
山海也京西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鴈  
門寧武平刑龍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  
戰內邊以嚴隘塞退為我守斯其畫一之論  
乎

大同有五堡北邊少事五堡能禦患者以恃溝  
壘也則自五堡而東西可不顧乎今自鎮邊  
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何堡而西至老營堡  
鑿為長塹其間山險不可鑿者不過三十餘

里量為崖塹夫築土為防曰垣鑿地曰塹  
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仗曰  
窖

翁萬達按邊則有張鳳張達王邦直輩皆有志  
願効及有警報督府分人為二部達將左尹  
秉衡張寔佐之火刀赤及烏馬勛輩為之鋒  
鳳將右邦直成諧佐之王國順王萬臣李瓚  
劉欽李尚倫輩為之鋒檄達秉衡援鐵裹門  
鳳邦直援鶉鴿峪已而虜寇鐵裹門達等援

強弓射卻之虜益進攻達秉衡力戰不為撓  
多發毒火炮秉衡善神箭袖箭長尺許發以  
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騎皆沒羽虜即得箭  
短不及弦無反也相駭顧以為神乃益合衆  
攻鵠峪鳳邦直亦射却之虜復至衆欲稍  
前鳳不聽成諧呼曰自守死地雖足拒敵而  
難以立功有如虜絕汲道不坐困乎遂躍馬  
而進邦直等繼進鳳語邦直曰前有不虞奈  
何邦直曰虜知可畏雖不前能舍我乎且成

生行矣失成生無以面軍門既而虜大合鳳  
邦直分衆結方陣拒之射皆命中順發七矢  
斃七騎後又斃一酋虜痛哭謀解去已而憤  
曰南軍不過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邦  
直撫膺曰吾誓以腔血報軍門有奔北乎且  
鳳死吾不忍獨生會夜復衝突十餘陣比曙  
皆困憊不能戰而死者且過半邦直遶營嘆  
曰得至午援兵當至虜雖傾國來吾足禦之  
會虜以馬相聯擊軀之前而步繼之邦直

奮擊已數十百人而馬死者擁過於前不能  
遠奮乃棄其大刀提鐵簡四面擊漸因憊有  
一虜自馬腹下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呼曰  
天也拔刀自刎虜羣斫之死者數百人鳳邦  
直雖死而殺傷幾五六百人虜每舉大刀嘆  
羨之每食必祭云大刀那顏云萬達伺虜入  
曰噫邦直死矣遣勁騎伏白登村乃虜掠洪  
蔚必由路檄總兵周尚文急提兵遮其歸吾  
拒其前爾遮後虜可縛也時虜已精銳向我

督府開壁門振鼓作樂不之顧而虜  
於兩掖左拒外右拒內而又偃諸砲石虜不  
敢犯而還兩翼進之幾進其壘周尚文計曰  
此去陽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恐不及虜  
疲矣可先聲懼之令呼於軍者三靜夜風猛  
虜聞大懼雖我軍亦以尚文即至也虜拔營  
遁我追之不及於是陽和一無所失初總督  
鵬議鑿長壑後撫鎮漸築長垣及增築靖虜  
五堡滅胡九堡鎮羗四堡大同西北號為重

障萬達又與都御史詹榮總兵尚文議曰塹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城必有臺利於芻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暗門以便出哨且曰自陽和至宣府自丫角山至陽和舊無城或有城而不固者於是通築之補故創新凡二百里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於內以屯伏兵萬達又復議宣府西中路與大同西路接境若舉此失彼則虜入矣且宣府諸路地

形夷險鄰虜遠近各半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之幾何不悞事幾耶乃議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永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其餘北東路諸處則又稍緩者也最急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緩者留候他舉審量期於有成而已按此宣府之築為始條理也余子俊往年之役為制頗疎楚書王儀之舉不稱其

實至是始以地險為戍守之資城亭為地險之固西路之塞舉矣

始大同議城而與宣府接而界西陽和於外撫臣孫錦曰是棄西陽和也堡中生齒數千家膏腴地且千頃推而遠之不可然使大同邊北出不界西陽和於外則山險中斷應援不便持議不決萬達下教曰地不可棄兵必有援狗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於絕境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應援而置宣府

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狗宣府兵似大同是謂兩得乃修邊相接屬之八面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著令居常戍不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墻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而邊人咸稱慶

先是督府令延綏遊擊陳言以一軍駐北路近地曰備北邊緩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陣官趙昇呼曰北虜不通大舉者恃山險也稍緩虜出險矣言乃西馳虜望見兵至少卻易綱因

馳入言軍請身為先率言喜遂同進戰凡數  
合虜皆北戴綸赤城守備亦以家丁邀虜奪  
被虜人口牛馬同言綱追虜出塞還是役也  
綱綸皆以數十騎赴戰而言兵與虜人合者  
數故土人稱綸綱二校勇延綏兵善野戰云  
今小玉子庭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  
府俺答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不相犯  
也時塞役未竟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  
許通貢築垣無傷也論者謂此俺答之三款

矣始者可拒中者可疑終者可許若一槩拒  
之不懈吾備是亦一策也

按我

太祖因天厨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

成祖因金星出昴北為有加慎之諭蓋二祖之  
備胡每以天象為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邊  
將豈有能知天文者乎

尹耕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連南龍岡莫北  
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

成祖北伐往來由之東路以接大寧西路以接  
獨石巨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  
有首尾之援居常防戍則京師得封殖之固  
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於帶几之無憑而患  
於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  
石遂使京師之北僅存藩籬犬豕遊魂籍聲  
黃內所關豈細微哉究論則屯田便宜於轉  
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於開平易置亦  
頗非難五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

猶開渠屯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灤水之  
潤開平獨不可田邪又天晴平則後背雖空  
尚有宣府獨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  
遼隔絕矣故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  
則易置大寧可也昔劉秉忠諸人皆於開平  
樹藝卜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理開平爲元  
故都山水明秀壞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  
爲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  
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

知謹於封疆之小利昧於夷夏之大防知懲  
目前之紛擾而滯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  
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  
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  
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  
效成一時而禍伏異日恩加近塞而謀矢遠  
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余子俊上言臣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至今賴  
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於延綏築城爲險尤  
不可緩每城二里須墩一座設墩縣樓以施  
砲石其備築工算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  
爲役亦不爲久也

五月京營兵來助役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  
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城  
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寇至  
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  
斷宜於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從之子俊  
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十百戶而以



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子俊命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懇田凡二萬三千七十餘頃請每畝稅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給事中劉昂等劾子俊費官銀糧

料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遂奏子俊未及二年費用過多雖不入已然亦勞民傷財遂得上其罷去以子俊之勤勞功烈然尚免議者又

謂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者衆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唐長安初置安西北庭都護府天寶初改西州為交河郡領交河柳中蒲昌高昌五縣後沒吐蕃元時號畏兀兒部

本朝名其地曰大州遣行人陳誠主事李暹招撫西域諸夷亦至其地嘉靖三年土魯番復

擁之犯邊七年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土魯番許其通貢西鄙諸夷乃得畜牧大州族亦免保聚俗因唐時入職方宋時尚傳頗類華夏有城郭田畜房屋覆以白堊地產五穀惟無蕎麥亦有書史婚姻喪葬皆大同於華用唐開元七曆其山川曰火焰常有煙氣夕則光照禽鼠鹽有五色出白氊布野蠶結繭苦參上取織爲布鑱鐵牙角連霍角阿魏火焰山禁人以屐往取火珠

李文忠之入燕也制置可謂周矣若夫開平之於上都峻陽之於應昌也捷聞朝馳隼旟夕返留兵置將俱所未聞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不能無憾焉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爲主遣永昌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言元丞相哈刺章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勦之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魚兒海兼程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

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復進覘知虜營在海西八十里直薄其營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太軍忽至其酋太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方大軍之渡嶺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將士渴甚至一小山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得不困乏餘流溢成溪先是

太祖嘗夢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適與夢符玉等還上大喜擬封梁國公有言玉逼私元主妃者

上怒謂曰爾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使人入朝覘視豈人臣之道今屈法宥爾改封涼國公仍鐫其過於券元主妃愧玉事自殺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藍玉定遠人其姊歸常

雜文 卷之四  
遇春胡陳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宥而不問征陝西取獲月魯帖木兒還意顛升太師爵命為太傅玉怒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侍郎傅友德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為錦衣指揮蔣瓛告變命羣臣訊鞠皆伏誅

御史玉應鵬疏曰朝廷所恃以控制海內者惟威與福耳近見甘肅巡撫許銘被旗軍殺死

何以有此往年作亂禍起於鎮守太監羅鑰未幾鑰亦不免蓋亂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請以往事陳之都御史才寬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學被亂軍殺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銳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於福建效尤則擁布政司打破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劄武衛則羣呼擁鬧將教諭洪鼎捉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宣府則於三堂教場演武

傳示吶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糧為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法度矣臣等讀董文忠李隆等奏章反覆觀之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總兵號稱三堂今都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然無恙有是理乎

御史簫一中疏曰邇者大同軍士叛逆

皇上持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賴總兵杜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

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施行而瓚以班師還矣曰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錄瓚之厚顏無耻欺妄君上一至此也

給事中鄭鵬疏曰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脅親藩抗違

朝命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悟彌造克殘赫然徂征瓚綱專闢輕燥寡謀剛

復自用勅旨有曰擒斬首惡及真正下手之人  
早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叅將賈鑑都御史  
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首惡助惡是在  
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誅出於桂勇在瓚網  
未至之先徐瓚等之黨率皆逃匿實係未  
獲之數而瓚網輒爾班師且為朱振請命夫  
以桂勇謀畧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  
朱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耶  
朝廷以討賊付瓚網而乃欲付之朱振蓋自度

其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  
叛卒彌縫因之粗了前事其為不忠甚矣伏  
乞將胡瓚魯綱孛問而已建招撫之議每人  
賞銀三兩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翁萬達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  
日費二弊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為安邊書上  
之曰宜罷徵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使山  
西籍備於大同大同需力於山西又言北邊  
大勢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

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  
宜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  
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  
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  
悉見施行



劉子威雜俎卷之五

兵謀篇三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二十六年九月虜寇隆慶總兵趙卿敗績初宣  
府以西中路爲極邊虜歲犯之北路號嚴險  
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東北路塞外巢北  
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  
朶顏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冝會大營虜合  
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虜遂



往來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懼逃避或曰爲  
大營虜殲焉至二十五年虜遂犯雲中易綱  
陳言與虜戰不得志而去復謀曰北路險遠  
人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以窺隆慶素不  
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於是督府料虜必來  
布兵設伏倍於往時九月謀報虜窺鎮安檄  
趙卿曰鎮安之險可據扼鎮安虜不能入矣  
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府以爲  
無慮繼報虜攻獨石卿棄鎮安走獨石也驚

曰虜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自三百里抵懷來  
西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死地  
也分遣精銳間道截擊鷓鴣合河黃家白草  
之間我可以一當百卿懦怯不敢發爲語曰  
督府悞矣虜以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  
在京師與皇陵耳今不匿形稍縱之南彼必  
東奔則畿甸皇陵搔動矣十輩謁止督府繫其  
使發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  
永由是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進也則自

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北至虜營譟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督府槌曾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虐也

賜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賜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聽代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縋登高華溝轉雙

盤道出賜瀚背夾攻之兵遂敗賜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

又若謀人監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異之以語兵備魏尚綸尚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益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國使入虜中爲間果能盡死尹耕曰吾記童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闕觀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飯於北極神祠

虜忽突至望麾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  
故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毛伯  
溫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  
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後為拒墻  
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為極塞而鎮  
城腹衷矣然人猶為拒墻五堡危之茲城其  
經條理矣由是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  
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  
不可漸而圖非夫也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  
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

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  
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  
國忠率宣鎮兵入衛半月虜乃由白羊口出  
過懷來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陴者無恐知  
爾兵在南所守婦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  
已人人足也時見所掠關南人口行竟日不  
絕號泣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於西

門外二三里間以父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  
可出劫其營鎮人惜之

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入叅將史畧指揮任俱  
戰死

三十二年秋虜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總兵郭  
都率兵二千餘相值為方陣以待虜四面圍  
之都厲聲曰無懼吾寡弟前死耳領哨應襲  
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血戰俱死

三十四年虜寇宣府督府檄召延綏游擊張紘  
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紘猝  
遇於張家堡南來衝我紘令開壁縱千百騎  
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虜怒合衆圍之重匝  
紘又令士卒無取首殊死戰虜死者衆紘亦  
力盡死是役將卒全損土人不以為敗虜中  
猶追談是役為之咬指紘亦忠勇哉

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叅將李光啓死之初警報  
至光啓率所領疾馳圖殲之未及陣虜四面  
大至兵為所殺過多光啓亦被縛去已而給

虜曰我將也弟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虜信之至即呼卒曰我獲爾將金帛來贖還爾也光啓呼曰臊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中國人疑我降耳亭障卒其視我死無贖虜亦恨罵給我剖腹截支體去

三十六年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叅將懲往日亟爲振塞計未幾虜來即率士卒直前反爲所敗監司以爲傷勇劾奏之將候代虜又入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

天也因突戰而死

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遊擊董國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即率所部赴之虜續至因被刃死兵亦鮮得還由是他將聞皆遠引去虜大得利歸八月虜再寇順慶東西二城抵蔚州所過俱殘破十之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我兵竟避不敢與相值是年虜寇薊遼入遵化等處內璫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號泣

於內至

上震怒云

四十五年秋復擁衆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却之亦稱大捷云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脫不花爲大酋號亦克罕有三子長曰阿爾倫台吉次曰阿着卜孫次日滿宮嗔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爲其叔父阿爾禿斲及太師亦卜刺所殺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

二子長曰吉囊次曰俺荅阿卜孩阿着卜孫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爲五營其東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朶顏爲鄰南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與滿宮嗔不孩七營俱舊屬亦卜刺亦卜刺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綬據青海住牧總制楊一清遣總兵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復據青海爲河西患今屬吉囊爲四營有衆七萬滿宮嗔不孩部

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荅阿卜孩領之皆  
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  
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  
駐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  
而吉囊俺荅之子皆素稱雄黠宣大苦之九  
邊考則云北虜曰罟留曰罕哈曰爾噴三部  
俱近宣府北邊住牧哈刺噴部下爲營者一  
把荅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刺古  
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刺一部近三關

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其  
三阿兒把即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  
萬阿兒入寇無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禿斯曰  
滿宮噴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營  
者十俱屬僞太師亦不刺後各分散惟哈麻  
噴一部存今移營不在河套阿兒禿斯部下  
舊爲營七屬亦不刺今爲營四屬吉囊滿宮  
噴部下舊爲營八屬火篩今爲營六屬俺荅  
阿不孩今住河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

夏北邊無住牧无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繞北山小王子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讐殺不敢南向往時各部皆太師領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謂之小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落屬之領凡台吉在孕衆即推以爲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搶掠近聞朶顏衛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

### 女真耳

其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氊爲廬凶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報讐也厥主初立近侍臣等昇之以氊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使纒不至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瞶不能詳定多少隨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無禮頑嚚於諸夷爲甚其山曰陰山曰狼居胥曰浚稽曰寘顏曰



燕然曰金微曰禽胡初洪武中禽胡寇乃兒  
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  
賜名曰立馬峯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  
永樂駐蹕曰凌霄峰次曰飲馬河曰蒙山海  
曰清流泉其古跡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  
其產馬橐駝野馬羴羊角端驪貂鼠青鼠土  
撥鼠豹東墻似蓬草實如捺子十月始熟沙  
鷄酥酪馬寶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脫忽  
麻鞞馬兒罕北盡沙漠

聞俺荅之第七夫人者失寵有侍女名桃花乃  
大同妓誘七夫人言中國富盛且有美男子  
不若亡去中國遂與乘間逃出入大同鎮盤  
送京師時嚴氏當國不敢上聞發錦衣衛好  
供給之後俺荅知之來索遂令人送出棄之  
野中俺荅尋獲之自手刃劈死方婦在衛嚴  
氏亦時取出觀亦頗豐艷著中國衣足穿靴  
以金嵌之比伎色殊勝也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

為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其酋志匿松漠間  
後魏之先復居此號庫莫夷後屬契丹為元  
良哈元為大寧路北境

本朝既城會川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為重鎮在  
宣府遼東之間宿重兵二十二年故元宗室  
遼王及朶顏元帥各遣人入奏願內附為外  
藩詔以其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衛焉  
曰泰寧衛曰福餘衛曰朶顏衛以阿里失禮  
為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

撒男荅為福餘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  
顏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觀此則長陵時山後諸州先皆為其屬矣今居  
庸之外所恃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  
帶不可通也

上曰今虜人遠遁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  
足以守邊其守邊士卒已命轍之而山海關  
猶循故事七站軍士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  
片石等關量存軍士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按大寧都司設而守關者可轍則大寧之地  
所係豈小哉即此見當時之倚重於大寧者  
不淺也

按寧獻王權

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即三衛之地靖難  
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方籍兀良哈人馬以  
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願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而大  
寧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因棄之亦出一時權

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成祖北伐至鳴鑾謂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  
開平興和寧夏甘肅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  
夫大寧以處三衛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  
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急開平則三駕  
何爲也後之經理如薛祿者但知開平之縣  
遠而不知大寧之不可久假也其於

成祖之畫失之遠矣大寧都司之內徙而皆不  
沒其名豈非欲復之一證哉

二十年鞬靽酋帥寇興和

上親征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疾速諸將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如枕籍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洞屯諸將皆頓首賀

宣德三年車駕巡邊關至薊州遵化駐師石門

邊報兀良哈萬餘騎入寇將及寬河

上曰是天遣此虜投死耳諸將請益師

上曰孽虜無能為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當駭走矣然此路出喜峯以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而不在多遂決親征車駕出峯口夜軍士啣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

河距虜營三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軍即悉眾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既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縛之斬其胥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是役也番將忠

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率衆來歸賜名  
金忠又有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初來  
歸賜名吳允誠二人奏請自效有謂此虜黨  
往則不返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獨少此二人耶犬馬  
識豢養之恩况人乎遂遣之駕蹕會州以重  
陽節饗將士二人奮勇斬俘甚多

上親製詩歌慰勞之時以二人雖漢之金日磾  
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大同巡撫劉宇慮潮河以無險鑿品字窖及製  
鐵子砲為備一時賴之正德十年叅將陳乾  
燒荒朶顏衛酋花當子射殺之事下兵部王  
瓊議聲討遣通事往諭必斬其子乃可贖罪  
花當懼竟斬其子以首來獻花當虜中推為  
豪者

嘉靖三年七月大司馬金獻民疏曰虜衆二萬  
俱已入套亦不刺盤據於西把兒孫窺伺於  
東即今秋高正出沒之時查照舊規於宣府

大同山西鴈門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  
州遼東諸鎮務戮力同心操兵秣馬修築城  
堡濬治濠塹整備器械馬匹以俟請敕九道  
上悉從之

薊京師左輔也

太祖逐元君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  
關隘以爲內邊又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  
司營州等十一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  
西並列以爲外邊

成祖靖難因賞兀良哈乃徙封寧王於江西徙  
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境  
內而以大寧全地與之遼東宣府自是隔涉  
而聲援絕矣正統以前邊地寧謐但今把截  
大喜峰口驗放入關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  
聞三衛欲爲也先嚮道始命都御史鄒來學  
經略之夷情雖變詐不同尚未敢顯言爲寇  
也弘治中守將楊支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  
邊釁遂興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

順陰逆累肆擾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  
則深入寇掠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  
陷沒故三衛夷情難以正統前例論黃花鎮  
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也今守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  
等衛之戍空名無實單弱極矣議者謂當增  
戍而關外屯田可募兵墾此亦一策古北口  
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  
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成爲塹則水漲易

涸巡撫洪鍾雖嘗設有關城亦勢孤而不易  
守今須傍川大建石墼數十令其錯縱宛轉  
不碍水路庶幾可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  
路撫賞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  
昌營之遊擊頗為剽負夫遊擊本謂居中可  
四面馳擊也今僻在東南隅則謂之何矧東  
去燕河營叅將僅五十里西去大寧衛叅將  
僅六十里若多警且掣肘何故謂薊鎮在今  
日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督撫駐薊



其遊擊則駐三屯營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仍舊而以太平塞併入建昌共一叅將則庶乎緩急有濟不廢事矣夫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守營但肆爲觀望耳巡撫戴金奏復如舊制相幾防守假令營之提調則司所直之關責有所歸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少而隘口甚多除分戍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故存留京班之士益募土着之

兵設險修關嚴燧遠謀選將練卒足食明法不可一日不講也

兀良哈俗同韃靼其山曰馬孟其產馬橐駝牛瑪瑙鵲樺皮白葡萄

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句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卽金祖宗之部落也初號國曰金滅遼都於渤海上京後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設軍民萬戶府五以總之又名合蘭府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

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烈迷諸部招撫之於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乃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必里等所二十為站為地面者各七選其酋長授其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於開原自在州於遼陽以處之

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州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居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

貂產於黑龍江迤北

建州夷酋董山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命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左都御史李秉提

督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唐純魚有沼南怡率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首指揮男女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旋師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妻赴軍門乞降且曰吾所處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率然至使我喪亡畧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奏納

之仍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南然所損士馬亦不可計也

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彭誼討之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夷酋斬之奪其馬驢器械輜重虜奔潰遠遁自是邊境稍寧

十四年海西兀者散赤哈土番把關者索其珍寶兵部移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叅將周俊慮其至面白受賄情乃詭告守臣不許由撫順關入時散赤哈已入關

聞之怒折箭爲誓欲報讎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欲雪董山忿籍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命招土兵往討然徒張虛聲不趨赴賊遂糾合海西蕃落數千乘虛入寇時近邊任耕也僧格等十八蕃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悞懼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奏功悉收十八人

於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擣巢之捷聞中官汪直勢焰大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掌司禮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馬文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飭邊務馬文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各酋長聽宣勅諭夷衆聞囂囂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殺謂我劫掠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招安實難聊生

文昇撫慰且令其酋長赴京適謀報海西酋  
猶欲寇邊大掠文昇偵察得實以事聞於朝  
謂夷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仄側乃  
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叅將崔勝各率  
所部往開原及調開原叅將周俊伏精兵三  
千人於鳳集等堡賊以無備分數路入諸軍  
以逸待勞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  
馬及器械無算所斬者率海西人文昇因論  
諸虜仄側情狀請勦兵部主撫海西人聞之

始懼文昇復檢停襲子孫名數以請赴內閣  
考驗璽書底簿得襲者衆於是彌感國恩文  
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猶未已請便宜巡邊  
陳鉞乃戎裝遠逐長跪叩頭而謁賄既僭從  
文昇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鼠輩多譽鉞  
而訴文昇於直還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  
疑文昇所爲遂囑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  
寇邊皆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昇由  
是下獄罷官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

功已得攀附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請命  
謀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宜生  
殺撫寧侯朱勇為總兵陳鉞叅贊機務時都  
御史王鉞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  
亦疑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而制  
文職大臣者且征夷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  
意蓋自荐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於  
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越竟得叅贊之命  
時稱鉞越相競

王越赴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  
後竟以功封威寧伯直授都督中官加武職  
後忽思退休作詩云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  
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  
遂符作灰語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有文武  
才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  
弱皆在胷中才智樂為用又詩亦有可採者  
如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  
也或謂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

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有將官告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激無不用命者

建州女直以復讎為詞深入遼東長驅四百餘里所掠男婦皆支解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邊將自守而已後遼東御史強珍劾韋朗陳鉞等失機詔停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奏珍行事乖方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戍

遼東後汪直敗鉞下獄乃洋洋然對法吏云子女金寶不敢謂無但分遺於人耳於是諸受賄者大臣皆極力營解僅坐除名起文昇巡撫遼東邊境始得安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歷代以來皆郡縣洪武八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後設安樂自在二州於遼

陽開原二城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則建州  
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  
分地世官互市通貢勢雖羈靡形成藩蔽是  
以疆場無西北邊之患南則海上自劉江之  
捷而倭寇屏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  
去若今則晏然久矣所備則東北西北二夷  
雖未嘗大舉入寇然竊發頗多故遠東夷情  
與諸鎮異要在隨方撫戢處置得宜先事戒  
嚴防守不墮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倅斬論

功此第二義也開原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  
上頗稱沃野三分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  
城在馬二山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  
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限隔東  
西道里迂遠而守望勞費遼人每憤之焉成  
化以來率欲截取之而屢付空談不見施行  
無亦慮爲起釁邊方乎若大革互市之欺姦  
禁驛傳之騷繹糾驗放夷人抑勒之弊塞請  
開貢路生事之門墩軍厚其廩食百姓教其



耕畜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  
春開孔以梯出入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  
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  
死剝腸胃暴乾負之飲食必祭後棄之其鄰  
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杓卜歲  
即娶食椎腥鮓其山川曰長白山會寧府南  
其巖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  
同東為阿也苦沙黑龍江其產楛矢石罍重

樓金線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阿膠海獾皮海  
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刺孫好刺殊角魴鬚  
貂鼠皮青鼠皮膈膈海東青鷹鵠兔鶻鱖  
鱧魚牛魚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  
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於京師三  
千五百里

宗室互為戎首者若廣寧府將軍克瞻欲白手  
支糧知府師桂不從即將桂束帶扯斷至晚  
復執磚瓦欲打府門桂具啓代王克瞻等仍

拉桂自營至門外羣打巡撫張志孝奏行巡  
按蒙詔問克焞等革爵發高墻未幾潞城府  
將軍俊德俊柳因爭食糧大同知縣朱可進  
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  
越墻奔訴軍門各宗即將張志孝圍住且逼  
令志孝責治可進送監涵涵喧呶欲打志孝  
代王令旨解散蒙詔及志孝

代王廷琦交章請勘

上命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間

宅住予昔在南都為齊庶人與監倉主事爭  
大哄幾激成變又昔安化王圖為不軌殺撫  
督大臣聲言劉瑾以丈量激變賴諸亂人有  
不與同者遊擊仇鉞潛發一一縛諸反者周  
昂等乃定

乃後寧王潛畜異心已久招納亡命劫掠江路  
廣聚錢穀有都御史李士實鄉貢士劉養正  
等為之謀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遂發兵  
反攻破九江為都御史王守仁督太守伍文

定等襲省城寧王聞之乃廻兵遇之江中一戰而敗遂擒之

王綰紀雲中之亂由總兵李瑾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激之瑾及弟珣皆被殺而撫臣潘傲亦被攻圍踰墻遁輔臣張孚敬納源清言主勦惟綰議主撫

主上幸聽綰命往乃克定

予幼在襁褓姊方八齡母與外祖母携之自京回遭劉六劉七叛逆舟至滄州父登岸視城

內消息欲挈之入見城不可守復廻舟急發見途中燒燬船甚慘幸而急行以免按祝希哲江海殲渠記云丁卯以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隄竭膏血其間獲者走險以挺最鉅者四川賊山東賊江西賊河南賊呼吸聚多勁兵僅而平之六七者霸州人善騎射初命把總桑玉擒勦桑以兵圍二克密令行賄且約他魁齊彥名劫圍而逸與朱千戶奔湖廣

從藍馱不納復來山東流劫時白瑛死其徒  
楊虎爲陳副使天祥所敗追方急遂與六七  
等互出剽掠攻破武安日照等處轉掠博興  
益都樂安蒲臺遂渡河流劫各州縣破冀州  
又破順天之大城縣遂掠固安指揮史玉死  
之攻陵縣虜知縣郁昕妻女與六七自桑園  
穆陵隨也寇鈔馬中錫被命殺賊而怯懦甚  
致賊猖獗朝廷罷馬以陸都御史完代陸以  
是月辛丑受勅行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

戊申遣馮副總禎與許郤等襲楊虎大破之  
於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劉四齊仲德等皆死  
四即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軍聲大振丙寅  
許馮郤又大破賊裴子巖敗走指揮石堅中  
路遇之截戰擒七大王李淳其首張雄班信  
賊逆脫僅七人堅又生擒小五大王楊涇等  
二十六人漕運巡撫張縉奏以宣府總兵白  
玉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堅父石璽命  
指揮沈勇兵備李天衢遣鞏臣兀驎率兵同

赴戰敗之庚子獲溺死四奪回婦言賊中皆  
撞頭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楊大王又一  
魁爲李隆餘賊由太行劫河南推劉三趙風  
子邢老虎爲首脅從甚衆即所謂河南賊也  
朝命彭都御史澤咸寧伯仇鉞將邊兵討之  
不兩月勦滅幾盡時十二月丁丑朔

駕方出郊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界搖惑京師  
復往大名之小灘等處至山東桐城驛渡河  
往往爲官兵所敗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將

郊賊闕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敢肆至宿遷  
屯小河口欲劫船渡由靈壁虹縣西奔袁傑  
等襲之斬首三百三十六七彥名毛老人等  
一萬七千人掠邳州之泇口集遂趨剡城張  
公聞河南賊再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上流  
邀回漕舟半日間悉返棹完粟二十萬庚子  
宿遷民吳敖以彥名黨劉宗禮自首帖送張  
公劉宗禮與杜友才莒恕白龍王六廖榮等  
結誓欲殺六七彥名而降近有楊虎餘黨遺

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其犯南京宗禮等  
因密寫帖付與張仁令送來後遇吳敖乃復  
令來達又寧縣學生劉遜志亦以密帖來壬  
寅彥名等二萬餘屯扶溝之南闡賊雖屢敗  
隨處脅聚寡而復衆陸公聚郤劉李溫四叅  
帥及各州縣兵分道屯襲臨機運算以授諸  
將四月初河南賊逼定遠泰安巢縣驚偏陵  
寢丁丑陸公所集兵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  
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奮擊鏖戰大破之斬

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極驍  
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京師發兵出  
莫能禦賊趙風子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千餘  
騎復越臨清而南征乃夜至睢寧攻城過小  
支河北去劉溫二副叅通判韓守愚等邀擊  
冠縣等處唯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棄馬登  
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  
陽邏團風丙寅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  
遇之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遂遇害而劉六

爲風折檣擊死於水其幼鵠數人亦死惟劉  
七彥名沂流劫掠丙午以後官軍屢敗之突  
來瓜洲殺掠過壩泊於通州狼山常熟福山  
港遂陵驚江面通泰如臯京口濱江之墟咸  
被創殘張都憲縉隨勢應變防衛遏截通泰  
如臯海門諸要害處分屯應援彥名在江不  
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  
窺亂淮北海州已酉張都憲急申嚴防禦拘  
藏馬驪計計窳乃驀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

洲過南京過采石泊蕪湖謀入海不果又泊  
穎上賊游蒐江淮陸公以六月戊申受勅令  
南下直抵蘇浙窮賊迅馳至揚州邏騎報賊  
將犯儀真張都憲與溫參將提兵赴之陸公  
督劉副總帥趨瓜洲比至賊已東陸公急渡  
江至京口守城時俞都御史治水在蘇受勅  
叅督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卻備倭陳璠  
俱至太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縝亦至駐  
鎮江移檄將吏備賊北逸既而仇總兵以兵

至金叅將亦自河南來將還鎮陸公泊張公  
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令時副總等守鎮江  
及瓜洲陸公自督諸軍而東賊在孟瀆夏港  
有漂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嵩殺之  
丁亥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  
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  
逸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率衆二百餘來攻  
我軍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郡掀播晝夜  
不息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

不知乃登山團聚或入巖散遁輒爲通州諸  
處守兵所蹙劉葵胡鎮等邀逐擒斬不絕其  
夜三更劉副總率遠東兵任叅帥大同兵副  
之郤遊擊率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日  
未午與賊戰聲燄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  
山顛古垣馮高據險矢石雨下鏖敵賊初不  
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  
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前日加申劉副總引  
部將張椿蕭澤等誓死殺賊分軍爲三劉任



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蹠行而上手拖槍  
砲且上且攻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  
餘先已具舢艫山下逃竄至是覓嬰容下山  
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官  
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  
勢急赴水死彥名爲宣府遊兵十旗張鑑取  
首劉副總擒斬餘賊有北走者追斬之皆盡  
甲午復登山搜擒賊口乃旋師凡斬級四百  
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吳漢劉惠與劉

### 七皆僭王也

昔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不敢犯弘治中曾  
一見之未及岸而去乃今嘉靖庚戌始來犯  
我浙直連歲大被其害時則有徽人汪直爲  
之鈎引則有胡總督宗憲遣諸生蔣洲陳可  
願充使以說直來誘而執之自是乃數年平  
靖且方倭之圍我崑山犯我楓橋一帶火光  
與喊聲震曜城中予時避居盤城內晝夜恐  
懼時則任二守環赤心爲民以身扞賊六合

董尹邦正調至相與協守倭便於用二月仰而上斫蹠足躍而前人無不失措且多詭謀知我所恃者砲石乃疎布陣伏兵出前後兩腋故難與敵乃調集狼兵苗兵擁衆而來擊之乃克而苗狼之來沿道亦甚被其害所謂不得已而用昨萬曆己丑乃忽攻高麗朝鮮克其國都其主乃奔我求救我乃命將李如松及諸邊將助之戰平壤城下殺傷相當彼乃引去住近島未肯歸聞彼將關白將圖篡

其主己父遣使請朝貢通市乃命重使荅之  
父未見結成高麗王反國然尚冀我助之守  
我將帥若如松父成梁北邊良將也其父子  
兄弟同心為國昔有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湯  
克寬皆我之良時與倭逐者也嘉靖間欲討  
交趾時則毛伯溫總師竟不能平而姑聽其  
納款若先朝有謀畧者馬文昇王守仁韓雍  
翁萬連王瓊彭澤輩皆可稱而守仁之功烈  
尤著即有毀之者云其人有莽操溫懿之才

鳴呼若此人何以自効哉

陝西有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可上惟曳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照壁狀兩旁并後悉築高墻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造此城外皆亂山形甚惡土達有李俊始有北從意會叅將劉清至固原馮傑索士達馬匹鷹鳩等物滿四等於俊俊

遂倡謀作亂時把丹僧孫滿壽者四之姪也以功遷平涼指揮其衛日督逼滿壽以得四壽不知四已叛率火鎮撫弟火四等往捕四等分散其從人殺之執留壽叛入石城叅將劉清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太監劉祥寧遠伯任壽都御史陳介遣兵討之指揮申澄死邢端遁軍大潰事聞兵部請以介壽并寧夏總兵廣義伯吳宗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率兵會討寧夏兵先至徑趨蔡祥賊

偽降誘敗官軍遺失資械無算大銅將軍二座亦失之遺兵在山上棄之盡沒後兵部擢兵主事閻讓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右朝野益震陳與任吳劉馮等俱提解至京八月內命副都御史項公忠為總督大監劉祚為監督副總兵劉玉為總兵夏正克左叅將劉清克右叅將御史馮本端監軍武選郎中劉洪紀功勅王瓊陟右副都巡撫陝西勦叛賊以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項方到一日三

鼓聞砲聲甚急乃賊遺文書一紙云容之石城居住無納糧差赦罪曰此欲緩我師耳因謀進兵衆以前兩失利難之乃圖其形勢分兵六路期三日各出精兵先嘗賊延綏軍恃勇失利亡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至十三日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敵佯敗去官軍遂至城下賊斂衆入城伏羗伯毛公奮揮兵四攻上山賊以死捶扼官軍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殺者不可計時欲燒賊

柵而西路之賊乘勝復東官軍不能支遂却  
劉公被圍於城下項公憂失色王公言此時  
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慮者其月朞出西  
方事聞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  
以滿四驍勇恐渡河與北虜連禍不止西陲  
方擬益兵項與諸公議兵應益不王公曰若  
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弟上請朱永率  
宣大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項公從  
以上請且自督兵圍賊絕其芻汲盡焚近地

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填塞城外水泉賊  
夜汲者設伏掩襲擒之益知彼中消息四乃  
同壽等出訴曰我等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  
願赦死請降荅之激變者已解赴京師爾速  
降必宥汝賊皆羅拜因留壽帶回營次日賊  
即設木柵於山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  
鼓有李旗者至城外言賊自相讎殺可乘機  
勦之諸公議曰此亦恐不虛遂令諸營俱早  
至山下賊果亂戰良久我軍仰面受敵諸公

皆親在陣矢至面無敢避日暮掣兵晨至山下用大將軍銅鉞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巖寒軍中頗嗟怨石城下有溝深丈餘思用土填之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千縛成大橋置扁箱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攻城遂推往以土填濠賊懸大石以防欲因舉此臨城衆猶豫不果賊逸出者曰衆楊虎力者驍勇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二月十六出聽招至大營心甚恐劉總兵拔刀

與誓曰汝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必厚賞爾加以官屏人問何日可以戰云只在明日倘雪下有水難爲力矣但四最畏神鎗若放彼即退去矣問何處可戰云只在東山口復謂之賊兵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次日五鼓諸公整兵而出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移之以中軍兵置山口令登山望之見騎白馬出城者即滿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精銳數百探者忽來報今日

賊箭皆往上射王公銳等急麾其下悉前戰  
良父殺傷相當我軍益奮遂大破之俄報滿  
四等以為郭邈生擒遂以四歸營大書火牌  
數十傳報以安人心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  
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衆出戰官軍  
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捷聞城中復立火敬  
為主拒敵凡逸出者即斬之項公令諸營偵  
於山下賊北行即招南行勿追蓋欲散其衆  
餘黨易成擒耳劉總兵乃欲令任其自散去

項公輩議曰賊自叛逆殺一伯三都指揮官  
軍死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即叛矣乃  
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  
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  
千級滿四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去詢其  
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  
并獲家屬百餘口諸軍日搜山得五百餘人  
楊虎家口亦被獲令自認取釋之其親戚以  
虎力被宥者亦衆舊為盜者百十人走葺帶

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議石城之  
險恐復有據者遂令萬人悉平之十二月二  
日項公等諸營軍馬悉回固原所獲土達婦  
人悉責付其親戚生擒賊千餘就營斬八百  
餘擇留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餘黨罪大  
者一百名并四妻解赴京師伏法而葦帚山  
餘賊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  
亦伏誅惟李俊之姪洪滿四之姪安亡去竟  
鈞遮獲之亦棄市京師

馬文昇興復哈密國土記云幅員惟西域最遠  
而夷種亦繁今甘涼即漢右賢王之地武帝  
傾海內之財始平之設酒泉張掖燉煌西至  
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  
以謝西域唐太宗斥地極遠而西域入貢中  
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蕃  
據至宋為趙元昊據之僭稱夏為宋大患元  
太祖收併諸夷我

太祖高皇帝掃平胡元四夷來貢者不拒不來



者不究迨我

太宗文皇帝始招徠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  
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  
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脫  
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王母理  
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  
金印番夷皆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  
土魯番甘州守臣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竟無功

而罷自此番兵益輕中國成化十四年鎖檀  
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甘肅守臣乘間  
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都督罕慎襲封爲  
王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弘治元年阿黑麻  
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因求爲王  
以主哈密時予任司馬以爲近日迤北大虜  
亦不遣使通好今哈密自有分地亦難封  
彼爲王以主哈密請降璽書甘州守臣遣夷  
人曾居甘州者賞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

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  
予以哈密國畏兀兒回回哈刺灰三種番夷  
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弘治五年二月遂請以  
陝巴襲封忠順王未幾諸番夷以無所犒賜  
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阿木郎嘗剋其賞賜  
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弘治六  
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入貢大頭目寫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在京內閣丘公濬乃  
謂文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曰邊方有

事豈敢辭行但西域諸胡不善騎射自古未  
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內閣言有  
識者不可不慮予因請自往衆謂公往甘涼  
四方多故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右侍郎張  
公海都督緱謙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  
遂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  
使在此欲回張緱等不可則遣哈密夷人以  
勅往迨久未回張緱等遂以上命修嘉峪關  
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

麻黠詐回回等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勅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甚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域諸夷不許入貢令阿黑麻結怨諸夷以孤其勢張緱等於弘治七年三月亟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治罪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以昔年

### 貢者皆獲厚賞

上不貴遠物初彼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諫官交章請却之彼利厚賞乃教誘阿黑麻詐稱引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虛張聲勢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俟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足馬不返矣夷使來者亦以此曉之伐彼

雜考 卷之五 四  
邪謀自此再不敢言攻肅州也既阿黑麻復  
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入據哈密予以爲  
若專示以恩而不加兵彼終不畏必須用陳  
湯故事因訪肅州指揮楊翥頗諳夷情熟知  
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守臣  
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蘭之策 即陳  
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習予曰若用漢兵  
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  
持數日食兼行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

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精  
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副使彭清統領由南  
山取捷齊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  
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不密命彭清由無  
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道去哈密城已空矣  
即斬首四十餘而威亦振於西域巡按御史  
以功冊聞予以兵至哈密既未得牙蘭且擒  
斬不多獨軍士重勞悉加陞賞太監陸閏總  
兵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不遵節制徒取空

城請

上裁乃加陸闇俸劉寧陞左都督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陞都督僉事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十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命然後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黑麻勅諭并賞賜併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歸之三邊經畧尚

書王公越來請印勅即賜彼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專權用事指揮倪端王希恭馬俊常至哈密三人皆迎合希陞每誑誘遣使以護送陝巴為名可至上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端堅欲令俊等往予不欲遂耽延一月內侍暴死于莊予始得請仍委張仁徃至彼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位竟未見其成功也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

雜錄 卷之五 四十一  
目佐陝巴者予又慮哈刺灰以射獵為生頗不樂居哈密遂請量留其家口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縵等查出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各給牛具種子布匹衣糧護入哈密自是阿黑麻感畏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諸邊底寧

寧夏白安化王亂後近者萬曆十一年時有黃毛達種亭拜狡猾多謀初在黃台吉部下後逃來歸我被彼追逐守備鄭印問之當若何

亭拜土谷赤鏡兒請奮勇敵退之十八年巡撫党馨來寧夏鎮總督一日報甘肅清海有警令亭拜往拜率子亭承恩承寵亭雲亭塞亭弘大等直冲進達陣敗之捷聞党公大喜拜自是持本部將勇兵強素為寧夏官軍所伏見山西宣大等鎮兵單弱遂輕視九邊遂懷異謀思自立為王放肆不遵約束党巡撫察其父子驕悍不法心甚惡恨偶因人陳告其父子党公准行中軍都司陳漢提問父子

怨恨遂結上文秀劉東陽許朝何應時等謀亂擁眾執兵備副使石繼芳及党都御史殺之總兵張維忠爲其脅取印勅自縊死總督魏學曾聞變以花馬池與寧夏至近即馳至遣副總兵李昫領固原兵又遣傳諭各處將叅將熊國臣袁尚忠趙繼等治以棄城脫走罪殺之賊攻平虜叅將蕭如薰拒却之賊攻陷城堡四十餘處皆收復之魏總督移駐靈州又令總兵劉承嗣領定邊營兵屯橫城遊

擊梁繼祖率兵二千巡徼承恩等知勢不敵以金帛連結達賊酋首著力兔喜許相助蕭叅將與戰連敗之進攻城賊急乃挾慶王穆通政隨僉事等欲殺害令其退兵魏總督又調延綏遊擊姜顯謨蕭如蕙等各領兵前賊誘連虜四散劫掠使官軍不得專力攻城總督乃令各城堡俱堅壁清野令李昫姜蕭等各力攻城賊懼又結連原住河套黃台吉之妻三娘子令帥部落來寇乃分二支一入榆

林一入延綏二處緊急總督令各戒嚴防守  
原任甘肅巡撫葉夢熊時遷官少司馬總督  
寧夏甘肅等邊聞知急令原往四川兩廣荆  
湖等處招募苗兵二千并本鎮兵馬俱赴寧  
夏助戰時李昫麻貴牛秉忠劉承嗣分四營  
圍城新任寧夏巡撫朱正色再至鎮遂調延  
綏總兵董一奎與原任寧夏總兵張傑由橫  
城渡河護運遂合兵進攻賊急向總兵張傑  
處詐求招安誘張總兵入城被賊與穆通政

一槩拘禁葉夢熊領軍至靈州與朱巡撫合  
將見在兵六萬五千分作五營董一奎領兵  
攻寧夏南門牛秉忠兵一萬攻東門李昫一  
萬攻西門劉承嗣一萬攻北門麻貴一萬屯  
大教場以備四面接應屢攻未破計用布袋  
盛土堆積城下如山岡一齊擁入城用火器  
射打未得近總兵董一奎近南門至夜將護  
門土石盡控去積乾柴於城洞下縱火燒之  
是夕南風大作火勢兇猛城上鐵鎖鐵裹門



等消鎔化賊將城上木板鑿穿用水灌下火  
勢漸消施放砲石官軍遂退城內有指揮趙  
承先等謀內應射書城下監軍御史梅國禎  
及調到總兵李如松原係名將成梁子方作  
計攻圍軍士拾得承先等書以呈乃令董總  
兵整勒以待至夜二更承先等假作巡邏人  
至南門城上望見城外有軍往來又下城知  
會要將城門打開當有人報知劉東暘率人  
至將趙承先等五十餘人俱殺死止有姚欽

同家人六名從城上跳下得脫賊遣人結虜  
酋李如松遣副將李寧邀殺之賊又遣人往  
亦被李昫下王世祿殺之奪回印信黃旗等  
物虜卜失兔賴明愛等分頭入犯亭拜令人  
為鄉導攻打各城堡鎮夷遊擊龔子敬領苗  
兵千人至沙泮遇虜大戰麻貴董一奎等各  
出兵鬪虜雖有搶掠亦折兵相當乃退賊黨  
切望虜來救不至甚懼魏總督等議寧夏係  
邊城完固難攻惟東北二門地勢卑下與觀

音湖新渠紅花渠相近今繞城築堤引水入  
灌城仍拘集船隻以備水戰命四營仍合攻  
麻貴移營近堤以備賊偷空密將各湖渠等  
岸壩掘開放水來浸城水如箭發衝擊兩日  
間將城東西兩面衝崩一百餘丈懸樓衝倒  
二座賊夜出掘堤泄水魏總督斬築堤不固  
都司吳司顯號令軍前虜士失兔等擁衆來  
各路兵並進攻擊殺獲甚多浙江巡撫常居  
敬調楊文領浙兵二千并苗兵莊浪兵來助

戰值堤水灌城塌二三十丈魏尚書即遣文  
領浙兵分作四隊攻南關南兵俱善水一面  
掘城一面將布袋埋放城下選驍勇兵備先  
登南關內居民夏之時約素朝等二十七人  
二更時將守關將高天壽等殺死在城上大  
呼居民獻關楊文隨領驍勇登城李如松蕭  
總兵部下一湧進入賊窮蹙將總兵張傑放  
至城下乞免死不允增堤加水內有百戶石  
棟王英周國柱等為承恩所倚信急乃來見

朱正色巡撫求計乃誘令棟殺上文秀劉東暘許朝首罪於彼自可以免又陳雷白鸞陳繼武三人亦俱殺之以降將無不聽又離間劉朝暘先殺上文秀承恩聞得請石棟議事棟勸承恩先下手殺許朝許萬鍾又到北門樓殺劉東暘葉侍郎入城令擒亭氏父子亭拜被殺執承恩承寵洪大上文德等一千賊解京伏法寧夏於此再變矣所調各邊精銳費鈔糧百餘萬石僅平之自宋李繼遷

據靈夏為國今其難撫御若此乎

閩兵數弱不虞其有變然往者按臣胡汝夔命泉州府推點視遂於教場大開藩省官聞之急撫慰乃定又若南京各衛亦素非驍悍因黃侍郎支糧不與遂執之至大中街鞭撻以死魏國亦被辱罵不敢出聲劉誠意素以煦煦小惠結其下乃出拊之各賞銀二兩乃解歸營彼弱兵敢爾國之紀綱掃地矣又近者浙江募兵營亦哨而攻吳撫臣聲振一時朝

命張中丞住胤來撫稍戮其倡亂者乃定朽  
索之馭自古則然為之上者可不為寒心哉  
北人多便弓馬銳勇善鬪昔有席鷹兒指揮王  
振部下人又有李大刀之類皆一騎隨往剽  
劫久之乃獲又有李福達則聚眾攻殺又嗣  
後有李文剽師尚詔等橫行山東河南地方  
若在南則惟巖之桃源洞大帽山諸處若閩  
有鄧茂七之變兩廣之溪洞左江右江與湖  
廣之諸酋皆時為梗若吾蘇則民柔弱甚而

太倉昔有施天泰後有秦燔王良之亂是又  
海人之不可羈束者也

今代文臣之能董師者若韓雍王守仁王瓊王  
憲彭澤項忠及張佳胤之數公者皆大將才  
自餘多有之予寡聞見不能知尚不可悉數  
也

### 藻覽篇

釋惠遠真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  
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人

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  
率以香花敬薦而誓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  
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  
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  
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拔此其同  
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  
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  
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  
不謀而感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

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  
暉景倅和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  
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  
思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  
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  
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  
幽極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倫首  
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  
進後升勉思稟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

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  
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  
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  
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而繼軌指太息以  
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

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  
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

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恬然永寂靡執靡拘

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

若能捨已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  
一虛曉至虛之非無者

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  
止於心則無復生死

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起度四流斯蓋鏡像之  
所歸絕稱之幽宅也

潢漭惚恍若存若往

冥冥窅窅誰見誰曉彌綸無所不在而獨曳於

有無之表

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

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然而夷泊然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

澡八解之清流憇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

騁六通之神驥乘五演之安平

窮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廓虛宇於無疆耀薩雲於幽燭將絕朕於久止永淪大虛而有餘緣不盡餘跡未泯業報猶覓聖智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真金萬累都盡而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

故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動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

超然於羣有永分深爾與太虛同體冥冥長往  
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

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有  
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  
非人故能天能人耳

佛言吾無生不生雖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  
形

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  
善去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

吾當以無言言之

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  
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妙悟妙悟在於即真  
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  
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

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  
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  
我冥一怕爾無脫乃曰涅槃



三轉四諦為聲聞乘十二因緣為圓覺乘四心  
六度為菩薩乘是名三乘謂二乘但得生空  
智見生空理但除我執斷煩惱障自求滅度  
耳於中根稍利者能觀三世因果十二因緣  
名為圓覺根鈍者惟觀見在因果名曰聲聞  
若菩薩得二空智見二空理雙除二執雙斷  
二障雙行二利名曰大乘故法華云內有智  
性自求涅槃是名聞乘求自然慧樂獨善寂  
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求一切智利

### 益人天是名大乘

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

使智猶身子辨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窺其畔

夫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

所以為即無為無為即為

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理無不契

故萬德斯弘心想都滅故功成非我

眾生之性頓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

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復眾生得涅槃也

夫涅槃之道妙盡常數融冶二儀滌蕩萬有均  
天人同一異內視不見已返聽不我聞未嘗  
有得未嘗無得

一切衆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此名滅度在於  
無滅者也

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乎  
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  
以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以聞之

仙書云夫晷以度徵人以貌兆若巫咸之星經  
度無遺算季咸之神上貌無失揣葛仙曰巫  
咸之准玄度季咸之辨血機金得之於數分  
亦聖習之一途未可以侮而欺也夫人精神  
之蒸生非氣無以兆其形氣之結形非性無  
以成其體故形長而煩性滋深年茂而濁欲  
愈甚也

囊括元和照明無障而習潔有詰否除煩有深  
淺致使神裕有遠近獻能有彼此陵陽所以  
善啜霞於朝陽而不能襲馮夷於濤駕者也

夫窮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於心明者  
未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寂  
之表也而責巫氏之闇洪災季占之迷靈貌  
謂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夫天地以元氣  
而著成聖人以性鍊而陶真元氣有渾煩渾  
煩在剖判之前剖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  
有畧度畧度在數見之內洪災生於渾煩之  
運故洪災不可以數見審也性鍊有苞玄苞  
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色彩色然後

有血機血機在觀揣之內靈貌生於玄苞之  
運故靈貌不可以觀揣得也是以智人不責  
鑒於備途知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鍊之有高  
卑也吾嘗學於陶先生與邯鄲太子王休長  
延閭子甘元淑弘農張伯英青牛子封君達  
河南卜文免陳留成仲式等俱受五氣端玄  
經數子金以學達升元而吾以滯昧濁質弗  
通味旨然所誌畧猶可得而言

是以至人莫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之源

師導者莫不明乎五氣之本以弘貞元之教  
王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性以闡天地之和貫  
於五氣之用大矣哉夫五氣者陰陽之中五  
常之氣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臟之  
氣一象天地五行四時之賦也天以五行爲  
五常人以五行爲五臟天以木府仁其溫爲  
春以土生生之常溫精上結爲歲星以照開  
篤之表人以木爲川其識爲慈以爲溫恭喜  
悅之氣其藏精上形爲口以任啓洩之司象

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叙之意也天以  
火府禮其炎爲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上臨  
爲日以宣耀明之道炎精上結爲熒惑之星  
以表察司之禁人以火爲心其識爲哲以爲  
鑒達之藏其藏精上形於目以任光視之司  
象天之有夏有日以司其明勝長大之意也  
天以土府信其厚爲地主王季夏統維四方  
以主產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結爲鎮星以照  
公靖之表人以土爲脾其識爲公正之藏其

藏精上形為舌以任精審弘當之司象天之有  
土德以生其受宜辨重之意天以金府義其  
涼為秋以主威裁萬物之常涼精上結為大  
白之星以任照斷肅殺之表人以金為肺其  
識為氣威之藏其藏精上形為鼻以任猛決  
臭馨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敷簡  
之意天以水府智其寒為冬以主保貞澄嚴  
之常義精上形為月以宣晦皇贊元之道寒  
精上結為辰星以表法慎之禁人以水為腎

其識為領以為禽驚沈驚之藏其藏精上形  
為耳以主聽採聞鑒之司象天之有冬有月  
以生其謙承納之意人之有五臟溫涼寒燠  
猶天之有四時也人之有耳目猶天之有日  
月也人之有精神猶天之有太常也精神居  
於心脾之中肺肝之間猶太帝處四守之內  
也精神以膽為御坐猶太帝之居紫微宮也  
以心為御庭猶太帝以太微為御庭也以脾  
為內室猶太帝以軒轅為內舍也以肝為威

池以肺為天河以腎為司關猶太常之有四  
守也紫微執計而先左故精神據膽而守肝  
是以人生莫不以溫恭慈喜為先治也精神  
以氣為乘輿以行為五識猶太帝以運為術  
以周乎天也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於太微帝君紫微  
宮玄珠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五石異方津  
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  
歸真氣適浮煙血奔流精哀哉兆身非真不

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卉醴華英會以  
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早旦正心向  
東凝神厲鬼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  
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臟此  
文乃上清八位交龍天書非世之學者可得  
悟了者也

雲草玄波者黑巨勝腹也一名玄清卉醴華英  
者密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  
者石英也法當種薤菜五月五日不掘拔惟

就鋤壅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作藥名  
爲五光七白靈蔬

保命君書授許長史曰衰季體羸當爲風寒所  
乘當深願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光栖宇絳津  
體寂志達心研內觀屏彼萬叅蕩濯他念乃  
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纍多端人事未省雖復  
憇靈洞空存心澹泊纏綿亦其能達也

定錄君言曰羅江大霍洞臺之中有五色隱芝  
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

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  
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  
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  
萬年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  
植李彌滿其地今爲右司官保常向人說在  
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後有郭四朝又於其  
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奈所謂福鄉之奈以  
除災厲

太元真人內傳曰君少稟異操天才穎悟矯志

蕭抗獨味清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  
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朮服餌潛景絕崖積六  
年精思誠感夢見太素玄女告之曰西城有  
王君得真道可爲師奚不往尋受教乎明晨  
覺悟竟造西城心齋三月沐浴向新卒見王  
君駕神虎之輶控轡神嶺翱翔繡巖於是投  
軀越阻歸命道真不覺而至王君所

三洞碑曰君還家侍養父母而役使鬼神人有  
橫伏爻藏者皆令更活

保命君曰違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鬼乘  
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外內鏡徹宮商相應靈  
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夫受道者常恨於不  
精勤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勤耶恭繕  
其業也

秀玄栖標雖山河崩潰而不盼志道存真者雖  
寒熱饑渴猶不獲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  
魂遊萬塗或因風以投間或挾颺以結痾將



一切撥之而勿爾矣

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

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極時

春三月此謂發陳夏三月此謂蕃秀秋三月此謂容平冬三月此謂閉藏

春氣涼夏氣寒秋氣溫冬氣熱

起居如驚神氣乃遊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故冬不按蹻春不飀血蹻音喬長夏不病洞泄寒

中

肉之大會為谷小會為谿

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

人之治身也

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其有邪者瀆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氣虛宜掣引之

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

主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

註云主首氣於初御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  
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  
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

天以六之爲節地以九之制會

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

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  
之歲時立氣布如環無端

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  
命曰氣淫

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  
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

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  
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膠  
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  
傷也

古之變氣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

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  
空無治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  
有經從五行生

渾渾革革至如湧泉

弊弊綽綽其去如弱

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

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

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

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陰陽有餘則  
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  
拊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  
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  
痛也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

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

平肝脉來奭弱招之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

平脾脉來和氣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

靈樞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五穀為養五菓為助

五菓桃李杏栗棗五穀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

五畜為益牛羊豕犬鷄

五菜為充葵藿薤葱韭

抱朴子曰仲景開胃以納赤餅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獨出

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嚮應之者

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

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殞

弩起如發機

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

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

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

謀風西北方折風也

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絲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

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可取如扣椎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

先寒灑淅

癢謂不得小便也

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膏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瘖芳草發狂

刺同陰之脉 陽維 衡絡 會陰 直陽

飛陽 昌陽

隱曲不利謂隱曲委蔽之事

陰氣者靜則神藏燥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  
乃能入於脉也

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不能入於脉  
也

督脉任脉衝脉三脉者同起而異行  
人迎者胃脉也

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針後藥先謂之後針  
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熱則筋緩寒則筋急

泝泝然寒熱泝音素

解休謂強不強弱不弱熱不熱寒不寒解解休  
依然不可名之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  
風府風池氣街

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  
為其各有所宜也

鏐鍼 負鍼 鍤鍼 鋒鍼 鉞鍼 負利鍼

毫鍼 長鍼 大鍼 鉞一作鉞

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  
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豁口亞 豁口抹

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  
黃赤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  
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心逡巡而却  
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皮耳未聞其  
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

中胎

音呂 坎去丘 庶切

鍼經曰迎之五甲中道而上五至而已五往而  
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

竅門陽綱意舍胃倉盲門志府

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涇洩不利 涇大便洩小便

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  
盛則內寒

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  
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  
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

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  
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  
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  
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

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  
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如視深淵視深  
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

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

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天符為執法歲會為行令太乙天符為貴人  
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為良妄行  
無微示畏侯王

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  
靜順

敷和之化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  
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善五化均衡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  
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  
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  
太陽之正辰戌之紀也

壬辰壬戌其化鳴紊啓折其變振拔摧拉  
戊辰戊戌赫曦之紀其運熱

其化暄暑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甲辰甲戌其運陰埃

其化柔順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庚辰庚戌其運涼

其化霧露蕭颺 其變肅殺凋零

丙辰丙戌其運寒

其化凝慘漂冽 其變冰雪霜雹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

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

同法自假者反常

陽明之政卯酉之紀也

大論云委和之紀 丁卯丁酉癸卯癸酉

其運風清熱 風運也清勝氣也熱復氣也

乙卯乙酉從革之紀 辛卯辛酉同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歲穀與間穀者何即在泉為歲及在泉之左右

間者皆為歲穀

其司天乃運開而化者名間穀 化不及即反

所勝而生者

食歲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

折其鬱氣資其化源

少陽之政寅申之紀也

壬寅壬申其氣風鼓

戊寅戊申其運暑

其化暄曠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甲寅甲申其運陰雨

庚寅庚申其運涼堅成之紀

其化霧露清切 其變肅殺凋零

丙寅丙申其運寒肅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

氣擾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乃流

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滲之洩之漬之發之

太陰之政丑未之紀也

丁丑丁未委和之紀其運風清熱

癸丑癸未卑監之紀其運風雨清

乙丑乙未涸流之紀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物成於差夏

少陰之政子午之紀也

壬子壬午

戊子戊午 其化暄曜鬱燠

甲子甲午其運陰雨

其化柔順時雨 其變震驚飄驟

庚子庚午堅成之紀其運涼勁

其化霧露蕭飈

丙子丙午其運寒 其化凝慘栗冽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

厥陰之紀巳亥之紀

丁巳丁亥委和之紀

巳巳巳亥卑監之紀

乙巳乙亥從革之紀

辛巳辛亥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委和之紀是謂勝生

伏明之紀是謂勝長

寒清數舉暑令乃薄

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氣獨彰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

洞流之紀是謂反陽

發生之紀是謂啓收

臨曦之紀是謂蕃茂

敦阜之紀是謂廣化 煙煥朦鬱見於厚土

堅成之紀是謂收引

流衍之紀是謂封藏

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

同化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奉其人夭

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之道也

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

少陽司天火氣下臨 厥陰司天風氣下臨

陽明司天燥氣下臨 少陰司天熱氣下臨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 太陰司天溫氣下臨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

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寒而調之

能毒者以毒藥不能毒者以薄藥

故消之制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又新同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之無虛之無伐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

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  
旦視之觀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  
先運不及其至後

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  
歲半之後地氣主之

無翼其勝無贊其復

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  
白氣

颿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

土駒雲奔雨府霞擁朝陽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氣清氣切大涼迺舉草樹

浮煙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先兆也

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  
先兆也

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

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  
先兆也

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

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

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佛之先兆也

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  
清明火發而曠昧

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  
折之然調其氣

上合昭昭下合冥冥

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

氣味有厚薄性用有燥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

淺深

渾渾焯焯謂膝後曲脚之中臍脘後軟肉處  
也

高者折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  
佐以所利和以所宜

心肺為近肝腎為遠

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氣所注  
為腧所行為經所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  
在五腧也





劉子威雜俎卷之五

雜俎

卷之五

五

劉子威雜俎卷之六

藻覽篇下

長洲劉鳳子威著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導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

迎而奪之者瀉也追而濟之者補也

若得若失者言補者必然若有得也瀉則恍然

若有失也

諸陽之會皆在於面

刺法曰始淺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意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

新內勿刺新刺勿內 已醉勿刺已刺勿醉  
新怒勿刺已刺勿怒 新勞勿刺已刺勿勞

已飽勿刺已刺勿飽 已飢勿刺已刺勿飢  
已渴勿刺已刺勿渴

五臟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穀者受穀而行  
之受氣而揚之經脉者受血而營之

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管在脉中衛在脉外營行  
不休五十而復

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  
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  
起至陰而止

唇臨臨然 肉廉廉然

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盛則相殺

其地色殆然不與天同色汚然獨異

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憂愁五臟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乃出人下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額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

於外如是壽必中百歲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洋洋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先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戊巳日自乘四禁無刺腹去爪寫水

木形之人佗佗然 大角之人遺遺然

鈇角之人椎椎然 判角之人括括然

火形之人核核然 質判之人支支頥頥然

土形之人敦敦然 大宮之人婉婉然  
加宮之人坎坎然 少宮之人樞樞然  
左宮之人兀兀然 金形之人敦敦然  
鈇商之人廉廉然 右商之人脫脫然  
大商之人監監然 少商之人嚴嚴然  
水形之人廷廷然汗汗然  
大羽之人頰頰然 少羽之人紆紆然  
衆之爲人潔潔然 桎之爲人安安然  
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  
升煮之炊以蒿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  
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  
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  
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矣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  
太陰之人其狀黹黹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切然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愉愉然  
睽然至至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  
人也

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  
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  
筋而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  
者可使唾癰呪病瓜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  
使按積抑痺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  
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

故也

二十八星房昴爲締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  
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 紛紛盼盼

普乙切

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  
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  
太乙在冬至有變占在君太乙在春分日有  
變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在秋分  
之日有變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

姓太乙居五官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風而避之故聖人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乙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

入胃

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 風雨從南方來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在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中於虛風

正月朔天利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病此所謂候歲之風賊傷人者也二月

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  
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  
亡

黃帝曰予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  
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  
氣久而不解獨搏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  
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

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

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

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  
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腎有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  
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物如  
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

當刺脾之俞卽呪曰五精智精六甲宮靈帝符  
元首太始受真誦之三遍先想黃氣於穴下  
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卽呪曰其靈至玄天道  
冥然五神各位氣守三田



實肺者要在息氣也無大喘息慎勿多言語及  
呼吸

候甲子之氣應者上應鎮星大而明也

失之迭位者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

卽太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

卽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

卽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

黑尸鬼形如黑犬頭似婦人髮蓬不髻目大人  
見之吸人神魂皆作犬聲

黃尸鬼牛頭身黃見之時吸人神魂

白尸鬼頭如雞身白有白毛

太乙帝君在頭曰泥丸總神也無英君左制三  
魂也白元君右俱七魄也

古三墳連山歸藏雖有之皆無書且夏商之書  
豈若是已乎

太古者生民之始也始三頭謂之合雄紀子孫  
相傳記其壽命謂之叙命紀男女衆多從強  
而行是謂連逋紀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中

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  
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有巢  
氏生太古之先燧人氏有巢氏子也生而神  
靈伏犧氏燧人氏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命  
臣飛龍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  
犧牛冶金成器因尊事爲禮儀因龍出而紀  
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和率萬民命水  
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  
而置城郭

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

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  
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黑胥氏居南葛天氏  
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

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  
則位不危

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  
子其念哉

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

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  
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  
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也九月遘鴻鴈先  
言遘而後言鴻鴈也則遘而後數之則鴻鴈  
也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  
南鄉記鴻鴈之遘而不記其何鄉也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  
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

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  
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  
北也

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  
也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

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踈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昭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晉文公學書於舅季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

少昊氏母曰女節高陽氏母曰女樞帝堯氏母曰慶都舜母曰握登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

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禹夢自洗於河取水飲之

夏后氏母曰修巳

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文王之史編

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又世妃曰姜嫄主癸之妃曰扶都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湯將奉天命伐桀夢及天而舐之  
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

文王之妃曰妣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檇柞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臺  
成王歌曰鳳凰翔於紫庭余何德以感靈

魯築茅闕門 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王命左史戎天作記 天雨金雨碧於郢地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  
止之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飛鴻滿野夷羊在牧

孝經援神契曰泰山天地孫也主召人魂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王者

奉已儉約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易飛候云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

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

春秋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電電之爲言

合也

春秋說題詞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

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曰生爲星

春秋繁露曰法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

稱天子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

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四

爲魁第五至七爲標標合斗居陰布陽故稱

北斗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

之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春秋符云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為一微十五微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著五日而成一節

太乙者北辰之星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或曰太乙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名焉故星經曰天乙太乙主氣之神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出從中男入從中女

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宿者七宿也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伯受命入戊午部洛書靈准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

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  
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  
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亥算亦爲甲  
先元皇介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  
乾文緯而後有乾鑿度而後有考靈經而後  
有制靈圖而後有河圖八文而後有希夷名  
而後有含文嘉而後有稽命圖而後有墳文  
而後有八文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行  
帝用垂皇策與乾文緯乾坤二鑿度此三文

說易者也

黃帝曰觀上古聖駟玄化劈措爲業徒得爲  
懋訓究體譯

上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

萬形經曰天地失叙必有沮泄媧皇用陰陽鉤  
治之也據今後世有鉤命決

炎帝黃帝有易靈緯公孫氏作易八墳

孔子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  
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



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天命之也

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

三蒼李斯倉頡篇 楊雄訓纂篇 賈鮪滂喜

篇 司馬相如凡將篇 蔡雄勸學一卷

班固太甲篇 在昔篇 崔瑗飛龍篇 蔡

邕聖皇篇 皇初篇 吳章篇 女史篇合

八卷 朱育幼學二卷 項峻始學二卷

又月儀十二卷 呂忱字林 楊承慶字統

古文官書一卷 古文奇字一卷

書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有形聲相

溢謂之字字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

之書書者如也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

借指事六義

蒼頡作古文 史籀大篆 李斯小篆 程邈

隸書 何承天纂文

漢初草書 秦廢古文用八體 大篆 小篆

刻符 摹印 蟲書 署書 殳書 隸書

漢時六體有古文奇字 篆 隸 繆篆 蟲  
鳥 并藁草 楷書 懸針 垂露 飛白  
等二十餘種

魏世八分書 筆跡流澤宛轉妍媚 放縱快  
利筆道流便

漢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  
意廣謂之婆羅門書

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卽位羲和  
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

### 官

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  
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尚書璇璣鉗曰述堯世放唐文

昭帝冠辭曰陛下摘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  
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  
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  
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  
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

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鸛鷄至則旱

疫之感二曰發明至則戚之感三曰焦明至

則水之感四曰幽昌至則旱之感也

又鸞鷖鳴岐

况創制改物神人易聽者乎

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春秋漢含滋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

則江河決潰又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

畔震起山崩淪

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應修德以應之

時則有脂夜之妖

潛潭巴曰甲子蝕有兵敵強臣乙卯蝕雷不行

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丙寅蝕久旱多有徵

癸亥蝕天人崩主疑王乙未蝕天下多邪氣

鬱鬱蒼蒼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一曰亡兵

弱諸侯強丁巳蝕下有敗兵癸酉蝕連陰不

解淫雨毀山有兵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  
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甲辰蝕四騎脇  
大水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庚辰蝕彗星東至  
有寇兵辛未蝕大水壬午蝕久雨旬望戊戌  
蝕有土殃皇后亡天下不寧辛癸蝕子爲雄  
丙申蝕諸侯相攻戊子蝕宮室內淫雌必或  
雄乙亥蝕東國發兵丙申蝕戎夷內攘乙酉  
蝕仁義不明賢人消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  
不行逆謀滿玉堂日蝕乙丑天下唱之丁卯

蝕有旱有兵辛卯蝕臣伐其主壬子蝕妃后  
專妬女謀主丁未蝕王者凶辛酉蝕女謀主  
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壬辰蝕河決海  
溢久霧連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庚  
子蝕後火燒官兵仁義不明乙亥蝕小人用  
事君子繫

又漢舍滋曰臣子謀日乃蝕

孝經鈎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  
矢射山崩日蝕又日日蝕修孝山崩理惑

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  
強侵萬事錯

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妖孽又曰日已出  
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必有移民而  
去者也又曰日黑則水淫溢又曰虹貫日天  
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吏橫殺下多  
相苦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  
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訣絕大臣爲禍主將  
見殺

含文嘉旗有九名日月爲常蛟龍爲旂通帛爲  
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  
全羽爲旒析羽爲旌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  
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身也龍旂九旒  
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鞶彌龍所以養威也  
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

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猶竈上騷除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

之效也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  
梏

是故樓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  
仞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  
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  
楚人曹丘生辨數招權雇金錢

季布弟心氣蓋關中長事袁絲弟畜灌夫藉  
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

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

樂布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賃  
庸於齊爲酒家保

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溧陽宋意  
及劉禮同師

任安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

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安留代人爲求盜亭  
父後爲亭長安嘗爲人分麋鹿雉兔當時劇  
易處衆人皆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

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家監使養惡嚙馬兩人同牀卧田仁曰不知人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

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貧快快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刃列

### 斷席別坐

武帝聞之以任安爲佯即不傳事何也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里語有云舐糠及米吳與膠西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敢不戴

治次舍湏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

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詒  
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  
且往遺之

天下方有急將軍寧可以讓耶

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螫

漢書作奭

太后豈以臣爲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  
喜耳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

田蚡辨有口學繁孟諸書

孔甲繁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韓安國爲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賢士於梁舉壺  
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慕之唯  
天子以爲國器



李廣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祖瑩元珍蜜藏火讀書呼爲聖小兒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馱馱駟駟驢驢

音顯

公孫弘年少爲薛獄吏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是時弘年六  
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

爲善陰報其禍

朕夙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疾惡君宜知之  
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  
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

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  
言

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間雅甚都

相如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

相曰若此者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

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疑決  
微故使爲理

黥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  
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  
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陛下用人如

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非苦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高帝約束紛更之  
爲

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庸  
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之

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

寬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所匡諫於官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音

容

傳子至孫徐延徐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  
經延頗能未善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馬

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於胡毋生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董仲舒傳公羊氏

郅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寧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  
如束濕薪滑賊任威

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乃貲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

法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  
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治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  
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義縱少年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

治敢行少蘊藉

王溫舒少時椎埋爲姦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  
重罪而縱使督盜賊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家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梨來

王溫舒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辨至爲中尉則  
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爲用

惡少年投跣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盜賊  
溫舒爲人譎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  
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  
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薰大豪

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

減宣所以微文深詆論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

重遲外寬內沈次骨

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賞累數巨萬矣

鄒陽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

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惠帝時郎中皆冠鷄鶡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庸不乃其篤

若親有嚴容髡髻鞬鞞與忌同侍酒於前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兩月乃盡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意者尚有遺行耶  
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矣  
絕倫超奇者爲右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四曰八  
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凡八  
若龜之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  
龜也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  
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僕鄙  
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耶

其民羯羗不均 陳椽其間得所欲  
其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  
起則相隨椎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渢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

利亦一都會也

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徒火切

羸蛤不行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

醢醬千甔

藁麩鹽豉千荅

或作餗音貽

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

其大率也

洛陽街居在秦齊楚趙之中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

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

義者有取焉 光武賜鮑永洛陽上商里宅

邳惲請鄭敬曰子從我伊吕乎將爲巢許乎而

父老堯舜也 不得雁山贖罪

蘇威牛弘等奏除死罪八十一條又制大業律

魏命蘇綽趙肅爲大律二十五篇

北齊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

周宣帝詔云高祖所制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已

又爲刑書聖制而更重之

布憲擬於秋荼說網踰於朝脛

蔡法度家傳律學凡一千五百二十條

琴太弦散聲中黃鍾二太簇三仲呂四林鍾五南呂六黃鍾七太簇世所傳琴曲五調以音律考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仲呂四月之律陽氣長養之月作五弦以歌南風此之謂也

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 申驅成帙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曹間御戎晏武

戎爲右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䟽爲右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左翼曰啓 右翼曰肱

駟乘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久不行不可復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山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預

弄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小謹者不大立饗食者不肥體

不行其夜不違其馬

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方假在外者將待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

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旣布有不從憲者謂之不從令

侈曰專致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

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 昔之日已往不來矣 百匿傷上威

外之有徒禍乃始芽施報不得端乃始昌

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尊賢援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  
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  
衆信賞審罰爵材錄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民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  
官則安

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  
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  
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

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

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

勝心焚海內 莠命

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所好  
傷民民傷則身不危者未嘗聞也

是以博帶梨大袂决文繡染刻縷削雕琢采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他耕切 擗丁歷用

則擊

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閻不可以無闔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  
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  
廢人而復起殆可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  
而不密殆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  
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  
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  
去非其人而人行私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

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  
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  
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  
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  
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  
王之禁也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廣而資財甚  
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  
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

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達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

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歛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  
以前無狗後無虱者爲庸  
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

夫搏國不在敦古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  
乎能一乎搏結也

禁藏於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  
制彼者能以已知人者也

制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  
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  
十日而君不聞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門

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故曰遠於萬里也  
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

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弊其羽翼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 何以効其然也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  
而天下服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  
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忌慶 登山之

神有命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黃門倡侂子和曰甲作食矧腴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  
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  
糧

東京賦曰捐魑魅斲獠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  
父於清泠溺女魑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殞

壑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獠狂惡  
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魑皆  
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魑  
罔象木石之怪壑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  
間作怪害也

山虞馬第伯白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  
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  
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

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丈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

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



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

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北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明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是

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

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

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將無極

卒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平正擅旬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止怒莫如詩忘憂莫若樂

凡人之生必以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

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

燔工之窰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

赤墮歷彊肥五種無不宜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雞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

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梁山之陽精廼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頽者下有

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夫玉起於禺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珠起於

赤野之末光

耜耒耨懷鉛鉛又樞權渠緹綵所以御春夏之

事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則氣不達

用其新棄其陳勝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

及其天年勿身督聽 督聽則姦塞不皇

流辟詭越悞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

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

節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

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

丘名曰搖水

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因發酒於宣王

惠盎見宋康成 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

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

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而可以爲之莽莽

也

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與樂成功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

甲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

適簡子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曰中牟有士曰瞻胥也請見之

簡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子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口噤不言以精相告

孔子見溫伯雪子

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志氣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

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可熟然而視螭馬美而不可用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叔無孫也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二子皆馳而

死之

戎夷違齊之魯天大寒而後門不及門也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

先知必審徵表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與飄矣飄疾也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

意能見齊宣王 狐援說齊湣王

葆申曰日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繒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姪替年不聽朝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有之爲曰吾

所以事君者非係也

文侯不說之於顏色任座趨而出

秦小主夫人惑奄變

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若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

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澤意氣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

巨防容蟻而飄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燔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覆身死君失一言而國殘名辱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 吾獨焉知之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杖而倚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雖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

太公釣於滋泉 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

勝書之說周公 齊桓公之見小臣稷

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

倚之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

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有衣則謂

之中衣以素純則謂之長衣也 裕之高下

可以運肘 裕音各衣袂常掖之縫也

古者冒而句領 笄音煩又皮彥切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

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

可與契道

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

則思不達

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

得從此獨巧也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

之此善之善巧之巧也



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  
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繁惑  
以易御險難以靜制動萬事皆歸於一百度  
皆准於法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

守家以義守國以道

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  
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  
者揮鞞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

而不能必見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  
力鈞勢敵也

爲强者積於弱也爲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  
於不足也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  
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靜則神定神定則氣充而學無不成矣

邯鄲有吹者托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  
之人有意狙召隣者隣者以爲狗美之後聞  
其狙也據地吐之由未始知味也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田光所以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色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  
區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家富則踈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盖利不  
相容也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也冬

不用筭非不愛筭也清有餘也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深故農輟桑而雕  
鏤女投杼而刺文

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  
以窮天下之遠 近臣則暗遠臣則吟

謗之與名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  
多

昔倉梧丙取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  
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暴水至而

而不去將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宗魯受  
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將以爲義則不如無  
義焉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  
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  
利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會  
君有三累惟親所信一也以名取士二也近故  
踈親三也臣有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也居

大位而無治二也理官而不平三也御軍陣  
而不背四也

昔人有常東而西人問其故曰吾馬疾也徒覺  
其馬之疾而不覺其失路也

齊桓公飲酒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  
有國之耻何不雪之以政因發食賜窮乏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

簠籩壹兕璜鬯彝彝黍稷香馥薦血犧滌齋蠲禱  
靈嚮歸鳥獸鼠蛙鳩鱗龜測深闕與表出之

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進伐

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

窮巷多怪曲學多辨

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固見傲於民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奔

壑之水非不停也

臨觴念戚則旨酒失甘對食而哀則嘉殽失味  
裘以嚴霜取愛葛以暑景見親

善約者無繩墨善閉者無關鍵  
玉屑盈車不如全璧

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出於情而慾害情

樓季足捷追越奔電若駕疲羸則日不涉一舍  
舉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小人自易而難彼

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昔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太顛

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致於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則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內之父兄弟子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助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

墨子曰惟能以尚同一異爲政然後可矣

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  
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  
何可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  
也先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秦誓之言然曰小人見  
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  
告者其罪亦猶淫僻者也

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  
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飢  
爲節肱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  
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悅之故其臣能之  
也

昔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  
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噉池之竇酒爲砥

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

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則求以鄉其上也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

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天省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圻及泉

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  
面鳥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  
后乃遂幾

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五穀焦死鬼呼國雀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鉤  
官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  
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

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大於夏之城間西北  
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夏諸侯於亳薦章天

### 命通於四方

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  
十日雨土於亳九鼎遷止妖婦宥出有鬼宵  
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  
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  
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  
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  
哭泣不秩聲翁繚絰



若法若言行若道

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蒙而無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以不可得矣欲以禁止夫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耶其說又不可矣

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耶其說又不可矣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焉避逃

之

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酋

隣國之君有發其皮幣具其饔處使人饗賀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蕪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勾芒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血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詞旣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詞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藁之殪之盟所

昔夏王有勇夫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墨君子出絲二衛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

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縱鳴管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用弗式

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

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  
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  
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  
三法也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  
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  
皆君子也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說在意在諸其所然且未然說在於是推之意  
未可知

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無可也  
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已

止彼與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  
也疑似其然也

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  
數牛馬則牛馬一

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

善治也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辨也辨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均髮均懸輕而髮絕不鈞也均其絕也莫絕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

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非不牛馬非不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之止於彼此之止於此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股栗聖人也

有之已不非之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曼也不中效則非也

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  
是故僻俾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  
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  
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或物乃是而然  
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  
不是也不可常用也

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  
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  
也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

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  
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  
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  
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  
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  
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  
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也  
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  
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

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也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熟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享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賢臣與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言足以後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今農人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

怪之曰吾夫子教公上過曰揣曲直而已今  
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  
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  
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相之事下無耕  
桑之難吾安敢廢此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  
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  
不聽自北而返爲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  
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

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  
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  
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雙則愠也  
豈不費哉

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之人而食之人矣盛  
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  
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  
者旣可睹矣

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寒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賢於耕織者也

王曰善哉公輸盤謂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械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訕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備城門篇佳甚

禽滑稽事子墨子三年及管酒槐脯寄於大山昧茅坐之以樵禽子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



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  
務色謾缶淫器不靜當路危衆舍事後就  
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賞罕乃不殆  
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  
衰也作爲巫音

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  
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聽小則耳不充不  
充則不詹不詹則不窅太清則志危以危聽  
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

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  
則怒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乎知緩  
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  
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

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舉死殍之地矣  
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泰山之塞則陷  
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

句殘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是衡言也戶快反過謬之言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薄結反

又芳舌甫莅普結初栗切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呼洛吹劍首者映血而已堯

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

一映

荀子側載羣芷以養鼻 賈誼新書從容澤燕

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 荀正論曼而饋

代羣而食羣同

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謂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 韓

車軌塵馬候蹄 周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

餘地 列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不班白語道失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  
亂之楮葉中而不別也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  
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  
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

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  
淫發洩其若之何 尉氏討姦之官

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歲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  
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失次梓慎  
則曰宋鄭飢裨竈則曰周楚王死

衝波傳曰足履萬錢之鳥漂如日光宛如游龍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  
賄桂襦襲蔽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夫外鞵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鞵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  
道而行者乎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  
爲大士

瑕覆于周氏之汪以覺報宴

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滄  
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射王汰翰及鼓附著於丁寧又射汰翰以貫筮

轂汰他未切穿也筮轂人執筮以蓋王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  
含垢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爲乏

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直是牛切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執斲執緘織紉 故宣伯餽諸穀

無弔者也夫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

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

予敢侮

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  
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  
親任良物官

寡君以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弊邑之禮將  
致之從者

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法佗授衛侯之手

授子對切

桓子咋謂林楚

詐切暫也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與懲同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施取其厚事舉其衷斂從其薄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  
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無不噬也

世切吉

君辱舉玉跡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

君將散之

詩角切

揮出信弗納

信宿也

成子衣製杖戈

製雨衣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精氣之入也必有集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

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夏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

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用其新棄其陳腴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勿身督聽督聽則姦塞不皇 督正也

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

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

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幼子移成易子而教也 廸名書新 有顯名者庸之

復亡解辱 市有五均蚤暮如一 揖其民力相更為師

五鑿為政心從而壞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

德德音鑿鑿音銑銑音離離

體明道術 刑無頗憲臺如砥平 獄無放紛

獫蠻憬彼用綏海濱 光輝有翁永世不泯

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中呂之均萬物慈躬華澤青蔥歧行蠕動咸守厥

常謂庚寅四月也

故著名誅增歎歎欻發噴授筆舒慮曠喟



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留長  
孺以相毳榮陽褚氏以相牛又有相雞狗者  
狗重工徹止藿猥 黃南 來白皆狗名韓盧  
宋鵠之類鷓鴣鳥之山 珠澤 兼荷也  
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 漸澤 闕天之  
詩

東虞兗臺西虞櫟丘南虞富丘 軍丘 南山

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言以受職  
盡力於權衡以任事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

黃之澤其馬敷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敷玉  
皇人受穀

皇我島民旦夕勿忘旦夕勿窮有皎者駱翩翩

其飛

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多雉臙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

萊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玄木炎木之藥馬餘瞽之南南極之

崖有萊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茵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春秋保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

乾鑿度曰泰表戴干 鄭玄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泰人之表戴干

又稽覽圖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 鄭玄云葱變爲韭亦是

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地投淵之上有百果

馬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鬢髮雄頰廣顏色如淡頰

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故嫖

毋執乎黃帝 雖惡奚蕩

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

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

因發酒於宣孟

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異龜與之書黃魚雙躍

臣弗得也 得取也

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

甯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貴服 莎隨猶相

守不進不却貴置也服退也 却舍延尸

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

棄乎

墨者唐姑果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爲人

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果善雖奮於取少主何

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此史定  
之所以得行其邪也

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  
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  
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  
假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  
者妙矣

其呂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僂耳  
若之何哉

時至而應心暇者勝

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  
孔子而進食

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  
室與適通  
勝書說周公曰

運斗樞曰夏不田

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

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色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慚色臣是已知之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

孟邛以絳窳安邑與秦秦使起賈爲邛求司徒於魏

令許綰誕魏王入秦魏敬說止之乃輒輟行將書宓子賤從芻時掣搖其手

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

東海後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

右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夫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  
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之孔子曰無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  
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  
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淫雨曰衆雨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丘陵可以處

臺榭

未屬巽辰又在巽位

辰宿直角角主兵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麩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  
之無有差貸

酉宿直昂畢好雨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爪

彖

雜錄 卷之六  
中呂以宣中氣

蕤賓所以安靜人神獻酬交酢

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二

南呂以贊陽秀物

無射所以宣哲人之令德示小人軌儀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三者三 巷黨

豈不可 吾敢乎哉

魯之學有米廩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

魚鮪不泔 鳥不獮 獸不狘

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葶苈枌榆兔薨滫以滑之脂

膏以膏之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

狄是後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聲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邴音  
丙甫杏切 崔千罪息罪且雷三切 濇勅  
六切 聲直羔五到切 愧亡本切或作免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  
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  
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嗑音益  
又音厄  
起息於踵遍體而深哇媧胡卦於  
佳切又音桂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爲撻寧撻寧者撻而後成者也

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

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  
知皆在鑪捶之間耳捶本作錘之睡之藥  
時藥三切一作甄夫

切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逸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意斟懣而不澹乎 猶遲疑也

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旣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香秋

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為山建明  
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  
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庄鹿砦  
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  
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  
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  
一峯九十尺亭臺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  
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  
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  
拆屋為薪翦石為砲伐竹為篔簹大鹿數千  
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  
宣王為先師究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  
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  
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  
后大撓隸首容城箕子商尚常僕鬼史蒞巫  
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  
史趙史墨裨竈方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

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  
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  
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  
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  
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  
祚邊罔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  
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  
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

嚴君乎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建太  
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夏禹鑄九鼎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  
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周襄如儿上肉  
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拒赧王之亡盡  
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  
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搬昇

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用沒  
水求之不獲蓋亦爲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  
鍾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之書固  
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  
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  
年用學士魏漢津言鑄四年三月成於中太  
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  
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  
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

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  
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正和  
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  
徙鼎奉安正帝爲隆萬餘八鼎皆改焉名  
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  
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視天貯醇之  
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  
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日浮  
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

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  
清寶錄官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  
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  
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紀之

捷六枳爲藩籬

劉子威維沮卷之六

劉子威雜俎卷之七

原化篇

夫文摯長桑公之術豈非通於造化者乎則稍採之內經昔先君善此予亦欲學之云

脉經

寸浮陽 關中陰陽 尺沉陰 診法舉按尋

右手

寸部為氣口 大腸陽明 肺太陰 燥金脉浮而短濇 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胃陽明濕土脉緩慢 尺厥陰心包絡少陽三焦命門相  
火脉按之濡舉指來實

左手

寸部為人迎心少陰小腸太陽君火脉浮大而散 關

肝厥陰膽少陽風木脉牢而長 尺腎少陰膀胱太陽寒水

脉按之濡舉指來實

浮者陽輕手得之 沉者陰重手得之 長通

陽度本位 短不陰及本位

滑者陽往來流利 澁者陰來凝滯

手三陰三陽

少陰心太陽小腸 太陰肺陽明大腸 厥陰心胞絡少陽三焦

足三陰三陽

少陰腎太陽膀胱 太陰脾陽明胃 厥陰肝少陽膽

小腸心之府 大腸肺之府 膽肝之府 胃

脾之府 膀胱腎之府

關前為陽脉 關後為陰脉

心七孔多聰慧三毛上智英 中智五孔 下

者三毛而已 順候脉洪驚

七表八裏

七表者浮芤滑實弦洪緊 八裏者微沉緩瀦  
遲伏濡弱

七表陽也八裏陰也

表脉多見於左而客隨主變裏脉多見於右而  
主隨客變左三部所主溫風寒也溫風寒病  
得於外右三部所主燥濕暑也燥濕暑病生  
於內此脉法之大槩及其互相變見或表脉  
見於右或裏脉見於左或陰陽更相乘或陰

陽更相伏或一脉爲十變脉理精微非一言  
可盡然其要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表脉七  
裏脉八共十五脉也五行分之各得三脉三  
五一十五也 浮瀦弱屬金 弦緊伏屬木  
滑沉濡屬水 芤實洪屬火 微緩遲屬土  
每三部俱有輕重之分至於五行當更相平  
一有不平病卽見焉

天地之間六氣依於五運假令外感風溫則木  
火有餘而土金不足水不能制乎火矣外感



乃外邪所感致五行不平也內傷乃五內自傷五行自不能平也先明金水木火土之理次察虛實賊微正之邪更復辨其部分之浮中沉而又當詳審乎主脉客脉之相合何爲主弦洪濇緩沉是也何爲客本部不應得之脉皆客也

夫標本者太陰有標本之化少陰亦然大陽標熱而本寒從此生七表太陰標寒而本熱從此生八裏太陰標本皆陰少陽標本皆陽惟

陽明與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長脉發之短脉下之是滑與濇交滑居寸而熱濇居尺而寒滑居尺而熱濇居寸而寒濇脉居尺寸俱有損氣滑脉居尺寸皆助陰陽內經曰脉滑曰生脉濇曰死

一浮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按之有餘再再尋之如太過曰浮

二芤者陽也指下尋之兩頭卽有當中全無曰芤

三滑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珠動按之卽伏  
不進不退曰滑

四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絕舉之有餘曰實  
五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有餘狀若箏  
弦時時帶數曰弦

六緊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通度按之有餘舉  
指甚數狀若洪弦曰緊

七洪者陽也指下尋之極大舉之有餘曰洪  
已上七表之脉雖皆屬陽然陽中有陰

左寸主脉洪火 左關主脉弦木 左尺主脉  
沉水

左寸客脉浮金火金相合火能剋金 客脉芤  
火二火相合甚熱必甚 客脉滑水水火相  
合多致嘔逆 客脉實火二火相合陽氣有  
餘 客脉弦木木火相合木挾火而欲侮金  
客脉緊木木火相合火助木而生風 客脉  
與主皆洪火相合胸中大熱

洪火太陽之火 相火三焦之火 洪火一見

相火不得用事三焦失決瀆之任

八裏脉交變畧倒

八裏者右手三部寸關尺曼邪者也陽乘陰也  
是微沉緩瀆遲伏濡弱八裏也有裏之表乃  
三陰經絡洛稱標之名也有裏之裏乃三陰  
之本脾腎肝總稱之名也 三陰標者爲陰  
中之陽本者爲陰中之陰也 故裏之表是  
陰中之陽當瀆形以爲汗宜發之主宜緩  
裏之裏是陰中之陰分也當急下之容宜急

八裏脉

一微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極微再再尋之若  
有若無曰微

二沉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緩度三  
關狀如爛綿曰沉

三緩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遲緩小於遲脉曰  
緩

四瀆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前虛後  
實無復次第曰瀆

五遲者陰也指下尋之重手乃得隱隱曰遲  
六伏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呼吸定息全無再  
再尋之不離三關曰伏

七濡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冉冉還來依前却  
去曰濡

八弱者陰也指下尋之如爛綿相似輕手乃得  
重手稍無怏怏不前曰弱

### 九道脉法論

以長爲乾清陽發腠理以短爲坤濁陰歸六府

以離爲虛心中驚則血衰以促爲坎脉進則  
生退則死以結爲兌發在臍傍以代爲中主  
主上中下三元正氣以牢爲震前後有水火  
相乘之氣以動爲艮主血山衰以細爲兌主  
枯金有餘

一長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持竿之狀舉之  
有餘曰長過於本位曰長

二短者陰也指下尋之不及本位曰短

三虛者陰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亦然曰虛

四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曰促  
五結者陰也指下尋之或來或往聚而却還曰結  
六代者陰也指下尋之動而復起再再不能自  
還曰代

七牢者陰也指下尋之卽按之却有曰牢  
八動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還無再再尋  
之不離其處不往不來曰動

九細者陰也指下尋之細細似綿來往極微曰細  
左右瀕候四時脉四十五動爲一息指下弦

### 急洪緊時

忽然匿匿慢沉細 屋漏雀啄終不治

結者脉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 伏者脉

行筋下也 浮者脉在肉上也

氣留則寒血聚則熱

### 難經

脉有太過不及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  
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九分而浮過者曰太  
過減者曰不及

遂上魚際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脉當一寸而沉過者曰太過減者曰不及

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

浮沉者以舉按輕重言浮脉輕高而易得沉脉  
須重手按之

長短者以部位太過不及言長則過於本位短  
則不及本位

滑濇者以體性言滑脉累累相連而不絕濇者

輕刀刮竹往來難也

假如一陰一陽之脉見於左尺腎與膀胱爲順  
餘可類推

春脉弦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又曰如榆落  
莢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  
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

夏脉鈎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  
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  
夏脉微鈎曰平

秋脉毛脉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  
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  
死秋脉微毛曰平

冬脉石脉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  
之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  
曰死冬脉微石曰平

四時皆以胃為主

手太陰肺經陽明大腸經也大腸肺之府二者  
屬金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乃

腎之府二者屬水水性下故不能上親於肺  
水生於金而性不同於金故金居右上部而  
水居在下部也 水生木者足厥陰肝經足  
少陽膽經也木得水而生絕水而死故水木  
之部相連而木部居於左關 木生火火者  
手太陽小腸經也手少陰心也火之性上而  
不下故為左手之上部 手之心主包絡少  
陽三焦相火也俱有名而無實寄位於右尺  
火生土土者足太陰脾經也足陽明胃經也

土主中宮故主中部而居於右關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腎也其榮在髮其充在骨絕則不能榮髮充骨矣腎主骨

足太陰氣絕則脉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不滑澤太陰脾經也屬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脾主肌肉

足厥陰氣絕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脉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氣而絡於舌本故脉不榮則筋縮急筋縮急則引卵與舌

肝屬木其榮爪其充筋肝主筋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肺屬金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主皮毛

手少陰氣絕則脉不通脉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黑如鰲心經屬火其華在面其充在血心主血

三陰氣俱絕則目眩轉目眩者爲失志



三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  
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則氣先死  
真心爲君火 心主爲相火 三焦爲氣之父  
心包絡爲血之母

奇經八脉

八脉者既不拘於十二經何起何繼也  
督脉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  
於腦 下極之俞長强穴也穴在脊骶是督  
脉所起之處風府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

内宛之中從此入腦也

任脉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  
至喉咽 中極穴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曲  
骨穴也關元在臍下三寸  
衝脉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脊上行至胸  
而散也 氣衝在少腹毛中兩傍各二寸是  
穴乃足陽明脉氣所發穴  
帶脉起於季脇廻身一周 季脇章門穴是也  
是帶脉之所起繞身一周

陽蹻脉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陽蹻起足跟循足外踝申脉而上行入風池風池穴在頂後髮際陷中

陰蹻脉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脉 陰蹻起足跟循內踝照海穴而上至於咽喉與衝脉交接貫通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督之爲病脊強而厥

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 任脉起中極上毛際循腹裏至咽喉則腹裏若結不通男子爲病七疝者一厥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脉七氣也

木受氣於申申七月也長生在亥亥十月也皆是陰道臨官於寅寅正月也帝王於卯卯二月也方是陽道故曰行陰道多

金受氣於寅長生在巳巳四月也皆是陽道臨官於脾帝王於酉酉八月也方是陰道故曰

行陽道多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右四凡七葉主藏魂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  
神 心任也任萬物無纖巨上智之人有七  
孔三毛中智之人五竅二毛下智之人三竅  
一毛常人之心二竅無毛愚人心有一竅下  
愚之人心有一竅甚小

脾重二斤三兩有散脂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  
藏意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七衝門何在

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  
倉下口爲幽口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  
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會厭謂咽嗑會合也  
厭猶掩也謂當嚥物時合掩喉嚨不使食物  
誤入以阻氣之呼吸出入也賁與奔同食飲

奔聚於胃太倉亦胃也胃下口爲幽門謂居幽隱之處也闡遮闡也大小腸之會分別清濁糟粕穢濁者入大腸水液清者滲入於膀胱故取遮闡之義下極肛門也

經言八會者何也腑會太倉臟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膈俞骨會太杼脉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太倉胃名在臍上四寸卽中脘也季脇章門穴

也帶脉發於此章門在脾之募在季脇之端筋一身之筋也陽陵泉足少陰之穴名也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衆筋結聚之所又肝主筋少陽乃肝之府故衆筋會於陽陵泉髓會中骨也絕骨足少陽經之穴少陽主骨萬物絕則受氣骨絕於此而少陽主之故髓會於絕骨索古云腦爲髓海足熱如火足寒如水可灸此穴

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

脉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皆上至頭耳故  
面柰寒也

人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 坐濕則濕易入  
強力力所不能而強勝之也強力則汗出汗  
出則玄府不固入於水中水從玄府而入濕  
勝則傷腎矣

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  
不愈令人發咳逆瘖瘖連歲不已 連日而  
發曰瘖間日而發曰瘖以季夏戊巳日得之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  
不愈令人病煩煩悶也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 發黃疸  
飲食不爲肌膚

肺之積名曰息貫 令人洒淅寒熱 息安靜  
也貫與奔同乃肺之積時靜時動肺主皮毛  
積久而真虛邪盛真虛則森然而寒邪盛故  
翕然而熱故謂之洒淅寒熱非大寒熱也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

或上或下無時 賁豚如豚奔之狀也 始於少腹終於臏中

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注泄食即嘔吐逆注者驟然泄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圍而不能便莖中痛

此五泄之法也

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稿不得汗

肌寒熱者皮膚痛唇稿無汗

骨發寒熱者病無所安注汗不休齒本稿痛

腦爲髓海風寒之氣入於泥丸宮而連於腦謂

之真頭痛也

心者君主之官靈樞所云與皆相控善瘕如行後觸其心僂者腎心痛痛如錐針刺其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

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間動作痛益甚  
色不變肺心痛也此乃五臟之氣相于而痛  
外一種名胃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是也  
其痛異常不係各藏相于手足青者即名真  
心痛

藏并榮有五府獨有六者府陽也三焦行於諸  
陽故置一膻名曰原所以府有六者亦與三  
焦共一氣也

五者并榮膻經合也六者并榮膻原經合也三

焦主持諸氣故六府之經多一膻穴而名之  
為原

陰井木陽井金庚金為剛乙木為柔乙與庚合  
陰榮火陽榮水壬水為剛丁火為柔丁與壬合  
陽膻木陰膻土甲木為剛巳土為柔甲與巳合  
陰經金陽經火丙火為剛辛金為柔丙與辛合  
陰合水陽合土戊土為剛癸水為柔戊與癸合  
三焦所行之膻為原者何也然膻下腎間動氣  
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三焦所行氣之膈而爲原者蓋由臍下腎間動氣爲人之生命手足三陰三陽之根本三焦資始於腎間故名爲原三焦乃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上中下焦之氣下焦稟原氣原氣者卽真元之氣也上達至於中焦主受五藏六府水穀精悍之氣化而爲榮衛榮衛之氣得

真元之氣相合主氣通行達於上焦始經歷乎五藏六府原者非三焦之實名乃三焦之尊號也故以三原所留止之處輒名爲原腹屬陰五藏之募皆在腹背屬陽五藏之膈皆在背

六府各有井榮膈經合也府則多一原穴紀氏曰井者若水之源水始出其源尚微故謂之榮水上而注下下復承而流之故謂之膈水行經歷而過故謂之經經過於此乃入於藏



府與衆經相會故謂之合

素問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也

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

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

言補者必然若有得也瀉者恍然若有失也

牢卽實也濡卽虛也

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

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

王氏脈經

芤脈有似沉伏實大而長微弦

實脈大而長微強按之隱指幅幅然

微脈極細而軟或欲絕若有若無

瀉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細脈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

軟脈極軟而浮細 一作濡濡者如帛衣在水

中輕手相得

弱脈極軟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

虛脈遲大而軟按之不足隱指豁豁然空

散脉大而散散者氣實血虛有表無裏

緩脉去來亦遲小駛於遲

遲脉呼吸三至去來極遲一日舉之不足按之盡牢

結脉往來緩時一止復來按之來緩時一止者名結陽初來動止更來小數不能自還舉之則動名結陰

代脉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脉結者生代者死

動脉見於關上無頭尾大如豆厥厥然動搖

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

浮與芤相類 弦與緊相類 滑與數相類

革與實相類 牢與實相類 沉與伏相類

微與濇相類 軟與弱相類 緩與遲相類

脉滑者多血少氣 濇者少血多氣 大者血

氣俱多又云脉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 小

者血氣俱少 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 沉

細滑澤者熱遲緊為寒

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無所苦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革至如涌泉病進而危弊弊綽綽其去如弦絕者死

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起於夜半肝家王

春脉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始生也故其氣來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招招如揭竿末梢曰平其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

肝病 來急而益動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濯濯如倚竿如琴瑟之絃再之曰平

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來前曲後句如操帶鈞曰心死

真心脉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微滑爲心疝引少腹臍鳴

脾脈來而和柔相離如雞足踐地曰平來實而盈縮如雞舉足曰脾病來堅先如鳥之啄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死

真脾脈至弱而乍踈乍散色青黃不澤

季夏坤未之間土之位脾王之時其脈大阿阿而緩名曰平脈反得弦細而長是肝之乘脾脈甚長而長來踈去數再至曰平

滑甚爲癩瘡 澹甚爲腸癰

浮之脈太緩按之中如覆杯繫之狀如搖者死

肺脈來汎汎輕如微風吹鳥背土毛再至曰平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冬脈太過則令人解休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眇中清

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

浮之堅按之亂如轉圓益下入尺中者死

尺脈爲陰沉而遲寸關爲陽浮而速氣出爲動

入爲息故陽脉六息七息十五投此其常也  
二十八脉相逐上下一脉不來知疫所言尺  
勝治下寸勝治上尺寸俱平治中央

何謂表裏尺寸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脉關中絕  
不至也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寸脉下不至  
關爲陽絕

寸口脉漈漈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  
陰氣衰寸口脉偏絕則臂偏不遂  
關上脉檐檐大而尺寸細者

三部脉如霹靂 三部脉如水淹然

三部脉如釜中湯沸

滑爲實爲下數爲虛爲熱浮爲風爲虛動爲痛  
爲驚沉爲水爲實弱爲虛爲悸

遲則爲寒濇則少血緩則爲虛洪則爲氣緊則  
爲寒弦數爲瘧

弦急疝瘕小腹痛又爲僻病

脉來沉沉澤澤四肢不仁而重土崇

陽邪來見浮洪 陰邪來見沉細 水穀來見

堅實

脈來乍大乍小乍長乍短者爲崇

脈來洪大嫋嫋者社崇

風則浮虛寒則緊弦沉潛水瀆麥飲急弦動弦  
爲痛數洪熱煩

扁鵲陰陽脈法

脈平旦曰太陽日中曰陽明晡時曰少陽黃昏

曰少陰夜半曰太陰雞鳴曰厥陰

少陽之脈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

一月甲子夜半正二月甲子王

太陽之脈洪大以長其來浮於筋上動搖九分

三四月王

陽明之脈浮大以短動搖三分大前小後狀如

科斗其至跳五六月甲子王

少陰之脈緊細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七八

月甲子

太陰之脈緊細以長乘於筋上動搖九分九十

月甲子王

厥陰之脉沉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十二月甲子王其來得而跳

從二月至八月陽脉在表從八月至正月陽脉在裏附陽脉強附陰脉弱

外強內弱者裏大核也并浮而弦者汁核并浮緊而數如沉病暑食粥有內緊而伏麥飯若餅寸口脉倚陽緊細以微爪菜皮也若倚如緊薺藏菜也贖贖無數生肉僻也附陽者炙肉僻也小倚生浮大如故生麥豆也

夫相死脉之氣如羣鳥之聚一馬之馭系水交馳之狀如懸石之落下筋之上藏經之下堅關之裏不在榮衛伺候交射不可知也

脉如蝦之游如魚之翔如懸簿卷索如轉豆如偃刀涌涌不去與忽去忽來暫止復來者中侈者分絕者皆死

脉有表無裏者死

腎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為疝心脉搏滑急為心疝肺脉沉搏為肺疝

至如弦縷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

至如涌泉浮鼓肌中是太陽氣予不足也

至如委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

五色先見黑白壘發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

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脉

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也按之堅大急

五藏菀熟寒熱獨并於腎也

脉至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

足厥陰之别名曰蠡講去内踝上五寸别走少

陽其別者循經上畢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畢

腫卒疝實則挺長熱虛則暴癢

心脉急名曰心疝少腹當有形其以心而牡藏

小腸爲之使故少腹當有形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

則泄

診小兒脉法多雀闔要以三部脉爲主

後部左右彈者陰踣也動苦少腹痛裏急腰及

髓窮下相連陰中痛男子七疝女子漏下不



止

肺脉如風吹毛曰病狀如連珠者死

心脉之來如反筭莞大曰平如連珠曰病

肝脉之來博而弱曰平如雞踐地者死

脾脉之來阿阿如緩曰平如雞舉足曰病

凡發汗欲令手足皆周至熱熱一時間益佳

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匡然也脉虛

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氣虛者

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

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

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黃汗之病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其

脉自沉

跌陽脉浮而遲浮則爲風虛遲則爲寒疝寒疝

繞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陰其脉沉弦

者大烏頭湯

寸口脉緊如轉索左右無常者有宿食

寸口脉弦腹中急痛腰背痛相引腹中有寒疝  
瘕脉弦緊而微細者瘕也夫寒痺瘕瘕積聚  
之脉皆弦緊在心下則寸弦緊在胃腕則關  
弦緊在臍下則尺弦緊

又法橫脉見左積在右見右積在左偏得洪實  
而滑亦爲積弦緊亦爲積爲寒痺爲疝痛內  
有積不見脉難治見一脉相應爲易治諸不  
相應爲難治

龍川畧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

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  
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  
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畧復嘆曰古人論五  
臟六腑其說有繆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  
人誰信者古說左臂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  
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胞以理推之  
三焦當山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  
焦有藏無形不亦大繆乎蓋三焦有形如膀  
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

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  
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  
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  
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藏輸寫故  
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繆而不悟  
可爲長大息也予甚異其說後其齊州從事  
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夕嘗學醫  
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  
飢群凶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

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  
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  
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  
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  
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  
繆矣

問水篇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  
之所居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珪璧禮焉

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  
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

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

允街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  
龍畜生飲者皆畏避而走

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 柳河柳城

高闕 衛青絕梓嶺梁北河 北假

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趙侯自五源河曲築長城又於河西造大城一

箱崩不就晝見群鵠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

火光在其下卽于其處築今雲中城是也

其時帝幸龍荒游鸞朔北 椅桐縣

君子津君子濟 洛陽大賈齋金貨行迷失道

往投津長卒死津長埋之子求父長悉以金

與之

倉霍陘卽參合陘也 奢延澤

高奴縣有洧水肥可醮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有肥如肉汁取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

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爾雅山三成爲崑丘

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氛氲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支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行於漫瀆之口憇於曹陽之墟

漢武微行栢谷遇犀竇門又感其妻令其鬻渡今竇津是也

傳巖東北十餘里卽巔軫坂也

其山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

齊景公渡於江沈之河龜銜左驂沒古冶子拔劍從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杠之下乃龜也左手持龜頭右手挾左驂鷲躍鵠踴而出彭祖陸終之三子名錢

山徑委深峯阜交陰

激石雲迴環波怒深 鐘鼓之山帝臺之所

經崖秀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三水甚清深潭又掩鱗故名新安者也

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

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有五老游焉故謂

河圖將來告帝以期 五老乃翻爲流星而

升於昴

石勒襲劉曜而河水泮號爲靈昌津

南陽文叔良建安中爲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

蘭襄夢求改葬果循水得棺半許落水

張甲河 篤馬河

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而屠牛朝歌行  
年九十身爲帝師

鐵丘 底閣城 攝城 白馬城

孔子臨狄水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  
相加

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吏所輔追賊至厭次津爲

所獲輔求代雄

劉曜常隱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入跪獻  
劍一口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  
雜樹交陰雲垂煙接

狼馬澗 胡甲嶺

廣延曰大鹵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太鹵  
趙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  
吳廣進孟姚焉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西絕鉞蹕 紫谷水

青崖谷點黛素湍如委練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駮八駟  
以來有大狸身而狐尾師曠以爲首陽之神  
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王澤自帶  
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  
其山石岸地險壁立天固

層松飾巖列栢綺望

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

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協道懷靈受書天使憂

雜且

卷之七

三

結宿情傳勞後日

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陰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游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晉川之中最為勝處 盧門宋城南門也

張平澤 張刀溝 李聰渙 郎君淵

桑杜溝 衡漳 清漳濁漳 揭戾山

笥溝 濁鹿城 石泉固 巨馬水

欽城 馬溺水關 八渡馬溺 篋山

君子岸 盧奴武遂 陽城澱 桃水

清淀 青牛淵 窮魚丘 射漁城

黃瓜阜又堆 白狼堆 抱犢固 射犬城

楚烏 綾羅澤 將城 青園寺

高悝寺 湘宮寺

軍都山盧植隱居上谷之山也 丹花嶺

鵲谷水 原圃 酸棗虛桃 焦泉

羊頭山 驪驪水 界城橋 鹿蹄山

雞澤雞丘 光祿澗公路澗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 倚薄之山 狂水

三交水 孝水慈礪 缺門山 畢門橋

步廣里 閭闔門 平舒置 狗柳川

狐白溪 狼臯山 蝟螭郭 醬魁城

酢溝 制澤制田 辰亭 克裘城

婿水女水 粉水 雞水 游水

踰鼓川 麥城 蜻蛉水 空冷峽

人灘 油水 江油

歎州亦曰炭步 鳴鴈 鳴鹿

陽人聚 垂惠聚 啜門 梁門

定鼎門 上西門 孫水 孫原

船官浦 黃鵠巖 李媯浦 崢嶸州

黎岸竹磧 蝦蟆山 弄棟縣

大小弄棟 牧靡縣 且蘭縣 毋歛縣

臨賀二郡水名 葉榆河在滇池弔烏山

鹿崩 盤水 麋冷水 麋冷縣

無水無口無揚縣 浪水 羸隲縣

然石 逃石 移山

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 蘭風山 滎水

辱水 黃瓜葉榆西洱河卽牂柯江也

渠濫川 羊城象郡 小勃弄 大勃弄

滎濟所道有故碑云陽嘉丁丑河隄謁者王誨

䟽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隄

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爲遏壞隄無已功消億

萬 歌堂淪宇律管埋音

其勢鬱懣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

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昔姬氏之所常感首

### 崇鮡之所不能治

代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

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後未踰

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弘

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

於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

亦得湮沒而不章焉

魏李勝字公照爲滎陽郡守有遺惠民爲立祠

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

有石的石的銘具存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誠  
漉漉水上有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  
交合溪水出二樹之間長垣有羅澤卽吳季  
英牧猪處也又有長羅堽遽伯玉冢

東阿吾山上有抑舒城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  
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琨瑋溪竺僧朗隱於  
此谷因謂之朗公谷碩學淵通尤明氣締車  
頰秦書云符堅時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游  
巨和嘗穴居而朗大起殿舍雖素飾不同並

以事外致稱

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及水木明瑟

博昌縣有薄姑城史曰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

臺 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

徐君宮人生卯以爲不祥棄之孤獨母有犬名

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覆煖之  
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

後鵠倉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白鹿山瀑布乘巖縣河注壑左右壁層深獸跡

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竹栢之懷與  
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  
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子矣溪曰  
瑤溪又曰瑤洞

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  
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  
之義 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  
於其上太公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涓濱  
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

泂波瀨石崩澗八丈環濤駁轉

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密竒爲翳薈也

空渠衍澇足以成河 沁水春秋之少水也

太行之阜則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  
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  
也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  
爲能持滿

徒殆野王道傾盖 上黨關

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巖

辰肅月燕麥膾萋山一成謂之頓丘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殺也

魏建白樓甚高竦暘曜建素赭白綺分置大鼓於上晨昏伐以千椎謂之戒晨鼓也

弱柳蔭街絲楊被浦

靈壇東北有靜輪宮抑亦相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止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

與高及黃秉劉適等對共計校冀乃書表自理 浙江西岸有朱室提勾踐百里之封也冀表宮高貴不尚飾廡龍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局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詔還冀田宅妻子兼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囹圄人舉有力能投蓋於稷門蕩水乃稽延祖殞命之所

隆慮縣黃水出於神困之山黃華谷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卽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流也

林慮之嶠嶺抱犢固陟踵修上五里餘崿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道行故有偏橋之名自上猶須攀蘿捫葛乃至頂卽庚眩隊處也

銅臺亦魏武望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攻掖門修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

桓楷爲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於路者行人挂囊粟於樹莫敢取之

武王發巨橋之粟鉅鹿水之大橋也鹿者林之大也卽舜納於大麓之地又名大陸路溫舒鉅鹿縣之東里人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卽此澤也漳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巳屆此率

賓從禊飲於斯津矣

扶柳縣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  
以充膳府

燕王仙臺東有三峯甚崇峻騰雲冠峯高霞翼  
嶺岫壑冲深合煙罩霧

孔山北下有鐘乳穴入穴里許渡一水潜通流

注 陸機之行魏陽之枉渚

又東逕固安歷送荆涇北燕丹餞荆軻於此處  
荆歌起爲壽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士  
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南則秀障分霄  
層崖刺天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  
秀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抑亦羊腸邛來之類  
者也塌而爲湖

靳絕孤峙唐牙桀立

安喜縣秦建元中唐水汎長高岸崩頽城角之  
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

山岑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

嶮之崇峭

徐州東南流入石門中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濟盪之音竒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陸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涑水北逕小巒蓋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召雖千古世懸猶表二巒之稱

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長千霄崖側望若積刀鏐鏐相比咸悉西首

引之則長津委注過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合和交通在我

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詩葦竹猗猗毛云葦王芻也竹蕭竹也

純黑反哺謂之慈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頭而群飛者謂之燕鳥大而白頭者謂之倉鳥爾雅曰鶯斯卑居也孫爰曰卑



居楚烏馬融亦曰賈烏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境綴目新眺

鴈門之水出於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  
年人以爲壽

大翻小翻山高巒截雲層凌斷霧雙阜共秀競  
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  
冠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  
文爲便於事要竒而召之三徵不至次仲履

真懷道窮數術之美令檻車送之化爲大鳥  
出於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於茲山

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  
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  
公之故國也

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竒相逸力至雋光壽元  
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亏雋竒之比鮑氏驄  
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郭遽嶮路才容軌曉禽  
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

矣 枯源揚瀾涸川滌波

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澆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

比佩謙澤眇望無限也

開山圖曰山出不炭之木生火之石

觀雞寺大堂甚高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東至清陘盧龍之嶮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矣

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授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若興則豈山之神見則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曰仲父之聖此寡人

之私罪也久矣 偷疑作俞

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尋登陽虛之山臨於  
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  
高崖雲峯亢石無階援徒喪其捷巧鼯族窮其  
輕工及其長霄冒鎮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  
劣耳

女清冢云斯女清貞秀古跡表來今矣

祝官字召卿爲長沙令時亢旱曝身堦庭晨至  
中紫雲水起甘雨登降人歌曰天久不雨蒸

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  
下雨

昔王子晉好吹鳳笙與浮丘同游又受玉雞之  
儒瑞於洛水

黃帝東循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  
於洛赤文篆字堯帝又循壇河洛擇良沉璧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  
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政之  
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沉書於

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  
於舜舜又習堯祀沉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  
負位至於稷下榮光休氣黃龍卷甲圖書壇  
畔赤文綠錯以授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  
壇降璧三沉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  
黑鳥以洛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  
龜赤文之題也

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  
地符王者沉禮焉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

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

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  
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  
東走毋明視而見白水出焉告其都居而走  
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水在其  
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而長有賢德  
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埤瑀之玉其陽狂水出  
焉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魏文帝獵於大石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  
於是山管輅隨軍西征過將作大匠毋丘興  
盛墓而歎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衝尸  
朱雀悲哭四危已脩法應族滅果如其言  
昔郭丹西入關感慨於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  
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  
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  
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  
文枚堰遂成

構宵榭於故臺所謂臺以亭亭也

曲池接筵飛沼拂席 雲臺風觀纓帶阜

引水飛翠傾瀾瀑布或在渚聲溜潺潺不斷竹  
栢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飈暫拂則芳  
溢於六空

西北接華林隸薄昔劉楨仰觀甄后送從隸薄  
後太祖乘城降闕薄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  
磨石不動

使中謁者魏郡清源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勅

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

漢張純堰洛而通漕公私懷贍

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成故縷以丹亦竒以精至也

二水衡楸之上皆列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

眩目

王僧虔云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

十二州刺史六百石奏有監御史監郡今按侯

西國有爵離浮屠東都西域俱爲莊妙矣

始以榆欂成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龍雀蟠蛇天馬半漢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設平樂之顯觀章秘偉之奇珍

其南則謬門曲榭依阻城洫謖門水室門也洫城下池也

第五子陵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

湯仲弓嘗爲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  
納朝廷嘉之 事與鄧暉同當光武時耶  
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  
永久諒用憮焉穀水東注謂之阮曲阮步兵  
之所居也

陸機次堰師時忽結陰見一少年姿神端遠機  
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 機  
還睇昨路空野昏霾雲攢蔽日

靈泉池俗名石萬灣淵深不測實爲靈異

道縣有怒特祠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伐之瘡  
隨合

一人卧夜聞鬼相與言曰赤灰跋於子何如  
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立爲祠

汧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  
魚 洪波洊溢瀾浪雲頽

三峯霞舉霄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  
恒有落勢

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瀾漭盪發

太公釣磻溪今謂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  
林障修阻人迹罕交東南隅有石室太公所  
居其投竿蹠餌兩膝遺跡猶存

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  
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鎬池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  
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

秦始皇造橋鐵鑿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  
等像以禁之鑿乃可移動也

讒勝道消專忠受害矣

渭橋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貌狼醜

長安仁壽門色青因名青城門又曰青綺又曰  
青門邵平種瓜於此東陵山中衛叔卿嘗乘  
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  
而去

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  
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

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



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  
一堡無患故名

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堆周以林  
木連山競秀接嶺爭高

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  
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

仇池絕壁峭峙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  
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  
仇夷所謂積石嵯我嶽岑隱阿者也

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績綵奮發黝馬若墨  
故謂之墨

山丹水南有丹崖山悉頽壁霞舉若紅雲秀天  
二岫更爲殊觀矣

汝水出大孟山黃栢谷巖障深高山岫邃密石  
徑崎嶇人跡裁交左右深松列植筠栢交蔭  
尹公度之所栖神處也

蒙栢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  
栢傾山陰渚

水渚卽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  
中有栗堂塋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游薄  
竒爲嘉觀也

費長房與王壺公同入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  
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張熹季興爲平與令天下大旱與主簿崇小史  
張化積柴自焚

戴封平仲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  
柴坐其上以自焚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漬是生六子孕  
三年啓其左右脇而出 辰亭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俊者所以智勝群情辨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  
雖體荷雋令口擅雌黃汗辱君親獲罪羯勒  
冷溝始亂蘘蒨終別於河而過水出焉過水受  
沙於扶漕縣

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負郭對廛側隍臨水  
古孤竹國山戎肥子二國北平

梁孝王冢穿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  
水有大鯉魚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至藏  
輒有獸噬其足見者云侶狗

崔季珪述初賦想黃公於邳汜勒魚石於彭城  
楚并之以封魚石 祠濯之敬肅如也

廣野君碑云延熙六年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  
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萇照爲文用章  
不朽之德云輟洗分殮諮謀帝猷陳鄭有涿  
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

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  
介立矣

仙人文賓太丘邑人賣鞞履爲業矣

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  
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  
偃蓋之松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  
愛正實之無柱也松葉栢身曰樅

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  
焉 句窾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  
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  
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  
弟子宿於郭外曰我與子衣子活子與我衣  
我活

昔魯參居雩門梟不入郭雩門又名臯門

劉公幹賦曰戢武器於有笑之庫放戎馬於巨  
野之坳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

沂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  
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宓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  
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  
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  
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始皇時九鼎見於泗水而行之未出龍齧斷系  
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

吳伯武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市章

欲毆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乃兄弟也  
琅邪承宮避亂蒙陰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  
有認其黍者捨之而去

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  
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旣洽歡情亦暢是  
焉棲寄實可憑衿

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鋒代鐔魏鈇齊銘  
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工所制矣

永北則長廡偏駕扁閣承阿楚際則繩牀疏班

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孔子曰淄繩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東武城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音檉子其木經

野火燒死炭不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

澠水 不其山 拒艾水

狼山縣讀如恒又如銀東亭村有神韭

語山世謂之巨平山 姑慕縣又姑蔑 博昌

有薄姑城 晤溪

亮德軌遐邇勲蓋來世 非所以存德念功追

述在昔者也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過水爲岨

漢中記曰自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嶒百重  
絕日萬尋旣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  
又陪過之言涉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途  
杳然有不測之險

山殫良岨地窮坎勢矣

傾陔徒除爾

氣蕭蕭以瑟瑟風颭颭而颭颭

逢萌都昌縣人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

學 自非煙寨雨霽不復見此遠山矣

旬陽縣北上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  
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  
所名曰馬跡山

按眺農圃情逸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  
沔水嘗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  
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挂

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臺號曰  
景升臺表盛游於此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  
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之上堵吟者矣  
習郁魚池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茨  
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

盧縣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

黃龍四年有嘉禾生於卷縣改曰禾興後太  
子諱和改爲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

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當有

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日往窺城門

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  
明府亦相魚遂乃淪陷爲谷矣

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  
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  
縣地緝綜所傳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孟達守堵陽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

武當一曰太和山亦曰崋上山又曰仙室晉謝  
允捨羅邑宰隱遁茲山故亦曰謝羅山

南陽石澗山芳菊溪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  
甘美殮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  
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

粉水出房陵縣東取此水以潰粉則皓耀鮮潔  
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藻水在泚陽脉  
其川流所謂診其水土津注

素滄直注頽波秀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  
矣 武昌卽鄂川也

始皇於胸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琰述

初賦曰倚高艦以周盼兮觀秦門之將將  
漁澧灤瀟發源巖穴布濩漫汗

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  
父怨故立激以攻城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  
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此  
激似今墳宅然又云女嫁爲陰縣根子家貨  
萬金而自小不從父語

蜀郡太守王子雅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  
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



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葬二女  
建樓以表孝思

孔嵩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  
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  
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羸賤役晨門卑下  
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讚曰仲山通達  
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溫水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河端淨可愛靜以  
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  
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雞洪濶百餘步冷若寒  
泉 牧靡縣山生牧靡可以解毒

盛弘之云稠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  
落勢風泉傳嚮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  
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是以  
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與  
井絡纏曜江漢晒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  
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孝悌發於矜寸微美著於無窮者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投江中衣苔帶藻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光尼和溺水女終乘小舟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與曹

娥事類

抗峯岷峨偕嶺衡嶽疑其翼附群山並蓋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

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日 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淪淪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興每至晴初雪日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嚮哀轉久絕 比景縣身與日影為比故名

抑其土秀水清故出雋異地嶽流疾故其性亦

隘 盧客壽冷二浦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  
一火爐埵在崖間其水並浚急奔暴魚鱉所  
不能游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  
無期

其壘粵秀峯竒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  
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瞻俯映流連信  
宿不覺忘返既欣得此竒觀山水有靈亦當  
警知已於古矣

涇江有峻壁百餘丈猿所不能游有一白鹿陵  
峭登崖乘巖而上故名此爲白鹿巖

江陵卽荊州故楚都今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  
官矣漢爲陵江

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籍阻高觀枕流

焚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  
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樹  
豹尾忽然不見

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

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  
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亦  
謂之飛夜游女矣

沈攸之伐子勛伐柵青林山覩一童子正麗問  
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  
平何勞伐此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花厥名若  
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  
建木西木有十日華其光照下地故天問曰

羲和未陽若華何光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  
扳緣率援繩索熨道縣水有孝子石縣人隗  
叔通性至孝爲母汲江膺水天爲出平石至  
江膺中今謂之孝子石

溷崖山脉漂疾故害舟船歷代爲患李冰發卒  
鑿平溷崖河神鼉怒冰乃操刃入水與神鬪  
遂平溷崖

空岫陰深邃澗閣密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

避瘴逕之無不危心於其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女子浣水濱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所損破竹於野成林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盛弘之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

合浦吳改曰珠官郡前政煩苛珠徙交趾會稽孟伯仁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

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

古人云五領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綿塗於海右顧九領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盡絃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

咸驩以南麇麇滿岡嗚咆命疇警嘯聒野南陵究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飛觀鷗尾迎風拂雲綠山瞰水蹇翳鬼粵

夷人呼上金爲楊邁金

林邑隍壑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滕繁等秀  
叅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澄煙桂父縣  
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間  
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  
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  
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  
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  
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

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

林邑古象林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  
之綿者矣

哀牢之先有女子沙臺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  
所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木化爲龍出水九子  
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其母鳥語謂背  
爲九謂坐爲隆因名九隆

竹王事與廩君類

盤水北入渝水諸葛入南中戰於盤中是也

交州立州之始蛟龍磐編於水南北土津故名

龍編

安定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鬪角軟還入水中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法孝直之言也

平樂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徼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

夷水逕宜都佷山溪水所經皆石山畧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飭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嚮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茹水色清徹漏石分沙莊辛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 山深廻嶮人獸岨絕

熊溪移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以爲名蓋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  
漱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嚮不斷行者莫不  
擁楫娛游徘徊愛玩沅水東歷三石澗鼎足  
均時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翫也又  
東帶綠羅山頽巖臨水懸蘿鈎渚漁詠幽谷  
浮嚮若鐘

漢成時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燕釵以賜趙婕妤  
後宮人謀欲碎之視匣惟見白燕飛去  
步騰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負山帶海博敞渺目

高則乘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  
怪魚鱉龜鼉鮮魴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  
勝記騰登高遠望觀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  
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棲  
仙術善解雲飛每夕陵虛歸家朝會化爲白  
鵠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 正與王  
喬事類

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山經謂之岫



嶺山爲南嶽也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

湘水經昭山西下有施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

郭頌世語云魏黃初人發吳芮冢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復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乎但君

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

曲江縣界崖峻岨巖嶺于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

治興江利水南逕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五百丈言石本桂陽武城縣遷此彼人見歎曰石乃逃來

滇陽縣滇石山挺嶧大江之北盤趾長川之際其陽石室漁叟所憇

中宿縣水隘處名之爲觀連山交枕絕岸壁竦

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堵攢石巉  
巖亂峙中川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  
河伯下材晉中朝人使至洛將還忽有人寄  
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籐卽其處也但  
扣籐自當有人取之使者如言果有人出延  
入水府衣不沾濡

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  
郴縣有綠水北流而南屈注於來謂之程鄉溪  
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鄴也

鄴縣有湖湖中有洲釀甚醇美

湘陵村有圓水可二百步一邊煖一邊冷冷處  
極清綠見石煖處水白且濁玄素旣殊涼煖  
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  
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咏雖神栖白雲屬想  
芳流藉念泉鄉遺咏在茲匪直邈想霞蹤愛  
其文咏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詮其咏其畧曰  
登武陽觀樂數峩嶺千蕤洋湖口命非螭駕

白駒臨天水心跡躡千載後不知如蓋勝賞  
神鄉秀情超拔矣

建城縣出然石色黃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熟以  
鼎著上炊足以熟

桓帝問陳蕃云徐稚袁宏誰爲先後蕃稱袁生  
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爲  
先 縣嶮孤危峭路嶮絕

吳真君贈廬山神徐詩云仰矚列仙宮俯察王  
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  
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  
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吳又至一  
處爲設玉膏 其山川明淨風澤清廣氣爽  
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  
采之賢往者忘歸矣

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  
照見人形晨光初曜則延曜入石豪細必察  
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

挂流三四百丈飛滿林表望若懸素

秦始皇歎新嶽遠遂記爲上霄焉

湖中有落星石又有孤石介立太湖中竦立矗然高峻特爲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紫溪中道挾水有紫色盤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爲赤瀨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

劉敬叔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

烏銜鼓集烏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欲令孝聲遠聞故名其縣曰烏傷

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濯然爛盡

穀水源西來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勾踐之地北至禦兒

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  
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  
嚮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者彥云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  
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若耶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  
垂岸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沉駭觀  
山棲遁之士谷隱不羈之民

寒溪之北有鄭公泉漢太尉鄭弘居潭側少以

若節自居恒躬采伐出入常感神風送之雖  
憑舟自運無杖楫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  
隨往還有淹留者相謂汝不欲反鄭風耶

踈山創基架林栽宇 士雅小在義陽接近

沛國桓巖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  
見後浮海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  
繫白樓亭柱而去

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夷湊山陰 辟  
塞又曰柴辟洩溪有三洩洩是瀑布土人號

爲洩也

松嶺森蔚沙濃平淨 北則嶧山與嵯山接  
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  
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左濱長江右傍連  
山平陸脩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  
是桐梓森竦可愛號爲桐亭樓兩面臨江盡  
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趣  
山甚平直中有三精舍高薨凌虛垂簷帶空  
俯眺平烟杳在下水陸寧宴足爲遐地之鄉

矣 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

江闕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棹望景爭途  
瑯邪王方平性好山水爰宅蘭風垂釣於此以  
詠朝暮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  
否方平答曰鈎亦不得復不賣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  
所逼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  
情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  
獸矣

居延澤在張掖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

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風烟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不音跼

棘道謡云樛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

山陰縣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琊東武縣

山也飛來從此歷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康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

號曰怪山 甲帳丙舍

桂陽縣閣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追號聖鼓 毗沙 瓶沙 請散棧臺之錢

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宋廬門 東門也 桐門 北門也 澤門 東城南門也 蒙門

桑林之門 揚門 正東門 鄭渠門 桔杖之門

純門外郭門也 皇門 剽門 師之梁 邾魚門

鄭時門 倉門 邾范門郭門也

齊雍門 揚門西門 東閭東門 防門 魯鹿門

爭門 吏門 吳楚門 魚門

魯稷門南門也 上東門魯東城之北門也 五父之衢

菜門湯蒲邑門 雩門魯南城門

衛蓋獲之門 闕門 廣門趙 齊亦有稷門

周圍門北門 宋以門賞彤班謂之彤門

盟諸卽孟諸 萊之狗來籍 執留之狗成思

狗不以善吠為良

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大射用建

鼓則楹鼓也 輦音胤

啓服馬名 成之昭兆之龜 臧之儂句

苑羊牧之 鄭伯之旗蝥狐

碧瀾堂 顓頊冢冢中有管丘圖

長興環沉村烏 長城有餘干山

吳興有餘不鄉 烏程有鳩茲城

吳興秦時為下菰城



浙江晉太康地記云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  
奔波眩天者也

述征記云紫溪中有盤石百餘丈紫色映如朝  
霞倒影入水又名赤瀨東南流分沙漏石水  
木明發瑟瑟爭輝名曰樓林又東爲桐溪孫  
氏藉以名縣則又不云桐君也

積石山在河州作關易馬

流沙卽今沙州又鳴沙

烏鼠同穴山在渭源縣 朱圉山在伏羌縣

臯蘭山在蘭州有金城關

西傾山在鞏昌漳縣 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在此

䟽屬山在綏德州 嶧冢山在秦州又寧羌縣

崆峒山在平陽 貝茨山在河南府

祁連山在甘州 焦穫澤在三原縣

熊耳山在商州 惇物在武功

開州卽濮陽 濬縣卽黎陽津又名白馬津

永平卽盧龍平州營州

咽麪 修魚 煮棗 束鹿 射犬 冷陁

鸞鳥音鶴

取慮音秋

曲逆音去遇

浩豐音門

石窳力救力切雞父

北杏 善稻

美稷 姑蔑越東陽大末縣也 齊又有姑蔑

省事 刺閨 察戟 要將 城大 馬容

主書 侍輦 集曹 徵事 校事 當關

宣傳 書佐 齊監 問事典杖人 俟釐鮮卑部帥之稱

沛者官名

詞令篇

宗懍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

餅 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軟

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涎白如秋練則當時

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麵也 宋名蝴蝶

麵 周禮注曰祭用麩麩晉呼為環餅又曰

寒具今日饊子

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頰紀明號為涼州三明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

周姬亡楚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

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

書四者曰孔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運斗樞曰有鸛鵠來巢於榆 鸛音權古作鸛  
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  
昭其儉也

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紘纒昭其度也

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昭

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錫鑾和鈴

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錫在馬

額鑾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日月會於龍甗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家脩舍

群神頰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甗

音闕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白黑形塩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

其德薦五味羞嘉穀塩虎形以獻其功吾何

以堪之 歎在感反昌蒲俎白熬稻黑熬黍

伐鄭門於桔枋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枋大結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謫也

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於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藉魚鼈以爲夏槁 擲鼈於澤 鼈去醜 不獻魚鼈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 子公之食指動 宰夫將解鼈相視而咲 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迓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之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令尹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

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  
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  
素 艾獵孫叔敖也薦賈之子

薦掩書土田度山林鳴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  
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  
賦賦車藉馬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狂狡輅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伯勞射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輶以  
及笠轂 汰他又反

孔達曰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  
以誰任我則死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我此乃止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  
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潘虺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虺子也 申鮮虞之傳摯

逸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  
定 登此昆吾之墟綿綿生之瓜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  
召而射鴻於囿 盱古且反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富父槐主曰無脩而官辨者猶拾瀋也

闕止報陳逆使疾而遺之潘沐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馬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佩玉纒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  
父睨之對曰梁則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辨音遍  
示無懼

使問顏多以琴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使以  
弓問子贛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介偏刑也 兀者王駘 申徒嘉兀者也

叔山無趾 哀駘它 哀駘醜貌

闔跂支離無脤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  
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 宜社之肉  
盛以脰器則螺鈿之器乎 脰市軫反

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掄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戶板其目瞞其

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思如字

則來力知反 來如字則思西才反胡也

植直吏反將主也 古植置字通用 猗云

置我鞞鼓 鄭云置當作植 金滕云植璧

秉圭注云植古置字 牛則有皮屏兕尚多

弃甲則那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

夫其口衆我寡

詩曰亂離莫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麤魚輦反又音彥音言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以乙卯日亡也

韓起於田蘇游而曰好仁

右服鬪古驎字 騶而左綠耳右駮赤驥而左白棊

古儀字 主車則造父為御音泰 罔音丙 為右

淮南云鉗且泰丙之御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駮盜驪而右



山子栢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麼蟲曰焦螟羣飛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目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

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拊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薛譚學謳於秦青 吾於何逃聲哉  
墨尿 音眉單至 音戰 嘽 齒然許爰切 慙慙 妨滅切不音敷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巧佞愚直

無畧切

斫

音酌便切

連辟

婢弗切

四人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語術自以

巧之微也

穆

苦交切

情露讓極棘

凌

聚律

四人相

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

才之得也

眠

莫典切

姪

音殄

誣

土累切

誘

如偽切

勇敢怯疑四人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譴發自以

行無戾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

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

蹶九方臯又曰九方堙

若臯之相馬乃

有貴乎馬者也

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有九方臯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

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掬魚而咲

掬他臘切

切本作鱗也臘切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  
臼似洼似汚者 枅音雞又音肩 圈起權  
又其阮切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呼者譟者突者咬者 激

經歷古弔二切 謫音孝 又虛交切 突於

堯又杳又於弔 咬於交又狡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調調之刀  
刀乎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而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而  
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齊桓多嬖寵傳言

貂於此始擅貴寵 是讒言也 戶快反 過也

顛蹶請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

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

強力哉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炊

昌瑞昌圭切

累

劣僞切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弟之哉

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孺如

喻乎乳 傅音附又付

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之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馮皮永普耕步耕切道通於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其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

無乎本剽者宙也

剽亦作標

甫小拂遙  
數遙切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脰脰可散而不可散也 黜放減烏簞烏感切臘力榼切脰音毗牛百葉也 脰古來切足大指也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 移敕紙與紙又音

他音移

謂音習

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戲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藁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緣循偃俠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俠於丈切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

命者遭 傀呼懷公回切偉也肖音消

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謏髀

無任而咲天下之尚賢也 汰音泰又徒蓋

切泠汰猶沙汰也 謏胡啓若迷五米切又

音奚 髀戶寡欺禍二切 謏髀訛倪不正

之貌

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究於

魀斷無圭角也 竅或作罅作闕况逼火麥

切 魀五管五亂 斷丁管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

形果不足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

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繳音灼又古弔 柵楚格切音策 皖環板切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諡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丙日時草木怒生銚鐫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莫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寧可以上遽 諡音賢音玄堅正也 皆子斯子智切亦作楠子淺切 媿本作威又武齊切 柴箕子之門 足踏踏心爽蒙柴不却

公孫衍爲魏時與其相田需子相善季子爲衍

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騃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騃驥也牛馬俱死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也願王察之

田需貴於魏王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

者亦則子必危矣

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

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

秦援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劍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  
大過也

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  
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酒酣樂進取熱歎 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  
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郁塞齊不出營丘楚不  
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  
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

### 大王之庭耶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  
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其精  
已消亡矣雖然不敢以乏國事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  
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  
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  
免爲笑者前後之時失也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乞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

人曰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與當厄發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盂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士二人王斗曰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齊反衛侵地柴夫吠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必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終之以仁

劉子威雜俎卷之八

詞令篇下

沛國劉鳳子威著

禮曰一命緇韎幽衡再命赤韎葱衡

詩云朱芾斯黃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

玉藻曰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爾雅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縠三染謂之纁

周禮鍾氏染鳥羽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

卒文  
為緇皆無四入六入之文故鄭云四入為赤  
六入為玄與 淮南子之以涅染纁則黑于  
涅又以緝入黑汁則為緇

質明行事 質正也

東榮 榮屋翼即今之搏風

玉藻云士緼鞞而幽衡者言幽衡同繫於革帶  
也 云鞞鞞者謂合韋為之故名鞞也云士  
染以茅蒐者爾雅云如蘆茅蒐注云一名倩  
周時名鞞草因名鞞為鞞鞞也云鞞之制似

鞞者但有飾無飾異耳祭服謂之鞞其他服  
謂之鞞又名鞞鞞者士服也 或作鞞與鞞  
同 鞞音妹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  
隋方曰篋 隋他果反狹而長也 方曰笥  
兄弟畢紵玄 紵開也

紵音界結髮也 童子采衣皆朱錦尚華飾也  
側尊一甒醴 側猶持也無偶曰側 甒云甫  
反廡同

稱側有二昏禮合升側載聘禮云側襲士虞

禮云側尊此皆無偶爲側之類如此則合  
聘禮云側受几者則是旁側之義作反及隻

匱竹器 素管反古文爲篋音篋

角柶七也 加勺南枋 勺上灼

進容者行翔而前鶴焉 曲揖

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 葉古文揭柶大端也

面葉者使冠者以祭也即主人面枋以授賓

賓得面葉以極祭 面前也

啐醴捷柶 啐七內捷初洽 古文啐爲呼

又作建柶 捷柶扱柶於醴中

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酒 歸賓俎

有乾肉折俎齊之 才計反嘗也

戒賓 宿賓

玄端黑屨青絢纒純純博寸 絢其于反纒於

力純章允 絢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

刀衣鼻在屨頭纒縫中紉也純緣也紉音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 柎方干 緇絢纒純

魁蜃蛤柎注也 以蜃蛤灰塗注干上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不屨總屨 不灰治曰

總 日入三商為昏

賓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

太羨音反去急 煮肉汁也

女次純衣纁紉如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

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也衽亦緣也衽之

言任也

士纁裳緇袍以鼓又音移 袍謂緣袍之言施

姆纁笄宵衣在其右 纁緇髮 笄今時簪也

宵詩素衣朱綃之綃魯以為綺 纁山買

女從者畢紵玄纁笄被頰黼在其後 被皮義

頰苦過 紵同也頰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

雅云黼領謂之襮 禪音丹襮音博

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

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 刺七亦

倅副也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

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申驅成帙御

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曹開御戎晏父

戎為右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啓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狼遽䟽為右 左翼

曰啓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翼

曰肱 起居反又音脅 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

稅音歲又吐外反即總也 總衰裳縷細而稀

非五服之常又錫衰疑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註云歲歲星也星

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

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星在亥至

此年十一歲故在星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蓄陰不勝陽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

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

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

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  
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禪竈曰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 歲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  
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鷄火鷄尾周楚  
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失次梓  
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楚王死

衝波傳曰足履萬錢之鳥漂如日光宛如游龍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  
賄往禍襲蔽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夫外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鞞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  
道而行者乎

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

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折蘂苔之其惠存焉

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 瘵居世反

婦乘以几姆加景 景之制盖如明衣加以禦



塵景亦明也今文作憬

醕漱也醕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

婦執筭棗栗

音煩

筭竹器而衣者蓋如今之筩

笑簠矣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被表也

周禮辨九拜一稽首頭至地也臣拜君之拜也

二曰頓首頭叩地也平敵相與之拜三空首

頭至手君答臣下拜也四振動謂戰栗變

動之拜此拜當稽首也五吉拜頓首後

稽顙亦謂輕服者當附頓首六凶拜稽

顙而後拜當附稽首為重拜也七奇拜

一拜也是君答臣下之拜當附空首八

褒拜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再拜拜神與

戶當附稽首九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

也婦人以肅拜為正男子於軍中亦肅

拜卻至三肅使者是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其也

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

與在其不敢辭

毋施衿結帨 衿其鳩 帨舒銳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

几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舉前曳踵備躓踰也 上音致下其業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 厭一涉反推手

曰楫引手曰厭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

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

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

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絲

兩君相見之樂也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徵惟所

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息勞也不殺則

無俎 薦脯五挺 挺猶臠也臠長尺有二

寸臠音職

大夫尊斯禁 禁切地無足者 士枌禁枌之

言輿也

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  
酬酒不舉不盡人之歡也

鄉飲與射鄉人之仕於朝爲大夫若爲遵欲人  
遵法之也遵卽今之僕 卿大夫士非鄉人  
禮亦然

袒次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 袒左免衣也  
決櫛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鈎弦闔  
體也遂射鞞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非射

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  
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拜辱於門外乃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  
外 賓不荅拜者禮有終也 使人速

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

三笙一和而成聲 笙小者謂之和

第二指爲食指第三指爲將指左吳王闔閭傷

於將指子公之食指動是也

投壺云室中五扶 注云鋪四指曰扶

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揖貴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園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

射與 東方謂之右令 音幹 纁席 音旱

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

侯 牖若膊 音格又音各 胔 音各 之折 牖 如報 膊 音純

君國中射則皮樹 獸名今文繁豎

於郊則閭 閭獸名一角如驢岐蹄

南北以堂深 式鳩

公尊瓦大兩有豐簋用錫若綌 瓦大有虞氏

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

葛之粗者綌錫者何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  
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  
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所謂錫衰疑衰

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

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  
也移也

勝爵 勝送也古文勝作騰

易觶洗 凡爵不相襲也 畢則奠於篚不用  
則奠於左用則奠於右

脯醢無胾之承胾實

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 越瑟下孔也

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  
對曰諾敢不安

薦庶羞 謂騮肝骨狗臠醉之騮士骨音遼音臠史

公食記三牲牛藿羊苦豕薇

乃就席坐行之 若今坐相勸酒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 燭燹也哉約哉  
妙二反

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湏臾  
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  
辱賜於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以請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  
寡君湏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  
臣敢拜賜命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苟且也假也  
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 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  
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  
叔酒以路堵父爲客

以鍾鏞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者也 此注  
入門而奏肆夏新宮小雅逸篇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  
栗階不過二等 栗感也謂越等急趨君命  
也 拒用巾 拒之慎反踰也清也古文作振

若飲君燕則夾爵 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

君飲訖又自飲爲夾爵

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上凡乏用革 參  
作糝素感干作豸五且糝雜也鵠之言較較  
直也 淮南子曰鴟鵂知來齊魯之間謂題  
肩謂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兩壺獻酒 獻讀曰沙沙酒濁特涕之必摩沙  
者也郊特牲曰汁獻泲於醖酒服不之尊俟

時而陳于南 泲清也涕之使清也 醖沈

清於泛醴鬱鬯又在五齊之上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夕視其事也

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 拚方問反

栗階升聽命 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擯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韭菹其南醢醢屈 醢醢汁也吐感反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屈者句而屈陳之錯

者錯陳之絳者直屈陳之貴相變壺則二以

並不錯陳也

六劔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四劔繼之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

車秉有五斂 色縷反一音速 十六斗曰斂  
十斂曰秉

車三秣 丁故反 四百秉爲一秣

賓稱面 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介特面 特見之

致饗以酬幣致食以宥幣公作大夫致之也作使也

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饗

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

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

公館賓賓辟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

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百名以下書  
於方 名字也策簡也方板也

絢組 絢呼縣又胥倫又音巡又作約音巡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大夫使



受命不受辭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如今使者護  
客 幣美則沒禮

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踰焉

出如舒鴈 多貨則傷于德

士中日則二雙 中猶間也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在存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公食大夫 不拾級而下是勅畧反

魚七縮俎寢右 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東西

陳魚首在右進脊鄉賓取少骨鯁優賓也祭

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所聚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勸善而懲

惡 扱初洽反又初輒

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汚行潦之冰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明恕而行 詩有采蘋采蕓雅有行葦澗酌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

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  
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若立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君  
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九宗五正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  
之絕本根弗使能值則善者信矣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  
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  
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  
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  
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  
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  
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  
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鄭莊公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

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 旂旃也通  
帛爲之

公曰吾牲牲肥脂徒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臍謂民力之普  
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也謂其不疾疫蠹  
也謂其備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  
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民無違

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生命爲信  
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  
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紐於蒲  
騷之役將自用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

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  
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  
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  
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  
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  
也 嬭息嬭以語楚子 閻敖游涌而逸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天作霖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 得僇曰克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嬭之後將育于姜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

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  
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  
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  
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  
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不  
納於淫仁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

正月夏四月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

喪而後可用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春秋分也

凡土工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至而栽日至而畢

有神降于萃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  
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親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  
救邢以從簡書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  
招父與其子卜之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  
材稱尺證切衣單複具曰稱歸夫人魚軒  
重錦二十兩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國

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奠之旣病則亦  
唯君故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  
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號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

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矣晉不更舉矣

童謠曰丙之辰龍伏辰尾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能已  
乎 偏駕不入王門 左旁與已同曰偏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貳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  
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  
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  
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  
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  
僨輿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 自飯持之飯擘大指本也

二三子向其威也寡君之從元而西也亦晉之  
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  
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

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  
之 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憂感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  
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於是  
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  
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

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夫韓  
簡符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  
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  
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餽七牢焉

韭菹以東醯醢昌本昌本南麋鸚以西菁菹鹿鸚注昌本昌蒲本醢有骨謂之鸚菁蔓菁也

宰夫東面坐啓筮會筮蓋也

宰夫授公餼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賓皆復位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禮之有餘為施惠

記不宿戒宿戒謂前期三日之戒中戒為宿謂前期一日

戒不速謂隨戒者而來不復召

鉶芼牛霍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茶滑藿菹之屬

天子曰非他伯父其來余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余一人將受之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苴  
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衰之經  
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  
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  
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

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  
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  
也 蕢扶云搨音革擔市艷反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  
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歠粥朝一溢未夕一溢米 二十兩曰溢爲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

如而後可以爲之後支子可也

布總箭筭髻

箭筭篠也髻露紒也

紒音計

冠者沽功也

沽猶麤也沽見人功麤大不精

者也

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版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

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宮不足而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尊者  
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  
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  
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  
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三父者子  
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日  
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  
小宗故服期也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  
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  
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  
人者其文緝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

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



著而男女有別

凡布治其縷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

音歲總衰四升有半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總

周禮當事則弁經其服有三錫衰也總麻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麻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總衰爲弔服士弔服則疑衰也布上素下 疏云弁經者

素弁又加環經以股麻爲骨又以股麻爲繩纏之如環然是弔服之經即總經也

錫衰總衰皆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

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 首言環經則亦五分去一爲之帶糾之

矣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婦人相弔吉筭無首素總

牢中旁寸 注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賀之結于後 賀加也 幹竹筭也 筭音茂

雞斯卽筭纒

敦啓會郤諸其南 會蓋也 竈昌緝反

楚焯置于燠在龜東 焯存悶反又吐敦徒敦

又音純 燠哉約反又祖堯哉益

楚荆也焯所以鑽灼龜者燠炬也所以燃火

者也周禮華氏掌共燠挈以待卜事凡以明

火燠燠遂灼其燠辨以授卜師 華時髓反

燠之悅反燠音俊又存悶子悶

不績 側耕切 績屈曲陳之也

卜人掌三兆玉兆瓦兆原兆其象以玉瓦原之

壘罍是名之焉原原田也玉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君占體大夫

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

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壘也體有凶吉色有善

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吾角又戶角 注不

辟積也蔽足跗也

縹緋絳 縹七絹又倉亂緋毗皮又音卑絳他  
計又羊豉一染謂之縹今紅也飾裳在幅曰  
縹在下曰絳

緇純 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縹  
冠六升外緋纓條屬厭 緋謂縫著於武也外  
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為武  
垂下為纓屬之冠厭伏也

干笮革鞮載旛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  
干盾也笮矢箠也鞮韉也 鞮息列反

用茶實綏澤焉 茶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  
也皆取其香且禦濕

其實皆淪 米麥皆湛之湯 湛子廉又子蔭  
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 志猶擬也輶輦也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 苴子徐又子者  
刈七本 苴猶藉也

取菹櫛于醢祝命佐食墮祭 櫛人悅反墮許  
恚反相恚 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

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甚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䟽云少牢上佐食以綏祭鄭云綏讀爲墮此五字或爲墮或爲綏或爲羞或爲綏或爲孺此五者鄭旣以綏綏及羞三者皆從墮復云古文作孺以其特牲及士虞皆有孺祭故亦兼孺解 墮一音隳

鉤袒如今擗衣也

擗音患

羨飪升左肩臂臠肫骼脊脊七體 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 飪而

甚臠乃報肫音純骼音格臠音益

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上 注肉謂之羨飪熟也脊脊正脊正脅也

離肺舉肺也臠胫肉也古文左股上字從肉從及及矛之及聲 及音殊矛莫侯

䟽離肺舉肺也者離猶揜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是也臠胫肉也者少牢云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倫擇也膚脊革肉取者

主人洗廢爵 注無足者 主婦洗足爵 有足者 賓長洗總爵 總爵口足之間有篆總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鉞

縮右鹽 縮從也 告利成 利猶養也

祝入尸設 所六切起也

鈎芘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有柶 苴

音丸 苦苦茶也苴董類也乾則滑

曰哀于其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禘事適爾

### 皇祖其用饗

天子諸侯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

少牢云雍人概拊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

北上廩人概甒七與散於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

主婦纒笄宵衣 宵衣者黑綃衣也

宗人執畢先入 畢狀似义蓋為其似畢星取

名焉雜記曰柶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二尺利其本與末

右取菹揆于醢 揆如悅反而玄而誰三反  
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 詩猶承也謂奉  
納之懷中季小也

主婦視簠饗 古文簠作糈周禮作饗尺志切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暮有以也 暮子峻切  
暮讀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

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 與讀如諸侯相與以  
禮之與

大夫禮湯厭南面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  
之白則同 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云凡  
殤爲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  
東房是爲陽厭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  
故鄭云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於奧中  
不得尸明故名陰厭對尸設之後改饌於西  
北隅爲陽厭以向尸明故爲陽厭也引曾子  
問云殤不備祭何爲陰厭陽厭也孔子別宗  
子死有陰厭凡殤死有陽厭引之謠成人陰  
厭陽厭備有之義也

大夫尊以厭飫爲名士卑以禁戒爲稱復以有足無足立名故云無足有似於於

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鬲載心立舌縮俎 午割縱橫割之亦勿設 疏云四面皆向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謂之勿設也 司馬割羊司士擊豕 羊屬火豕屬木主婦俎觶折 觶戶角苦角 觶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

陰陽武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

故先取亥

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 注比次早晏在於子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 旦明明日質明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膾膊骼正脊一胾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膾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拊胖音判髀步禮又方爾膾奴到又人于膊音純又之允骼音格胾他頂 少宰注云肩臂

肱骨也膊髀股骨也鄉飲酒注前脛骨三  
肩臂肱也後脛骨二膊髀也又後有髀蔽折  
特牲記主婦俎蔽折注云蔽後足也昏禮不  
數者蔽賤於肱是以不升於鼎又以髀在肱  
上以竅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  
正脊次中爲脰脊後分爲橫脊脅亦三分前  
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  
十一體也

料音主鄭水器也凡設水用壘沃盥用料

皆及俎拒 拒讀爲介距之距俎拒脛中當橫  
節也 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  
殷以椀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爲四足而已  
巖之言屨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  
距夏后氏以巖謂中足之橫下仍有殷之椀  
謂橫下仍有曲撓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  
四足下更有距鄭云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  
主婦被錫衣侈袂 注被錫讀爲髮髻古者或  
剔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



禮所謂次也不纒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禮衣首服編祿衣首服次鄭注彼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假紒次第髮長短爲之所爲髮髻

有虞之兩采夏后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孝經緯鈞命决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

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上慕音親音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婦堂司空攝酒 沆芳劍婦索報拚芳問

少儀曰沆婦曰婦婦席前曰拚

乃鞞尸俎 鞞音尋劉徐鹽反燂同 鞞温也古文作尋或作燂

西縮 古文縮皆爲屨

䟽七有刻飾者 䟽是䟽通刻飾之名若記言

䟽屏之類

麩黃

芳中扶云

麩熬麥也黃熬黍實也白熬稻

黑熬黍

有骨為麩無骨為醢

清魚

禮緯云禮六十已上籩豆有加 昇俎數奇

先生之胥折 先生長兄弟

皆加臠祭于其上 臠火吳又卜况南甫呼孤

臠讀如殷嘒之嘒 嘒覆也可以覆首

左手執俎左廉縮之郤右手執七枋縮于俎上  
以東面受于羊俎之西司馬在羊俎之東二

手執挑七枋以挹音注于䟽七若是者三

挑湯堯又他羔一音由又食汝 挹一入切

挑謂之軟讀如或春或枕之枕或作挑者秦

人語也此二七者皆有淺升狀如飯糝挑長

枋可以杼物於器中者今文挑作枕挹皆為

扱 扱肺三今文扱為切 拾踊拾更也

糗餌粉餈此二物者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

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

之粘著以粉之耳其豆則醢食糝食者內則

曰取稻米舉糞溲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  
爲糞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  
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餅煎之是也

䟽云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配奠肉之具饗  
是陰厭也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是陽厭也

尚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

春秋緯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紂之  
謂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

其胥體儀也 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  
用之

尸作三獻之爵 上賓所獻爵第三獻之爵也  
潘水既經溫煮名之爲湏 古文湏作綠荆沔  
之間語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皇自莊盛也志  
猶念趨行步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  
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也移也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

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其牲狗也

案禮圖以白鹿皮爲冠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

周官冢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  
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

官正 官伯 膳夫 庖人 賈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獻人

鼈人 腊人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 工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翟羽之屬也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 治典 教典 禮典

政典 刑典 事典

以八灋治官府 官屬 官職 官聯 官常

官成 官灋 官刑 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 祭祀 灋則 廢置 祿位

賦貢 禮俗 刑賞 田役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 爵 祿 予 置 生

奪 廢 誅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親親 敬故 進賢

使能 保庸 尊貴 達吏 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

虞衡作山澤之材 藪牧養 蕃鳥獸

百工飭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䟽材

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之賦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

之賦 占賈國中之斥幣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工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旂貢 物貢  
材貢 樛榦 栝柏 篠蕩 苾貢 燕好 珠璣 琅玕  
九兩繫邦國之民 牧以地 長以貴  
師以賢 儒以道 宗以族 主以利  
吏以治 友以任 藪以富

正月之吉始和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  
挾日而斂之 從甲至甲十日爲挾日  
陳其殷置其輔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以灋待官  
府以官成待萬民以禮待賓客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

以六敘正群定 以敘正其位 以敘進其治

作其事 制其食 受其會 聽其情

以六屬舉邦治 以六職辨邦治

以六聯合邦治

以八成經邦治 聽政役以比居 聽師田以

簡稽 閭里以版圖 稱責以傳別 祿位

以禮命 取予以書契 賣買以質劑

出入以要會

以六計弊群吏之治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正師

司旅 府史胥徒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

賓賜之殮牽 春秋餼牽竭矣

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夕擊柝而比之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官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宰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

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醑用百二十壘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 六清水漿醴醕醫醢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食飲膳羞 實鼎曰蒸實俎曰載 魚鱸 菹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  
亨煮辨膳羞之物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 狼膏聚麋膏散 聚則  
溫散涼

鼈人掌取互物籍魚鼈龜蜃凡貍物 互物謂

甲鼈胡 滿莫干切 籍勅角倉伯倉格槍

首 莊搗鱉义角切 貍莫皆 麤虺蚺又

云蛤也蚌也 麤薄佳又父幸 羸郎戈

虺音夷 蚺音由又榆

醫師疔瘍者 疔匹婢芳鄙芳指芳夷切謂禿也

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

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扁鵲治太子使子

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按摩中經有子義本

草經一卷卽子儀也扁鵲及和緩倉公淳于

意 岐伯榆拊



祝藥劑殺之齊 祝作注 漕音糟

酒正 五齊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緹音體齊音染

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事酒有事而飲

即今之醴酒也昔酒今之昔久白酒所謂舊  
醴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宜城醪

四飲 一清 二醫 三漿 四醢 清醴之

泝者 漿今之載漿也 醢今之粥醢飲粥  
稀者之清也 載胙再切

五齊 泛成而齊浮泛泛然若今宜城醪 醴

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若今恬酒 盎翁也

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

紅赤如今下酒 沈成而澤沈如今造酒

醴以上濁盎以下差清 酇作醢在何切

泝曰清不泝曰糟 稅泝之

又春時有瘡首疾 冬有嗽上氣疾 瘡音消 酸劑也

日出其成月入其要

冰人斬冰三其凌 火星中謂大寒十二月平

且正在南大寒退六月黃昏火中暑退火中而寒暑退

春始治鑑鑑如甄直偽切

籩人 膾鮑魚鱠 膾大腓魚爲鱠鮑鮑室中

糗乾之 糗析乾之出東海近者腥之遠者

乾之 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麩麥

黃麻 乾蓀 桃諸之屬 合蒸曰餌餅之

曰餐 未飲未食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醢人 葑菹醢醢昌本麋醢 酖吐感切又作

盜 麋京倫 鬻乃兮切 醢醢肉醬也

脾析牛百葉也 深蒲 落菹 落音迨又

作箠當作徒來切 落菹前萌

五齊七醢七菹三羶

掌舍、壇壝 壝唯季欲鬼羊誰待果時累

設榷桓再重 轅門 仰車以轅表門

棘門 材門 旌門 人門

幕人掌帷掌幄帟綬之事 綬組綬所以繫帷

也 帟幕上承塵也

大府 袍釋音釋又待各切

以關市賦待王膳服 邦中賦待賓客

四郊賦待稍秣 家削賦待匪頒

邦甸賦待工事 邦縣賦待幣帛

邦都賦待祭祀 山澤賦待喪紀

幣餘賦待賜予

王府 內府 外府

歲曰泉行曰布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

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 漢唯有五銖

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 有貨布大泉貨泉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廣八分其

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貨左文

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

寸二分重十二銖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

重五銖直一

司會 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

五百里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

焉 毳音毛毳先典切

職內掌邦之賦入 職歲掌邦之賦出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猶拊音拯

司裘 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

爲韋謂之鵠著于侯中 方十尺曰侯四尺

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 韋諸允切本作

準 參素感 大喪廡裘 詩謂象似而作

之凡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廡許金火

飲切

內宰 出其度量淳制 淳故作敦讀爲純

純謂幅廣也制匹長也制幣丈八尺純四狝

與 淳諸允純亦同狝音紙

黍稷種稜先種後熟種後種先熟稜

闈人 五門 臯 雉 庫 應 路 一曰畢

女祝 掌以時招梗禳禳禳之事以除疾殃

梗禦未至也除灾害曰禳猶刮去也卻變異

曰禳 禳古外

典絲 組就一成曰就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禕衣畫翬者揄狄畫

揄者闕翟闕而不畫三者祭服 祭先王禕

衣 先公搢翟群小祀屈翟 鞠者桑服也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緣衣御於王服也

展為禮音同 緣為祿吐亂或作稅 素紗

白縛為裏 縛音縮又居援升卷升絹三切

衣翬柳之材 柳之言聚 書曰分命和仲度

西曰柳穀 翬柳又作接擯鄭接讀為翬擯

為柳 春秋四翬不蹕 度西作宅西

染人 其類有六曰翬 搖 罽 留 希

蹲 罽直劉切又壽又酬 蹲祖昆又音存

遵 湛子廉慈鳩切

追師 衡統紘紕

屨人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言總必有絢純

言絢亦有總純三者相將 絢謂之拘著舄

頭以相戒總縫中紉純緣也 總於力 絢

音劬又姜踰切 紉音巡 純章允緣悅面切

命屨 功屨 散屨 白屨 黑屨

地官 司徒 佐王安擾邦國 鄉州 黨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

人鄉師下大夫四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閭胥

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麤麩 麩魚列五結切又去穢 鄼長作管切

廿人 號猛切今作礦

女春枕二人 枕羊笑切又音由揄 杼時女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下平曰衍水崖曰墳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墮維癸切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祝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

教和 以儀辨等 以俗教安以刑教中

以誓教恤 以度教節 世事教能 以賢

制爵 以庸制祿

以上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今其書亡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 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散利 薄征 緩刑

弛力 舍禁 去幾 肯禮 殺哀 番樂

多昏 索鬼神 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 慈幼 養老 振窮

恤貧 寬疾 安富 矜寡孤獨

乃縣教象之灋千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

歛之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稼穡 樹藝 作材 阜蕃 飭材 通財

化材 斂材 生材 學藝 世事 服事

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羞其肆 託歷切

小司徒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  
要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事攷  
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 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  
禁聽其獄訟 與其輦輦 輦九玉切  
攷教察辭稽器展事  
鄉大夫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其可舍  
者國中三貴者賢者能者 任公事者老  
者疾者皆舍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以禮禮賓之 興賢者若孝廉能若茂才  
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  
容五曰興舞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  
州長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

黨正 崇榮敬切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  
父族三命而不齒

族師 春秋祭酺 或爲步冬祭馬步則此其



為蜈蚣之醜與人鬼之步與

蜈蚣悅全切  
蜈蚣覓經切

閭胥 掌其比觶撻罰之事 觶古橫切兕角

爵觥乎

比長 封人 置其絃 一作紉持忍切著牛

鼻繩又作豸直抵切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毛胞爛去毛而炮之炮

薄交切爛似監切

鼓人 以雷鼓鼓神祀 八面天神 以靈鼓鼓社

祭 六面地祇 以路鼓鼓鬼享 四面宗廟 以叢

鼓鼓軍事 叢扶云切 以鼙鼓鼓役事 以晉

鼓鼓金奏 鼙音羔 以金錡和鼓 以金

鐻節鼓 以金鏡止鼓 以金鐸通鼓

錡淳于也 鐻鉦也 鏡如鈴無舌 鐸大

鈴也 凡軍旅夜鼓鼙 千歷切 司馬法昏鼓

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日五通為

發响 或作煦休具切

舞師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 外祭

若表貉 莫霸切 毀或作甌丘例切

毀謂鬻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貉用熊席  
牛人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 享享祀求禱祈 職爲楫 餘或之式  
切又持繫牛杙也

充人 展牲則告牲 夕牲省牲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  
令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野以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野以公邑之田任  
甸野以家邑之田任稍野以小都之田任縣

野以大都之田任疆野 凡任地國宅無征  
國宅域中宅也

閭師 縣師 唯具漆材之征二十有五

遺人 門關之委積以待老孤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 凡國野之道十里爲廬廬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市市有候館館有積 遺唯季切

均人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  
日焉中年無年二日一日 豐年人食四鬴

之歲中年人食三鬴無年人食二鬴

師氏掌以媿詔王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以爲道本 敏德以爲行本 孝德以知逆  
惡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友行以  
尊賢良 順行以事師長 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

保氏掌諫王惡 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  
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 後鄭謂  
喪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

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轟轟顛顛軍旅  
之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司救 凡民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  
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 苟偃卒視不  
可含宣于盟而撫之 不可成者則書之先  
動者誅之

媒氏掌男女之判合 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債他筭又育又  
笛 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蹇薄報切

大市日廼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  
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  
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布泉布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  
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承塵曰帟

質人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事以質小事以劑  
壹其淳制 淳作純幅廣 制長丈八尺

淳音准純章純切 期內聽期外不聽  
塵人掌歛市絜布總布 絜音次 凡珍異之有滯

者歛而入于膳府

胥師 賈師 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諸與  
紂同

司蹇 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司稽 肆長 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治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司門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舉之沒入也

司關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掌節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以虎節土國以人節澤國以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蕩作帑函也

遂人 四里爲鄰 作管切本才何切又贊凡治野以下劑致阡 以樂昏擾阡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以物地事授地職 窆彼窆 昌崩封也 補

遂師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輶 勅倫切 搏 榦 俱市專切 又徒官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祭崇音詠 鄧長

里宰 鄰長 以歲時合耦於鋤 鋤宰治處

也若今街彈之室

旅師 平頒其興積 縣官徵聚物曰興若今

云軍興是也

稍人 委人 土均 丘甸音與惟禹陔之之

嘯同 以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余聚待

頒賜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麩渴澤

用鹿鹹渴用羶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藥用

蕢輕爨用火 緹音抵又宅奚吐弟切 墳

扶粉 渴其列 羶呼九切又九又喜元切

彊其兩 藥呼覽又檻 興孚照婦堯 貓

宅官 蚤符粉

稻人掌稼下土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楊其芟  
作田 町原防規偃豬 芟夷蘊崇之

土訓 誦訓 以詔地求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廿人

卅革猛號猛侯猛工猛

角人 羽人 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搏除轉徒端切 縛古本又戶本其遠

掌葛 掌染草 茹慮茅蒐橐蘆豕目紫蒨

掌炭 掌荼 掌蜃 共白盛之蜃

圉人 場人 廩人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  
知足否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春官 夏父弗忌爲宗人 使宗人釁夏獻其

禮 詩維秬維秠 秬一稔二米 典同

同陰律也

鄭讀韎爲蒺莖著之蒺 韎莫拜切又妹

蒺莫戒又味 莖直基直梨又姪 韎命

華氏時髓切 燿燿用荆蕪 燿哉灼 燿子  
寸又俊 吾見赤黑之稜 子鳩且祗切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  
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 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也或曰中能上能也

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太  
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 春秋緯  
云月離於箕風揚沙 文昌宮六星一上將  
二次相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

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 文耀鉤云春  
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

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 又云紫  
微宮爲太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  
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  
一之房舍元氣以斗布常

六宗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豕沉祭山林川澤  
以鬮辜祭四方百物 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禴

夏嘗秋蒸冬 宗廟有此六享 肆他歷

以繪禮哀圍敗 繪戶外古外切

春見曰朝夏宗秋覲冬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  
合衆也

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賑上忍切賑宜社  
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賑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

伯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孤執皮帛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

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半圭曰璋

象夏物半死 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圭銳象

春物初生覲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 紂側其切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羊司寇主犬

司空主豕 六彝鷄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

雌彝果讀為裸 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

尊山尊窳昌絹又穿 胙清劣倉沒又卒

胙者牛羊脂臠不劣切更易破也

肆師 及其祈珥 當為機匪釁禮之事也

簋盛稻梁簠盛黍稷

及祭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裸築鬻相治

小禮 大喪大泚 瓚唯癸欲鬼切

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天子三臺 靈臺 觀臺 囿臺

牀禮第 禮張善切

鬱人 鬯人 崇門用瓢齋 修蜃概散 前

鄭云皆器名 後鄭脩作卣尊者彝為上壘

爲下 凡無塚者皆曰散

鷄人 夜嘑旦以詔百官 嘑火吳 詔古弟

釁讀爲微

司尊彝 尊音稼畫禾稼也 雌音虺又隼

大尊大古之瓦尊也又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沚酌凡酒修酌

醖酒沚于清汁獻沚于醖酒醖酒于舊澤之

酒也言轉相沚成也 滌酌以水和而沚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五几左右玉彫

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凡敷席之法初

在地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者卽謂之席

天府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 語曰

貞於陽卜 司民軒轅角星也司祿下台及

文昌第六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

日 晉爲摺謂挿於紳帶間大圭長三尺鎮

圭尺有二寸 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

四圭有邸 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 邸本也圭本著於璧 圭末四出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兩圭有邸 儻而同邸 王制云卧則儻被謂兩足相向此圭亦兩足同邸 河圖括地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 儻昌絹切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邸彼玉瓚黃流在中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射食亦切璋有邸而射 牙璋以造軍旅以治兵守

若銅虎符竹使符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䟽璧琮以斂尸 駟祖斂切爲組

渠眉玉飾之溝瑑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無鋒芒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琰圭有鋒芒

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誓猶命也

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享先王則衮冕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

川則毳冕 社稷五祀則希冕 群小祀則  
玄冕 大裘羔裘也 鷩裨衣也 毳屬衣  
也 希讀爲絺或作黼 張里切 鷩畫以雉  
毳畫虎雌 玄端素端 端者取其正也士  
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柔等也其袪  
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  
尺三寸袪一尺八寸 雋音儒襦同  
典祀 守祧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許  
恚相恚切 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

依神

世婦 內宗 外宗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揆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王公曰丘諸臣曰封 大夫以咸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 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 禮有  
高堂生樂有制氏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  
庸孝友 樂語興道諷誦言語 倍文曰諷

以聲節之曰誦 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  
大夏大濩大武 卷卷勉居遠居免三切  
磬上昭切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黃鍾  
陽聲之首 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辰相配  
合以陽律爲主陰呂來合之 黃鍾子之氣  
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 大呂丑之氣十  
二月建辰在玄枵 大族寅之氣正月建辰  
在媯訾 應鍾亥之氣十月建辰在析木

乃奏大族歌應鍾咸池以祭地示 此陽聲  
第二 乃奏姑洗南呂大磬以祀四望 陽  
聲第三 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  
梁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而辰在壽星  
乃奏蕤賓函鍾大夏以祭山川 陽聲第四  
蕤賓午之氣五月建辰在鶉首 函鍾未之  
氣六月建辰在鶉火

乃奏夷則小呂大濩以享先妣 陽聲第五  
小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沉 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辰在鶉尾

乃奏無射夾鍾大武以享先祖 陽聲之下  
夾鍾卯之氣二月建辰在降婁 無射戌之  
氣九月建辰在大火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  
而致羸物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丘陵之  
示四變而致毛物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  
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籥于軌

淦音審

喬休律切猶馘同

狝休越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

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

函鍾林鍾也林

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

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

黃鍾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爲宗廟

官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

爲徵羽

祭無商聲商堅剛也

凡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示皆出九  
變而人鬼可享 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

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天之北辰亦爲大  
辰夾鍾房心之氣亦爲大辰天之出日之虛  
爲明堂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 廡興也 大傀異哉傀猶怪也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建國禁其淫聲  
過聲凶聲慢聲

四鎮楊州會稽青州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  
州之霍山

樂師 凡舞有帔有羽有皇有旄有干有人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詔來醵皐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春入學舍采  
合舞

小胥 鱣其不敬者 鱣魴 兕鱣其鮓

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官縣四面縣 軒縣三面去後面 判縣又

去前面 特縣於東 十六枚而在一處爲



堵 鍾磬各一堵

大師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詩應鞀縣鼓

音胤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商則戰勝軍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官則

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

小師 應 鞀 朔 皆小鼓

鞀 瞽 眡 瞽 音戚 言擊之戚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以爲樂器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歛

達聲羸微聲鰒回聲衍侈聲笱弁聲鬱薄聲

甄厚聲石 硯一作硯 硯苦耕又艱限

硯古本胡本切 陂彼義切 鰒音暗又於

瞻於貪於感烏南四切 侈昌氏式氏切

笱則百 弁音掩又於驗 甄音震

鎗初衡 喑側百 罷皮買 鰒烏南切

蹕音婢又孚蔡豐已蒲年切 傭勅龍切

鈞張林其廉渠金三切又沾 鉄鉦也

鍤竹涉切

磬師 鍾師 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

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

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

出入奏驚夏 祓古哀切 驚五羔五到切

笙師掌教歛竽笙塤籥簫簞篪篴管春牘應雅以

教祓樂 歛昌垂 髮香牛

罇師 鞮師 旄人 籥師

籥章掌土鼓函籥 吹函之聲章

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 函詩七月也 稱彼兕觥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東方曰鞮南

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

典庸器 司干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簾 筍作選胥袞切

亦筍音虞作錄亦同距音 者筍從者虞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豐許鄆切作問音改從璽玉之圻也 圻勅白 圉音亦

三夢一致夢二觴夢三咸陟 致夢夏后氏作 觴音如諸戎掎之掎亦得也殷人作 咸言夢之皆得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運為輝是眡瞭所掌 十輝也 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

吉凶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一征 二象 三與 四謀 五果 六至 七雨 八瘳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曰方 曰功 曰義

曰弓 巫咸作筮

龜人掌六龜之屬 天曰靈屬 地曰繹 東

曰果 西曰靄 南曰獵 北曰若

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靄右倪 若 果讀為羸

蕪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凡卜以明火爇燠

遂歛其燮契以授卜師 華一作聖時髓切  
燮哉約祖堯哉益切 焯吐敦徒敦在悶祖  
悶四切又音純 燮音俊又存悶祖悶祖館  
三切 鑄存悶切

占人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圻 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圻兆豐

筮人 九筮 一巫更二巫咸三巫式四巫目  
五巫易六巫比七巫祠八巫參九巫環  
環人致師者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天地之位建厭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  
建謂之陽建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左  
還於天 堪輿天老曰正月陽建於寅陰建  
於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 四月陽建於  
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  
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  
者未與日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  
也若有變異十二月皆有建厭對破之義

八會是其遺象者堪輿家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  
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聘問也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祇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象三鐫四監五闇六曹七彌八敘九儕十想輝音運  
鐫許規思隨下圭 曹七鄧虹古巷又洪 祲陰陽氣相侵 象如赤鳥也 鐫日旁氣刺日也 監冠珥也 闇日

月食也 曹日月曹無光 彌氣貫日也 敘雲有次序也 儕升氣也虹也朝儕於西想雜氣似可想

掌安宅敘降 謂次序凶禍所降

大祝掌六祝之辭 一曰順二曰年三曰吉四曰化五曰瑞六曰莢 順之豐年也年求永貞也吉祈福祥也化弭災兵也瑞逆時雨寧風旱也莢遠罪疾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一曰類二造三禴四

禁五攻六說 禁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  
鳴鼓 說如董仲舒日食䟽炤炤大明滅滅  
無光柰何以陰侵陽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䟽遠近 一曰祠二命

三誥四會五禱六誅 禋古外 瑩音詠

噉音叶又禱 禡莫駕 祠作辭

辨六號 一神號二曰鬼三曰示四曰牲五

曰盥六曰幣號

辨九祭 一曰命二衍三炮四周五振六擗

七絕八繚九共 柱子春振音慎 擗音

命命之祭爲祭術當爲延 炮當爲包兼也

尸兼祭於豆間 繚以手循肺本至於末乃

絕之絕者不循其末在地肺以祭 至祭末

禮殺但擗肝鹽中振之若祭狀謂之振祭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

彌遍也 禱祈後祠謝

小祝掌小祭祀 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

風旱彌裁兵遠羣疾 戲音虧 敢才官

喪祝 說吐活 翌所甲翌翌同 空彼驗補邵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貉杜子春音

百爾之百兵祭也 又與禡同莫駕切

乃歛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 禡音如伏

誅之誅一音禱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

司巫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 匱器名

菹之言藉 館以承藉若今筐也 匱館皆

器 匱音丹 菹子餘切又緘又卷

男巫 女巫 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為救氏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

願抑赫斯以待後日

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 正歲年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遣之日讀誄

小史 馮相氏 國語云王合位于三五

服虔春秋龍度天門歲星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月跳度爲龍度天門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

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朏及匿之變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二至二分觀

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

豐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十二辰皆

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今其書亡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祿三廢四置五殺六生七予八奪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



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  
古曰名今日字

保章氏以星上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 參爲晉星商主大火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今分土書亡雖堪  
輿家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存可言十  
二次之分

謝起宗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賢辭犯  
實 旣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宗宰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王之五路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錫音陽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樊步干

繆所度所御 三路以玉金象飾諸末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

革路龍勤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 龍驪

也條爲條 驪音龍鞞莫干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 前緇躬之翦

淺黑色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  
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 鷺青黑色繒著  
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幘車或曰潢容皆有  
容有蓋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后從王賓饗  
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 總作動

厭於涉 繩字無或音廢又兵廢切

幘昌廉 詩云漸車帷裳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輦車組鞅有斐羽蓋

駢駢並音獵 駢或音王 輦扶文切

藻車一作輶杜讀為藻 輶又倉會切

隴車 漆車 服車五乘 孤乘夏篆卿夏

纓大夫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

歲時更續其其弊車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舍車也 鷄鳴而駕日中而說

贅路先路 贅次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 廣車 闕車 革車之萃

輕車之萃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萃屏也  
孫子有革車之陣 轉遣政切 萃猶副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  
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  
爲旐全羽爲旛折羽爲旖各有屬以待國事  
屬謂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  
皆其舊象 織文鳥章 爲帷宮設旌門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 凡軍事建旌旗及置民置其

弊之 仆而至者誅

都宗人 家宗人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猶圖也  
孝經云燔燎埽地祭牲薦栗或象天酒旗坐  
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云亦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  
廟布席象之 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  
三星中央明者太乙位兩星爲臣子位  
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子后妃四星天子象

天后象地 古者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彤眉必切 禴除也音潰又戶外切

夏官司馬 量人 小子 挈壺應與保章同

諸子或曰庶子 大僕 小臣 祭僕

隸僕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職方 土方 懷方 合方 訓方 形方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馮弱犯寡則菁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 暴內

陵外則墮之 王霸記曰置之空墾之地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乃以九幾之籍施邦

國之政 中春教振旅 辨鼓鐸鑼鏡之用

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

提旅帥執鼙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貉作禡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 芟音蒲未切  
辨號名 軍將皆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  
仲宋有桐門右師 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  
是也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祚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其物之用  
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獮息淺切 祊作方四方也

中冬教大閱 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三鼓擁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 司馬法曰  
鼓聲不過閭鼙聲不過闔鐸聲不過琅

擁音鹿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  
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乃鼓  
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  
刺 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 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銜枚而進 枚如著有繡結項中

繡胡卦切 禽一歲爲獾二歲爲貍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 慎作麇音辰又賢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譟 書曰前師乃鼓 鼗 鼗音符又芳甫切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

社 律以聽軍聲 若師不功則厭而奏主

車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植直史切

華元爲植巡功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皆札爛又問

司勳 王功曰勳 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 治功曰力 戰功曰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一曰戎二曰田三曰

駑 凡受馬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更償也

禁原蠶者 蠶書蠶爲龍精 物不兩大故禁再蠶

量人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斂肉豆而掌珥於社稷 祈于五祀 肆音場 全蒸也

羊肴折俎也 珥作岬 祈作劓 釁禮之事也 用毛牲曰劓羽牲曰岬

岬而志切音餌劓音機又古愛公內切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羊人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出火以九月本黃昏心星伏於戌上內火

掌固 鑿音戚又造次之造七報切 趣莊久祖侯七柱

司險 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

關

候人 環人掌致師 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柄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

令糧 畚音本

射人 射人與大僕俱掌王之朝位也

參讀爲糝所感切糝雜也 乘王之倅車

服不氏 賓客之事則抗皮

射鳥氏 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鳥鳥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



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  
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以德詔爵以  
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唯賜無常  
諸子又云庶子掌國子之倅 國有大事則帥  
國子而致於太子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  
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  
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 司馬法曰弓矢闡及矛守戈戟助凡五  
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以戈擊四隅歐方良 方良罔兩也  
以季春日歷大梁有大陵積尸之氣季秋亦  
有大陵積尸之氣故儼以毆之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復謂秦事逆受下奏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寔彼驗切又音芳  
劍切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王行洗乘石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  
埽素報切 拊方問切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組 延冕之  
覆在上是以名焉組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玉笄  
朱紘 所謂邃延也就成也 袞衣之冕十  
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 纁古藻字

驚必減切 希冕張里楮履切 瑯珉同亡

貧切 瑣吐練切 玩惡玉名音元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笄 會舊作  
膾前鄭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禮曰膾

用組三字同戶外古外二切 反紘爲膾紘

音計玄謂會如大會之會縫中也 璣如薄

借綦之綦結也 其弁伊綦

司甲 關 司兵掌五兵五盾 朱干中干櫓玉

五兵戈受戟酋矛夷矛 甲冑干笮側白切

廠許舍切

司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如今之扶蘇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箛 六弓王弧夾庾唐大

澤共射樞質之 并夾矢籥也奴輒女十切

枉矢絜矢利火射 殺矢鏃矢用諸近射

矰矢箝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

箝扶弗乎勿切又音勃 刺孚物

枉矢名變星飛行有光今飛矛也

庫方二切 散素旦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

五士三句者謂之弊弓

繕人 充其籠箠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齎音咨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

正王棘若擇棘 正王皆善也

戎右 贊牛耳桃茢 桃茢苦帚也

齊右 道右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

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

詩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

跋涉山川 禮乃舍軼飲酒于其側 軌音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 戎馬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減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執駒攻駒也 特牡馬 二歲曰駒三歲曰

駟音肇又道湯堯徒刀切

趣馬 巫馬 牧師 中春通淫 合累牛騰馬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

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駮牝驪

牡玄駒 裏驂 裏奴了切

圉師 茨牆則翦鬣 茨蓋也鬣苦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圉人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

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 東南曰揚州 錫鑠也 正南曰

荆州 河南曰豫州 藪澤圃田 川熒洛

浸波澆 楚子除道梁澆音詐

其畜宜六擾 馬牛羊豕犬鷄 熒兗水也

正東青州 澤藪望諸 望諸明都也在蓋

河東兗州 澤藪大野 川河泚 浸盧維

正西雍州 澤藪弦蒲 川涇汭 浸渭洛

東北幽州 鎮醫無閭 澤藪豨養 川河

泚 浸菑時 河內冀州 澤藪楊紆

正北并州 澤藪昭餘祁 川庠池嘔夷

浸涑易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  
其所有 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  
戒國有大刑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以辨土宜土  
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  
方之傳道 傳道世世所傳說者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邊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  
謂東原大陸之屬

匡人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  
之邦國而語之

都司馬

劉子成雜俎卷之八

劉子威雜俎卷之九

詞令篇

秋官司寇 罪隸 閩隸百有二十人

蝮氏古獲切 象胥 東寄南象西狄鞮北譯

大司寇 刑新國用輕典 刑平國用中典

刑亂國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 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

以圜土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

沛國劉鳳子威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施職事焉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  
桎梏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  
坐碁後 以肺石達窮民 無兄弟曰惇無  
子孫曰獨 惇其管切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  
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 攢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之而弊謀  
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衛侯與元咺訟

甯武子爲輔鍼嚴子爲坐士榮爲大理

以五聲聽民訟 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以八辟麗邦法 議親辟 議故 議賢

議能 議功 議貴 議勤 議賓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  
用而進退之 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

士師掌五禁之法 官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 誓用之軍旅誥用之會

同禁用諸田後糾用諸國中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 一曰邦約 若今時刺探尚  
書事 二邦賊 邦謀 犯邦令 矯邦令  
為邦盜 為邦朋 為邦誣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則令邦國諸家縣鄙慮  
刑貶 屬作慮

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別中別  
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

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洎增也

鄉士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如今之劾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協日望後吉日也

遂士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諸侯三朝 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又謂之燕

朝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古者出責之息  
亦如其國服與

司民 歲登下其死生

司刑掌五刑之罪 墨罪劓罪宮罪剕罪殺罪  
各五百 書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  
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  
輿服制度姦軌 傷人者劓 非事而事之  
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以墨  
降畔寇賊劫畧奪攘擄虔者死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三刺訊群臣

群吏 萬民 三宥不識 過失 遺忘

三赦幼弱 老旄 蠢愚

司約 治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

民約 地約 功約 器約 摯約

民約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  
衛 凡大約劑書於宗彛小約劑書於丹圖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司盟掌盟載之法 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

依之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職金 受其入征者揭而璽之 今謂之揭獮  
揭音揭 用金石者槍雷椎棹之屬

司厲 女子入于春寮

犬人 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 幾作釗珥作  
𧈧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

伏瘞 伏犬而轆之瘞埋

司圜 掌囚 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  
梏古毒 拳姜奉居辱又音拱音恐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搏作膊謂去衣磔  
之 斬腰斬殺棄市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  
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司隸 役百官積任噐 爲國中之辱事

罪隸 蠻隸 閩隸掌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  
之 夷隸掌後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後服不氏與獸言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  
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野廬氏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擽之  
有相翔者誅之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  
而行之 擊古的切又計

比修除道路者 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  
物者

蜡氏掌除飀 蜡清預 飀似賜齒同

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 埋而置楬焉書其

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  
人 楬若今楬繫 有地官若今鄉亭

雍氏 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

阱杜獲 柴誓曰戲乃獲斂乃阱 柴音秘

斂乃協乃結切 澮古外 柞才伯在洛切

鄂五格 獲柞郢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幾酒 謹酒 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 以詔夜士夜禁 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游者

宄氏掌攻螫獸 翼氏掌攻猛鳥

柞氏 夏日至今令刊陽木以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雝氏掌殺草 秋繩而芟之

含實曰繩 茲其鋤也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薨音萌 芟所銜 繩音孕 鎌音兼 剝初產則展切

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十二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

月從娵至茶 娵子湏側留 茶餘舒徒二

音 謂正月爲泰 二月知 三月病

四月荼 五月臯 六月且 七月相

八月壯 九月玄鳥 十月陽 十一月辜

十二月涂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薰之

蝮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及灰洒之則死

牡藋藋不華者 鼃蝸也 鼃耿也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  
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棹音枯榆木名  
或讀為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若神也則以大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枉矢救日矢五言之也  
銜枚氏 禁詔呼嘆鳴於國中者 詔音叫

伊耆氏 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  
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  
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  
之政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  
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檜以補諸侯之  
裁 檜音會 擯必忍 慘音衫 歲 存  
覲 省 達 同 成 修 達瑞節同度  
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小人行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凡諸侯入  
王則逆勞于畿 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  
有王王有巡守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  
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爲一書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 壝惟癸欲鬼

一成敦丘再成陶丘三成昆侖丘 敦音頓  
又都門 加方明於其上明者木也方四尺  
設六色 土揖推手小下之也 時揖平推  
手也 天揖推手小舉之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  
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

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  
從其爵而上下之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不朝不夕不東不  
西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 傳遽今之乘傳騎驛  
而使者也

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

象胥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

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

簠稻梁器也 豆菹醢器也 鉶羹器也

壺酒器也 鼎牲器也 簋黍稷器也

十斗曰斛 十筥曰稷 十稷曰秬

十六斛曰秉 六十四斛曰筥

筥如棟栳之栳 筥姜呂 藪素口色縷

秬丁故宅加切 稷子公又總 栳音呂

秬祖禮 尊以魯壺 禮有益之而損損之



而益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  
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掌訝 爲前驅而入 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  
退亦如之 及宿則令聚櫟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

以諭九稅之利九利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  
難九戎之威

冬官考工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  
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粵之無  
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  
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石有時以防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  
也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

築冶臯桌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  
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  
埴之工陶斲 鮑或爲鞞蒼頡篇有鞞莞  
鞞匹學又音僕 莞如充反 鞞音運  
幌爲芒芒禹迹之芒又莫黃反 柳爲櫛之  
櫛 斲甫罔反又音甫 廬矛戟矜秘也  
矜謂之杖秘柄也 國語曰戚施埴罇蘧蔭  
擊璆侏儒扶盧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

輿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池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上林賦云從風倚  
移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  
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齊人有名疾爲戚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  
戚矣 戚將六反

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池也 庫音婢池文  
爾又堂何又音他 終古猶言常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池也進而眡之欲

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音寘莫歷  
貞中反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稹理而

堅陰也者䟽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

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斂

斂好角又呼報反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濂也

濂讀為黏女廉反

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

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

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

重之侷也

萬姜禹反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殷肱而馳不

隊謂之國工

部尊一枚  
尊高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

也無取之取諸易直也

掣音蕭又色交又

音朔李氏所感反

肉稱弘殺好也

是故輪欲頎典

頎讀為懇

典讀為殄

堅力  
貌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  
臬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

多錫爲下齊 少錫爲上齊 金有六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  
敝盡而無惡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側百反弁則鬱長

甬則震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榛其愬嘉量旣成以觀  
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  
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  
之然後可鑄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  
之而狂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  
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  
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棧也 棧音踐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丹秫赤

粟 淳而漬之 淳章均反 三入為纁五

入為緇七八為緇 爾雅曰一染謂之縑再

染謂之窺勅貞反 又作經亦與頰同

幌氏涑絲以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泚書欽反 泚水以灰所沛水也漚漸也

楚人曰漚齊人曰淩烏禾反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涑

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履

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醢人職有饗食

漢時有膏餐 饗餐 饗之然 餐作旦

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 駟音祖

參訂之而平者 訂音亭 劉當定反

綱色暴反 殺同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笥厚為之羽深

笥吉老反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

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  
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  
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趣蹶是故夾  
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  
殺之稱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  
節欲䟽同䟽欲臬

凡陶旄之事髻墜薛舉不入市 髻音刮 薛  
讀爲藥又卜革反 暴音剝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

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

鳴者 卻行蟻衍之屬 蟻羊忍反 仄行

蟹屬 連行魚屬 紆行蛇屬 脰鳴鼃龜

屬 注鳴精列屬 注陟又反又之樹反

旁鳴蝟蜋屬 蝟五兮反又五歷又五結

翼鳴發皇屬 按爾雅蜃蟻蚌郭云甲蟲也

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蚌 股鳴蚣

蟻動股屬 蚣蟻斯蝨幽人謂之春箕青角  
長股 蚣思容反 胃鳴榮原屬 楊雄以  
爲蛇醫或謂榮原 精列蟋蟀也又名促織  
蝻亦名青蛭南楚謂之王孫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 喙况廢反  
又昌銳反 吻無憤反又亡粉反 數音促  
顧苦顏反又楷田反又古慳戶弔反一竹徑  
工定反

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  
撥爾而怒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息者休農息老物  
也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  
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  
諸侯百福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弗能用也 凡兵句

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  
彈徒旦反 蝟於金於兗反又烏犬烏玄巨  
兗反 裨薄兮反 搏徒丸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蝟也多諸牆以  
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縣以水望其高下

置繫以縣眡以景 繫古臬字

通卦驗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 考靈曜曰  
從上而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 彼云

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  
卽引也而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

繫表八神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日出日入  
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 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夏后氏世室堂

修二七廣四修一 四旁兩夾窻 白盛

蜃灰也盛之言成也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九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孝經援神契云  
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 夏度以步殷度以  
尋周度以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  
以步涂度以軌

正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 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云五版爲

堵高一丈五堵爲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  
以高度長以長

經涂九軌環涂九軌野涂五軌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  
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  
理孫謂之不行 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  
爲注孫順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梢讀爲桑螵蛸之蛸

螵蛸遙反 蛸色交反

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  
善防者水淫之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 葺草屋也 各分其  
修以其一爲峻

困窳倉城逆牆六分 築此四者六分其高  
卻一分以爲網困圍倉穿地曰窳 困居貧  
反 窳古孝友

堂涂十有二分 謂階前若今令辟棧也分  
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

之陳 今音零 辟薄歷反爾雅云今僦  
謂之甃郭云今甃甃 械音階 詩云彼何  
人斯胡逝我陳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人長八尺而大節三  
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  
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

一宣有半謂之櫛張玉 櫛斲斤柄長二尺爾

雅云句櫛謂之定 句音劬  
一櫛有半謂之柯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櫨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凡析幹射遠者

用執射深者用直 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 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迤讀爲移謂邪行絕理者栗讀爲裂 菑側冀反又側其又子冀又音厠 副普遍反 析星歷 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迤失理則弓後不發傷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紵而昔 紵讀爲拵縛之拵昔讀爲錯爲角犮埋錯也 紵徒展又尚展反角絞縛之意 掬才苦又七奴反

錯七各 夫角之本感於剗而付於氣是故  
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 剗乃  
老反又作腦 付讀爲煦况付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  
搏廉 搏圍也廉瑕嚴利也

鹿膠者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  
膠餌犀膠黃

凡昵之類不能方 故書昵或作穢讀爲昵  
女乙反又音職 或曰黏黏也 黏女乙

反 玄謂穢脂膏胆敗之膺立職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  
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剗以爲弓則豈異於其  
獸 司農謂簡爲擗然登陴之擗 陴婢支  
反又蒲佳房卑

寒奠體 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繫中定  
往來體 繫音景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茶音舒 脩猶久也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 憺昌廉反絕起也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重醪治之使相稱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 宛之無已應 峻謂簫也敝讀爲蔽謂弓人所握持者

維角寔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寔直庚反又之亮詩尚二反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者三謂之九和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奠體冰析澣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侷膠三錡絲三邸 漆三剡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錡音環 又于卷反緩同 剡羊主反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 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

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史之屬利射侯與弋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質木楛 楛張林反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  
氣臭也 爛又作爛夕廉反

鄉人楊音傷 尚書無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

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而流示之僉而監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鹽讀作艷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  
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  
而已矣 肆勅歷反 膾而審反

明水沚齊貴新也 沚始銳反 沚沚也

涕涕漉也 古之事酒正漢之醴酒 醴音亦

猶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 清酒冬釀夏

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泚之

國語云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

敦牟卮匱非餒莫敢用 敦音對又丁雷切

牟作整木侯反 敦卽土敦今杯盃也整土

釜也卮酒器也匱羊支以氏二反盛水漿之

器懷羸奉匱沃盥是也

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

不敢唾洩 噦於月反 噫於界反 嚏音

帝 洩吐細反涕同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

澣足垢燂湯請洗 潘米爛也芳煩反

燂詳廉反 澣力旦反 澣音悔

服羞蚘醢 蚘蚘蜉子也又云蟻子也 服丁

亂反 蚘直其反

爵鷓鴣范 蚘音條 范音犯 蚘蟬也

范蜂也 公食大夫禮以鷓為駕 駕音如

駕鷓鴣母又云蝙蝠

和糝不蓼 桃諸梅諸 諸菹也周禮謂乾蓀

魴鱠房叙雛燒雉薺無蓼音了

魚去乙鼈去醜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音憲 膾者必先軒

之所謂聶而切之也 聶一作攝又作牒皆

之涉反

麇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

醢以柔之

濯手以摩之去其皝章善反 皮肉上魄莫也

捶反側之去其餌 筋臄也 臄其偃反又紀

偃其言二反

為稻米搔漉之 搔讀與滌滌之滌同 搔息

酒反又相流息了二反 漉所九反

君羔幣虎植 幣覆苓也音覓 植音直

苓卽式也有監有橫考工記云鞞或之植者

衡者也此云幣覆苓 詩大雅鞞鞞淺幘

毛傳云幘覆式幘卽幣又周禮巾車作棋三

字同



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自炤

公羊傳以人爲菑 菑埒也以幣爲席以鞞爲  
凡以遇禮相見 根門楔也

楔徐古八皇先結

夏后氏堅周 盖治土爲墉而周之也

周人墻置翬 墻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  
聚也

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

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沽粗畧也

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從昆弟假貳猶足以爲生 貳吐得反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歸鴈鳴鷄竹滑反

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  
狀短小一坐盡驚

幅被抑失聲 哀憤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事占八頌以視吉凶

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  
禘五曰攻六曰說

禘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  
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  
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萬物生八月會萬物死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

雖無受脤慎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蹟

左有受脤脤祭肉也 楚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也

徽章新允 爰此川流文亦霧散

許益以駢隣從起昌邑 二馬曰駢謂並兩騎

為軍翼也

傳納以言 傳讀曰敷

武地 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 睢者以其形高起如

人尻睢本名鄧音葵一音如誰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乃見光集於靈壇一

夜三燭

作盛唐樅陽之歌 樅千松切

牒五日祠門戶比臘牒音劉殺也祭名羆虎屬以立秋祭獸王

祠神人於交門官若有向坐拜者 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

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群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呂不羅罔

靡所獲獸

昭 上耕於鈎盾弄田

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 未云有明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一月一更為卒更 貧者欲得雇更踐次直者出錢雇

之月二千為踐更人各三日戍不可往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

宣 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

受詩於東海復中翁 常困於蓮勺鹵中

蓮音輦 勺音灼

王逸少似松巖點黛翁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

灑散而成暮雨 運動險峻波勢縱逸

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 軫獵小車前有曲

軫不衣獵車也

水衡錢與少府皆人主私錢也

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事謂租稅也

孝元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深惟鬱悼未知其序

齊三服官春獻冠幘緹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

綃爲夏服 緹山爾切與纒同 卽今之方

目縈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縈也

德薄明晦教化淺微

孝成 生甲觀畫堂

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

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關入

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

朕涉道日寡舉指不中 宿萑陽宮 萑音倍

哀紀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家之

制推親親以顯尊尊

躪踈 躪音煩 踈音葵 弩名 黃間谿子

平紀 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

論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人皆自出送家在所

收事

一封軹傳 傳張戀切 諸當乘傳及發駕置

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

章其乘傳參封之有期令累封兩端端各兩

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

央一也軹傳兩馬兩封之一馬一封也

律歷 死霸朔也生霸望也 霸古魄字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沈斥 沈居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

蕭何攲撫奏法 攲九問反撫不之反

刑法 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呼各反

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此也

磨錢質而取鎔音浴

京師鑄官赤仄 以赤銅為其郭也

白金稍賤 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朱提縣名

凡寶貨玉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 連錫之別名也又云銅屬

里區謁舍 今之客舍也

其三及醮馘仄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馘才伐

反酢漿也

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郊祀 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於廟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

天曜而見景星 曜精也 霰霧上構下莫豆反

如蝮如蟾如沸如羹 蝮蟬也蟾蠃也卽蚋螻也 蝮音調 蚋螻音貂聊

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

淮夷蠙珠泉魚 蠙卽玳字 厥斐玄織縞

玄黑也織細縞也縞鮮支也

瑤瓊篠簜齒革羽也 瓊音昆

山再重曰仞 監町山出銀 監呼鴟反

牂柯繫船杙也 音弋 檣李亦作雋皆音醉

嶮嶮嶮 皆乃高反 五音奇胘音該軍中約也

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鍾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 荃葛細布也

西南夷 軍候趙德使屬賓與陰未赴相失陰

未赴鎖琅當德 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

孝元皇后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

諸于 諸于大掖衣卽袿衣之類也

許皇后 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大將軍女

儀向也 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

寢婁深

房與宮對食 宮人自相與為天婦名對食甚

相妬忌也 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

明光宮 朝見挈茵輿行

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

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

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

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

一焉及至罌忝梁父之隈則邛車而載耳夫

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

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其復見之豈特

七士也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

王前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乃使謁者延

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

士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覽也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



也 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各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處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

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且夫救趙之義宜若奉

漏甕沃焦釜

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  
亾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  
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  
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  
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  
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  
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  
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  
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叅坐於衛君之前犀首  
跪行爲儀千金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  
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而  
儀與之則是必與儀嚮吾國矣遂不聽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

老萊子之教孔子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  
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能善也是  
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今山澤之獸無黠於糜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  
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  
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甘茂與樗里疾賀首之讐也

夫梟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  
不如不勝五散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

令臣等爲散乎

夫因誑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哉  
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  
夫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  
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  
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千主  
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萑輕於  
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更羸於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  
射可至此乎 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

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讐耶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盤匝薄  
之柱上而擊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  
碎爲百 挈瓶之智不假守器

請黜之弗使預政以稱大國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

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夫  
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昏醉而求所  
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  
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脩  
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  
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  
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門而守其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逞蔽塞障逞之  
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  
也以此事君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  
公國之君則無直逞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  
成功之臣 帽憑而爲仁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  
身得免焉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

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實然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從政治爲次 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 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几三者有罪無赦 刑方墨筆 莊舄筆和墨

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

之賊得之以徇於國爲群臣僂魯也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 首戴苧蒲身衣襤褸

有拳勇於股肱之力節青秀出於衆者陰陽刑德有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 䟽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夫峭法刻誅非霸王之業筆策繁用非致遠之

術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  
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天如地何私何親  
如日如月唯君之節

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  
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  
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  
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  
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  
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  
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  
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  
無敵矣

倚革邪化令往民移

令重則君輕 令出惟行不惟返 令不虛行  
令尊於君 令不再行 令貴於寶 令重而  
下恐 令本不出謂之減

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  
在乎同利 莠命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

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

讒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  
而遠其愛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  
行 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  
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

釜鼓滿則人慨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  
也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  
則百姓不養

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禁罰威嚴  
則簡慢之人整齊

鄉無長游 長什長游游宗也 里毋士舍時

無會同喪蒸不聚 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  
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  
與成於下

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上

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  
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

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  
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  
官漁利蘇功以取順於君聖王之治民也進

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  
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  
王之道也

以玄虛闕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

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  
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歛  
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



衢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  
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 揮馳也

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  
嚴重而害於踈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二而  
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

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

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議者盡誅

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痊睢之礦石也

痊祖禾切

文有三侑武有一赦 持社稷

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

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  
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寡人非敢自爲修也倍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

吾願一朝安仲父也

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顧以顯其功衆必予之  
有德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  
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

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管壘也  
大夫䟽器 䟽飾盡也 䟽藏器 柴夫吠狗

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  
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遂遁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  
莫如年

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  
也哉其朋乎

故凡用之兵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  
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  
費累伐之功盡

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

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强者所以勝也而强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

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蓋有警程事律論法辟衡權升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

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窺主情婦人  
嬖寵假於男之智以援外萑於是乎外夫人  
而危太子

相總要者官謀事量實意美匡謀所疑而君發  
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 謀一作請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聽之則聖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  
者賞罰以爲君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千里之內束帛之罰

束帛布錢

一畝之賦盡可知也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可讓賞

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

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

明君在上僻不能意其食刑罰亟近也大臣不  
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

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  
可以惠民 兼上下以環其私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  
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  
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

禮私愛驩勢不並倫 以德弇勞不以傷年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  
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  
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  
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  
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 四者  
脩體頃時而王不難矣 葬以楊門之扇  
滿者洫之虛者實之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  
謁之 務爲不久盖虛不長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 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  
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

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  
無度戲樂笑語或政既轢刑罰則烈內削其  
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進則諛優繁其鐘鼓  
其獄一跼腓一跼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  
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  
敝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若夫教者據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  
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  
雨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雲則遯已

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

人君壽以政年由爲政之順年時也百姓不天厲六畜遮

育五穀遮熟 遮猶兼也

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撩然

後爨之 好緣而好駟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柰其學辱

高予之名而舉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而隨之猶賊則踈之母使人圖之猶踈則數

之母使人曲之 百姓無實以利爲首

潭根之母伐固事之母入洙鬻之母涸不儀之母助章明之母滅生榮之母失十言者不勝

此一雖凶必吉 潭深也

輕國位者必國敗踈貴戚者謀將泄母付異國之人是爲失經母數變易是爲敗成母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者必從是嚮亡乎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譚延也嚮卽曩

利盡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艾削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  
本事不得立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

禹諸侯鈞萬民無聽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  
之所以爲內因也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脩食  
椽能踰則椽於踰加功於人而勿得所橐者  
遠矣所爭者外矣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  
如無奪其事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不務  
以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不動則望有廡句  
身行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



魚鼈之不食呬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夷吾之間之也不欲強能不昭智而不牧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

問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然後運可請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

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取殺智運謀而雜橐

刃焉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

夫陰陽進退虛滿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熒有時而熒熒甚也有時而胸遠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 熒星之明也

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虐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潔其宮開其門去私無言神明若存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

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

母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祥

於神矣

故曰美哉涕涕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

衷乎故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

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  
反無成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視則不見聽則不聞洒乎天下滿不見其塞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

乎其方也韓乎其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能若夫

風與波乎惟其所欲適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

南方曰日 其德施舍修樂

西方曰兵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

北方曰月 其德淳越温怒周密

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於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

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收五鐘令其五鐘  
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洒  
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賦秘賜 贖螫蟲卵菱 卵鳧菱茨也

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 然而羽卵者不段毛  
胎者不贖臙婦不銷棄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

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  
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  
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  
故其民簡易而好正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  
脉之流通者也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知靜

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動有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  
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  
人事不起勿爲始

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  
侵主亂法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  
故讎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疆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  
也珍怪竒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  
中者不能動也 群臣修通輻湊以事其主  
請謁任舉以亂公法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  
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  
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

其國 小臣持祿養交而不以官爲事

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疲則不能無墮倪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故已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涸

大攝謂過於飢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

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

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邀竭大

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

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

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

悲喜怒道乃無處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

則有戰勝之器矣攻取之數何如毀其脩散

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然則取之若何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來工若何三倍不遠千里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

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

又求曲木曲木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悅瞋目而視祝鳧已疵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

日反抵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螻螻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之精也

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

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齒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于國多

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線經之色也。繆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之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恒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何以効其然也。

材女樂三千人

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枝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

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亂臣多造鐘鼓宓飾婦  
女以昏上 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  
微孤 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

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讐 居爲  
非毋動爲善棟

仇牧遇長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  
殺之齒著於門闔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  
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義

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  
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  
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衾衾足以朽肉墳墓  
足以道記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惟無禍福亦不來矣  
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惟無禍福亦不至矣  
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  
以自隱也故曰學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  
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

當春三月菽室燠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

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虚心平意以待湏

身之臍胜而哀憐之 偏枯握遞 關閉不開

### 善否無原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喚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

水之性行至曲必流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杜曲則禱毀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  
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  
遇以死或遇以生 五施之土

黃堂無宜也惟宜黍稷也 堂本作唐虛脆也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葦蓍

葉下於鬻 鬱同 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

工巧

群土之長是謂五粟 五粟之狀淖而不𦞙<sub>如</sub>

切剛而不𦞙 藻黽檣檀五臭生之薜荔白

芷蘼蕪椒連 粟土之次曰五沃 忒剽不

白下乃以澤 寡有疥騷終無瘡醒

沃土之次曰五位 青忒以落<sub>音</sub>及 其山

之淺有籠與斥 求鼯<sub>竹類</sub> 檣檀 其山之

梟多桔符榆 梟顛也 其山之未有箭與

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

群藥安聚以圍民殃 位土之次曰五隱

隱土之次曰五壤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

之狀捍然如米 其種忍隱忍葉如藿

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如塹 其種大稷

細稷舂莖黃秀慈忍 恣土之次曰五纪

五纪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

纪土之次曰五壘 壘土之次曰五剽五剽

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剽土之次曰五沙

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蕘細蕘

沙土之次曰五壩

下土曰五猶 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

鼠肝 弘土之次曰五殖 其種鴈膳草名

五殖之次曰五巖五巖之狀婁婁然不忍水

旱 巖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

黑鷺馬夫皆草名

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

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

家相奪也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

處下捧椀以為緒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  
課其功 今君力扶臺五衢之衆皆作

請士 秦奢 佚田 梁聚 癸乙 癸度

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  
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  
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

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  
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虛  
滿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以六畜藉謂之止生以  
田畝藉謂之禁耕以正人藉謂之離情以正  
戶藉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  
而不盡也

捍籠壘箕勝羸屑糗 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  
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

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曰比郭有握闕而

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 賜若大夫之  
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  
之秦臺 丁氏之家粟可以食三軍之師行  
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  
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  
邑粟 公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

請問爭奪之事何如曰以戚始請輕重之家復  
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  
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

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  
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謂之幣乘馬

匡乘馬

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  
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  
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  
之筭坐起之費時也

教修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

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  
弋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  
之本也

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士練帶率下辟居

士錦帶 辟婢支切率音律士以下皆禪

不合而絳積如今燥頭爲之也 絳音律

裨謂以繒采飾其側 居士道藝處士也

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

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

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天下高則高天

下下則下

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

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

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

子此湯之陰謀也



五戰而至於兵 請戰衡戰准戰流戰萑戰勢  
城脆致衝無委致圍 今齊有渠展之鹽  
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  
也 弓弩多匡軼者而重籍於民 軼苦禮切礙也  
十鈞之弩非得棊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匄而  
弓弩無匡軼者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萑事之固大也  
桓公問四因於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  
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

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

故粟重而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於寡人  
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 故君請重重而  
衡輕輕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  
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  
天下可舉

終歲之租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  
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  
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冬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  
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  
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  
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處戲作造六壻以迎陰陽 民食之無茲暵之

病 周人之王循六恣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車轂齟騎

土角切

綈綺而踵相隨

綈息綺丘喬同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凋也

教民樵室鑽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

張耜當弩鈹耨當劍戟獲渠當脅軻箠笠當桴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被箠以當鎧鑄

菹笠以當盾櫓

夫倉庫非空虛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  
也國家非虛亡也

湊漏之流曰瀦唱力切 宙合 流泉踰瀦

鮑古鵠字 鞞革重革當心着之

緡統古袞冕字 卯菱卽莢五行篇 疾者兩

手相拱着而不伸曰握迎 入國 城中無

積糧曰無委 獵而火曰燒時照反

鉢其休反鑿也 鉢時橘反長銳也

二升八合曰鑑烏區反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

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

能戒乎能勅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

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作夷宮命卿士縈夷公落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

懷其民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止者

殆身彌老而不知敬其嫡子者殆蓄藏積陳

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

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咄而對

䟽房榼遠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帶亡彌龍所以養威也

歌謠譏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

音者也 酒醴餼鬻 衰絰菲總菅屨

無 幌 桴 楮 絲 鬻 魚 縷 髮 其 貌 以 象 菲 帷 幃 帳 尉

尉也 抗折其貌以象撻茨番闕也

犇犇詭喑僂而不能無時王焉

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

不廢夕

枸木必待隳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巨京則

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

君之胥闔閭于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

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  
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緇也 詩曰墨以爲朗  
狐狸而蒼此言上出而下險也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  
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

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  
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  
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  
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善射以

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  
挫其精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俯而出城門  
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以爲  
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卽視  
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  
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必以其感忽之間  
疑眩之時正之此入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

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香臭芬鬱腥臊洒或為漏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

熱滑鉞同澁輕重以形體異見侮不辱聖人不

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

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

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非而謁楹有

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士君子之辨說也

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 季卽莊子之季

真之莫為又季子聞而咲之

禹有功抑下鴻 橫革直成爲輔

欲裏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

以獨鹿棄之江 吏謹將之無鉞按滑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  
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妹謂之交  
謫 六貳之博則天府也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 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  
而厚受之竊也

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  
與之曾子涕洟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  
也 唯唯而亡者誹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  
而愈濁者口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

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  
也埤下据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滯  
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

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  
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鮮絜似善化  
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  
焉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  
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吾耻之去其故鄉事  
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  
處者吾殆之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饑色  
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  
之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  
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源可以濫觴及其至  
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淮  
不流水多耶

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  
者小人也



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  
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

且公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市竊其有益無  
益君子所以知

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  
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  
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

事者千有餘人

晉侮梓搏捶笞臙脚斬斷枯磔藉靡舌繆是辱  
之由外至者也

天使天子振寡人之過也

哀公請問取人曰無取健無取訔無取口噶健  
貪也訔亂也口噶誕也

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未輟還復瞻彼北去盡皆

繼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秦公孫鞅書斬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蟲受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蟲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修戰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蟲勝其政

也 此出西溪叢語

砭鄰知切又力智又力制

弊筭數尺不能救鹽池之滴孔融論 飯甑筭

可以分滴中水

蕭斧齊斧 劉夢得詩孟前瞻不羽 呼關切

淮南子云明鏡可以鑒形蒸食不如竹筭孔融同歲論云弊筭甑甗在旃茵之上雖貧者不搏此言易得之物也

慶忌陳年年齊之勇士 遂禽移大犧 祭之

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  
能意直言於齊宣

狐援說於齊譖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  
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

趙簡子戰且遠立居於屏蔽屏櫓之下鼓之而  
士不起行人燭過一言而勝

文侯不說知於顏色 知卽見也

此事慮不同情也事不同情者心異也

孫明諫簡子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三帛諸侯世子執紼公之孤執玄附庸君執黃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  
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微六氣之端應神之  
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  
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穆穡之根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  
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  
暴暑之災陸澤山陵木盡穰

明堂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

二雨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權紀錄丘喬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枵以整切似 停徒丁切

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啜隅有竈是以不寒

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靈公聽之而心後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 選間 猶頃間也

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

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諸侯不下漁色

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術

施也 術當作述

趨翔閑雅辭令遜敏 保者不敢畜噬狗而呼

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

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

熊飾寶刀子桓惠其大賚犖牛輕拂張敞慚其

舊儀 頭銛達而標趙繚者耶

王戎謂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

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

壽丘之道

晉太元中史惺家有馭鶩善鳴惺女常養之

忽失女及鷺追至水唯見女衣及鷺毛在水  
邊今名此水爲鷺溪

濟南郡張公城北有鷺溝南燕世有漁人聽衆  
鷺中有鈴聲甚清亮見一鷺咽頸極長因羅  
得之項上有銅鈴綴川銀鎖有隱起元鼎年  
字 衣苴布食鱗餒

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  
語曰燧燧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  
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  
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  
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  
不前達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  
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屠沽者賣飮食者羹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

人 臍扶吻反臍恐臍字

飯美啗臍多飲酒 嘽牛隕反大口也  
滫恐滫思酒

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啓其口七首已  
陷於胸矣

孔甲繫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沃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

計者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

名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

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

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  
之令咫批傾而不行

減宣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  
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

杜周事張陽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  
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  
更爲中丞十數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  
寬內深次骨

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  
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  
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當  
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蒼頡七章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

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文字多於  
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總爲  
三蒼

元魏江式表云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指事象  
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蓋史頡之遺法及宣  
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少同異  
謂之籀書斯作蒼頡高作爰歷胡毋敬作博  
學稍省改史籀所謂小篆隸書者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附於小篆而作以邈法隸故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小篆三符書  
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  
有尉律學教籀書又尚書課最八體字不正  
輒劾之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孝宣時召通蒼  
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  
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徵禮等  
說文字於未央宮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楊雄采作訓纂篇新室大司馬甄豐校文  
字頗有改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壁書也

二奇字卽古文而小異者三篆書小篆也四  
佐書隸書也五繆篆摹印也六鳥篆所以幡  
信也又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書體與孔氏相  
類後漢郎中扶風曹燕號工篆小異斯法而  
甚精巧又侍中賈逵修理舊文逵卽汝南許  
慎古學之師後慎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  
終亥蔡邕採李斯曹燕之法爲古今雜形立  
石經後開鴻都奇能雲集魏初博士清河張  
揖著埤蒼廣雅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善蒼



雅又京兆常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晉  
世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弟靜別放左校  
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集韻五卷官商徵羽各  
爲一篇文字與兄便爲魯衛音讀楚夏時有  
不同式六世祖瓊象世陳留受學衛覬祖文  
威奉獻五世傳掌之書

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  
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  
皆出焉 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輕重深假藥  
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  
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  
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  
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  
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  
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  
膝踈足而不以爲弊也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顧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

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又孔子云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景公問東門無澤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水厚五寸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

夫北面而稱無罪焉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 栢常騫夜用事鸚當陞布翌伏地而死

景公新成栢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成矩爲之公曰

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感然曰古之臣乎

晏子食脫粟之食三弋五卯苔菜而已

寡人將去此堂之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况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公僭者公曰何視寡人之僭也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 晏子曰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惡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於背

景公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布黃故水赤

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何爲對曰佯問者亦佯對也

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

楚巫微導裔欸以見景公 請東楚巫而拘裔欸 令所睹於途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景公過泰山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

晏子曰湯質皙而長頰以髯兂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銳下僂身

而下聲公曰然是也 伐無罪以怒明神不  
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  
六然不相害傷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  
皮可立得也 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  
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  
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  
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  
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

知 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公出過之有軒竹者焉

晏子作歌曰穩乎不得獲秋風至今殫零落風  
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靡也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廩之後二  
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

景公走狗死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

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  
可 禮與初有司與 道理遠近翔實矣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馬不與搏而奪之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大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

王滿生藉筆牘書之 周金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

葉公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 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夏羣臣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舍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

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  
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  
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吾任而  
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  
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  
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繩頸而死君子曰譚夫  
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  
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白公之難楚人莊善辭毋而往比至公門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懼者吾私  
也死義吾公也

崔杼之難陳不占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  
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  
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  
駭而死

劉子威雜俎卷之十

詞令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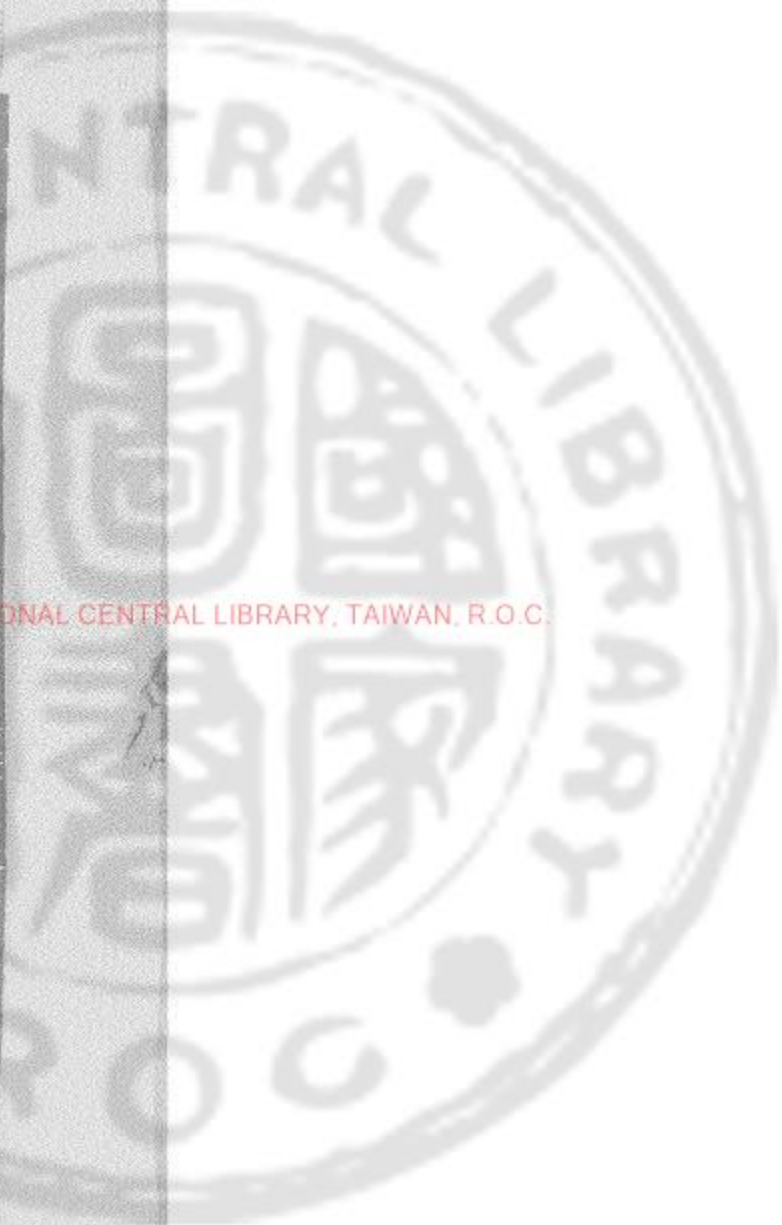
沛國劉鳳子威著

劉孝儀謝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可哂蚺  
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  
流歎差以無辭 子路感雷精而生

孝武作四時書云麩醬調秋菜白齏解冬寒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鯁音膾醬而美

劉孝威謝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





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游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脯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光武爲泰陵侯家訟逋祖於嚴尤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

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云不

能有所前却 輦道牟首

作乘輿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

綠車皇孫車也 堂皇 室無四壁曰皇

南旁塞至符奚盧山 策慮幅億義勇奮發

陳湯儻葛不自收歛 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

所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勢諸名

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 谷口鄭子真不

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  
豈其卿 蜀嚴湛冥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馮軾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詫手苦於筆轡  
貢禹云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  
百畝以供車馬

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

極竭毳毳之思 毳音沐

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瀆上彭城東里者也

鮑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

所非

鴉數鳴殿前樹上 霍顯家亦名殿也

吏士皆伏稱萬歲 矯邪防非章聞揚和

又將軍都郎羽林 都試也漢光祿挈令諸當

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呼飯飲之 飯呼晚反

飲於禁反

改定告元 改成易定 貶成抑定

譬猶黼黻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音精劬

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  
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  
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  
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首陽爲拙柱下爲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其勢不相權也  
李蔡爲人在下中 吏士無人色而虜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 意象愠怒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夫計之生孰成敗  
於人也深矣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  
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  
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  
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  
囚而不辭云

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

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雀飛出翱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辨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

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聖名

爾雅槐棘醜喬枝皆翹竦桑柳醜條椒檉醜棗

桃李醜核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李曰寔啼

之楮梨曰鑽之音決蚺龍伏之

何植常以縛織扇爲業以奉供養

周勃織曲簿許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宋武賜何戡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

五明扇七華扇蟾翼扇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

介之推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羊孚雪讚 王彪之時序曰因扇上有二疎畫

作詩述其美

益部耆舊傳杜真孟宗周覽求師資用將之以

磨鏡自給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往會其葬

齋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

多羅粉器 嚴器 發桓温女冢有織金篋爲

嚴器 后妃傳云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

花勝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斷自成

光若明月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芝勝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其珠盤玉敦音堆敦牟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

謝眺草殊流美猶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

林中則飛花蒲目

索靖章草出韋誕謚峻除過也有山形中裂水

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

不逮

抱朴子曰善圍棋者世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  
綏明有碁聖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  
協張墨是也木聖張衡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之巧  
過人骨騰肉飛

說文曰榼酒器也音整 罍音榼

魏舒遲鈍質朴從叔父吏部衡有當世名猶不  
知之使守水碓

說文曰礪莫石磴也音對 碓音對 廣雅曰籤子謂之

鏟也 說文曰鈔音盧錯銅鐵也 鑪

鏟斯也有高下跡以此鏟彌其上而平之

鋌橫犁鑿音可式取看

裴潛為尚書令妻子貧乏織笊笮以自供音裡

廣雅曰鏐集謂之鏐戈說文曰鏐鏐也

方言曰舟首謂之閭或謂之鷁首部郭云今船前  
作青雀是也舳舻雜船也

廣雅曰舩卯艇舟也 淮南子曰越舩蜀舩不

能無水而行 竹索謂之窄 音擊

筌簾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筌言但有筓也筌林也其上板曰簾言所覆衆慮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其在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

璋半圭也琮瑞玉也八寸車釭璜半璧也

巾幘冠 弁 冕 屨 舄 履 屣 屨 屨

屨 扉芳鞮

絲素縉纈絲錦繡 羅 綺 織成 綾 縠

紗 綃 綈 綌 罽 紬 絹 縑 帛 綿

絮 牽雜 純 納 組 綸 縞 絺 綌

紵 白疊 火浣布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纒從也麤可以從物也綺

踦也其文猷邪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

杯也有長命其采也相間皆橫也福言長者

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意也有棋文方如棋

也 綾者其文望之如水凌之理也

穀粟也其文戚戚如也縉之細者

廣雅曰緇謂之網 緇似蜚虫之色綠而澤也  
赤縉也 緇抽引系端細緒也又謂之絳掛  
於杖端振舉之也 緇鉅也其緇鉅厚而疏  
也 廣雅云繁總鮮文穀絹也 縉兼也其  
系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且緻不漏水  
也 縉并系縉也 縉兩當 縉絮縉也  
純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

煇爾曰莫幙也貧者着衣日以幕絮也或謂之

牽離者熟牽引如散如綿也

說文曰絳爾澤絳頭也一曰牽離 綸倫也作  
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糾青系綬也 左思曰焦葛升越弱  
於羅純 又白越三千

釋名布曰列諸縷總慧也齊人謂涼爲慧言服  
之輕細涼慧也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縵布縷也絳細布也  
縵蜀布也綺文縉也



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河圖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

帛 耒耜犁 耨 鉏 鈹 鎛 耨似鋤

鑷 耨 鑷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耨摩田器也 廣雅曰鉏謂之刈 穫禾短

鎌也 耨耨拾也

縹 縹車 縹 絡車 捥 機杼 梭

龍魚河圖曰蚕沙宅亥地大富得蚕系吉利

織織謂之縹 碎 受緯曰孚 絡謂之格

雙援充豫河濟間謂之轅 所以給絲

王公孫子不鏤自彫露竹霜條故多勁節

范睢曰臣爲傭賃

溫子昇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訪教諸奴子書  
作侯山祠堂碑文

鄭均兄爲縣遊徼頗受禮均脫身爲傭得錢帛  
以與兄

施延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復到海鹽取卒月  
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馮敷爲郵禮之

孔嵩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市范式行部見  
之曰子非孔仲山耶

公沙穆游太學無資客傭爲吳祐賃春遂定交  
於杵臼之間 梁鴻行春爲事

闕澤與人傭書 張敬兒傭賃自給

王僧孺常傭書以養每寫畢諷誦以了

吳達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埽

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 東楚名缶曰甗

羅 甗 甗 甗 甗 甗 甗 甗 甗 甗

繳 兔罟謂之罟

罟謂之罟今之翻車也兩轅中施骨以爲展轉

說文云罟覆車也 罟捕鳥也

糜罟謂之罟 注云罟其頭也

罟罟謂之罟 罟罟也 礮射石也

公孫弘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王尊少孤歸諸父牧羊澤中

溫舒父爲里監使溫舒牧羊

承官八歲爲人牧猪見諸生誦好之因亡其猪

孫期牧豕於大澤中從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梁鴻牧豕上林苑中

王象保少孤特年十七八爲人僕見使牧羊楊  
俊嘉其才質爲贖之

張華少貧常以牧羊爲事

崔鴻前趙錄云李景字延祐見養叔父使牧

廣雅曰其鬪謂之櫛 鞣謂之鞣上

罨柴也網 毘斂也 箄流水中張魚器

取蟹者曰藟 鋸施鐵以擲魚爲鋸

逸論語云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鄉丘  
而死比其首禾采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采禾穗 鷓鴣音烏育 廣雅曰鷓鴣謂之鏗

鏗 說文曰鏗才何鏗刀禾 鏗也 纂文曰

秦人以鈇鏘爲鏗鏗 杜預奏事曰藥杵白

燥繁熨斗鷓鴣皆民間之急用鏘也

江道表曰昔康皇帝玄宮內金烏育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鏘器物猶

存 甌謂之甌 甌小甌也 淮南子萬

畢曰馬蹄破髡 取馬蹄燒如炭置髡中有頃破矣

轍 軸 轂 輻 輞 軛 輹 輶 輶 輶 輶 輶

軛 箱 輶 鞞 環 釭 轄 鍊 輶

當 盖 輶 杠 覆 筌 枸 心 較 憊

紉 茵 說文軸持輪也 輞羅也周輪其

外 輹似人履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輶 軛

轂端銘也 枕橫在前若非床之有枕

方言曰軛謂之枕箱謂之緋音裴 載轡謂之

輶車軛上環轡所貫 鞞車軸端也轂銘也

音衛

釭 軛之鐵也 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鍊簡也鍊釭軸之間使不相忘 輶裹也裹

軛也指見於轂頭 史多輶者之盛膏

車當謂之筭步輶 筭 輶似弓曲也

覆筌謂之辟 枸心從下枸軸也張布曰憊

紉道也在後道 使不得却縮也

糶 讀與餅同 鮓

陳武帝時沈衆兼起部尚書囊麥餅以噉

夏統 蘇初生合半檮作料

爾雅曰稬黑黍秬一桴二米 束哲餅賦曰楚

甦髓燭 安乾柜救之倫

孟夏祭下甘脆 四時祠皆用安乾時

方言曰錫謂之張皇 即乾飴也 飴謂之餒 音該

錫謂之饒 凡飴謂之錫陳魏宋楚衛之間

自關而東通語

說文曰飴米蘖煎也飴錫扣鐵也

釋名錫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錫

怙怙然也哺舖也如錫而濁可哺也

說文曰饒謂之餉 以豆屑雜錫也又作腕於

月切 蒼頡訓詁曰饒飴中著豆屑也楚細麩

也 廣雅曰鐵浮梳糝也 先祖切

七發白露之茹 周禮王舉則共七菹 韭菁

茆葵芹蒞筍

釋名生瀟葱薤曰瓮言柔滑瓮瓮然也

酥曰飴餠 滌麩 滌瀘 饗之然切廢 音旦

漢書膏廢又饗廢

漢樂官七十二人絡大官桐馬酒 注以馬乳

為酒撞桐乃成 王莽教民煮木為酥

通俗文曰煮米糝食經曰作糲法近水則澁

虞棕獻糲及雜肴數十輿

糜粥 膏粥 糲 糝 所戟與糲同 麩蕒

麩 丘與肺膾 蘇本血髓 苦澁 熟洛河 羗煮

胡飯 蒼頡訓解麩煮麥也麥乾粥也

黃頰臞 釋名曰麩亦名齶也熟煮之齶壞

也 又曰肺膾饋也全米糲之如膏饋也

說文曰膾切熟肉內於血中和也 又曰羊並

曰髓 釋名曰血髓以血作之增其酸豉之

味使甚苦以消膏而加菹其中亦以消酒也

釋名曰餅餅也溲麥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慢

漢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餅湯餅凡餅之屬

皆隨形而名之也 糲糲蜜餌有糲糲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附從買家輒大售

桓玄因客食寒具不濯手汗晝後不設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

擁胡兵破京師之應

東觀漢記光武問第五倫曰卿馬市椽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有之乎

英雄記曰李叔節與第進先共在乘氏城中呂布詣乘氏城下叔節殺數頭肥牛提數十石酒作萬枚胡餅先將持勞客

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

宋書曰王悅之爲吏部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又曰何職爲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職來往復數置宴上好水引餅職令婦女躬身執事以設上焉

又曰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瓢爲心蒸之使坼裂方食

北齊野書曰庫狄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連問此豆餅何得來

抱朴子曰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賣餅

兒王盛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而譏論及於味倫稱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未乎倫曰晉曠齊牙古之精也魏子揚今之妙也子何問焉

王羲之郗虞卿選婿獨坦腹東床齧胡餅

盧毓爲吏部尚書曰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立爲新豐縣

質帝食煮餅腹中悶 周明帝宇文毓食糖糰遇毒 何平叔夏月與熱湯餅汗出

費長房見壺公非常身爲掃除并進餅

京兆舊事曰蕭彪爲巴郡守父嗜餅徒至市立車下自進之

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士張主私賣餅爲蘭臺令史所見方言曰餅謂之餽徒空切或謂之餽



音張 或謂之餽 音渾 說文曰餅面飡也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食經有髓餅法以髓脂合和麩

崔晏四民月令曰五月距立秋無食煮餅汲水溲餅 夏月飲水時此三餅得水即冷堅不消不幸便爲食作傷寒矣誠以餅置水中則溲唯酒溲之入則爛也

王郎上劉纂等檇蒲曰左中郎樂林得纂麩肉共啖湯麩繆襲祭儀曰夏祀以蒸餅 荀氏

列饌注曰夏祠以薄夢頭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用夢頭餛餅醴牢九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白環餅 宋人辨牢九作牢九楊用修亦云

徐暢祭記曰舊五月麥熟薦新麥作起溲白餅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避惡時鏡新書曰四月八日長沙市肆之人無子者等供寺閣下羊肉薄餅結願以記鬼徃徃有

驗 曲挽 象約

蒼頡解詁曰臠少汁臠也臠臠多澤

臠房大切

說文曰臠肉煮

楚詞肺臠炮羔

鵠酸臠鳧

煎鵠鵠露鷄臠蟻

釋名曰脯博也乾燥相博看也修縮也乾燥縮

也說文曰脯乾肉也修脯也

脯補莫切薄

脯膊之室上也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胘獸脂聚曰膈

音塞又曰雉羹鷄羹兔羹芼羹

說文曰鹽鹹也鹵西方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

謂之鹵醢鹹也河內謂之醢

廣雅曰鹵

音醢醢

七豆切

醢

音編步與

醢也

用官器作煮鹽官牢盆

如淳曰牢廩食也盆

煮鹽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

取戎鹽

塗卵取他卵直其上即累也

吳錄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醢醢今俗人呼

苦酒城

婁門外為鷄墟又名婁地

齊武遺詔靈坐惟設餅果茶飲酒脯而已

莊子云周周啣羽以濟河

兼兼

蛩蛩

晏子相齊時食脫粟之飯茗菜五茹而已

陶弘景曰茗茶輕身換骨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廣雅曰荆巴間採茶作餅以米膏出之若飲先  
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  
薑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王朗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三  
階之前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蓮蒲 華草 朱草 蓂莢 福草 福拜

延嘉 紫達

白虎通曰賓連濶達者樹名其狀連累相承  
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平露  
樹名也

唐太宗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  
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駒六曰飛霞驃  
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駒九曰翔麟紫十曰  
奔紅赤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仁獸也牡

曰麒麟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

日扶幼秋鳴曰養綏

禮曰鷄肝鴈腎搗與鹿胃 鷄鷓雜縣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呼豕為獬之涉 河南謂之

彘吳曰象黑頭也猛豕奏毛也

貔 熊 羆 擗 羆 羆 獬 莫格 駒 駮

猩猩 萬萬 獾 獾 風母 豕 麇

狼 狐 貉 獾 猴 狢 獾 果然

驪 駮 昆蹄 蒙頰 贛 鉉呼 魁 蝱 誅

鸛鼠身長須而賊 古闌 黠如小熊竊毛而黃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鵝如今

野鵝弄玩山泉故號為泉鵝 又云有野鳧

栖息松間號為松鳧

雉 音雉 一名杜宇又名鷦鷯 弟桂 一名田能

鷦子規即鴝鳩 爾雅曰雉周也

鷦冠雉 青鷦愛子忘親 鷦似雉

鷦鷯屬一曰牟母一曰駕 水札鳥 蔡余義

萬春鳥 舍利鳥 兵曹鳥 巢衣鳥

姻澤戶故切 爾雅云紡澤虞



鳶魚 鱈魚 鏡魚 含光 鯪 鯪

吹沙 伏念 婢屣 奴屨 鯪 銅呪

鱈 鯪 織杼 鯪 新婦魚 海豨

黍魚 高魚 蘆鱈 竹魚 乳穴魚

鱈魚

蘆雉似蛤蜊 烏頭似蚌 鹹雖似烏頭

越王似鹹 蚌蝟小者螃 塌朴大於蚌蝟

沙狗似蚌蝟 招潮小蚌蝟 倚望形如蚌

蝟 石硯巨隕反 大千蟹 蜂江小如蟹

蘆虎似蚌蝟

石華 蚶蚌 蟹胡遘

海月大如鏡 蠟螞上尊為切下携 俗謂之

茲夷乃山龜之巨者 海鏡

守官 蚶蛆 白魚蛎魚也 蛎蛤蝟牛也

內則蝟醢而苾食 縊女 馬蛭音賢

爾雅蝦閑馬蛭也 蝟知將雨 竹蠹

蓼蟲 疥螬 蝦一名蚋刀 螃螬姑也

鼠負 蝟蟹施謂之強蚌 齧桑 守瓜

蚰蜒 蝻銜入耳 蟹 蜚廉 蠶 蝨

蝻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蝻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螿

君子樹 長生 萬年 董葉 無患 柟櫨

穀 蔦 合歡 白銀木 秫 桃榔

穰 蜀志曰莎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生果

出麪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枕榔

木 檟 檟 檟 檟 檟 檟 檟 檟 檟

榼 醜也 文木 平仲 君遷 古度

射干 時好

韶葉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破其皮肉白猪

肪着核不離味甘酸核如荔支

思惟樹即貝多也 千歲 慎火 勝火

交讓 建木 若木 姑蘇 丹木 莫靈

返魂 如何 仙樹 檣 机 木鹿

男青 尋木 竦麻 檣 琅玕 盧頭

穰 棠棠 楮 葦 帝屋

六駁陸機詩義疏云青白駁犖遙視似馬

榭石南 酒樹 都勻 烏文 此間 制木  
汲冢周書王會曰白州此間者其花若羽伐其  
木爲車終日行不敗

桂 箭 桃枝 筋竹 簣管 苦

篁竹似桂而概節 筠竹 雲母 櫛 篋

枸竹 簞 筍 筍 雞頸 簾篋 笛 簞

仲竹 篲 棘 笛 弓 蕩

仲思棗 波思棗

魏章武王景哲論裴伯茂以梨擊按旁汗冠服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

管子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以黍雪桃

旄冬桃欐桃山桃 音斯 桃曰膽之啖我以餘桃

淮南子云慶忌死於劍弄死於桃楸

崑崙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

公孫僑相鄭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

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園桃季禁之文侯曰

季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

夢書曰桃爲守禦辟不祥夢見桃者守禦官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 度朔山上有大桃

四王起事曰惠帝軍敗日向巳中太官未暇進

食左右有賚秋桃十枚使以獻帝帝食三枚

石超使人擘手奪三枚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秦桃櫻桃緗核桃霜桃金

城桃胡桃綺華桃含桃紫文桃

妬記曰武陽女嫁桓宣武絕忌家有一桃宣歎

美之即斫樹折

關尹喜內傳喜從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

碧桃

葛由上綏山得仙諺云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

亦足以豪

陽都女隨犢子出種桃後見在潘山下冬賣桃

棵 晉華林園桃七百三十枚白桃二株候

桃三株

鄭緝之東陽記大末龍丘山有一巖前外如窻

牖內有石床前一桃樹其實甘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洛陽伽藍記果陽山有僊人桃亦曰西王母桃也

嶺表錄異記偏核桃出占卑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黃李青房

李綠李顏淵李合枚李羌李車下李燕李侯

李蠻李 廣志曰鼠李朱李可以染

又曰麥李細小溝道李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

赤李房陵李鐸石李榛李劈李離核李黃扁

李 郭子橫洞冥記玉葉李色如碧五千歲

一熟亦名韓樂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株名安陽李

杜陵有盆李 棧李

李果賦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又房陵朱仲之

李 又房陵縹李又銅馬朱櫻房陵緗李

鹽鉄云李桃實多者來歲爲之穰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青梨大谷 金枝

縹蒂 紫條 瀚海 青玉

廣志云北芒張公夏梨海內惟有一樹常山真  
定梨山陽鉅野梨又鉅野豪梨上黨棹亭梨  
新豐箭谷梨廣都梨重六斤

辛氏三秦記秦川御宿有含消梨

呂光時燉煌獻同心梨 洞冥記塗山北有紫

輕梨 伽藍記報德之梨承光之李

魏文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

西京雜記上林有朱枚紫葉枚 燕支 麗支

### 燕紫 候

徐藻妻陳氏石榴賦曰惟木之珍莫美石榴耀  
鮮葩於青春結芳實於素秋

王倫妻丰氏石榴賦曰振綠葉於柔柯垂彫子  
之累衰 梁侯烏桺之柿

裴淵廣州記曰枸櫞似橘如柚大而倍長味奇  
酢皮以蜜煮爲粽

詩疏義曰樹榧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  
楊榧樹實如梨但奇小耳一名鹿鼠一名鼠

梨 詩隰有樹棣

檟 餘甘 蒟子

盛洪之荊州記無復縣有苦楸村地多木瓜樹其子大者如鯁

爾雅曰劉棧 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

出交趾棧音戈 劉兵器又殺

吳都賦曰捺劉禦霜 南方草木狀曰劉三月

華七八月實熟 詩曰六月食鬱䟽云其樹

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 杜梨其棠也

檟棗華林園有四株 子虛曰榘梨榘棗榘棗也

左思曰林檎琵琶橙柿櫻棹

爾雅曰檟椴也 檟奴到 檟炮羔有檟漿

枳椇矩 扶櫛 楛榴 榘柿 榘栗

詩義疏枳椇樹高大如白楊有子著枝端支柯

不直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江南特美今官

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以為屋柱則

一屋酒可薄

薛瑩荊楊江南異物志探音蟾 子樹產山中實

侶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有之

左思曰藿藟豆蔻

木威 檉木 栴檀 梓桐 檉柳 麝香

檉榼 枌指 欖榆

爾雅曰枕求繫枚也 棧琰 五衢之葉

帝休之葉 魏都賦果剡谷棧山梘

楊桃 鷄橘 王彪之閩中賦曰王壇侯栗

三廉 鬼目 甘藷 燕薁 廉薑

爾雅曰蒨葍相維切扶留即蔓葉也

廣雅曰歸丘軌葵也薪莫馬辛也

蘆菴 蓴 蕘荷 苦買 薺 蕨 薑 荇

邪蒿 芸薹 薰荳 葫荑 優殿 雍菜

冬風 絡菜 蕘辛 吟吟 波稜

歲香 鬱金 鷄舌 龍腦 雀頭 蘇合

安息 薰陸 流黃 青木 旃檀 甘松

艾納 霍 楓香 棧香賤 木蜜 栴香

都梁 甲香 迷迭 零陵 芸 藤蕪

揭車 杜衡 荃香 薰 堯末 文生

驚精香 蒿本 神精香 龜甲香

詩疏芄藍摩羅也幽州謂之爵瓢

荼 芟來計 諸侯王盃音戾 綬綠綬也

蒿 青蒿 莪蒿 萋 王芻 菁 蕭

莎 當富 苹 商棘 竊 王萑負 藿

廣雅曰烏楚借許 蒿也爾雅曰藟九到 葦切衣

戒火 卷施 坑 酢醬 稂 莠 臺

藟綬五歷 皐蘆 翹搖 茵 巨隕 承露

扶老 鳧葵 馬蓼 薜 葵 莞

荔挺 彫菰茗 藪 藟 藿葦 蘩縷

綸組 帛布 離南 舒州青練筆 鰲眉騮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

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

石凍春雷平也燒春劔南也桑落陝右也

說文曰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汗酒也耐

三重酒也醪薄酒也醕首酒也

趙穆貞淑平粹才武清通 落落穆穆

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而不竭

謝玄叔識局貞正 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下

諸子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

狡直果俠 亮直清方 擬量託情

庾羲拔尚率到 率易才悟

法深道徽高扇安弘粹通遠温雅融暢風神秀

徹 鍾皓父祖至德著名高風承世

陳淑居西豪里 器朗神儁

裴遐以辨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

琴瑟 機幹 長輿嗟蔡

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  
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  
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  
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  
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  
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之怒伏

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扶搖挾抱羊角而上 挾如左傳憾而能眈者同抱如詩克岐克嶷之嶷 抱罕讀乎罕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

上游于霄霓之野 霄如紺緝之緝霓翟氏之翟 劉覽偏照 劉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 鉤箴芒距微綸芳餌 加之以詹何娟

嫖之數 射者扞烏號之弓寧基衛之箭

純白不粹神德不全 粹讀禍崇之崇 鷹鷂搏鷲 鷲讀什伍之什

暮年而田者爭處堯堯 堯讀人相撓搦之撓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 蹙履也音展

猶錙之與卮 錙讀頤 穆恣隱閔純德獨存 堅強而不韞 古回巨位 二切 湫濯寂寞為天下梟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 耳聽滔朗奇巖激挾之音揚鄭衛之結



樂結激楚之遺風

此齊氏之所為形植黎累悲憂而不得志也  
夫形者生之身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  
也 故雖游於江潯海裔 潯讀葛覃之覃  
馳要裊建翠蓋 裊讀撓搦之撓  
雪霜灑灑浸潭菰蔣 灑讀維繩之維 灑讀  
及滅之沒 菰觚哉之觚 蔣水漿之漿  
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 虻讀饒 蚊讀烏  
蚊步之蚊也又車蚊轍之蚊也

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 眊桂 管然能聽 管疾

營之營 形體能抗 抗扣耳之扣 而百

節可屈伸

足蹟趑埒 蹟蹟楚人蹟蹟為蹟 音類

終身運枯形於連嶠列埒之門 連讀陵

嶠暗嶠之嶠 而蹟蹈於污壑穿陷之中

壑讀赫赫明明之赫

漠昏於勢利誘慕於名位 漠沒溺之沒昏織

綃緻密切眊無間孔之昏也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蒼龍萑蘆炫煌蠓  
飛蠕動蚊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  
摻讀參星之參 噲不悅懌之噲萑讀唯  
蘆曰蘆 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  
度而通光耀者

深閎廣大不可爲外剖豪析芒不可爲內  
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 擢讀鎬京之鎬  
形苑而神壯 苑讀南陽苑之苑  
茫茫沉沉 茫讀王莽之莽 擲揆挺捫

世之風俗以模蘇牽連物之微妙 模蘇猶  
模索 不與物相契掇 弊讀跋涉之跋  
其所居臺簡川游太清 引楯萬物 楯讀允  
恭之允 休於天鈞而不礪  
設於無垓坵之域 今夫冶工之鑄器 鑄讀  
唾祝之祝 累受襲恩

槐榆與橘柚合爲兄弟  
百事之莖榦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  
也 榦讀苞有三葉同

譬若周雲之籠從遼巢彭漚而爲雨 漚讀撲  
筮之筮 撲貫萬物 騎蜚廉而從敦圖  
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 符麪趕  
之杼 整古析字

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  
垠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從捫萬  
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

夫牛蹠之涪無尺寸之鯉 涪讀延祐曷問急

氣閉口言也

夫慘木色青翳而羸瘠蝸睨此皆治目之藥也  
至德之世甘瞑於溷淵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  
宇 淵讀開放之閑

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琳琳

於是萬民乃始備離離 備蕭蕭無逢際之

備 劉備莫蘭切 離胡瓦切

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熬提挈陰陽  
媵挽剛柔枝解葉貫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 易  
河間易縣之易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藪 藪倭語之倭  
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如是者永久焉  
斯謂溟滓道之根也自無生有并氣同色渾  
沌不分如是者永久焉斯謂麗鴻道之幹也  
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杓於世 和愉虛無  
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而况所教乎

儻身不見用也雷同

手足之攢疾蠱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 螫解釋之釋

膏夏紫芝與蕭艾同死 膏夏大木也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大昭 洞

槌桐之桐瀾以鉄頭斫地之錮

火上蕁水下流 蕁葛覃之覃

物類相動本標相應 標刁末之末

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

淵虞是謂大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 連腐  
爛之爛

秋分稊定稊定而禾熟 稊詩有貓有虎之貓  
古文秋也

太歲在卯名曰單闕 單明揚之明

涪灘申也 涪他昆灘他丹

玄默壬也 默音弋

扶木在揚州日之所曠 曠無枝攢之攢  
扶一作搏

九州之外乃有八殞 殞胤嗣之胤

食木者力而巽 巽內巽於中國之巽近鼻

大戴禮作拂

爨其燧火 其讀該備之該

田鼠化爲鴛 田鼠鼯鼯鼠也鴛鴦也青徐謂

之鵜 青州呼鵜曰鵜母鵜莫侯切

天子鳥始舟 鳥猶安也

腐草化爲蚘 蚘馬蚘也幽冀謂之秦渠蚘讀

蹊徑之蹊 劉云牽

乃命漁人伐蜨取鼃登龜取龜 漁讀作語之

語 令湧人入材葦 滂人掌池澤官

民多黥室 黥讀怨仇之仇鼻不通也

工事苦慢 苦讀鹽鹵之鹽

虎始交 交讀將校之校 命曰暢月

殷殷田田如壞墻然 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又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

已矣 心悵焉愴焉惚焉恍焉心絕志悲而

已矣 扱初洽切 鷄斯 鷄彝

轉而不復員而不圯 悠悠簡簡 敎敎陽陽

孟嘗君爲之增歎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

歎鴛鴦之鴛 吧左傳嬖女人姻始之始

蹴海移山翻濤破岳懸崖墮石驚電遺光

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

乃嘉崇德之棲

標之以翠翳泛之以游菰鱗被菱荷攢布水菰

翹英瀟蓋擢穎散縷

晝隨灰而月運關鯨魚死而慧星出或動之也

運讀連圍之圍

故峽山崩而薄落水涸 峽山在雍薄落水在馮翊臨山窟相通也

猿狄顛蹶而失木枝 狄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也 其行躡躡其視瞑瞑 躡填窳之填

徑躡都廣入日抑節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 絡讀道路之路

路無莎蘋 蘋讀猿猴踏躁之踏

澤受灑而無源者 灑讀燕人強言勅同也

芣苢漠閔頊濛鴻洞 芣讀王莽之莽芣苢枚之

枚頊項羽之項 鴻子贛之贛 洞同游之

同 以游於天地之樊 樊麥飯之飯

渾然而往遽然而來 渾大珠輝輝之揮 遽綠衣之綠

腸下迫頤兩脾在上 腸精神歇越之歇

燭管指天 燭管讀曰括撮

與守其箒筴 箒讀孫之顓 箒筴受穀器也

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 剗枝夫之枝

副蹶之蹶 削綃頭之綃

松栢菌露夏稿 菌讀如綸 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

飛蚤滿野 蚤小拱之拱 騰讀近殆

句爪居牙戴角出距獸 距拒守之拒

狻猊鑿齒九嬰大風 狻車軋人之軋 猊疾

除瘡之瘡

曲拂遛回以像馮浯 馮愚

桀之力別箝伸鈎索鐵歛金 歛音協

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 苦監 嫚嫚緩之嫚

短者以為侏儒杵櫛 杵如鷄

是猶以斧斲毛以刃抵木也 斲驚攢之攢

趙武靈王具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 鷓鴣讀

曰私鉏頭

故人之憂喜非為躑躅焉往生也 躑同踈

無不得則無若發 君其隕切

鳥窮則喙獸窮則卑 卑古觸字

尸祝衿袷 衿純服袷墨齊衣



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 剗音出

大司馬捶釣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 捶視

果反音朶 玷捶謂忖度也

玄豹黃熊青犴 音岸 若士者齧 音拳 然而笑

到杖策 音針 上貫願

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蚤 蚤讀詩言采其苗之

苗 國語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蚤之

既多而不能掉尾 大曰蚤小曰蚤

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

### 網羅 綖恬然之恬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艦

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

則焦而不謳 轉音傳譯之傳

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

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 潛汶水之汶

潘庭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衰維

繩之維 微救滅之救

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 射讀近茸擠也

枕戶構而卧者鬼神蹙其首 善博者不欲牟

不恐不勝 馳者不貪最先 馳徐救切

諸侯莫不懼悛沮膽其處 懼之涉悛力升切

去之千里不見埵堞遠之故也 埵讀似望作

江淮間人言能得耳

澳乎其有似也 澳讀貴家為腰主之腰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玉待璣諸而成器 璣音廉

譬若樹荷山上 荷水菜美藻其莖曰茄其本

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

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蕙 荷言

胡同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

蕙功績之績也

遺人車而脫其轆 魚倚切

弊篋飢甍在柵茵之上雖愈者不搏 魏畫甍

之甍 謹立而生不讓 謹渠斤居近二切

桑葉落而長年悲 以瓦鉦者全 鉦伺柱餘

之鉦 水火相憎鱗在其間 鱗音羣

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

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匯 匯讀如孔子射於矍相之矍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但讀

燕言鉏同也

蒿苗類絮而不可為絮 蒿戰敵之敵

麇不類布而可以為布 麇有蜚不為災之蜚

釣者靜之跡者扣舟 罽讀沙滲

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 蚡讀蹊徑

之蹊 兔齧為龔 音能

清醜之美始於耒耜 醜讀瓮菴之菴

道者置之前而不聾 與輕同 木大者根擢

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 高陽邈將為室

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丘垢丘甫二切

曼頰皓齒形姱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

者 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

卷朕哆嗚邁條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

嫫母此佳也 卷權脰夔 哆讀大口之哆

嗚讀楚 嫫模此靡佳近馳 一說此佳讀

莊維也 刻刑鑊法亂脩曲出

胡人有知利人者而人謂之駮 駮讀似質緩

氣言之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

詵燕人言躁操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 虎豹有茂草

野蕪有芄菁 芄音仇 菁所交切

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項襄之劍

銚讀稔

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能知之 孿立患切

目視治由笑目流眇口魯撓奇牙出齶齶搖

齶於協切 齶輔同

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

癢心而悅其色矣 是以天心吐唵者也

甌甌有莫 甌補玄切 莫堤同

甌甌有堤 堤堤同 水蔓為莓惹 音矛務

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

併普行切

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 單豹張毅

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

盜賊之輩醜吠犬 祭之日而言狗生

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羸者爲

庸 獬狗不自投於河

東郭有狗嗷嗷欲齧我狻而不使也 北郭有

狗 西郭有狗 嗷魚佳切

新穉狗 司空狗 堵狗者 遄犬市 宛射犬

坐射犬于外 獫之狗來藉

人而無義惟食而已是鷄狗也

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

嘗語君吾相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狗非犬犬可以爲

羊 白狗黑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韓公督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

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

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

惠子曰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人主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

夫大臣爲猛狗而斃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

鼠以間人主之情 國亦有狗

宋之酤酒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

氏之酒其狗斃人 或令孺子懷錢挈壺

而往酤而狗迎而斃之

執彈而招鳥揮挽而呼狗 保者不敢畜噬狗

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

之狗附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

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

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

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

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

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國人逐瘵犬居世反音制國狗之瘵無不噬也

鵠倉徐君犬槃瓠黃耳細腰韓盧宋鵠

黃蒼章彪犬名徐君之狗桀之狗

吏人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楊朱之弟布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

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

新穉狗伐翟勝左人中人狗之事大美

穆天子傳狗重三徹止藿假其牲狗也

黃南來白皆凌狗之名李延年給事狗中

周官犬人易良爲狗

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鷄則相與爭矣故狗侶獲獲侶毋猴毋猴侶人人之與狗則遠矣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

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言天體者三家宣夜無書周髀卽蓋天史官不用 惟渾天近得其情推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呂於是還疾耕家富則有呂求良狗狗

良則數得獸矣

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當其時狗牛猶可呂爲唱而况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羸漠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窘漠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

齊人有善相狗者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 此良狗其志在麀麀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

逸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韓昭侯出弋鞞偏緩

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鳥若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飄飄九陽之山羽人裸氏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

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石之山

李預採訪藍田攻掘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取之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屑七十枚服之後更求故處皆無所見得其玉者琢爲器皆鮮明可玩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佞若

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侶無勇而未可  
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曰侈大今日君民而  
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移俗  
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  
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四曰后稷曰子能呂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曰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子

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灌夷毋淫乎  
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  
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  
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  
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  
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呂盡其深殖之  
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

來茲美麥是呂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  
八寸所呂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  
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  
呂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呂旱使地肥而  
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  
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替殺  
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  
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  
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  
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  
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  
止是呂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  
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  
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郟之民既郟乃呂  
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隸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稂種重禾不為重是  
呂粟少而失功 任地

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酒重酒是以謂之疾首  
飲必小咽端直無戾 帝嚳命咸黑作爲聲  
帝堯立乃命質爲樂 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  
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雖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 吾獨焉知之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鋪之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  
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  
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  
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  
青州齊也淮泗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  
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

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玉屋首山  
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  
院荆阮方城穀井陘疵處居庸何謂九藪吳  
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  
甫田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何  
謂八風東北曰炎風一日融風東方曰滔風  
一日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日清明風南方  
曰巨風一日凱風西方曰凄風一日涼風西  
南曰颼風一日閭闔風西北曰厲風一日不

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日廣莫風何謂六川曰  
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  
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  
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寶  
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襄成侯序在東后  
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  
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

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雜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聽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徃徃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皇天睽

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尊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

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

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  
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  
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  
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  
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  
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

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澄清  
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

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  
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  
奮若於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  
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  
龜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為大呂斗建在  
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  
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



為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  
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闕茂於律  
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  
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  
律為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  
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  
涪灘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  
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  
謂之叶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

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  
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為林鍾斗建在  
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  
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  
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  
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為南  
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闕於律為無  
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七度

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  
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  
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  
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  
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  
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  
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  
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

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  
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  
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  
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宮常明者百二  
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  
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  
命焉

賈生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

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  
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  
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  
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  
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  
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  
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  
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  
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

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  
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  
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  
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  
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  
弼之禮也自為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  
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太公  
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為治其

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賣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厚大臣一大也

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衆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爲權七大也里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爲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爲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

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讐太公曰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

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

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馬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

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駟車庶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薜荔草荔狀如烏韭生石上亦緣木而生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

杜衡其狀如葵其臭如麝蕪

山海經文學大儒多讀學以為奇

稷柎豫章稷似松有刺細理 貞葉而白柎

犀兕虎狗之藥反 牝牛昨 麇羊箴 羊豨猪九

洵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來咆

黃帝乃取峯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

瑜之王為良堅栗精密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光熊能其氣翬翬 上甲之山獸多白鹿

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

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呂氏春

秋日果之美沙棠之實有草焉名曰蕢類草

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呂氏春秋曰

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芎藭一名江蘿一名藤蕪又云藤蕪無似蛇牀而

香也

其陰有玄礪

音篠 黑砥

螭龜

遺知反

官泚山在太原汾陽北秀容也

糞

乎謂反 失氣也

其風如颶

庚

倉垣牧澤浚儀夷門暉臺沙海

皆大梁地名

其中多堪尋之魚

音序

猷

也

赤鷺

閉雉也

祈聃用神以血塗祭為聃蓋扣其鼻為聃

音餌

耕父之神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

有獸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獐

吝

善駛傘

奮

夏后啓於此舞九代

馬名

吉良文馬也飛黃乘

黃茲白駒駮吉黃

焦僥跂踵重譯欵塞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

懷鬪耳

開筮

書名

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俊舜也

共工臣名曰相繇亦曰相柳九首蛇身自環食  
於九土其所歛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  
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  
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  
乃以為池羣帝是因以為臺在崑崙之北有

岳之山尋竹生焉

離耳國鍤離其耳令下垂以為飾雕題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

二女

山都木客

有人名曰臯

音婉

亦曰狹

剡

是處東極隅以止

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長短

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禹攻雲雨謂槎伐其樹木

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矩



周書曰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

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於冀州之野  
應龍畜水蚩尤乃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  
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帝俊賜羿彤弓素緇以扶下國羿於是始去恤  
下地之百艱 駕言泉石期神杳冥

以綃帛製衣一岑牟一單絞一小幘

赤瓊漢武誕時景帝夢之入崇蘭閣 又有青  
雀羣飛於霸城門改為青雀門又為青綺門

紫泥海有紫水汚衣

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飲  
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遇一蒼虎息於路傍騎  
還打捶過痛齧兒脚傷見一枯樹脫布掛於  
樹布化為龍因名布龍澤

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黃翁指母以告朔昔為  
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

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  
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篴唱來雲依日之曲

追雲舟起風舟待仙舟含煙舟或以杪棠爲柁  
檝或以木蘭爲櫓棹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  
藿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  
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

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  
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  
有靈波殿殿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旣航

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骨磨青鏘爲  
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  
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  
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

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  
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  
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  
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

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  
堦上游塵

董謁字仲元

想即董仲君也

患挾圖書繁重拾樹葉以

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爲牀聚鳥獸毛  
以寢其上波祗國亦名波弋獻神精香草亦  
名荃靡亦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  
軟其皮如絃可爲布堅密如統冰也握一片  
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翁韓國獻飛駭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

繩繫之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  
荇浮根菱倒枝藻

浮金輕玉之罄浮金者色如金浮水上輕玉者  
其質貞明而輕

嶂嶮細棗萬年一實有膏可燃燈

燃芳苾燈光色紫 神女留玉釵以贈帝

玉鸞釵 馬肝石

沉光香精祗香明庭香

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塗陰紫梨琳國碧李

文犀角表有光因名明犀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簾如錦綺之文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曰紫輕梨

琳國生玉葉李如碧玉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花蹄牛跡在石上皆如花形

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邪

駮騾高十尺帝以金珽爲鎖絆 丹露爲漿

聲風木長九尺大如指臨因桓之水吹枝如玉

聲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不枯

望風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如照月矣因名照

月珠 西王母乘靈光輦

神馬高九尺因疾名爲步景吉雲草生於九景

山東二千歲一花刈以秣馬

李克亦號負圖先生

黃安讀書畫地記數乂地成池矢坐一神龜廣

二尺伏羲始造網罟獲以與安坐背已平矣

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已見五  
出頭矣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白旃檀非不馥安能逆風

顧榮風穎標徽 王恭風流標望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

溫嶠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

王坦之譽輯朝野標的當時

桓伊標悟省率

字叔夏小  
字子野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支遁標舉令宗而不留心象喻

謝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 范宣潔行廉約

王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 邊讓才儁辨逸

孫子荆天才英特亮拔不羣 賀循體識清遠

樂彥輔清夷冲曠加有理識在朝廷用心虛淡

溫嶠忠慨深烈言與泗俱

周伯仁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庾法暢自叙悟銳有神才詞通辨

支道林任以獨往風期高亮於餘杭山沈思道  
行冷然獨暢

濛神氣清韶 張天錫明鑒穎發

夏侯湛作羊秉叙絕可想 謝玄神理明俊  
庾和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

稽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

何充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

裴冀州微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

諸葛玄年少超詣王夷甫嘆曰卿天才卓  
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飛  
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

向秀游托數賢蕭屑卒歲

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  
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  
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領  
觀所徇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林公肅蒼清析辭氣俱爽

支公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殷中軍雖思濟通長然於才性偏精支道林造卽色論王中郎坦之曰時無文殊誰能見賞

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者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貞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

莊周則辨聖人之道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  
旨 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  
述恨不使朝士見

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往與  
支語不大當對支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  
了不長進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康僧淵領畧麤舉一往參詣

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

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  
羸提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羅者精進也五  
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若者智慧也然則  
五者爲舟般谷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  
無相之彼岸也

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

經云六通者無我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  
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  
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月宿命



通神知己往六曰漏盡通慧解萬世三  
明者  
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

謝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  
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  
奔詣故復自佳耳

慧遠誦鑒淹遠高悟冥蹟悟銳有神才辭通辨  
羊輔新拔 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輿

潘岳夙以才穎發名清綺絕世 潘云可作耳  
要當得君意

岳選言簡章清綺絕倫

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

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  
寫送之致如為未盡乃益云感不絕於予心  
遡流風而獨寫 庾羲拔尚率到

王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  
城之節信為允也

夏侯玄風格高朗弘辨博暢又云格量弘濟

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江正江虧并以義正器素知名

王恭風流秀出 許上牀便踏臺大鼾 許璪

王邵清音簡素研味玄曠 導弟五子

蒼夷泰無競 導少子 僧彌殊不省肅乃侵

陵上國也

戴逵少有清操恬和通任性甚快暢泰於娛生  
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 瓘以明議清允  
稱 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名軼歆

曾孫也 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

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諸葛道明  
與荀蔡同字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又善  
於激賞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  
樂 究論閑明義解沉密

許虔字子政體尚高潔雅正寬亮弟劭字子將  
山峙淵停行應規表 袁紹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嘆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  
服見之耶

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夷甫天形竒特明秀若神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金令淑有清流 又云孚風韻疎誕

王眉子清通簡暢稽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劉疇字王喬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

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皆泣而去

陸雲性弘靜怡怡機清厲有風格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豈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祖逖豁蕩不修儀檢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托大長於自藏 豈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有為者吐音拔異而禍福寄之

時人目高坐未能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著王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

王平子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澄子微  
邁上有父風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周侯疑如

斷山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玉屑後進領袖

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位望殊為  
陵遲

王籃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

楊朗沈審經斷 杜乂標鮮季野穆少又云標

鮮清令

徐寧海岱清士 悟賞 寧清惠博涉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  
足 恢字道生識局明濟有文武才思理淹  
通 逸才國舉 新絕 膽幹 實有堪幹  
堪濟過之

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盧為長琳宗謝為弘  
道伏 長琳存球字弘道奉字 顛字長齊  
雅有休量而才學非所經祖胤父說

劉真長剽雲柯而不扶疎

支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又尋微之功不減輔

嗣 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入贊百揆出蕃方司

又云率意挺達起悟令上也 朗豫

魏隱兄弟少有義學 弟遇大宗雖衰魏氏已

復有人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童清太出

辭旨劭令 浚風拂林明泉映壑 事外蕭灑

神內恢擴

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神猶淵鏡言必珠

玉 高亮義正

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袁生開美度 允

字子思又名號

王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

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

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孝伯亭亭直上

阿大羅羅清疎 又云恭正亮忱烈忱通朗

誕放

仲堪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論王霸之餘畧覽倚伏之要害吾則有一日之

長 八俊李膺王暘魏朗 插齒牙樹頰頰

吐唇吻

諸葛瑾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楊喬爽朗有遠意楊髦清平有識喬有高韻髦

有神檢元精出

虞驥有才理勝望 簡秀韶潤 真獨簡貴

何平叔巧累於理稽叔夜僂傷其道

殷浩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孫興公云劉真長清蔚簡令王仲祖溫潤恬和

桓溫高爽邁出謝仁祖清易令達阮思曠弘

潤通長素羊泚泚清便殷洪遠遠有致思下

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

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托懷玄

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

此心無所與讓也

衛虎奕奕神令玠也條達清長

韶音令辭 思理倫和志力彊正 康伯雖無

骨幹然亦膚立

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孫綽嬰綸世務而縱誕多穢行

郝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徹詣而纏綿淪至

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挫撻自難爲

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何尚書神明清徹

望雲赴景萬里馳風 意滿口重辭殊不流

陸邁風檢澄峻 孫伯符雄姿風氣

慧遠居廬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游南嶺

炊忘箸單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

顧敷七歲滔然有大成之量

敦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舉坐嘆其雄

爽 敦高率通朗又高明疎率

度翼風儀美劭才能豐瞻

溫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

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

襟懷放暢風神爽發 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

引 嵇康蕭蕭肅肅爽朗清舉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庾亮柔心應世而玄對山水

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點漆自神仙中來

衛玠如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又居然有羸

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軒軒韶舉

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謝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  
想 謝琰間率有大度

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子路止夫子曰天祝予

王廣有風量才學 山濤雅素恢達

郝量性韻方質和正沈簡 顧家婦清心玉映

竹林七賢風譽扇於海內

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回至半路

却返羅友有大韻從桓宣武按行蜀城闕觀

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



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

世以大飲爲上頓自王忱始也

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廡字伯輿

孔融逸才飄舉 鄒湛辨麗英博

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壑杵

羊公鶴羊叔子言鶴善舞嘗稱之對客氍毹而  
不肯舞

謝莊謂王僧虔卿之情鴻麗學解深拔

夷齊箕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

耶 符朗神氣爽悟 一面頓盡一面披衿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祖廣行恒縮頭 清貞簡正 動俠

郝隆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受罰

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

念 方梗間素

高柔才理清鮮婚胡母氏姿色清惠近是上流

婦人安固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

終焉之志相贈詩書清婉辛切著臚顏恰禱  
布單衣 庾恒巢頗似鎮西

謝太傅曰中郎殆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矜  
抱未虛那復得獨有中郎萬也

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  
百金支愨度才監清出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應詹弘長有淹度 韓康伯似肉鴨

屋竇城在薛林山東 椅蒸殫不時解

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

見一羣白頭鳥但聞喚啞啞聲

五嶺雙嶠 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子敬實自清立 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竒肱長股之民離耳雕題之俗毛人羽民之黨

焦僂壽麻之國無脊無骨赤頸白民

楚昭王始為荆臺之遊 禮樂儒博風德雅重

王胡之少有風尚才氣率舉有秀悟之稱

慤實有堪幹 微密有意理 險拔有才

和嶠森森如千丈根雖磊砢有節目是棟梁之

用 濟有人倫鑒雅俗是非少所優潤

阮曲阮嗣宗所居 九頭靈君太華之元子

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莫不傷思

長霄冒鎮層霞冠峯

清女冢清貞秀古跡表來今矣

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伊洛之浦受玉鷄之瑞

御史厨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集其上晨

去暮來號朝夕鳥

古曆六家班固采之為志劉洪蔡邕囚之韓翊

楊偉復創修之於前後宋祖沖北齊宋景業

西魏李業興逮周甄鸞造甲寅元曆大象初

馬顯上丙寅元曆開皇改用張賓又用張胄

玄 軌筭之術

祖暉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

於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今

所用何承天曆稍乖違

宋景業奏依握誠圖元命包造天保曆董峻鄭

元偉立議非之

劉孝孫張孟賓二人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  
信又有趙道嚴

李業興正光曆至周武命明克讓庾季才復簡  
定及甄鸞造天和曆馬顯等又云乾維難測  
斗憲易差玉羊掩曜金鷄喪精王化關以盛  
衰有國由其隆替 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  
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

魏明帝時楊偉修景初曆 魏獻帝時龍宜矛  
修咸興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

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  
之典

堯年漢日所在既殊惟晉及宋所未改

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 第二勘度差變驗

第三勘氣影長驗 漢落下閔作太初曆

推交道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推月食加時術

推日食四時術 推外道日食法 求內道

日不食法 求月食分術 推日食分術

求日出入所在術

按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

天官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之孛斗鑿宋人之首亂

昆吾 巫咸 史佚 子韋 梓慎 裨竈

石氏 甘公 楚唐茂 張衡靈憲

漢唐都李尋 光武時蘇伯况郎雅光

立三表於東西中以辨卯酉之正

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昏且有星中

漢熹平六年張光奏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可相傳惟太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

一曰大予樂二曰周頌雅樂三曰黃門鼓吹

晉時人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二行科斗書

張華以示束皙皙曰此明帝顯陵竹策也

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



春秋漢學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